

373 5700

UBCHEA ARCHIVES
COLLEGE FILES
RG 11

Yenching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27

燕京大學

燕京學報

編輯委員會

容庚(主任)

趙紫宸	許地山
馮友蘭	黃子通
謝婉瑩	洪煨蓮
吳雷川	

燕京學報

第一期目錄

民國十六年六月

金界壕考.....	王國維.....一
元代的戲曲.....	謝婉瑩.....一五
中國哲學中之神祕主義.....	馮友蘭.....五三
秦婦吟之考證與校釋.....	張蔭麟.....七一
殷周禮樂器考略.....	容庚.....八三
葶苈繚衡室讀詩雜記.....	俞平伯.....一四三
福州舊曆新年風俗之調查.....	葉樹坤.....一五九

金界壕考

王國維

金史內族襄傳贊論北邊界壕事，以元魏北齊之築長城擬之。後世記金界壕者，如趙琪蒙鞞備錄，元史速不台傳並謂之“長城”，然金世初無長城之稱也。其見於史者，曰邊堡，曰界壕。界壕者，掘地為溝塹以限戎馬之足；邊堡者，於要害處築城堡以居戍人。二者於防邊各有短長。邊堡之設，得擇水草便利處置之，而參差不齊，無以制敵人之侵軼；壕塹足以禦侵軼矣，而工役絕大。又塞外多風沙，以堙塞為患，故世宗朝屢遣使經畫，卒不能決。章宗時，邊患益亟，乃決開壕之策，卒於承安三年成之。其壕塹起東北訖西南，幾三千里。此實近古史上之大工役。今其遺跡雖湮沒，而見於載籍者，尚可參稽而得其概略。然欲考其遺迹之所在，不可不先知金邊堡及界壕之沿革也。

金之邊堡界壕，蓋創於其初葉。金史地理志稱：“金之封疆，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曠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歷臨潰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案婆盧火本傳不記浚界壕事，而但記其屯田秦州，天眷元年駐烏古迪烈地薨。考烏古迪烈地，在秦州之北。大定明昌間之邊堡界壕在東北路者，實起於烏古迪烈地，而達秦州邊界；則婆盧火之駐烏古迪烈地，或即因經營壕塹之故。是金熙宗初年，已有壕塹之計畫矣。有壕塹則不能不置戍守，置戍守則不可無堡壘，則邊堡之築，亦當在同時。移刺按答傳云：“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經略北方，按答攝威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城

者，於極邊安置，仍與秦州臨潢邊堡相接’。案世宗紀，完顏守道經略北方，在大定三年，則大定之初，金邊固已有堡戍矣。至五年正月，詔秦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此據世宗紀，阿勒根彥忠傳作置堡戍七。)未幾而有開壕之議。紇石烈良弼傳：“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壕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又李石傳：“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基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案開壕之議，發於宗叙。宗叙以大定十年參政，次年巡邊，未幾而卒，是開壕之議，起於大定十年後也。至十七年世宗思宗叙言，詔兩路招討司，及烏古石壘部族臨潢秦州等路，分定堡戍，具數以聞。(兵志及宗叙傳)二十一年，增築秦州臨潢府等路邊堡及屋宇。地理志詳著其事云：“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在秦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障，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往視其處置。於是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直列置堡戍。評事移刺敏言：‘東北及臨潢所置，土瘠樵絕，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開邊。’(案世宗欲取直列置堡戍者，蓋爲防敵人侵軼計，而土瘠樵絕，於戍兵不便，故移刺敏建議令戍兵姑逐水草，別開壕塹以備邊。蓋以壕塹取直線，堡戍仍舊參差，以互相劑。)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經畫壕塹。旋爲沙雪壅塞，不足爲禦；乃言可築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計一月可畢，糧亦足備，可爲邊防久計。秦州九堡(疑十九堡之脫)臨潢五堡之地斥鹵，官可爲屋外，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舊戍軍舍少，可令大鹽灤官木

三萬餘，與直東堡近嶺求木，每家構室一椽以處之。”案此節但記諸人建議，未及當時實行之狀。據地理志則於秦州下記堡十九，臨潢府下記堡三十七，注云：“大定間二十四，後增”；則大定五年詔秦州臨潢接境所設邊堡七十，及是年胡失海所議築之堡二百五十，皆未嘗實行也。至章宗明昌初，北部入寇，乃復有開壕之議。紀稱：“明昌五年三月，詔集百官議北邊開壕事，五月罷北邊開壕之役”；然未幾此役復興。張薰公傳云：“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秦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案章宗時旱災在承安元年，是明昌承安間，開壕之役，固未罷也。及承安三年，丞相襄出兵臨潢，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備，卽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內族襄傳)案丞相襄所治者，乃臨潢路之界壕。其在西北路者，則完顏安國傳云：“以功遷西北路招討使，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獨吉思忠傳云：“承安三年，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牆隍，無女牆副隄，思忠增繕，用功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加其勞，賜詔獎諭”。(章宗紀繫此事於承安五年，失之。)在西南路者，則僕散揆傳云：“揆升西南路招討使，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

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召拜參知政事”。案章宗紀：“承安四年二月，以西南招討使僕散揆為參知政事”；則此亦承安三年事也。臨潢西北西南三路界壕開築之本末見於紀傳者如此；惟東北路界壕，則築自何人，成於何年，殊無可考。案宗浩傳云：“宗浩進拜尚書右丞相，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塹，以備守戍，羣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考宗浩拜右丞相，在泰和三年正月；而張萬公即以三月朔致仕。又據萬公傳，萬公諫開壕，乃因旱災事言之，而旱災在承安元年；則傳所謂“命宗浩行省事，以督開壕之役”者，與傳首所云，“北邊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者，實為一事。事當在承安元二年，傳繫之於拜右丞相之後，殊為失實。緣當時北部入寇，泰州臨潢首當其衝，諸路界壕，皆於承安三年竣工，不應最衝要之東北路，獨遲至泰和三年，始開築也。然則金之界壕，萌芽於天眷，討論於大定，復開於明昌，落成於承安；雖壕塹之成，甫十餘年，而蒙古入寇中原，如入無人之境；然使金之國力，常如正隆大定之時，又非有強敵如成吉思汗，庸將如獨吉思忠完顏承裕，則界壕之築，仍不失為備邊之中下策，未可遽以成敗論之也。

(一)東北路之界壕

金之界壕，起於東北路招討司境。而東北路招討司，金初為烏古迪烈統軍司，海陵時改烏古迪烈招討司，世宗初，乃改東北路招討司。又招討司，初治烏古迪烈部，後治泰州；故欲考東北路界壕之所在，不能不先考烏古迪烈部及泰州之所在也。

(甲)烏古迪烈部：烏古迪烈本遼時二部族之名。遼史營衛志“國外十部中，有烏古部，隈古部，(當云隗烏古部，遼宗紀部族表；

正作隗烏古部，表又作與畏烏古部，聖宗紀百官志，作與隈于厥部，志又復出烏隈烏骨里部，皆此部也。)敵烈八部。而國內諸部，以烏古戶置者，太祖二十部中有烏古涅刺部，圖魯部，聖宗三十四部中，有斡突盪烏古部；以敵烈戶置者，聖宗三十四部中，有迭魯敵烈部，北敵烈部。(百官志尚有三河烏古部，不知屬國內歟？國外歟？又有八石烈敵烈部，即營衛志之敵烈八部也。)是遼時烏古敵烈各有國外國內二種，國外者其本部，國內諸部則契丹所俘本部之戶口，別編置成部族者也。其部族各有節度使，及詳穩，其上又有烏古敵烈都詳穩，及烏古敵烈統軍司。二官頗有重複之嫌疑，都詳穩統國外諸部，統軍司則統國內諸部者也。其在國外之二部，據日本津田博士之研究，則烏古部游牧於今喀爾喀河流域，敵烈部游牧於今烏爾順河流域，皆在今興安嶺之西。則在國內之烏古敵烈部，當在今興安嶺之東。遼史道宗紀：“壽隆二年九月，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當北邊之衝”。案烏納水，疑即今桂勒爾河。此河南源為烏哈納河，出烏哈納山，疑當時全河亦納此稱矣。至金世，則烏古敵烈之本部，乃不復見，其在興安嶺東之烏古敵烈部，亦稍徙而東北。海陵紀：“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於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地理志：“烏古迪烈統軍司，後改為招討司，與蒲與路近”。案金蒲與路，在上京北六百里，即今黑龍江呼蘭一帶之地。又近世產珠之地，以松花江嫩江艾暉各江為最；則金之烏古迪烈部，當在興安嶺以東嫩江流域，南與泰州為境，故其各分部，亦各與泰州近。果傳云：“天輔元年，果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宗幹宗雄并婁室傳略同。)案女固脾室皆迪烈分部之名。地理志部族節度使中，有迪烈女古部，遼史

天祚紀書“保大三年，敵烈部皮室叛”；此女固脾室即女古皮室也。又兵志及宗叙傳，以烏古石壘臨潢 泰州連言。又宗尹傳：“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曰：‘臨潢 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案金時由北道往上京者，必由臨潢 泰州，此以烏古里石壘替泰州字，當由此部逼近泰州故也。則金時烏古迪烈部地，在興安嶺之東，蒲與路之西，泰州之北，可斷言也。

(乙) 泰州：金史地理志：“泰州 昌德軍節度使，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 正隆間，置德昌軍，隸上京，大定二十五年，罷之，承安二年，復置於長春縣，以舊泰州爲金安縣，隸焉。北至邊四百里，南至懿州八百里，東至肇州二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四。縣一，(舊有金安縣，承安三年置，尋廢。) 長春”。(遼長春州 韶陽軍，天德二年，降爲縣，隸肇州，承安三年來屬。)案此文顯著之誤字，則“昌德軍”當作“德昌軍”，“承安二年”，當作“承安三年”，得由本文注文訂正之。(完顏**麟** 哥傳：“貞祐二年，遷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則“德昌”是，“昌德”非也。)其所記界至，亦有可疑者。案金長春縣，即遼長春州。遼史營衛志云：“鴨子河泊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考鴨子河即今松花江，鴨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爾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里，即遼長春州，金長春縣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泰州於此。然此地距肇州不過二百里，又西南至懿州殆將千里，西北至界，亦將六百里。余疑此文本舊泰州之界至，而史官誤以繫之新泰州者也。果如是，則金之舊泰州，當在今洮爾河之南，洮南縣之東某地點矣。又兵志云：“東北路招討司，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於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於金山”。宗浩傳則云：“明年，(承安四年)拜樞密使。初朝廷置東

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志傳紀此事繫年不同，然皆在承安三年，置泰州於長春縣之後，則招討司自泰州徙金山，謂自長春徙，非自舊泰州徙也。然宗浩於承安元二年已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此時舊泰州已罷，新泰州未置，所駐之泰州自係謂舊泰州。時宗浩正督開濠之役，(見上)又承安三年出兵移米河，大破廣吉刺 合底忻 山 只昆諸部，疑徙東北路招討司於金山正在此時。時招討司已徙治金山，故是歲復置泰州，不治舊泰州而治其東之長春也。然則東北路招討司，實自舊泰州徙金山。金山又在舊泰州西北三四百里，蓋即興安嶺之古名。婁室傳：“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則金山爲連山之大名可知。地理志：“右旋入泰州 婆羅火所浚界壕，西歷臨潢 金山”；則泰州 臨潢西北境之山，當時並謂之金山，其爲今之興安嶺無疑矣。(日本津田博士金代北邊考，據金史 果宗雄 宗幹 宗幹傳，謂金山在長春之西，舊泰州之東。案果傳：“果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遂克泰州”。宗雄傳云：“斜也(即果小名)，宗雄與宗幹 婁室取金山縣，遂與斜也俱取泰州”。其攻克之次，自先春州，次金山，次泰州；然詳玩文義，蓋春州克後，斜也以正兵攻泰州，而別遣宗雄等攻其西北之金山縣。且招降諸部族。金山既下，泰州前後受敵，乃不可守，此兵家常事，不足據爲東西之次第也。)然則金之泰州，東界肇州，北界烏古迪烈部，西北以金山與外族爲界。烏古迪烈部與泰州之位置既定，然後金東北路之界壕，始可得而考也。

金之西北路及臨潢路邊堡，地理志略記其名，而界壕所在，則未之記。界壕利在徑直，而邊堡則參差不齊，不必盡在界壕

線上。然由邊堡以定界壕之所在，當無大誤也。志云：“東北路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分，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屠氏(密)於蒙兀兒史記首釋之云：“達里帶，滿洲語有石也，堡在嫩江西岸，布特哈舊總管衙門之北，伊倭齊之地”。又云：“鶴五河，即蒙古游牧記，科爾沁右翼中旗之鶴午河，堡在河上”。又近坊間所出地圖，自黑龍江布特哈城之東南，直抵與安嶺之索岳爾濟山，畫一弧線，題曰“金長春外堡”；蓋即本之屠氏所監修之黑龍江實測圖。(屠圖未見。)據屠氏之說，似曾目驗此界壕及邊堡遺址者。然屠氏於額爾古納河迤西之邊堡遺址，屢屢言之，而從未言及與安嶺一帶有古長城遺址，當是別有所本。案西清黑龍江外紀（二）云：“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木蘭，相傳兄弟二人所築，土人謂之烏爾科，流入亡去不識塗者，多由此入關”。屠氏圖金邊堡，起於布特哈，正與外紀說合，殆即以此說為根據，而不著其所本，且若得之目驗者，則其鹵莽詭秘，不可諱也。夫外紀所記布特哈土城事，自為史學上最有興味之材料；然其可信與否，須由實地探檢決之。屠氏遽信為事實，亦失之輕易。然其以金志之鶴五河為蒙古游牧記之鶴午河，則至當不可易也。案記云：“科爾沁右翼中旗，北二百六十里，有鶴午河，出伊克呼巴海山，經摩爾托山，東南流入左翼前旗界，會榆河”。又云：“榆河，蒙古名海拉蘇台，源出興安山，經火山東南流，會貴勒爾河。(胡圖桂勒爾河)”是鶴午河出興安嶺東麓，為桂勒爾河北源之一，金時泰州臨潢分界於此，徵之蒙古文獻，則此處為金與外族之分界，無可疑也。案聖武親征錄屢見“塞”字，及“漢塞”字，而壬戌癸亥二年，兩見阿蘭塞，其地望甚為明畫。壬戌年云：“秋，乃

蠻孟祿可汗，會蔑兒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泰赤烏部長)忽都花別吉(斡亦剌部長)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乘高規望於捏干貴因都徹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忽兒黑山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移軍入塞。汪可汗子亦刺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俟其衆聚，吾悉捲之”。時阿忽出火都二部兵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於關亦墳之野”。又癸亥年云：“上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移軍合蘭只之野，……上亦將兵至斡兒弩遣忒哥山岡，沿哈勒合河順進”。案上二條中所見地名，雖有未經論定者，然如兀魯回失連真河(秘史作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之為今烏爾渾河及色野爾集河，哈勒合河之為今喀爾喀河，殆無異議也。據此二條，則阿蘭塞與烏爾渾河色野爾集河極近，而烏爾渾河與鶴午河發源處尤近；則阿蘭塞即鶴五河堡子附近之界壕也。又拉施特集史同記壬戌年事云：“帝與汪罕離兀魯回失魯楚兒只特河，向汪古部地以行，近哈拉溫赤敦汪罕子鮮昆在邊外，從而後，行及山隘，踰隘即汪古部界，……未戰而鮮昆軍已過山隘，至汪古部地”。(據洪侍郎譯貝勒津本)以此記事，與親征錄相比較，則阿蘭塞分明即此哈刺溫赤敦。又此謂“踰隘即汪古部界”，汪古部分明即烏古部之異譯，非陰山北之汪古部。時烏古久為金屬，烏古地即金地，故錄以塞目之。至哈刺溫赤敦之名，秘史凡兩見。卷六云：“成吉思在巴勒諸納海子住時，(合蘭只戰役後)有弟合撒兒，將他妻並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

撤在王罕處，罄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合刺溫山，(蒙文作合刺溫磧都)綠嶺尋不見”。又卷八：“成吉思對木合黎說：‘東邊至合刺溫山，(蒙文合刺溫只都)你就做左手萬戶’。”
日本那珂博士注，以合刺溫山為興安嶺全體之大名。余案那珂說是也。元史特薛禪傳：“太祖諭火忽曰：‘哈老溫迤東塗河濱河之間，火兒赤納慶州之地，與亦乞列思為鄰，汝則居之’。”
然則臨潢慶州西北之連山，亦稱哈刺溫，與那珂氏說合。然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二)云：“至元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攻，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郡”。(元史土土哈傳略同)案兀魯灰即親征錄之兀魯回，今之烏爾渾河，貴列河即今之桂勒爾河。是虞集之哈刺溫山，與親征錄之阿蘭寨，拉施特之哈刺溫赤敦，地望密合。案蒙古游牧記(一)云：“科爾沁右翼中旗北二百里，有溫山，蒙古名哈祿那”。哈祿那即哈刺溫之對音。此山去鶴午河極近，又此地為金元間東西交通孔道。宗浩出兵泰州，前軍至忒里葛山，忒里葛山即今索岳爾濟山北方之特爾根山，則師由此道也。成吉思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甯，經活刺納活二江，(今松花江及嫩江)沂討活兒河(今洮爾河)回營，由此道也。土土哈敗叛王於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亦由此道也。然則哈刺溫赤敦，本與安嶺之一峰，以其當東西孔道，且為金人要塞之所在，故蒙古人亦舉以名興安嶺之全體耳。由是言之，金東北路之界壕，殆沿興安嶺置之，西南至桂勒爾河北源之鶴五河堡子處，與臨潢路界壕接。若屠氏之所圖，非經目驗，固有不能遽信者。此東北路界壕之略可考者也。

(二)臨潢路之界壕

金史地理志：“大定中，臨潢邊堡自鶴五河至撒里乃，凡五堡，自撒里乃以西凡十九堡”。撒里乃一地，見於遼史道宗紀及金史地理志，然其地望絕無可考。據上節所考，金東北路之界壕，既沿興安嶺置之，則臨潢路之界壕，亦必沿興安嶺無疑。拉施特書：“帝駐軍乞觶界上察哈察兒山”。察哈察兒，秘史作扯克徹兒，親征錄作徹徹兒，即今之蘇克蘇魯山。(據蒙古游牧記在阿魯科爾沁旗北二百三十里。)今亦以此山之名，名其南北之興安嶺山脈。此路界壕直至慶州，地理志於慶州下云：“北至界二十里”。又其倚郭朔平縣下云：“有椎場務”。則慶州有界壕可知。案慶州即今之白塔子，自此東南至達里泊，迤南之胡里么，與西北路界壕接，其詳俟下節論之。

(三)西北路之界壕

金之西北路招討司，初駐燕子城，(後為撫州治)後徙界上。(後為桓州治)而昌州亦舊屬桓撫二州，故桓撫昌三州以北之界壕，並西北路之界壕也。章宗紀：“承安五年九月，己未，尚書省奏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言，各路邊堡墻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里，向以起築匆遽，並無女墻副堤，近令修完，計工七十五萬，止役戍軍，未嘗動民，今已畢工，上賜詔獎諭”。(獨吉思忠傳同，但以爲承安三年事是也。)是西北路界壕，西起坦舌，東訖胡烈么。坦舌，屠敬山謂：“即今山西武州廳北之塔集呼都克”；然其地已在西南路招討司轄境，屠說非也。胡烈么，屠氏以為即章宗紀承安三年斜出等請開市場於轄里鼻之轄里鼻，而未能實指其地。余案章宗紀之轄里鼻，食貨志作轄里尼要，而地理志於昌州寶山縣下云：“有狗灤，國言曰押恩尼要”；則

尼要一語，與淖爾同源。(欽定金史國語解：“索倫語，‘尼要’水甸也。”) 今多倫諾爾東北達里泊之南，有一泊名活來庫勒，(庫勒亦謂泊也)蓋即金之轄里尼要也。自此西南之界壕，元人並有記述。其在桓州北者，王暉中堂事記(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云：“中統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桓州三十里；(案此謂新桓州距舊桓州之里數，非謂界壕距舊桓州之里數也。)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案元開平府即今多倫諾爾廳之昭奈曼寺，則新桓州即今之庫爾圖巴爾哈孫，舊桓州即今庫爾圖巴爾哈孫與波羅城間之某地也。王暉所見界壕，當在今舊桓州城北十餘里；而金志云：“桓州北至舊界一里半”，一里殆十里之誤也。在撫州北者，則長春真人西遊記述之。長春以辛巳歲二月十一日過撫州，十五日過蓋里泊，十九日出明昌界(謂明昌間所築界垣)，皆向東北行。案撫州故城，即今哈刺巴爾哈孫，(黑城)蓋里泊即今之克勒伯。而自蓋里泊至明昌界之日程，與自撫州至蓋里泊之日程略等，則長春所出之明昌界，去秋澗所見界壕不遠矣。至昌州北之界壕，則張德輝紀行記之。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灤，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曰：‘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沈子敦西遊記金山以東釋釋之曰：“方輿紀要云：‘金昌州在興和（金撫州）西北’；又云：‘威寧廢縣北有昌州城’；案威寧故城在察哈爾正黃旗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則昌州在

撫州西北”。余按此說非也。德輝與長春同自撫州趨魚兒灤(今達里泊)，長春過撫州後，即東北行，德輝雖不取此道，決無西北趨察哈爾右翼地之理，然則昌州仍當於撫州正北求之。口北三廳志(二)云：“察哈爾鑲黃旗收廠北四十里，有達拍遜諾爾，華言泡子河；蓋即金之狗灤”；然則昌州當在撫州稍東北。近世東西學者又以哈刺巴爾哈孫西北二十餘里之察罕巴爾哈孫(白城子)，為金昌州遺址，雖未知孰是，然較之沈說，均為近之。而張德輝所見故壘，在其北百餘里，蓋較界壕在桓撫二州北者，南北亦略相直矣。

(四)西南路之界壕

西南路界壕之與西北相接者，實為淨州。趙珙蒙鞬備錄云：“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金史地理志：“淨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以天山縣升為豐州支郡，北至界八十里”。案彭大雅黑鞬事略云：“沙井，天山縣八十里”；(案縣下脫北字)是沙井在界上也。元人置砂井總管府，及砂井縣於此。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三和移刺子春見寄云：“邂逅沙城識子初”；又卷四寄沙井劉子春詩云：“傳語沙城老故人”；蓋以其地有界垣，故謂之“沙城”。備錄謂：“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人守之”；即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所謂：“金源氏塹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者也。又傳云：“既平乃蠻，從下中原，復為響導，南出界垣”。又云：“太祖留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歸鎮本部，為其部衆所殺，其妻阿里黑携幼子孛要合與姪鎮國逃難，夜遁至界垣，告守者，縋城以登，因避地雲中”。此界垣即淨州北八十里之界壕，無可疑也。淨州地望，今不易考。蒙古游牧記云：“四子部落旗北有廢淨州城”；似失之太北。

案天山以山名縣，自當在陰山中。而彭大雅云：“出沙井則四望平曠，荒蕪際天”；蓋已在陰山北麓。然則天山沙井並當在四子部落之南，不得在其北也。西南路界壕之可考見者止此。而僕散揆傳云：“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蓋此壕自沙井西包東勝雲內之北，直抵黃河，與西夏接。地理志記金之封域云：右旋入秦州婆廬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濱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云云；殆可謂兼爲界壕寫照也。

元代的戲曲

謝婉瑩

(一)元曲的分類

(甲)戲曲 (乙)雜劇 (丙)套數 (丁)小令

(二)元曲的淵源

(甲)演作方面 (一)覲巫歌舞 (二)俳優戲扮

(乙)歌詞方面 (一)樂府 (二)詩 (三)詞

(三)元曲的作家

(甲)四大作家 (一)關漢卿 (二)白樸 (三)馬致遠 (四)鄭光祖

(乙)三期作家 (一)蒙古時代 (二)一統時代 (三)至正時代

(四)元曲的結構

(甲)折數

(乙)樂調 (一)大曲 (二)唐宋調 (三)諸宮調

(丙)聲韻

(五)元曲的脚色

(甲)雜劇 (乙)院本 (丙)北曲 (丁)南曲

(六)元曲的思想

(甲)背景 (一)政治環境 (二)社會環境

(乙)派別 (一)和平派 (二)激烈派

(七)元曲的藝術

(甲)意境 (一)真摯 (二)瀟灑 (三)深刻

(乙)修辭 (一)不避駢律 (二)不避俗語 (三)善用形容字

(八)元曲與新文學

(甲)時代關係

(乙)工具關係

在中國三千餘年的文學史上，一代的文學，具有豐富的時代精神，自成段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原不止元代的戲曲；如楚漢的‘騷’和‘賦’，六代的‘韻語’，以及唐詩，宋詞，都是歷代文學家所稱道所承認的。然而作家之盛，作品之多，最能發洩民衆的精神，描寫社會的狀況的，却是沒有一時代的文學，能與元曲抗衡。因此我便以三個月的工夫，來對他作個系統的研究。

(一)元曲的分類

(甲)戲曲 戲曲是元曲中最長的，有的十二折一本，有的三十二折一本，更有的四十餘折一本。如吳昌齡的西遊記王實甫的破竈記西廂記等，各有二本或四本可證。

(乙)雜劇 雜劇之名始於宋，却是元曲中最盛之一種，成了文學的中心。雜劇異於戲曲處，是每本只有四折，楔子有無亦不定，(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大報冤有五折，是個例外)每折中唱者只限一人。

(丙)套數 數套是合一宮調中的諸曲為一套，歌時只用絃索，略似雜劇中的一折；但無道白，且都是自敘，不尙代言。以此別於整套劇曲，或稱散套。

(丁)小令 小令是很短很可愛的一種小調；畧似宋詞的一闋，至多不過五十八字，以此別於中調長調。

元曲除了以上的四種外，還有院本，是金代院本之遺留。暖姝由筆謂：“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沈德符顧曲雜言說：“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為兩，迨明則院本不傳久矣”。但據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的院本看來，則是有白有唱，同於雜劇，只

是唱者不限一人而已。

(二)元曲的淵源

(甲)演作方面：

(一)巫覡歌舞 演作是戲劇中的化粧表情，由來很古。按戲曲始於歌舞，歌舞始於人情酣暢。古書上說葛天氏執牛尾以歌‘八闋’。又樂記“……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後又有農家秋收，兵隊凱旋，都有家庭或朝庭的大饗，席間自然有歌舞慶祝。至周代以後，就有了巫覡歌舞。楚語說：“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如此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巫覡以歌舞為職，以樂明神。周禮既廢，巫風愈盛，楚越之間，祭祀鬼神，必有歌樂鼓舞，就開了戲劇之端。

(二)俳優戲扮 俳優始於春秋，晉之優施，楚之優孟。優，倡樂也，以樂人為職。其言微詞託意，調戲以動作行之。漢代以後，俳優又兼以競技為事，如吐刀吞火走索等等，以娛朝庭。至北齊始合歌舞以演一事，但還不是完全的戲劇。唐代開始有歌舞戲，如代關，踏搖娘，樊噲排闥等，佈置甚簡，而動作有節。此外伶人以隱語諷諫，滑稽百出的，是謂滑稽戲，至晚唐最盛。以上二種，各偏一面，不能兩兼。到了宋代，纔有雜戲之名。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各進雜劇隊舞；民間宴樂，也有時用以娛賓。至金有絃索調，更進為‘連廂’，仿大樂而作。有唱有彈有白，扮演者從歌詞為舉止，猶是舞者不唱，唱者不舞。再進就成了真正的雜劇，就是舞者自司歌唱，不過留笙笛琵琶等以和其曲。

乙歌詞方面：

(一)樂府 真正的戲劇，是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所以必須戲曲相表裏。至於曲詞之發達，追根溯源，大約是始

於樂府。我國的韻文始於‘風’‘雅’‘頌’。扶黎擊壤後有三百篇，盛飾情感，必合於樂，所以古詩即樂歌，咸能永歎。到了戰國，新聲競起，樂歌樂器不盡相合，於是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至漢有樂府，郊祀之時以樂和唱，是樂府之初名，以後其用漸泛。

(二)詩 晉以後，漸有五七言體，不盡可歌。西漢時代，有鼓吹相和清商雜調，六代沿之。至唐代詩又大盛，以絕句為曲，如‘清平’‘涼州’等等，但猶不盡其變。李白白居易之輩，又創了長短句如‘憶秦娥’‘菩薩蠻’‘憶王孫’之類，開了詞的先聲。李調元曲話說：“古樂府只是曲中泛聲，後人怕失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

(三)詞 詞古來稱為詩餘，為樂府之遺，多是可歌的。而單詞雙疊，歌只一闋，於是有了雜劇大曲出現。宋天子大宴，樂歌中有散序，鞞排，偏擷，正擷，入破等，謂之‘大偏’，為金元套數之始。大曲有采蓮，太清劍舞，漁父舞等七種，為元曲之始。（見吳梅戲曲史）王世貞說：“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詞不能按，乃為新聲以媚之，胡語時時採入。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又變新體，號為南曲。大抵北主勁雄，南主柔遠”。（見西廂記例語）梁廷枏曲話說：“樂府興而古樂廢，唐絕興而樂府廢，宋人歌詞興而唐絕廢，元人曲調興而宋詞又廢。詞詩空具聲音，元曲則描寫實事。作曲之始，不過只被之管弦，後且飾之優孟。元人院本，傳者寥寥，其實雜劇為多。”總以上數說，元曲是從樂府——詩——詞——一線直下的，可無疑義。

(三)元曲的作家

元曲作家人才之盛，千古無兩。雜劇多至千種，——今存百十七種——作者姓名可考者，有百餘人。他們的作風，爭奇鬪勝，

各有擅長。吳梅戲曲史有以下的話：“元劇之盛，首推大都：實甫繼解元之後，創為妍情艷冶之詞。而關漢卿以雄渾易其赤幟，所作類皆奔放滉漾，斷弛以自喜。東籬則清俊開宗，漢宮秋一種，滅晉叔以為元曲之冠。論其風格，卓爾大家。三家鼎盛，矜式羣英。白仁甫秋雨梧桐，實駕碧雲黃花之上。後起者如王仲文，楊顯之，高文秀，大名宮天挺，襄陵鄭光祖，平江姚守中，山東王廷秀，或以豪邁艷冶，恬淡勝，皆不越三家範圍。至江州沈和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以南北詞合成，開後代傳奇之首，結金元散套之局。浙中如金仙山，范子安，流寓如喬夢符等，極一時之盛”。在此元代重要作家，都已標舉了。但古人著作多好嫁名於人，或不署名。元之作家，尚沿此習，故無名氏層見疊出。又自樂人作詞，習于詞詠，倡優隸卒，無不優為，而貴族文學，被於民衆。庸夫弱女，有過於士大夫百倍者。元曲如趙明鏡作噯觀音錯立身，武王伐紂，張國賓作合汗衫，薛仁貴，高祖還鄉。紅字李二作板背兒，病楊雄，花李郎作相府院釘一釘，都是沒有正當職業的名家。——在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內，又分為四大作家三期作者等等。為分清眉目起見，特參攷其個人歷史和作品，列舉如下：

(甲)四大作家：

(一)關漢卿 號己齋叟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為太醫院尹。著作最富，有六十三種，今僅存魯齋郎等十一種。明甯獻王正音譜評其詞云：“瓊筵醉客”。

(二)白樸 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隕州人，後居真定。父華為樞密院判官。仁甫性最孝，幼育於元好問，生長見聞，學問博覽。而自幼失母，復亡國，乃鬱鬱不樂，屏絕榮利。至元一統後，徙家金陵，縱情詩酒。著有天籟詞二卷。所作有唐明皇秋夜

梧桐雨等十六種。正音譜評如‘鵬搏九霄’。

(三)馬致遠 號東籬，大都人。任江浙行省務官。所作有劉阮悞入桃源洞等十四種。正音譜評為‘朝陽鳴鳳’。

(四)鄭光祖 字德輝，平原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秉性方直，不妄與人交。卒火葬西湖靈芝寺。所作有醉思鄉王粲登樓等十九種。正音譜評‘九天珠玉’。

(乙)三期作家：

(一)蒙古時代 自太宗取中原以後，至元一統之初，作者多北人。

關漢卿 見前。

楊顯之 大都人。與漢卿為莫逆交，每相切磋，故所作多當行語。有臨江驛瀟湘夜雨等八種。正音譜評‘瑤臺夜月’。

張國賓 即喜時營教坊句管。所作有漢高祖衣錦還鄉等三種。

石子章 大都人。所作有秦修善竹塢聽琴等三種。正音譜評‘清風爽籟’。

王實甫 大都人。亦由金入元。所作有四大王歌舞麗春堂等十四種。除西廂記麗春堂外，芙蓉亭只存一套，其他皆佚。正音譜評‘花間美人’。

高文秀 東平人。早卒。喜編梁山泊劇。黑旋風劇尤多至八種。所作有黑旋風詩酒麗春園等三十四種。正音譜評‘金瓶牡丹’。

鄭廷玉 彰德人。所作有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等二十四種。正音譜評‘佩玉鳴鑾’。

白樸 見前。

馬致遠 見前。

李文蔚 真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所作有漢武帝哭死李夫人等十二種。正音譜評‘雪壓蒼松’。

李直夫 女直人。即蒲察李五。其作品長於科譚。有武元皇帝虎頭牌等十二種。正音譜評‘梅邊月影’。

吳昌齡 西京人。所作有花間四友東坡夢等十一種。正音譜評為‘庭草交翠’。

武漢臣 濟南人。所作有李素蘭風月玉壺春等十三種。——靜庵曲錄載其散家財天賜老生兒一劇，曾為英人大關所譯。千八百十七年在倫敦出版。——正音譜評‘遠山疊翠’。

王仲文 大都人。所作有淮陰縣韓信乞食等十種。正音譜評‘劍氣騰空’。

李壽卿 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所作有說專諸伍員吹簫等十種。正音譜評‘洞天春曉’。

尚仲賢 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所作有張生煮海等十種。正音譜評‘山花獻笑’。

石君寶 平陽人。所作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等十種。正音譜評‘羅浮梅雪’。

紀天祥 字君祥，大都人。所作有趙氏孤兒冤報冤等八種。正音譜評‘雪裡梅花’。

戴善甫 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所作有陶秀實醉寫風光好等八種。正音譜評‘荷花映水’。

李好古 保定人，或云西平人。所作有巨靈劈華岳等三種。正音譜評‘孤松掛月’。

孟漢卿 亳州人。所作有張鼎智勘魔合羅一種。

李行道 一名行甫，絳州人。所作有包待制智賺灰闌記一種。

孫仲章 大都人，或云姓李。所作有卓文君白頭吟等二種。正音譜評‘秋風鐵笛’。

岳伯川 濟南人，或云鎮江人。所作有呂洞賓度鐵拐李岳等二種。正音譜評‘雲林樵響’。

康進之 棗州人，或云性陳。所作有梁山泊黑旋風負荆等二種。

• 孔文卿 平陽人。所作有秦太師東窗事犯一種。

張壽卿 東平人。浙江省椽吏。所作有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種。

(二)一統時代 自至元後至至順後至元間。作者南人僑居北方者。

楊梓 海鹽人。至元三十年間從軍征瓜哇有功，後為杭州路總管，致仕，卒諡康節。所作有敬德不伏老等若干種。

宮天挺 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任學官。除鈞台學院山長。為權豪所中，卒于常州。所作有生死交范張鷟等六種。正音譜評‘西風雕鶚’。

鄭光祖 見前。

范康 字子安，杭州人。所作有曲江池杜甫遊春等二種。正音譜評‘竹裡鳴泉’。

金仁傑 字志甫，杭州人。天曆元年授建康崇寧務官，明年卒。所作有蕭何月夜追韓信等七種。正音譜評‘西山爽氣’。

曾瑞 字瑞卿，自號楊夫，大興人，有小曲詩酒餘音行世，所作有才子佳人誤元宵一種。

喬吉 字夢符，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儀容，以威嚴自飭。至正五年卒。著作有金錢記等八種。正音譜評‘神鯨鼓浪’。

(三)至正時代

秦簡夫 擅名都下，後居杭州。所著有剪髮留賓等四種。正音譜評‘削壁孤松’。

蕭德祥 號復齋，杭州人。業醫。以古文概括作南市，盛行街市。作品有王儵然斷殺狗勸夫等。

朱凱 字士執。所作有昊天塔孟良盜骨殖等兩種。

王嗵 字日華，杭州人。能詞章樂府。劇本有破陰陽八卦桃花女一種。

此外名家尚多。涵虛曲論批評馬東籬、董解元等一百五人的作品，並稱傑作。以上只選現有作品行世的。其餘無可稽攷，從略。

(四)元曲的結構

(甲)折數 元雜劇以一宮調之宮一套為一折。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以補四折不足之意。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間。——元曲百種和元曲三十種所看過的，都以四折為度；只有趙氏孤兒大報冤一劇有五折。即空觀主人凌濛初所作西廂記凡例十則內說：“北曲每本只四折，其情事長而非四折所能盡者，則又另分有一本。如吳昌齡的西遊記則有六本，王實甫的破竈記麗春園販茶船進梅諫子公高門等各有二本，可證”。——北體每本只有題目正名四句，末句即以為本劇之總名，此似由金題目院本之唱題目而出，即歌唱之先，有人報告全劇大意。元劇中每折唱者只限一人。若末或旦，他色則有白無唱。

白又有‘全賓’‘全白’之分。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元劇之詞，大抵曲白相生，各盡其妙。北曲最重襯字，務求清俊。務頭亦甚精研。

(乙)樂調 元劇所用曲，多出于金院本之大曲，及唐宋詞，及隋唐以來雅樂諸宮調中各曲。分列如下：

(一)出於大曲者十一：

- 黃鐘 ‘降黃龍袞’
- 正宮 ‘小梁州’‘六么遍’
- 大石 ‘催拍子’
- 小石 ‘伊州遍’
- 仙呂 ‘八聲甘州’‘六么序’‘六么令’
- 中呂 ‘普天樂’‘齊天樂’
- 南呂 ‘梁州第七’

(二)出於唐宋詞者七十五：

- 黃鐘宮 ‘醉花陰’‘女冠子’‘人月圓’等八章
- 正宮 ‘滾繡球’‘菩薩蠻’二章
- 大石 ‘歸塞北’‘念奴嬌’‘百字令’等六章
- 仙呂 ‘點絳脣’‘天下樂’‘憶王孫’等九章
- 中呂 ‘粉蝶兒’‘滿庭芳’等八章
- 南呂 ‘烏夜啼’‘感皇恩’‘賀新郎’等三章
- 雙調 ‘駐馬聽’‘青玉案’‘減字木蘭花’等十九章
- 越調 ‘梅花引’‘南鄉子’‘唐多令’等八章
- 商調 ‘逍遙樂’‘秦樓月’等五章
- 商角調 ‘黃鶯兒’‘踏莎行’等四章
- 般涉調 ‘哨遍’‘瑤臺月’兩章

(三)出於諸宮調中各曲者二十八：

- 黃鐘 ‘出隊子’‘刮地風’等七章
- 正宮 ‘脫布衫’一章
- 大石 ‘茶蘼香’‘玉翼蟬然’二章
- 仲呂 ‘勝葫蘆’等三章
- 中呂 ‘迎仙客’等四章
- 南呂 ‘一枝花’‘牧羊關’二章
- 雙調 ‘慶宣和’‘攪琵琶’二章
- 越調 ‘青山口’‘凭欄人’等四章
- 般涉調 ‘耍孩兒’‘墻頭花’等四章

此外還有‘快活三’‘四邊靜’等十章，名雖不見於古詞曲，但有蹤跡可尋，知決非創造。諸曲配置之法，亦本於宋時之‘纏達’，引子後以兩腔迎互循環，幾成通例。如無名氏張千替殺妻雜劇第二折：

‘端正好’‘滾繡球’‘倘秀才’‘滾繡球’‘倘秀才’‘滾繡球’‘倘秀才’‘滾繡球’‘叨叨令’‘尾聲’。

以此可知元劇的樂調和安排的形式，大半是舊有而非創造。又劇中第一折必用仙呂點絳脣套曲，第二折多用南呂一枝花套曲。其餘多用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等曲，陳陳相因，不厭雷同，亦是可非議的事！

(丙)聲韻 譜，文，和聲，是曲之三大成分。文又為律與韻加聲韻，是聲韻居元曲中之過半數，不容不注意。元人用韻極細。有六字三韻者，如王實甫西廂記內云：“忽聽，一聲，猛驚”。“自古，相女，配夫”。又冬景時曲云：“臂中，緊封，守宮”。又：“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兩世姻緣云：“怎

麼，性大便罵”。儂梅香云：“不妨，莫妨，我當”。俱三韻六字，穩貼圓當！又有每一曲中疊用一字爲韻脚者，如：

喬夢符揚州夢：

‘那吒令’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並凌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

無名氏氣英布：

‘那吒令’嚕道是你這三對面先生來瞰我，那裏是八拜交仁兄來訪我，多麼是兩賴子隨何是說我。

馬致遠薦福碑：

‘叨叨令’往常我青燈黃卷學王道，剗地來紅塵紫陌尋東道，如今十個九個人都道，都道是七日八日長安道。

元世有北曲韻譜，梁廷榘曲話內提到：“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專爲北曲而設。以入聲叶入三聲……因北方之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入三聲。自是風土使然，作北曲自宜歌以北音。德清之書，亦因其節之自然而爲之耳”。詞曲本里卷之樂，自唐來皆與詩同韻，至元始有專書。可見元人對於聲韻之注意！

(五)元曲的脚色

大曲以人多爲貴，雜劇以人簡爲樂。但元劇中角色的數目，言人人殊，條舉如下：

(甲)元曲脚色中，除末，旦，主唱爲當場正色外，又有淨有丑。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僚，搽旦，色旦，外旦，貼旦等。又有外，或扮男，或扮女，與冲或貼同具一義，即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以年齡言，則又有孝老，（俗語老諍不念子孫）卜兒，（俗語娘兒）僚兒等。以地位職業言，有若孤，

細酸，伴哥，禾旦，曳刺，邦老（專飾惡人者）等，則皆有某色以扮之。自身非脚色之名，與宋金脚色同。

(乙)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諱。又或一人裝孤老。而且獨無管色，似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

(丙)院本中用五人。一曰副淨，古謂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一曰引戲，（小花臉）一曰末泥，（正生）一曰孤老，（扮天子及諸侯王者）又曰二花鬘弄。

(丁)北曲則生曰末泥，亦曰正末。外曰孝老。末曰外。淨曰僚，亦曰淨，亦稱邦老。老旦曰卜兒。其他或直稱名，一說北曲脚色有正末，付末，狙狐，靚鶻，獠，捷譏，引戲共九色。然實末，旦，外，淨，四人換妝。其更須多人者，則增付末，（亦稱冲末）旦僚，亦稱冲旦，副淨（女粧者曰花旦）。總之不出四名色。

南曲有生，旦，外，貼，淨，丑，末，其取名各有用意。自楊梓海鹽腔起，分梨園爲十色，即淨，副，丑，外，副末，生，老生，旦，老旦，貼。魏良輔崑腔起，又分爲冠生，殺旦等十六色。分析雖嚴，去古益遠。總之元劇脚色，最重要的不過四人，即末，淨，旦，外。間或有裝天子及打諱者，用人是很簡的。

(六)元曲的思想

(甲)背景

(一)政治環境 政治環境，從歷史上很難察攷。只知元世祖從蒙古奄有中原，因軍費浩繁，國用不足，就趕印許多交鈔，如‘中統元寶交鈔’，後改用‘至元交鈔’，又設‘平準行用庫許金銀立‘回易庫’，許新舊鈔交換。又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聚斂之臣，交鈔信用大失，民不聊生。又尊喇嘛爲國師，權大無比，任

意發掘宋陵及諸大臣墳墓，大傷中土文化。元分江南人為十等，有九儒十丐之目，士人最不見重於當時社會。至至順年間，至順帝荒淫無度，叛者蜂起，干戈無寧歲。以後又以帝王承繼不得法，王室相殘。貪黷盈庭，閉塞賢路，壓制平民，摧殘漢族。士大夫久壓不得伸，精神物質兩方面，都感受着痛苦；孤憤之懷，發于詞章戲曲，元代作家就風起雲湧。

(二)社會環境 元代的社會，對於戲曲的發達，確有相當的輔助。一來因時代關係，沿宋人作詞之風。二來大都兩浙文人摹擬胡元村舍口氣，明以相崇，陰以相嘲。三來文人無那，以作曲娛人自娛，消磨歲月，成了一種風氣。四來以作曲寄托抑鬱哀怨，借文字作革命事業。因歷史上，地理上，性情上，學術上的四大原因，就造成作家百餘人，作品千餘種，為中國文學添了許多光彩！至於元以劇曲取士之說，雖無信史可徵，按雕蟲館曲選曲說：元取士有填詞科，主司所定題目，止曲名及韻，賓自由演劇伶人一時所為。……又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謂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吳梅村序廣正譜亦言元以雜劇取士。似元人試士，漢滿蒙各不相同，題目亦不一定，但曲確為其中之一種。姑附此。

(乙)派別 受了環境的影響，元曲就無形中分了兩派。雖都是對於時局表示不滿，却因着作者的個性和處境的關係，有的就看透一切，蔽屣富貴；有的就高聲疾呼，痛下攻擊。嬉笑怒罵，各成文章。因此造成了一時代驚才絕艷的文學。讀曲至此，我們真又不得不感謝造成文學的環境！

(一)和平派 亦可稱‘高蹈派’，這一派恬淡散朗，不慕榮利，如馬東籬等輩，他們的文章，放誕風流，典雅清麗，讀之令人有出

塵之想，如下：

馬東籬陳搏高臥第一折：

‘烏夜啼’……丹砂好煉養閒身，黃金不鑄封侯印。戴不得幘頭緊，穿不得公裳岔。不如我這拂黃塵的布袍，漉渾酒的綸巾。

‘金盞兒’報至我石枕上夢魂清，布袍底白雲生。但睡呵一年半載沒乾淨，則看你朝臺暮省幹功名。我睡呵黑甜了倒身如酒醉，忽嘍酣睡似雷鳴，誰理會的五更朝馬動，三唱曉雞聲？

又他的黃梁夢第一折：

‘混江龍’……雖然是草舍茅菴一道士，伴着這清風明月兩閒人。也不知甚的秋，甚的春，甚的漢甚的秦；長則是習疎狂，貪懶散，佯裝鈍，把些個人間富貴，都做了眼底浮雲。

‘油葫蘆’莫厭追歡笑語頻，但開懷好會賓。尋思離亂可傷神。俺閒遙遙獨自林泉隱。慙虛漂漂半紙功名進。你看這紫塞軍，黃閣臣，幾時得個安閒分？怎如我物外自由身！

‘醉中天’假饒你手段欺韓信，舌辯賽蘇秦，到底功名由命不由人，也未必能拿准。只不如苦志修行謹慎，早圖個靈丹腹孕，索強似你跨青驢躑躅風塵！

第四折：

‘倘秀才’你早則省浮世風燈石火，再休戀兒女神珠玉顆，咱人百歲光陰有幾何？端的日月去似攬梭，想你那受過的坎坷。

他的三醉岳陽樓第二折：

‘賀新郎’……爲興亡笑罷還悲歎，不覺的斜陽又晚，想啗這百年人則在這燃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閒？百年人光景皆虛幻，我覩你一株金錢柳，猶兀自間凭着十二玉闌干！

‘三煞’想人能克己身無患，事不欺心睡自安，便百年能得幾時閒？去向那石火光中急措手，如何迭辦？你何不早回看？直到落日桑榆暮景殘，方纔道倦鳥知還。

王子一 悞入桃源 第一折：

‘寄生草’我情願棄軒冕，離人生，傍泉石。一任他英雄並起圖王霸，烟塵并起興戈甲，異端並起傷風化。我和你韜光晦迹老山中，強煞如齊家治國平天下。

楊景賢 度脫劉行首 第四折：

‘么篇’困來那一眠，閒來那一醉。一任漁樵說是談非，笑煞兒曹走南料北，空歎英雄爭高競低。

宮天挺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末段：

‘離亭宴煞’九經三史文書冊，歷自一千場國破山河改。富炎榮華，革介塵埃。難道祿重官高添禍害，鳳樓龍閣包着成敗。怨那裏是舜殿堯階，嚴光則是跳出了十萬丈是非海！

范子安 悟道竹葉舟：

‘駐馬聽’我故國神遊，只物換星移幾度秋；將浮生講究經了些夕陽西下水東流。嘆興亡眉鎖廟堂愁，爲功名人比黃花瘦，歸去休看銀山鐵廟層層秀。

‘梅花酒’……休待兩鬢秋，與天子分憂，嘆歲月如流，呀！

早白了人頭。

‘勝葫蘆’煞強如鐵甲將軍夜過關，它驅猛試跨雕鞍。有一日戰敗荒郊白骨寒，爭如我茅菴草舍蒲團紙帳，高臥得清閒？

高文秀 好酒趙元遇上皇：

‘甜水令’不戀高官，休將人賺！這煩惱怎生擔？你道相逢驚了人膽，不如我住草舍茅菴。

馬九臯的‘湘妃怨’七段之二：

新酒在槽頭醉，活魚向湖邊賣，算天公自有安排。閒時高臥醉時歌，守己安貧好快活，杏花村裡隨緣過。勝堯夫安樂窩，任賢愚後代如何。失名利癡呆漢，得清閒誰似我。一任他門外風波。

黃金散盡學風流，學得風流兩鬢秋。笑您那看財奴枉了千生受，我覩那榮華似水上漚。則不如趁中年散淡優遊。斟綠酒低低的勸，滯紅粧慢慢的謳，醉時節錦被裡舒頭。

無名氏 閑計

‘寄生草’問甚麼虛名利？管什麼閑是非？想着他擊珊瑚列錦帳石崇勢，則不如卸羅欄納象簡張良退學取他枕清風舖明月陳搏睡。看了那吳山青似越山青，不如今朝醉了明朝醉！

爭閑氣使見識，赤壁山正中周郎計，烏江岸枉使重瞳力。馬嵬坡空洒明皇淚。前人勳業後人看，不如今朝醉了明朝醉！

人百歲，七十稀，想着他羅裙牽地宮腰細，花鈿漬粉秋波

媚金釵敲枕烏雲墜。暮年翻憶少年遊，不如今朝醉了明朝醉！

總之元曲中這類的句子，多不勝收，美不勝收。一種散淡瀟灑之氣，躍然紙上。但是背後却把持着失意和悲觀。言下泣然，亦是“一片傷心畫不成”也！

(二)激烈派 亦可稱頹廢派，這一派的思想表現于詞曲的，多是憤世嫉俗之言。有的攻擊謾罵，旁若無人。有的微言諷刺，側擊旁敲。他們的射擊點，一是國家政治的黑暗，二是社會上貧富的不均。酣呼絕叫，痛快淋漓，真不愧為血與淚的文學！畧分如下：

攻擊朝廷政治的，如：

無名氏隨何賺風魔崩通第一折：

‘天下樂’現如今百二山河壯帝居，他則望遷也波除，倒將他劍下誅……端的是誰推翻楚項羽？

‘那吒令’你起初要他時便推輪捧轂，後來時怕他慌封侯躡足，到今時忌他便待將殺身也那滅族。他立下五大功，合受萬鐘祿，您將他百樣誑誑！

‘秃厮兒’我為甚的呆鄧鄧把衣裳袒裸，亂蓬蓬把鬚髮婆娑。白日裡叫叮叮信口自嘲歌。到晚來向羊圈裏且存活消磨！

‘醉春風’沒來由平靜了楚干戈，扶持了漢社稷，常言道太平不用舊將軍，可怎生參不透這個理？

第四折：

‘太平令’便做有春秋祭饗，也濟不得他九泉下魂魄淒涼！倒不如早將我油烹火葬，好和他生死厮旁……這便算

你加官賜。

李壽卿伍員吹蕭第一折：

‘油葫蘆’……怎聽他費無忌說不盡瞞天謊，着伍子胥救不得全家喪。也枉了俺竭忠貞輔一人，掃烽烟定八方，不如他無仁無義無謙讓，白落的父子擅朝綱！

攻擊黑暗的法庭，貪污的官吏的，如：

王仲文賢母不認屍第三折：

‘醉春風’天那！這冤枉幾時伸，憂愁甚日楚？但留的俺這雪霜也似白頭顛兒，也倒大來是福。福只索打會官司，吃會痛苦，受會恥辱。

‘普天樂’受摧殘遭凌辱，這無情的棍棒，俺孩兒是有限的身軀！你看麼揪頭髮將名姓呼，噴冷水將形容來污。

打的來應心疼痛處，怎不教我放聲啼哭！……

滿庭芳’你要我數說，您大小諸官府，一刻的木笏司糊突；並無聰明正直的心腹。盡都是那糊扒吊拷的招伏，把囚人百般拴住，打的來登時命卒。噯啣！這便是您做下的死工夫！

無名氏陳州糶米第一折：

‘混江龍’做的個上梁不正，更待要損人利己惹人憎。他若是將嚼刁蹬，休道我不敢掀騰！呆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他也故違了皇宣命，都是些吃倉廩的鼠耗，嘔膿血的蒼蠅！

‘金盞兒’你道你奉官行，我道你奉私行。俺看承的一合米，關着八九個人命。又不比山麋野鹿衆人爭。你正是餓狼口裏奪脆骨，乞兒碗底覓殘羹！我能可折升不

折斗,你怎也圖利不圖名!

第二折:

‘滾繡毬’待不要錢呵,怕違了衆情。待要錢呵,又不是咱本謀。只這月俸做咱每人情不夠。我和那權豪每結下些山海也似冤仇。……

岳伯川度鐵拐李岳第一折:

‘混江龍’……都只爲昧心錢,買轉了這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爲從的該敲。這一管紐曲作直取狀筆,更很似圖財害命殺人刀。出來的都關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合道?他每都指山賣磨,將百姓盡地爲牢!

第三折:

帶云“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生害命,還強似俺做吏人的瞞心昧己,欺天害人也”。

‘大清歌’……他雖是殺生害命爲家計,這惡業休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爲,彥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豬肝豬蹄,也則是秤大小爲生過日,不強似俺着人膿血換人衣?

馬致遠薦福碑第一折:

‘么篇’這壁欄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

第三折:

‘鬥鶻鶻’……待要屈脊低腰,又不曾巧言令色。况今日十謁朱門九不開,休道有七步才,他每道十二金釵,強似

養三千劍客!

無名氏爭報恩第二折:

‘耍孩兒’罷罷罷我這裡聲叫屈,誰瞅睬,原來是你小處官司利害。衙門自古向南開,怎禁那探爪兒官長每貪財!

關漢卿蝴蝶夢第一折:

‘醉中天’咱每日一瓢飲一簞食,有幾雙箸幾張匙。若到官司使鈔時,則除典當了閒文字!你合死呵,今朝便死,雖道是殺人公事,也落個孝順名兒。

譏刺富室守財虜的,如:

蕭德祥殺狗勸夫第一折:

‘倘秀才’有些人道宜掃雪烹茶在讀書舍裡,又道是宜羊羔爛醉在銷金帳底……誰說起寒江上一簑歸,那漁翁的凍餒?

第二折:

‘滾繡毬’有那等富漢每,他道是壓瘴氣,下的是國家祥瑞,怎知俺窮漢每少衣無食!

秦簡夫趙禮讓肥第一折:

‘那吒令’想他每富家殺羊也那宰馬,每日裡笑哈哈飛觥也那走斝。俺百姓們痛殺無根椽片瓦,那裡有調和五味全,但得個充飢罷!

那用主觀懺悔的口氣,來提醒諷勸的,如:

無名氏來生債第一折:

‘油葫蘆’不思量有限的光陰有限身,委實他錢上緊,如今那等有錢的,追富不追貧。……

‘迎仙客’噯!銀子也!你饑不能與人做飯食,你冷不能

與人便做衣服，你這般沉默，冷冰冰，則是一塊兒家福。和他消磨那幾千年，可則更換過了幾萬古。他爲甚不向你跟前停住？哦！這銀子呵！原來分定也是前生注。

武漢臣天賜老生兒第二折：

‘滾繡毬’我那其間正年少，爲本少，便恨不得向別人強要，拚着個仗劍持刀。錢也！我爲你呵，也曾痛殺殺將俺父母來離，也曾急煎煎將俺那妻子來拋。哦！錢也！我爲你呵，那搭兒不到？幾曾憚半點勤勞。遮莫他虎嘯風聲律律的高山，直走上三千遍。那龍噴浪翻滾滾的長江，也經過有二百遭，我提起來魄散魂消！

第四折：

‘雙調新水令’一杯壽酒慶生辰，則我這滿懷愁片言難盡。只因那幾貫錢，險纏殺我百年人。我受了萬苦千辛，我受了那一生罵，半生恨！

又有那描寫世態炎涼，以及市井小人，家奴倡優的醜態，也筆下尖酸，形容盡致，如：

無名氏凍蘇秦第四折：

‘鴛鴦煞’想當初風塵落落誰憐憫，到今日衣冠楚楚爭親近。暢道威震諸侯，腰懸六印，也索把世態炎涼，心中暗付。假使一朝馬死黃金盡，可不的依舊蘇秦做陌路看承被人哂。

蕭德祥殺狗勸夫第一折：

‘寄生草’哥哥！我又不是麼出逃生子，須是你同胞共乳親……俺哥哥富居山野有人勸，你兄弟貧居鬧市無人

問！

宮天挺范張鷟第一折：

‘天下樂’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爲名利引。怪不着赤緊的翰林院那夥老子每錢上緊。他歪吟的幾句詩，胡謔下一道文，都是些耍人錢諂佞臣。

‘么篇’……行下來便落在那爺羹娘飯長生運，正行着兄先弟後財帛運，又交着夫榮妻富催官運，你大拚着十年家富小兒嬌，也少不了一朝馬死黃金盡！

無名氏來生債第二折：

‘紅繡鞋’……他幾曾開東閣，把那名儒來管顧？他們可動不動便宴西樓和那妓女們歡娛。他將那茶托子人情可便暗乘除。常則是伴呆着回臉推說話，紐身軀，他們可幾曾做那五百錢東道主？

鄭廷玉冤家債第一折：

‘六么序’這人沒錢時無些錢，纔有的便說誇。打扮似大戶豪家。你看他聳起肩膀，迸定鼻凹！沒半點兒和氣謙洽。每日在長街市上把青鸚跨，只待要弄柳拈花。馬兒上紐捏着身子兒詐。做出那般般樣勢，種種村沙！

劉時中上高監司：

‘端正好’庫藏中鈔本多，貼庫每弊怎除？縱關防住誰不願壞鈔法恣意強圖？都是無廉恥買賣人，有過犯駟僮徒。倚仗着幾文錢百般胡做，將官府覷得如無！則這素無行止喬男女，都整扮衣冠學士夫。一個個膽大心龐！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尙兀自脚趂趂醉眼糲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緣度。

王子一誤入桃源第一折：

‘青歌兒’空一帶江山江山如畫，只不過飯囊飯囊衣架，塞滿長安亂如麻。……

關漢卿救風塵第四折：

‘慶東原’……徧花街請到娼家女，那一個不對着明香寶燭？那一個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個不賭着鬼戮神誅？若信這咒盟言，早死的絕門戶！

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三折：

‘中呂粉蝶兒’……都是些傲窮民趨富漢，不放我同歡同會，空走到十數筵席，有那個堪相酬對？

無名氏來生債第二折：

‘中呂粉蝶兒’若論着今日風俗，正好宜太平簫鼓。有一等寒儉的冷冷之徒，他生來的不誠心，無實行，一個個強文假醋……

右幾項所引，孤憤長鳴，洩盡一切平民不平之氣，確是最雄豪最痛快的革命文學！

以上是元代作家思想的大概，其神奇暢好處，真是憂憂獨造。然而元曲裡所表現的思想不止這些。一部分作家願望的卑陋，眼光的粗淺，人物的單調，却也不能隱諱。如神仙必稱呂洞賓——岳陽樓城南柳度柳翠等劇——清官必稱包待制——如灰闌記留鞋記蝴蝶夢生金閣等劇——疊見層出；舖敘以至賓白，強半雷同，未免太不留意。又劇中故事，如王粲登樓風雲

漁樵記凍蘇秦舉案齊眉等劇，原是絕好的，不假修飾改造的事實。而作者却以己意更易，劉二公，蔡邕，張儀，孟從叔等對待王粲蘇秦朱買臣都是表面輕藐，暗中資助，富貴後相認團圓。點金成鐵，俗不可耐，作者的熱中心理，盡情吐露。元曲裡表現的人生觀，這是最下乘的！

(七)元曲的藝術

元曲的藝術，在中國文學中，是最好的一種。因為他在意境上最真摯，最瀟灑，最纏綿。在修辭上最自由，最善用俗語俗字，不避駢律，不避舊句。緣故是元代的作家，非必都有名位學問，他們寫文字的時候，不必存傳世的先見。興之所至，不着深思，只圖發洩胸中的情事與感想。如長江大河，流雜泥沙，而靈秀的思潮，自然奔湧。分舉如下：

(甲)意境

(一)真摯 元曲最善描寫情感，字字從心中道出，惻惻動人。寫家人骨肉之情，尤其沉摯而生動。如：

張國賓薛仁貴衣錦還鄉第四折：

‘雙調新水令’我爲你個養家兒也，哭得我眼睛花。哎！則從你去家來，我則便放心不下。兒也你若不是多時歸地府，怎十載滯天涯？甚的出入通達，好教我這煩惱甚時罷。

無名氏神奴兒第二折：

‘牧羊關’我則怕你走的身子困，又嫌這舖臥冷。我與你種着火留着殘燈。怕你害渴時有柿子與梨兒，害飢時有軟肉也那薄餅。我將你尋到有三千遍，叫道有二千聲，怎這般死沒堆在燈前立，你可怎生悄聲兒在門外聽？

無名氏認父歸朝第四折：

‘駐馬聽’當日離分，痛煞煞生拋掌上珍；今朝厮認，笑吟吟猜做夢中人。二十年訪不出死和存，幾千迴擺不下愁和恨。心暗忖甚福也得見這團圓分！

張國賓合汗衫第三折：

‘上小樓’甚風兒便吹他到來，也有日重還鄉界。則俺這煩煩惱惱哭哭啼啼，想殺我兒也，怨怨哀哀。到如今可也便歡歡喜喜無掛無碍。噯！怎把這雙老爺娘做外人看待！

以上瑣瑣說來，柿子梨兒，恰是父母愛子一片光景。天性之愛，宛宛在目。此外描寫離人思婦的情懷，也非常真切，如：

王子一誤入桃源第二折：

‘仙呂賞花時’我做甚三疊陽關愁不聽，也只為一段傷心畫怎成？則不是人感慨悲離輕。聽兀那流鶯樹頂，先啼出斷腸聲！

馬致遠青衫淚楔子：

‘仙呂賞花時’有意送君行，無計留君住，怕的君別後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搵翠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

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中呂粉蝶兒’自執手臨歧，空留下這場憔悴！想人生最苦別離。說話處少精神，睡臥處每顛倒。茶飯上不知滋味。似這般廢寢忘食，折挫得一日瘦如一日！
‘迎似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着幾萬里。

為數歸期，那竹院裏刻遍琅玕翠。

白仁甫梧桐雨第三折：

‘鴛鴦煞’黃埃散漫悲風颭，碧雲黯淡斜陽下，一程程水綠山青，一步步劍嶺巴峽，唱道感歎情長，悽惶淚下。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罷。這個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遙玉驄馬。

第四折：

‘芙蓉草’淡氤氳串烟裊，昏慘刺銀燈照。玉漏迢迢，才是初更報。暗鬪清霄，盼夢裏他來，却不道只是心苗不住的頻叫。

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駐馬聽’……尙兀自渭城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你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步步嬌’……朕本意待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恁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吳昌齡東坡夢第二折：

‘月兒高’漫折長亭柳，情濃怕分手，欲跨雕鞍去，扯住羅衫袖。問道歸期端的是甚時候？泪珠兒點點絞鮎透。唱徹陽關，重斟美酒。美酒解消愁，只怕酒醉還醒，這愁懷還依舊！

鄭德輝王粲登樓第三折：

‘迎仙客’雕簷外，紅日低。畫棟畔，彩雲飛。十二欄干，欄干在天外倚。我這裡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歎酸嘶，越攪的我這一片鄉心碎！

(二)瀟灑 元曲中瀟灑輕倩的句子，幾乎已都引在和平派

作家的思想一段。元人意境最以自然瀟灑見長。言情如水，寫景如畫。讀之使人悠然翛然。再錄如下：

王實甫的：

‘離亭宴煞’閒來膝上橫琴坐，醉時林下和衣臥，暢好快活，樂天知命隨緣過。爲伴侶，只三個，明月清風我。再不把名利侵，且須將是非躲。

馬東籬的：

‘寄生草’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醜醜兩個功名字，醜醜千古興亡事，埋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屬陶潛是！

‘撥不斷’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

關漢卿閑道：

‘四塊玉’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飢時噉，醉時歌，困來時就向莎茵臥。日月長，天地闊，閑快活！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閑過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

馬致遠黃梁夢第三折：

‘怨別離’園林無處不蕭條！春歸也，猶未覺，滿地梨花無人掃。寒料峭，遙望見一點青，兀良却又早不見了。‘陷尾’則與這高山流水同風韻，抵多少野草閑花作近隣。滿地白雲掃不盡。你與我緊關上洞門，休放個客人，我待靜倚蒲團自在眠。

白仁甫梧桐雨第一折：

‘憶王孫’瑤階月色晃疏櫺，銀燭秋光冷畫屏。消遣此時

此夜景，和月步閒庭，苔浸的凌波羅襪冷。

馬東籬瀟湘夜雨烟寺晚鐘二闕：

‘壽陽曲’漁燈暗，客夢回，一聲聲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萬里，是離人情淚。

‘壽陽曲’寒烟細，古寺清，近黃昏禮佛人靜。順西風晚鐘三四聲，怎生教老僧禪定？

張小山小令：

‘凭欄人’二客同遊過虎溪，一徑無塵穿翠微。寸心流水知，小窗明月歸。燈下愁春愁未醒，枕上吟詩吟未成。杏花殘月明，竹根流水聲。

徐甜齋甘露懷古：

‘人月圓’江皋樓觀前朝寺，秋色入秦淮。敗垣芳草，空廊落葉，深砌蒼苔。遠人南去，夕陽西下，江水東來。木蘭花在，山僧試問，知爲誰開？

無名氏小令：

‘天淨紗’梧藤老樹暮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董解元弦索西廂：

‘仙呂賞花時’落日平林噪晚鴉，風袖翩翩催瘦馬，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瞥見個孤林端入畫。離落蕭疎帶淺沙。一個老大伯，捕魚蝦，橫橋流水，茅舍映荻花。

石君寶花酒曲江池第一折：

‘仙呂點絳脣’朝來個雨過郊原，早蕩出晴光一片，東風軟，萬卉爭研，山色青螺淺。

小令樂府中，這類好句，更是書不勝書，只好從略。

(三)深刻 元曲善言情，以前已提過了。元曲描寫情感的手段，實在可驚！元作家最善用逼寫法，逆寫法。陳言務去，更深一層。婉轉纏綿，遂稱妙絕，如：

董解元素弦西廂：

‘尾’心頭懷着，待不思憶，口中強道不憔悴，怎瞞得青銅鏡兒裡？

‘柘枝令’頓不開眉尖上的愁鎖，解不得心頭愁結。是前生夙世負償伊，也須有還徹！

‘尾’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上西平纏令’……望去程依約天涯，且休上馬，若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更說甚湘妃！

‘尾’驢鞭半裏，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也駝不動。

‘尾’……瀟灑閑庭幽戶，除夢裡有時曾去，新來和夢也不會做！

白無咎：

‘后庭花煞’無情子規聲更哀，暢好明白，既道不如歸去，看作幾聲兒攏撥得那人來！

關漢卿竇娥冤第一折：

‘仙呂點絳脣’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王實甫草橋店夢鶯鶯第三折：

‘快活三’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

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鄭德輝繡梅香第一折：

‘么篇’他曲未終腸先斷，俺耳纔聞愁越增。一程程捱入相思境，一聲聲總是相思令，一星星盡訴相思病。不爭向琴操中，單訴着你飄零，可不道牕兒外更有個人孤另！

以上如‘也須有還徹’‘若無多淚與君垂’‘和夢也不會做’‘和天瘦’等，都是更深一層的寫法。于此可悟文學上的描寫工夫。

(乙)修辭：

(一)不避駢律及疊句 駢偶和重疊的句子，在詩中散文中確有其美的價值，這是研究文學的人不容不承認的。因為駢律和疊句，多是前後關連，兩兩輝映。讀時又覺得鏗鏘入耳，如：

李壽卿伍員吹簫第二折：

‘哭皇天’……這劍呵似半潭秋水寒，一片月光浮……

‘烏夜啼’……從今後半瓶濁酒有誰沽，拋下這一江野水無人渡，芳草洲，垂楊路，無人攀話，閒殺樵夫。

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粧，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長。

白仁甫梧桐雨第三折：

‘駐馬聽’……隱隱天涯，剩水殘山五六搭，蕭蕭林下，壞垣破屋兩三家。……

又他的牆頭馬上第一折：

‘金盞兒’……能騎高價馬，會着及時衣……

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折：

‘油葫蘆’……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攬浮橋，水上

蒼龍偃。……

第五折：

‘混江龍’落江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池塘夢曉，蘭檻辭春。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

喬夢符金錢記第一折：

‘那吒令’俺則見香車載楚娃，各刺刺雕輪碾落花。王孫乘駿馬，撲騰騰金鞭裊落花。遊人指酒家，虛飄飄青旗颺落花。……

馬致遠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他他他傷心辭故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駕入咸陽。入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蛩，泣寒蛩綠紗窗，綠紫窗不思量。

石君寶花酒曲江池第一折：

‘寄生草’他將那花陰串，我將這柳徑穿。少年人乍識春風面，春風面半掩桃花扇，桃花扇輕拂楊柳線，楊柳線怎繫錦鴛鴦，錦鴛鴦不鎖黃金殿。

無名氏風送梧桐葉第一折：

‘混江龍’……則爲我眼中不見意中人，因此上今春不減前春恨。

王子一誤入桃源第二折：

‘倘秀才’……人心此會應相重，人情今夜初相共，人生何處不相逢？……

無名氏王煥百花亭第二折：

‘堯民歌’呀！恰便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誰想俺錦鴛鴦翻做了浪中鷗，只落得十分人帶九分愁！

無名氏認父歸朝第一折：

‘混江龍’……你看那昏慘慘征塵遮的遍地黑焰騰騰，燎火燒的半天半天紅。繡旗飄飄，戰鼓瑟瑟，排營撈撈，列陣重重，愁雲靄靄，殺氣濛濛。

又‘笑和尚’調等在各劇中，都是頭三字重的，如：

無名氏硃砂擔第三折：

‘笑和尚’你你你將這文卷細細書，我我我將桌面輕輕按。是是是小字疊千萬，要要要一行行親過眼。便便便一字字莫摧殘，來來來一件件從公幹。

爲着音韻格律的緣故，曲裡需要這駢詞疊字，也未可知。我是完全不解音律的，不敢妄斷。但他在文章上，已增加了不少聲調的美：

(二)不避俗字書語 李調元雨村曲話說：“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又“曲始於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蓋作曲自有一番才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干涉也”。吳梅戲曲史說：“金源以來，士大夫好以俚語入詩詞，此即詞變爲曲之端。迨董解元作西廂以方言俗語，雜砌成文。王實甫西廂以研煉濃麗爲能，但爲詞中異軍，非曲中出色當行之作，”。可見曲中不但不避俗語，而且儘量的迎合俗語，一洗貴族文學的積弊。元曲用俗語處極多，簡舉如下：

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本第四折！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

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粘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無名氏認父歸朝第二折：

‘柳青娘’到日來撲瑟瑟的征聲慢凱，韻悠悠的角聲哀響，噹噹的銅鑼款節，忽喇喇的繡旗開。黑漫漫的殺氣遮了日色，惡眼眼的人離了寨柵。不騰騰馬踐塵埃，礮磕磕的鎧相磨，亂紛紛的槍相截，密匝匝的甲相挨。

蕭德祥殺狗勸夫第二折：

‘叨叨令’則被這吸里呼刺的朔風兒，那裡好篤簌簌避。又被這失留屑歷的雪片兒，偏向我密濛濛墜，將這領希留合刺的布衫兒，扯來亂紛紛碎，將這雙乞量曲律的胫膝兒，罰他去直僵僵跪。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越惹他必丟疋搭的響罵兒這一場撲騰騰氣！

無名氏貨郎旦第四折：

‘六轉’我只有黑黯黯天涯雲布，更那堪濕淋淋傾盆驟雨。早是那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知奔向何方？猶喜的消消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嚕陰雲開處，我只見霍霍閃閃電光星炷。怎禁那颼颼颼點點滴滴雨送來的，高高下下凹凹凸凸一搭糶糊，早做了撲撲簌簌濕濕淥淥疎林人物，倒與他粧就了一幅昏昏慘慘瀟湘水墨圖！

用俗話的如：

高文秀諱范叔第一折：

‘那吒令’……調大謊往上趨，抱粗腿向前跳，倒能够祿重官高！

董解元絃索西廂：

‘仙呂繡帶’……自來心腸懶，更讀着怎般言語，你尋思，怎禁受？……

‘尾’一刻兒沒巴避，抵一夏不當道，你個日光菩薩沒轉移，好教聖賢打！

高文秀黑旋風雙獻功第三折：

‘夜行船’……我家裡還待要打柴刈草，織履編席，倒杼翻機，俺做庄家忒老實，俺可也不謊詐不虛脾。

鄭德輝倩女離魂第四折：

‘竹枝歌’……則問這小妮子，被我都攪攪的扯做紙條兒！

楊文奎翠紅鄉第一折：

‘天下樂’豈不聞道路上行人也，那口似碑，我如今便年也波紀。可便近六十雖然咱有家私，我這眼前無一個子息。我背地裡禱神祇，但得一個喂眼的，恰便似那心肝般知重你。

用書語的如下：

馬致遠陳搏高臥第三折：

‘倘秀才’陛下道君子周而不比，貧道呵小人窮斯濫矣。俺須素志於道，依於仁，據於德，本待用賢退不肖，怎倒做舉枉錯諸直，更是不宜！

關漢卿救風塵第一折：

‘村裡迓鼓’你也只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

馬致遠薦福碑第二折！

‘滾繡毬’雖然我住破窰，使破瓢，我猶自不改其樂，後來便
爲官也富而無驕。……這世裡誰似晏平仲善與人交。

‘叨叨令’……書生何日得朝聞道？……

無名氏認父歸朝第四折：

‘太平令’俺父親呀，又怎敢言而無信！

俗話書語整篇整套的用，自然也極討厭，不過偶一雜在文中，因着聯想的關係，倒也很實在，很省事的。

(三)善用形容字 形容摹狀，全得力於連綿字和形容詞。

元作家對於這兩種，最善運用。以上幾段所引用的，都可看出。姑再列如下。

董解元絃索西廂：

‘尾’覷着剔團圓的明月，伽伽地拜。

‘尾’怎不教夫人珍珠般愛！居中中地行近前來，依次第
覷着張生，大人般拜。

‘雙聲疊韻’燭燐煌，夜未央，轉轉添惆悵……

‘鶻打兔’怎得個人來，一星星說與，教他知道！

鄭德輝倩女離魂第三折：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
歸！……

喬夢符金錢記第三折：

‘鬥鶻鶻’……小生也不敢推辭，我則索勉強勉強的到口，

怕不待酒醉春風散客愁，似長江淹淹的不斷流。

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折：

‘金焦葉’忽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風過去衣香細生……

以上如‘伽伽地’‘居中中地’‘轉轉’‘一星星’‘奄然’‘淹淹然’‘細生’等

字，仔細分折，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又不可移易，達意傳神，自然異常，真堪歎服！

(八)元曲與新文學

元曲是一種最好的文學，已如上述。但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新文學家所不容不知道的，就是元曲和新文學有幾重直接的關係！

(甲)時代關係 古文學自風雅樂府，而五七言詩，而詞而曲，層層蛻變層層打破束縛。風雅和樂府是非唱不可的而五七言詩，即可不入樂。五七言詩是有字數限制的，而詞就不必每句相同，或兩句相同。詞是尚典雅藻麗，而曲則俚言白話都可加入。但是曲還有個聲韻格律，時至今日，新文學運動起，新詩出來，連有束縛性靈的可能性的音韻格律，都屏絕棄置，文學家的自由，已到了峯極。然而自‘風’‘雅’至‘詞’‘曲’蛻變的痕跡，是節節可尋。‘新文學必以舊文學做根基’，雖不成理論，却是個事實。元曲和新文學時代緊接，而且最民衆化的。爲着時代的關係，新文學家不能不加以參考，注意！

(乙)工具關係 元曲和新文學還有個共同之點，就是用白話。元曲裡用的白話，不但用的好，而且更澈底！如以上所引的‘抱麤腿’，和‘吸里呼刺的朔風兒’，‘失留屑歷的雪片兒’，‘不謊詐不虛脾’等等，都是街頭巷語，和有音無詞的形容字，用來坦然！我以爲做新白話文，不必一定想嵌俗語入詩，却是到了必要的時候，也不必特意規避。還有一件：元曲善引用舊詩詞，或融化無迹，或一直抄寫。如薛昂夫‘楚天遙’一闕之“……一江春水流，萬點楊花墜，誰道是楊花？點點離人淚”！……是將宋詞內的“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略改數字而成的。又自

仁甫‘憶王孫’一闕內，簡直抄了“銀燭秋光冷畫屏”一句唐詩，而並不顯自己才拙。只是前人詞句先得我心，不必費事更易，可以一直襲用。元曲中此類極多，大家略不介意。以上兩端，元作家的自由氣派，大可效法！

元曲的大概，我自己所知道的，都盡於此了。在起意做這篇論文之先，我幾乎不知元曲是何物。及是商量定了，下手研究的時候，又以時間太短，曲本太多，參考的範圍太廣，每書都只匆匆一過，未曾細味，還有許多連看都沒有看的。匆匆草出這篇來，未免對不起這一時代空前的文學，對於古人和來者，我都抱着十分的歉仄！在我自己一方面，無意中發現了這一大部分的文學領土，這一部分又成了我現在所最歎服最喜愛的，這却是一樁很快心的事！

關於元曲研究的書，我自己很缺乏，學校圖書館裡的也不完全。蒙周作人顧名許地山諸教授借給我許多，又指導我研究的方法，謹在此附帶感謝。

五，二十，一九二三脫稿。

參考書籍：

元曲選百種——臧晉叔校

元曲三十種

太平樂府——楊朝英編

陽春白雪——楊朝英編

曲苑十卷十四種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

戲曲史——吳梅

詞餘講義——吳梅

中國文學史——朱希祖

東洋史

曲選外雜劇若干種……

中國哲學中之神祕主義

馮友蘭

(一)

神祕主義一名，有種種不同底意義。本文所說神祕主義，乃專一種哲學，承認有所謂“萬物一體”之境界者；在此境界中，個人與“全”（宇宙之全），合而為一；所謂主觀客觀，人我，內外，之分，俱已不存。學哲學者普通多謂此神祕主義必與惟心論底宇宙論相關連。宇宙必是惟心論底，其全體與個人之心靈，有內部底關係；個人之精神，與宇宙之大精神，本為一體；特以有一種後起底隔阂，以致人與宇宙全體，似乎分離。若去此隔阂，則個人與宇宙，即復合而為一，而所謂神祕底境界，即以得到。學哲學者之普通底意見雖如此，但神祕主義實不必與惟心論底宇宙論相連。如中國之道家哲學，其宇宙論並非一惟心論底，然其中亦有神祕主義也。

佛家之哲學，是神祕主義底。但佛家哲學，嚴格地說，似不能算是中國哲學。我們固已將佛經繙譯成中文，但我們不能因此即以佛經為中國哲學；猶我們即將柏拉圖的“對話”譯成中文，我們也不能即以之為中國哲學。所以本文對於佛家之神祕主義，存而不論。本文所討論，只及於道儒兩家。在中國哲學中，此兩家之勢力最大。此兩家皆以神祕底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祕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

不過道家之宇宙論傾向於唯物論；儒家之宇宙論則傾向於惟心論。兩家所用以達上述之最高境界，最高目的，之方法亦不同。道家所用之方法，乃在知識方面取消一切分別而至

於“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莊子齊物論）之境界。儒家所用之方法，乃在道德方面克己去私，以“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王陽明大學問）。在中國哲學史中，此二方法，分流並峙，頗呈奇觀。不過道家之方法，自魏晉以後，似已無人再講，而儒家之方法，則有宋明諸哲學家爲之發揮提倡，此其際遇之不同也。此但略舉，詳在下文。

所謂道家儒家亦頗寬泛。本文以莊子代表古代的道家，以郭象代表後來的道家；以中庸孟子代表古代的儒家，以程明道、朱晦庵、王陽明等代表後來的儒家。

(二)

知識一名，有廣狹二義。其廣義乃指一切經驗；其狹義乃指智識底知識（intellectual knowledge）。“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莊子田子方）心所能知，口所能言之知識，乃智識底知識；心所不能知，口所不能言之經驗，雖亦可以廣義底知識名之，然實非智識底知識也。道家之反對知識，乃反對智識底知識。道家反對智識底知識而注重純粹底經驗。蓋智識底知識之功用，在於分別事物，而純粹底經驗之所得，乃無分別之渾然一體也。

“純粹經驗”是威廉詹姆士所用底名詞。所謂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即是無智識底知識之經驗。在有純粹經驗之際，經驗者對於所經驗，只覺其是“如此”（詹姆士所謂 that），而不知其是“什麼”（詹姆士所謂 what）。詹姆士說純粹經驗即是經驗之“票面價值”（face value），即是純粹所覺，不雜以名言區別。此等經驗，普通惟最小底嬰兒有之。無智識底知識之嬰兒，於張開眼看見許多事物之時，他不但不知那些事物是什麼，他且

簡直不知那些事物之是事物。即“事物”之最寬泛底概念，他亦無有。他不過只覺得他見如此如此而已。說“他見”亦不對，因他亦不知他是“他”。他無有一切概念，無有一切名言區別，無有一切智識底知識。他的經驗，即是純粹經驗。

此種經驗，道家認爲是可貴底。老子常言嬰兒。他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道德經十章）“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全上二十章）“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全上二十八章）“聖人在天下，歛歛然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全上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全上五十五章）莊子所謂真人，即是復返於嬰兒之人。他說：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大宗師）

他又說：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切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郭云：‘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天地）

又說：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齊物論）

“古之人”“以爲未始有物”，正如嬰兒之不知事物之是事物。即物之最寬泛底概念，他們亦無有。有此經驗者，“玄同彼我，彌貫是非”；在其經驗中，一切皆是渾然一體。若有分別是非，則此渾然一體破；所以說：“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思慮分別之成人，應“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於初”即返於渾然一體，“無有無名”之境界，於此即“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大宗師中所說之真人，沒有一切知識，“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正是“若愚若昏”，如嬰兒然。

所以莊子注重“忘”，能忘一切，即至於純粹經驗之境界。

他說：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爲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

又說：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天地）

能忘一切則即至於純粹經驗，而“同於大通”，“入於天”矣。

他又說：

“……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撝寧。撝寧也者，撝也後成也。”（大宗師）

宗師

既“外”一切，則所見者，惟渾然之一體而已；此所謂“見獨”也。在渾然一體之中，古今死生之一切區別，皆不存在。有此經驗者，其應世接物，亦只隨順一切而已。故於物“無不將”，“無不迎”；其視物亦“無不成”，“無不毀”也。

（三）

於上所引“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郭象注云：

“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也。”

於上所引“離形棄知，同於大通。”郭象注云：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跡，又忘其所以跡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

郭象又說：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滯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詭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齊物論注）

又說：

“惟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全上）

又說：

“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全）

上)

聖人“不識不知”，“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無我”，“無執”，“遺彼忘我，冥此羣異，”（逍遙遊注），羣異冥則純粹經驗得而渾然與萬物爲一體矣。

道家之宇宙論，傾向於唯物論；其所說萬物一體之境界，亦是知識論底（Epistemological），而非本體論底（Ontological）。其所以達此境界之方法，則在知識方面取消分別而至於純粹經驗如上文所說。

(四)

道家之方法，注重於知識方面；儒家則注重於道德實踐方面。儒家以爲吾人宜致力於“求仁”，“強恕”，以“合內外之道”；內外合則吾人亦即至於萬物一體之境界。儒家所說，與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所說以“愛之事業”打破“個性原理”者，頗有相似之點。叔本華以爲普通人皆爲“個性原理”所限制，所以於人我之間，清分界限。但能仁愛以擴大其心者，則可打破人我之界限，而至於萬物一體之境界。（參看拙著人生哲學第六章。）此與儒家之以“克己”、“強恕”求仁，以至於萬物一體之境界者，固有相似之謬也。

孔子常說仁。其所謂仁之意義，是否即如宋儒所解釋者，誠是一問題。然孔子固明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論語雍也）

又說：

“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可知孔子所謂仁之要素，亦是取消人我之界限，所以爲仁首注重克己也。不過所謂萬物一體之境界，孔子未嘗明言；其所謂仁或只是一種道德，並無神祕主義底意義。至中庸及孟子，儒家之神祕主義，始完全顯明。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

又說：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孟子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

據此可知中庸孟子，在形上學上，皆以爲性即人之所受於天者；天與性本來只是一個；宇宙是惟心論底；人與宇宙，有內部底關係。惟其如此，所以能盡己之性即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即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即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惟其如此，所以盡其心即知其性，知其性即知天也。

惟其如此，所以孟子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全上）

“萬物皆備於我”，即萬物本與“我”爲一體也。“我”與萬物本爲一體，而乃以有隔阂之故，我與萬物，似乎分離；此即不誠。至宇宙之全體，則本以萬物爲一體，所以無不誠。所以中庸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又說：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誠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孟子說：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

如欲返於萬物一體之境界，則須行仁，恕之道，推己及人，“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內外合則“我”與萬物為一體矣。孟子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以恕求仁。孟子所謂仁，或即是誠，或乃所以求誠。要之強恕即推己及人之道。常推己以及人，則人我之界限破，而“我”與萬物為一體矣。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即個人在此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狀態。

所以孟子說：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孟子公孫丑上)

至於養此氣之方法，孟子說：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全上)

此所謂義，大概包括孟子所說人性中所有諸善“端”。此諸“端”皆性內本有，非由外學來。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諸善“端”，皆傾於取消人我界限。即此逐漸推擴，勿停止不進(焦循孟子正義謂“正之義通於止。”)，亦勿急躁求速，“集義”既久，則行無“不慊於心”，而“塞乎天地之間”之精神狀態，亦即得到矣。

(五)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乃宋明哲學家所據之經典。由今視之，宋明哲學家所講說，其大端實即上述之神祕主義，不過其“條理工夫”或加詳密而已。

程明道云：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知信皆仁也。……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二程遺錄卷二)

又說：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我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全上)

程伊川云：

“聖人之神，與天地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全上)

又說：

“只著一個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全上，按此條未注明，係明道或伊川所說。)

又說：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縱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全上，按此條亦未注明。)

“我”本與萬物爲一體，“萬物皆備於我”，“此心與天地無異”，特以有“私”，故“小了他”。去此“私”，則萬物一體之本然復。此之謂“能推”。

(六)

朱晦庵云：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這個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又說：

“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全上）

又說：

“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行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蓋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全上）

又說：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

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克己去私以求仁，以至於萬物一體之境界。至萬物一體之境界，則物我之對立消，而心無外矣。故云：“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

(七)

王陽明說：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亦莫不然，彼固自小之耳。……小人之亦，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有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大學問）

錢德洪云：“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王文成公全集卷二十六）

明德即“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此即以“愛之事業”達到萬物一體之境界之意也。

(八)

總觀以上所引程朱及王陽明之言，則此諸哲學家皆以爲(一)天地萬物，本來一體；(二)人以有私，故本來之一體，乃有間隔而生出物我之對待；(三)吾人須克己去私，以復天地萬物一體之境界。朱晦庵、王陽明爲宋明哲學二大派之中堅人物，而其所見在大體上，竟相同如此。總之宋明諸哲學家，皆以神祕主義底境界爲最高境界，而以達到此境界爲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所謂程朱、陸王之爭論，特在其對於“格物”之解釋。朱晦庵之欲盡格天下之物，誠未可厚非，但以之爲達到神祕主義底境界之方法，則未見其可。朱晦庵云：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大學章句)

姑無論神祕主義底境界爲何，但以智識底知識求之，實乃南轅北轍。道家且以取消智識底知識，爲達到神祕主義底境界之方法，可知二者之相矛盾矣。總之，智識底知識與神祕主義，乃在兩個絕不相干底世界之中。朱子亦不能言格盡天下之物如何能轉到萬物一體之境界，特以“而一旦”三字爲過渡，亦勉強極矣。陸象山以“支離”詆之。就此點言，則誠支離矣。若但就以上所引朱子之言觀之，則大體與陸王之說無異也。

秦婦吟之考證與校釋¹

Lionel Giles 撰

張蔭麟 譯

一、秦婦吟之各種寫本

一九一九年(即民國八年)春，予至英國博物院審視斯坦因爵士所蒐集之燉煌寫本書。偶見一小冊，凡九頁，長一四五米突，廣一〇·五米突。斯坦因所僱中國助手題曰“戲耍書一本”。予稍諦察知其與內容不符。及手爲寫錄，知乃詩也。共一百五十三行；不完，首尾皆爲句之中央；題亦佚。惟觀其用妾字，知述者爲一婦人。詩叙八八〇至八八一年冬黃巢陷長安事。

此發現已極饒興趣矣。數月後予復得此詩之別一鈔本。此爲卷子本，開端已被扯去；惟其餘直至詩之末句完好無缺，凡一百九十八行。且著題曰“秦婦吟一卷”。有跋曰“貞明五年己卯歲四月十一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訖”。繼之爲一歪詩，蓋鈔者藉以洩其牢騷之氣也。詩亦不完，祇存四句曰：

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麥。

高代不可得，還是自身災。

此二本寫工殊草率，後一本爲尤甚。然不久予又得第三本。此本如第一本然，爲一小冊，惟稍大。其筆畫雖尙可辨讀，而劣拙足使人駭；似幼僧初學塗鴉，寫爲習課者。然此本缺憾雖多，殘毀較少。前二本所具之句此皆具之。(惟有三四句偶然遺脫。)且首處多二句。

1, 此文見通報第二十四卷, 第四五合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

原文并有秦婦吟英譯本, 茲略去。

以上三種寫本，吾依序以甲、乙、丙別之。就紙與字法觀之，甲乙二本約為同時之產物，即十世紀初之產物也。丙本書以較粗之草紙。以此種紙流行之稍後，粗略估計，丙本或屬於十世紀之中葉。論寫錄之正確，則適所序列恰可次其等第。蓋甲本大體上可稱佳本。乙稍遜。丙絕劣，其訛者多為別字，可見鈔者之恃目不若其恃耳也。合三本觀之，篇幅雖短，異文殊夥。

一九二三年七月予為一文論此詩，在美國皇家亞洲學會百週年慶祝會宣讀。時伯希和教授適預會。予聞之教授，始知秦婦吟寫本尚有二種，為彼在燉煌所發現者，藏巴黎國立圖書館。此二本雖少有虧損，大體全整，卷末尤完好。其一編在二七〇〇號者，吾稱之為丁本；其一編在三三八一號者，吾稱之為戊本。丁本詩題下有“右補闕韋莊撰”一行。戊本卷末題“天復五年²（九〇六）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³學仕張龜寫。”

2, 據新五代史卷六十三, 天復四年唐徙都洛陽, 改元天祐; 而王建 (蜀節度使) 以距朝廷遙遠, 不聞此事, 仍用天復年號, 直至建稱尊時 (九〇七) 始改。則無惑乎燉煌遠邊之有“天復五年”矣。沿用已改之年號, 為燉煌寫本中極常見之事。——又可注意者, 此本之鈔寫, 恰當長安陷後二十五年, 時韋莊尚存也。

3, 可注意者, 乙戊兩本同出一寺, 而相隔十三年。金光明寺之名, 屢見於斯坦因所得燉煌寫本中, 據其第二七二九號, 知八〇〇年間, 寺中有僧十六人。其第三九〇五號, 為佛籍之殘本, 寫於九〇一年。其第二七一號有寺中“寫經人”名錄。此卷或屬於十世紀初, 然其中獨無安友盛及張龜之名。豈二人書法惡劣, 不能以勝寫經之任, 僅足以抄錄俗書而已歟?

依伯希和教授之意見, 戊本時代稍後於丁本。此二本寫工皆劣, 時有錯謬。予雖未得見其原本, 間接所知, 戊本實較丁本為優。蓋丁本訛舛之多, 直可與丙本相埒也。

在斯坦因所藏未歸英國博物院之前, 日本狩野教授已鈔得甲本; 而乙本在日本亦有鈔本, 鈔者為狩野教授抑別一日本學者則不可知。王國維氏據此二本及巴黎圖書館所藏戊本之鈔本, 校寫全詩, 以一九二四年刊於北大國學季刊 (第一卷第四期), 並有題跋, 述及作者韋莊之生平。惟王氏既未得見原本, 又似未知有丙本; 故其所校, 不免錯誤, 而有待於修正也。羅振玉氏燉煌零拾中所錄此詩, 亦復爾爾。茲合觀五種寫本, 重為校定。自信與初脫稿時之原詩相差不遠矣。寫定之文, 悉有本子之根據, 惟三數處極明顯之訛誤, 始以意改易之耳。

二 黃巢亂事述略

在吾儕考論秦婦吟及其作者之前, 於黃巢亂事, 當願聞其略。以下所述, 大部分採自通鑑及兩唐書。

八七四年 (僖宗乾符元年), 王仙芝倡亂於直隸南部; 明年, 其故友黃巢附之。黃巢者, 驍悍善騎射。少讀書, 屢舉進士不第。棄之, 販私鹽為業, 聚眾至千餘人。遂投仙芝, 擁眾入山東。山東人民, 久苦苛稅, 聞而蟻附焉。數月之間, 巢眾增至三四萬。八七八年, 仙芝敗死湖北, 其貳尙讓率餘卒歸黃巢。於是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既定山東, 長驅南進, 連陷福州, 廣州。在廣州遇疫, 賊眾死亡枕藉, 巢乃折而北上, 窺京師, 以八七八年六月薄襄陽,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及江西招討使曹全晷所破。賊勢大沮, 巢返軍渡江東竄, 其眾亡於斬虜者什七八。然巢息

養招聚，不數月衆復盛，聲勢且壯於前。八八〇年八月，巢率衆西出，經安徽以入河南。其衆或云十五萬，或云三十萬。雖擁重兵，進行極速，是年十二月，遂破洛陽。

然潼關天險，猶不易飛渡。乃遣防潼關之軍，素乏訓練，輜重不完，又頹喪無鬪志，事遂不可爲矣。初，張承範等將神策營，弩手援潼關。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陣。及聞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請易以良卒，不果；請設糧臺，不亦果。既至潼關，與守將齊克讓軍合守，然兩軍皆絕糧矣。八八一年一月六日，黃巢前鋒抵關下，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與承範悉力拒賊。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徵稅，謂之禁阡。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比覺，賊已從此入。關遂不守。

於是京師震動。朝旨拜黃巢爲天平節度使，冀以羈縻之，然無效。一月十日，賊入長安。宦者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奔，經鳳翔，與元，以至成都。出時從者惟皇子四人，及妃嬪數人，百官皆莫知之。帝犇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

晡時，黃巢前鋒將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文武官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衣錦繡執兵以從。巢等經春明門，陞大極殿。宮嬪拜迎者二三千人，羣呼“黃王”。巢大喜曰，“此天意也”。民衆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

4, 原文謂富家子賂宦官免軍役，乃由誤解通鑑文，茲據原文，(卷二一)改正。

之欲以義師自解，於此等處可見。史稱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惟待豪貴則甚酷云。

黃巢居田令孜第。其初尙自制持。居數日，則故相畢露。據新唐書所紀，(卷二二五下頁八)，“因大掠。縛篋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跳而驅。賊會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貴。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據通鑑，此大屠戮乃一月十四日事。其明日黃巢遷居禁內。十六日踐祚含元殿，定國號曰大齊，改元金統。晝早繒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其妻曹氏亦以類是之儀節冊封爲后。巢乃登丹鳳樓，下赦書。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

然是時唐室猶未絕望。官軍四合，謀會師長安。五月六日，巢退守長安東數里。未幾，唐弘夫率官軍自西門入。坊市民喜，爭譟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然官軍既入城，紀律廢弛。士卒自由出入民家，搜括財物，標掠婦女。長安少年復冒官軍徽識行劫。秩序大亂。黃巢聞訊，疾馳而返。分兵由數門齊入。官軍巷戰敗潰，長安再陷，時五月十一日也。黃巢啣長安市民之助官軍，以“洗城”報之。街衢之上，血流成渠。⁵自是賊勢益根深蒂固。直至八八三年，始與長安作最後之訣別。

以下亂史，不必細叙。黃巢自河南退竄，間有死戰；然已日暮途窮矣。蓋李克用戰輒敗之，其衆漸離散。八八四年，尚讓敗降於山東，九年前黃巢大業發軔之地也。據新唐書，黃巢傳，

5, 此事之時日，史有異辭。新唐書本紀、通鑑及綱目皆謂在辛丑四月(八八一)；惟舊唐書(本紀及巢傳)作壬寅二月(八八二)。新唐書巢傳記此事則從舊書，可見編者之疏忽也。

巢以八月十八日自刎於其表姪林言前。其對林言最後之語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又斯坦因所集燉煌寫卷中有一札（第二五八九號）書於八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者，報告黃巢之死，謂巢首傳獻西蜀行在，又謂僖宗之重入京師在十月二十九日⁶。於是此中國歷史上最凶慘之變亂告終矣。

三 韋莊事蹟攷

在此擾攘之時代中韋莊究佔何地位耶？

正史無韋莊傳。然韋莊事蹟之可徵於其他載籍者頗多。最初記韋莊事蹟者爲宋初孫光憲之北夢瑣言。（中有云：“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關，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⁷。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爲‘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幃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其次爲一二二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七年）計有功所編之唐詩紀事。又其次爲元辛文房之唐才子傳。茲參合上述諸書，並其他零碎資料，爲韋莊傳如次。

韋莊字端已，長安郡東之杜陵縣人。其先韋見素爲玄宗時顯宦。（嘗隨玄宗出奔，本傳見新舊唐書。）曾祖少微爲宣宗朝（八四七——八六〇）中書舍人。莊少孤，家貧力學，以異才顯。⁸然疏

6, 原文云“賊黃巢被尙讓煞却，於西川進頭。皇帝迴駕取今年十月七日的入長安”。此與正史不符。據正史帝以八八五年二月十一日離成都，三月三十一日至長安。

7, 此句唐才子傳作“天街踏盡却重回”。

8, 太平廣記以莊屬於“幼敏”一流。

曠不拘小節。莊生年於載籍無徵；然吾人知其八八〇年舉秀才時尙爲一少年。試假定其時年二十當不大謬。爾後二三年間所爲之秦婦吟，其格調之參差，及間中羸率未純之詞句，在在足徵其爲少年時代之作品。然以其詩筆之雄健及取材之新穎動人，遂風行一世。莊舉進士求仕於朝，始知所受少作之累。當其自謂

“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浣花集二）

之時，其心中必有秦婦吟在無疑矣。

八八三至八九三凡十年間，韋莊浪跡四方。惟其行動可攷者極鮮。唐才子傳僅謂黃巢亂後，韋莊益窘，移家於越，周遊南方，其弟妹於南方各縣散居焉。吾人從韋莊詩中尙可攷知數事。據秦婦吟之末句，知本詩乃以獻江西某帥者。依王國維氏所考，此卽其時振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之周寶也。又洛陽吟自序謂“昔大駕在蜀，巢寇未平，洛中寓居，作七言”。而江上逢史館李學士詩有“關河自此爲征壘，城闕如今陷戰蹤”之句，自注謂“時巢寇未平”。使此而指長安之再陷，（其事在八八三年五月。）則韋莊之去洛陽，不能後於是年四月。又據他詩，知韋莊曾過南京，又曾館“浙西府相”所；此浙西府相或卽周寶也。吾人更可追循韋莊之遊踪至於江西、湖南。莊流寓江南之久，觀其投寄舊知詩（浣花集八）中“萬里有家留百越，十年無路到三秦”之句而可見矣。方其浪遊也，體會自然之偉象，

9, 譯者按此當是據浣花集四隨金陵府相中堂夜宴及觀浙西府相歌遊二詩。又按浣花集四有潤州顯閣曉望詩，是莊曾至周寶所鎮地也。韋莊詩自注云，“江南富民悉以犯酒沒家產，因以此詩諷之；浙帥遂改酒法不入財產。此浙帥當亦指周寶。”

備歷人世之艱苦。以其詩凄怨情深，唐才子傳(卷十)所謂“於流離漂泛，寓目緣情，……或離羣軫慮，或及袂興悲，四愁九怨之文，一詠一觴之作，俱能感動人也”。

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三)韋莊還京師，應試下第。次年，始舉進士¹⁰，為校書郎。李珣拜兩川宣諭和協使，辟莊為判官。然其時中部各州道擾攘不寧，韋莊私納交於西川節度使王建，建使掌記室。唐詩紀事所載如此。依王國維所考，韋莊入蜀凡¹¹二次。第一次在八九六(乾寧三)年秋至八九八(光化元)年之間。

此次使蜀，旋即還朝，故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傳載“光化中，(北)夢瑛言記此事在光化元年，八九八)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¹²”之事。¹³

其第二次入蜀在九〇〇年(光化三年)。次年春，遂掌王建¹⁴記室。自是居蜀終身。朝廷曾徵為起居郎，王建奏留之而止。未幾建割據自主，以其義子王宗信及莊為相。九〇七年，唐亡，建稱尊建國，韋莊參預密勿。朝廷措施多採其策；開國制度多出其手。積功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10, 據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四, 又澆花集放榜日作。

11, 澆花集十過樊川舊居詩自注有“時在華州駕前奏使入蜀之語。而昭宗之幸華州在乾寧三年七月, 至光化元年八月始還京師。

12, 全唐文卷八八九作左補闕, 左右二字形近易訛。

13, 原文此下云: “復次韋莊之升為中諫(唐人左右補闕之稱), 據其第所記, 乃在九〇〇(光化三年)”。譯者按此蓋由於誤解韋莊澆花集序“庚申夏, 自中諫口口”之語。據此莊是時方為中諫, 惟未必是時始升中諫也。

14, 唐詩紀事, 韋莊為記室時, 蜀有某縣令藉故擾民。莊奏有云, “正當凋瘵之秋, 好安凋瘵, 勿使瘡痍之後, 復作瘡痍”。此語傳誦一時。”

莊雖在官曹, 不廢吟詠。九〇三年(昭宗天復三年)其弟藹刊行其詩集六卷, 名澆花集。莊又選杜甫, 王維等一百五十家之詩凡三百首名又玄集, 以續姚合之極玄集, 其弟藹亦為校刊行世。莊生平最景仰杜甫。方其至成都也, 訪得老杜浣花溪邊故居, 時已頽圯, 鞠為茂草, 惟棟柱猶存。則刈除榛蔓, 完葺而自居焉。但復舊觀, 不加廣築, 其弟藹所謂“欲思其人而成其處”者也。莊以大蜀建國之四年(九一〇)七月卒於成都花林坊, 葬於白沙, 諡文靖。

大凡顯貴之人, 鮮有能逃詆謗者。韋莊身後亦受一不知名之仇敵之賜矣。朝野僉載有韋莊軼事一則(太平廣記採錄之)如下: 韋莊者, 數米而炊, 稱薪而爨之士也。庖人捧饌至, 雖短肉一片, 亦必知之。有一子, 八歲而夭, 其妻殮以常服; 莊剝去, 易以敝蓆。及葬, 則並去敝蓆攜歸家中。此段記載今無從證明或反證。惟吾人有當知者二端: (一) 此故事之來歷不能令人無疑; 朝野僉載及太平廣記皆為著名荒誕無稽之稗乘。(二) 韋莊之家人戚友未嘗因韋莊有此劣蹟而對之失其敬愛。(以下一段論秦婦吟之之詩筆及格調, 將淺刪去。)

四 秦婦吟校定本(附考異)

秦婦吟一卷

右補闕韋莊撰

中和癸卯春三月, 洛陽城外花如雪;
東西南北路人絕, 綠楊悄悄香塵滅。

秦婦吟考異

丁本洛作落

15, 全唐文韋莊又玄集自序及唐詩紀事皆云百五十家。惟唐才子傳云五十二家, 豈所見為另一節本歟?

路傍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
 鳳側鸞歌鬢脚斜，紅攢黛斂眉心折。
 “借問女郎何處來？”含嚔欲語聲先咽。
 迴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
 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秦中事。
 君能為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

丁本問作問

丁本淪作輪

戊本趾作趾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
 斜開鸞鏡懶梳頭，閑凭雕欄慵不語。
 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擲金鼓。
 居人走出半倉惶，朝士歸來尙疑誤。
 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為警急；
 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
 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
 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迺地。”

閉丁戊並作閉

丙本自斜開句起

甲本自門字起

倉丙作蒼，尙甲作上丙作半，

擬甲作凝，潼丁作同，警甲作驚。

甲逢作縫，蓋作氣，蒙作曠，迺作述，丙白作向

丙綠作箇，牆作墟。

丙入作向

岷丙丁戊並作岷，乙本從馬

字起，湧甲作勇丙作湧，烘丙作洪

脉甲作脈

16,官街,王國維校本作天街,無本子的根據;而天街係長安禁城內街名,(看附圖)只有一條,不能有十二也。

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
 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拆。
 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
 舞伎歌姬盡暗損，櫻兒稚女皆生棄。

氣丙丁作起,若丙作号,宦甲作宦丙丁戊作宦,流星丙作星流丁作西流,潛甲作漸,隨丙作通,台甲作山,拆甲作析丙作折,第二處字甲缺,姬丙作伎,損丙作損丁作圓,稚甲乙丙作稚,棄甲乙作弃丙作弁

“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
 長戈擁得上戎車，迴首香閨淚盈把。
 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彫鞍教走馬。
 有時馬上見良人，不敢迴眸空淚下。”

戈戊作弋,把甲丙作把

丙線作綿旗作纛,纔上句丁缺,纔戊作扶,教甲作交,良人丙作郎良人,眸乙作睇丙作眸

“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
 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
 一夫跳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
 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丙躍作躡階作塔

粉丙作分

“南鄰有女不記姓，昨日良媒新納聘；
 瑠璃階上不聞行，翡翠簾間空見影。
 忽看庭際刀刀鳴，身首支離在俄頃！
 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同入井。”

聘乙作聘丙缺

丙瑠作瑠上作下

刃乙作忍,支甲作分丙作友。

俄甲作我,頃甲乙丙戊作頃

17,王校作把,似不如從乙本作把為佳。

把手帕之類也。

18,王國維謂原本瑠璃句第四字以下脫七字據倫敦本補作“瑠璃簾外不聞聲,翡翠樓間空見影”。按此誤。倫敦各本,此處並無作“外”“樓”“聲”等字者。問羅校作前。

“北鄰少婦行相促，¹⁹旋拆雲鬟拭眉綠。
已聞擊托壤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
須叟四面火光來，²⁰欲下迴梯梯又摧；
煙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脚躡久迴顧。
旋梳蟬鬢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
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
夜臥千重劍戟圍，²¹朝餐一味人肝膾。
鴛幃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
蓬頭面垢猶眉赤，幾轉橫波看不得；
衣裳顛倒言語異，²²面上誇功彫作字。
柏臺多士盡狐精，²³蘭省諸郎皆鼠魅。²⁴

促 甲 丙 作 捉 乙 作 促 乙 旋 作 旗 綠 作 綠
托 丙 作 托 乙 戊 作 舉 綠 甲 丙 作 綠
摧 丙 作 摧
煙 丙 作 烟 梁 甲 作 樑
幸 丙 丁 作 行 全 丙 作 金
旋 丙 作 施 蟬 乙 作 彈 蛾 甲 乙 作 娥 丙 作 俄
膽 碎 二 字 丙 本 倒 置
朝 丙 作 朝 餐 甲 乙 戊 作 餐 丙 丁 作 餐 以 意 改 膽 丁 作 膽
垢 丙 作 垢 猶 眉 甲 本 倒 置
倒 甲 缺 異 丁 作 以 彫 乙 丙 作 雕 士 丙 作 是 精 乙 作 積 蘭 乙 戊 作 蘭 諸 丁 作 知

19,此字王校據甲本作抵,(握也,字極罕用)不洽。又云他本作衍,殆看閱之誤。若將乙本此字與第四十八句(妖光暗射台星拆)之第七字較,便知其同是一字。羅校作解,其意是。蓋此女子拆散髮,拭去眉黛,冀減美觀而免注意也。

20,倫敦各本皆作迴,王校改危,不必。

21,王校從殄,按殄為晚餐,不當云“朝殄”。

22,王校言語倒置,於韻不諧,疑手民之誤。

23,御史府之稱。

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²⁴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
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
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
兇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失喜。
皆言冤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
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軍前全陣入;
大彭小彭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²⁶
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軍前已銜壁;
籛旗掉劍却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東,一斟黃金一升粟。
尙讓²⁷廚中食木皮,黃巢机上割人肉。
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

還將至不脫丙本缺,短丁作矩,戴乙作載,繡丙作繡,翻乙作翻,象丁作象,佩丙作佩,奕乙作走,對丙作事
如丙作而
探乙作摸,皇甲作黃
來甲缺,丁作見,王校作發較佳
時甲乙作是,徒乙丙作從
走丙缺,急乙缺,軍前丙作官軍,全丁作今,陣乙作陣,泣丁作音
汎甲作汎餘四本作汎以意改,壁各本皆作壁以意改,丙悉作急,綴作綴
斟丁作十,戊作斗,丙從缺東作東
机丙作机,割乙丙丁作封,丙本割下注云“喉音割肉”。

24,祕書省之稱。(原注以蘭省亦爲御史府誤,編者改。)

25,看附圖。

26,銜壁謂降也。左傳僖六年“許男面縛銜壁。各寫本作壁,誤無疑。

27,王校作營,惟各寫本皆作廚。

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填餓殍。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
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
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
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
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煙如塞色。
路傍時見遊奕軍，坡下絕無迎送客。
霸陵東望人煙絕。樹鏢驪山金翠滅；
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匡月。”

28, 唐代禁旅分龍武, 神武, 神策等營。每營復分左右, 是為六軍。據唐兩京城坊考, 左軍駐太和門外, 右軍駐九仙門外。(看附圖。)

29, 七架營之地址不可考。惟長安志有七架亭, 在禁苑中, 去宮城十三里。未知即其地否。

30, 看附圖。

31, 當即東西“左藏庫”, 在承天門之兩旁。(看附圖)

32, 王校據甲本作長匡不知其有何意義。羅校作長安, 更不洽。按甲本之長為牆之訛可無疑。因其餘四本皆作搃, 即牆之破體。浣花集十長安舊里詩有“滿日牆匡春草深之句, 全唐詩作“牆垣”。二者皆圍牆無上蓋者, 故月光入照也。

架乙作策, 營甲作榮, 丙本自殍字至以下第三句斫字全缺, 殍乙作殍, 丁殍下有注云“音眇”, 今乙丁戊作金, 街丁作衡, 麥苗乙倒置, 乙樵作樵杏作杏, 修乙缺丁作脩, 寨乙作塞丙作寒(?)丁作砦, 誅甲作珠乙戊作株丁作株, 華乙作業, 轂甲作穀乙丁戊作穀, 銷丙作消, 第甲丙作弟, 含丙丁戊作舍, 元丙缺, 盛丙作子盛, 為丙作成, 錦丁作綿, 街丁作行, 丙踏盡倒置。

坡乙作波丁作破丙缺

驪乙作驪, 翠丁作鼠

大乙缺, 成甲戊作城, 俱丙作且丁作但, 棘丙作蘇, 牆甲作長乙丙作墻,

明朝曉至三峯路, 百萬人家無一戶;
破落田園但有蒿, 摧殘竹樹皆無主。

“路傍試問金天神, 金天無語愁於人。
廟前古柏有殘蘂, 殿上金爐生暗塵。
一從狂寇陷中國, 天地晦冥風雨黑;
案前神水呪不成, 壁上陰兵驅不得。
閑日徒歎奠饗恩, 危時不助神通力。
我今愧慙拙為神, 且向山中深避匿;
囊中簫管不曾聞, 筵上犧牲無處覓。
旋教魘鬼傍鄉村, 誅剝生靈過朝夕。
妾聞此語愁更愁, 天遣時災非自由。
神在山中猶避難, 何須責望東諸侯?”

前年又出楊震關, 舉頭雲際見荆山。
如從地府到人間, 頓覺時清天地閑。
陝州主帥忠且貞, 不動干戈唯守城。

34, 三峯路當為一城鎮, 因華山附近之“三峯”而得名。羅校作三山路謬。

35, 此處囊字當如正字通訓“宮周垣也”。

36, 楊震關於他書無可稽, 或即潼關之別名。楊震華陰人, 華陰密邇入潼關之西道, 震墓即在道側。

37, 此非陝西富平縣之荆山。新唐書卷三八“灤州湖城縣覆釜山一名荆山”是也。

朝乙缺, 至丙作望, 一丙缺, 蒿丁作蒿, 摧乙作摧

丁試作誠神下有注云“華嶽三耶”, 神字至下句天字丙缺, 於丙作依, 甲柏作陌, 榜(蘂)作折, 狂寇丁作往賊, 國甲乙作圖, 晦乙作暗, 冥甲作冥, 案甲乙作按, 呪丙作况, 成戊作城, 陰兵甲作陰丘丙作音兵, 徒乙作從, 恩甲乙作思, 助甲乙作助丙作助以意改, 愧慙丙作媿慙, 拙乙作糶丙作糶, 避甲丙作壁, 旋丙作族, 甲本至覺字止, 在丁作右, 責丙作責

丙出作山關作關, 乙關作關, 如丁作而, 清乙作債,

陝丙作陳, 帥乙丙丁戊作帥以意改, (此下第二句帥字同), 忠丙作中, 戈戊作弋。戈聲丙作犬聲亦可通, 丁作發聲; 王校作鼓聲, 戈鼓音近, 用十世紀時古音讀之

³⁸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晏然無戈聲；
朝携寶貨無人問，夜插金釵唯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
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³⁹
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
老翁覓起欲陳辭，却坐支頤向天哭。
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⁴⁰
歲種良田二百壟，年輸戶稅三千萬。
小姑慣織褐絕袍，中婦能炊紅黍飯。
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
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
匣中秋水拔赤蛇，旗上高風吹白虎；
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
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
朝飢山上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
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淚如雨。

³⁸蒲津各本皆同，王校作蒲州，謬。唐代已改蒲州為河中府。據新唐書卷三九蒲津為蒲州，西之一關。或亦以稱全州。

³⁹荻各本皆作藪，惟第二一六句（夜宿霜中臥荻花）第六字他本作藪者戊本作荻。此處藪亦當為荻之訛。

⁴⁰三千萬數過多，羅校易千為十似是。

尤近。搆丁作機，貨丁作果
戊作岱，安丙丁作案，蘇乙
作蘇丙作癩以意改，蓬乙
作蓬，乙問作問何作河，戊
曲作典，露乙作路，豎乙作
豎丙作豎，詞丁作思，坐丁
作座，頤乙作頤丙作頤以
意改，哭丙作坐

園乙戊作園，貫乙丙作管，畿
丙戊作幾，縣丙作懸，甸乙
作甸丙作佃以意改，種丙
作種，夏乙作桑，壟丁作前，
饋丙作饋，織褐乙倒置，黍
飯丙作黍飯，兮丙作号，斯
乙丙丁戊作絲以意改，籍
丙作廡，洛丁作落，旅丙作
旅丁作始戊缺，匣乙丙戊
作迓，青丙作清，旋丙作族
風乙作風，肉丙作內，苦丁
戊缺，垂年各本皆同，王校
改殘年，羅校改垂垂，似不
必，一身苦乙缺，苦丁缺戊
作者，千丙作數，飢丙作飢，
荻乙作藪，丙丁作藪，父丙
作婦。

出門唯見亂梟鳴，更欲東奔何處所？
仍聞汴路舟車絕，又道彭門自相殺；⁴¹
野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
自從大寇陷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
誅鋤竊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
城壕固護敦金湯，賦稅如雲送軍壘。
奈何四海盡滔滔，湛然一鏡平如砥？
避難徒為闕下人，懷安却羨江南鬼。

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

亂梟二字丙缺

聞丙作問，汴路乙作你路，洛

下丙作落下丁缺

色丙作宿，徒乙作從，銷丙作
消丁缺，河乙作何，丙半缺

冤作曠，丙客缺金作全，風

景丙作風境丁缺戊作風

影，異乙作以，原丙作園，四

丁缺乙丙作死，鄙乙作彼，

鋤丙作除丁缺，壕乙作擲，

固丙作古，護丙作獲，敦乙

作學丁缺，軍丙作單，

滔乙作滔丙作消丁缺，湛

乙戊作堪丁缺。砥乙作

土，丙作伍，丁缺，戊作馱；王

國維謂當作砥，即砥之別

體按砥亦豎之別體，與戊

本此字為尤近。避下丙

增甚字，闕丙作厥，羨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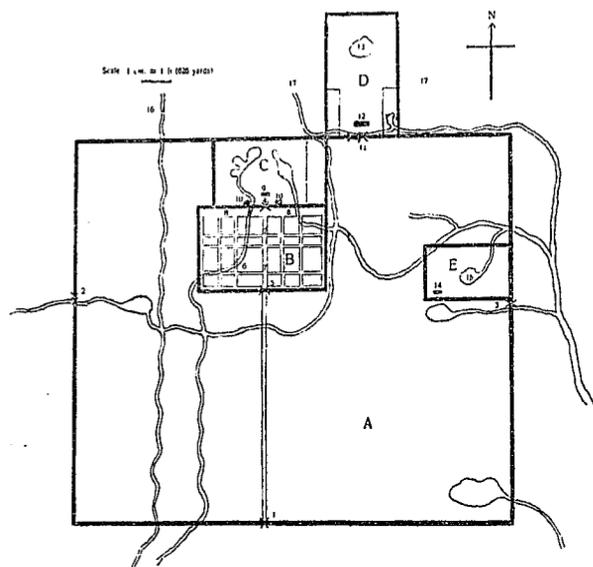
賤，下東字乙作冬，詠乙作

永，長丙缺，公下丙增意字

⁴¹四川彭縣有彭門山，詩中之彭門不知是指此否。

⁴²殺各本作斃，乃殺之俗寫。

附錄 唐代長安城圖



- | | |
|--------|---------|
| A. 外郭城 | D. 大明宮 |
| 1. 明德門 | 11. 丹鳳門 |
| 2. 金光門 | 12. 含元殿 |
| 3. 春明門 | 13. 太液池 |
| C. 皇城 | E. 興慶宮 |
| 4. 承天門 | 14. 花萼樓 |
| 5. 朱雀門 | 15. 龍池 |
| 6. 御史臺 | F. 城外 |
| 7. 天街 | 16. 梨園 |
| 8. 橫街 | 17. 禁苑 |
| B. 宮城 | |
| 9. 大極殿 | |
| 10. 內庫 | |

殷周禮樂器考略

容 庚

殷周彝器，漢世罕傳。武帝時，汾陰得鼎，其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有司皆言宜視宗廟，藏於帝庭（漢書郊祀志）。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晉丘壽王傳）。宣帝時，美陽得尸臣鼎。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以張敞之言而止（郊祀志）。南單于於漠北遺寶，憲仲山甫鼎，容五斗。憲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寶憲傳）。夫汾陽鼎高漢尺三尺六寸，其大會不若潘氏攀古樓所藏高今尺三尺二寸之克鼎。而尸臣鼎又遠不如今毛公鼎孟鼎文辭之優美也。如仲山甫鼎者，今且可以百數。然當時君臣，矜異如此。固無怪鄭玄一代經師，不辨犧尊，謂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而致王肅引大和中魯郡所出犧尊，以犧牛為尊，以辨正之也（詩經宮疏）。

宋聶崇義撰三禮圖，博采舊圖，實原於梁正鄭玄阮謨張鎰夏侯伏明諸家之言，非盡出於臆說。然未嘗親見古器，故其所圖，十九譌舛。博古圖錄力攻其失，謂“三代之器，遭秦滅學之後，禮樂掃地而盡。後之學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於是為臆說以實之。以疑傳疑，自為一家之論，牢不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乃得是器以證其謬耶”（卷七周象尊）。斯言是也。

古器之圖，始於呂大臨考古圖（宋元祐七年，西曆一〇九二）。其卷四中所謂彝者，有鼎，卣，觚，盃，鬲，尊，罍，諸器，他卷亦有誤名者，蓋慮始之難也。續考古圖更蕪雜矣。博古圖錄繼之。王黼諸人，辨證雖疏，其所定名，尚屬矜慎。圖識多依原樣大小，記載

亦詳。所遺恨者，考古於出土之地必記，而此獨無之。(其卷二十六第三十四葉周雷柄鐸，出於龍德太一宮。同時出者有半兩錢一百三十有九，異布錢二十有三，與夫六花小鏡，馬勒環。則以“錢流地上，控制蠻夏之兆”，故特記其地其物。予就其同出者忖之，則鐸當屬漢物而非周，是可知同出之物之有資於鑑定也。)清高宗敕編內府藏器爲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 (印行者爲甲編，內府藏器；其藏奉天行宮之器爲乙編，未印行，原稿藏古物陳列所。)三書，比於博古，疏舛簡陋，僞器崇崇，且銘識皆經縮寫。梁詩正諸人非王黼儔也。余嘗檢查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藏器，其文字同於宋代所箸錄者，如象旁仲駒父召仲考父諸銘皆僞。其無文字之器，僞者亦多。咸豐九年，英法聯軍之役，圓明園被燬，金魚玉盃，流落人間，如潘氏攀古樓，陳氏澂秋館諸家所藏，與三鑑同者是也。唯奉天行宮所藏得悉存於古物陳列所，寧非幸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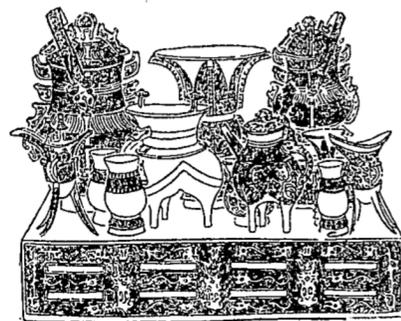
清代，金石之學極盛。圖錄彝器成書者，有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曹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劉喜海長安獲古編，吳雲兩鬬軒彝器圖釋，吳大澂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端方陶齋吉金錄，及當代羅振玉先生夢鄴草堂吉金圖。各書定名，類承博古之舊。錢坫謂斝爲簋，陳介祺定彝爲敦，其說猶未大行。王國維先生著古禮器略說，所說僅鐘，句鑊，罍，卣，盃，彝，俎數器。余觀諸家所圖之尊，有似觚者，有似罍者，有似壺者，有似鬯者，異器而同名。所圖之鼎，有方者，有圓者，有有蓋者，有附耳者，同名而異狀。而自載之名，同一鼎也，有名鼎者，有名鬲者，有名鬯者，有名斝者，有名盞者，有名石沱者，同器而異名。竊欲理而董之，釐定其名稱，以爲治斯學者之助。深企同志之能匡余也。

尊彝爲禮器之總名，故尊彝，寶尊，寶彝，尊彝，寶尊彝之名，凡

禮器皆得稱之。出土禮器，與周禮所載多不合，而與儀禮所載間有合者。故“小宗伯之職，……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不能以今所見而說明之。

禮樂器之名，茲所圖而考之者：曰鼎，曰鬲，曰甗，曰簋，曰簠，曰簠，曰盧，曰孟，曰盃，曰豆，曰盤，曰匱，曰鑑，曰壺，曰鬯，曰罍，曰盃，曰鐘，曰句鑊，曰鐸，皆自載其名而因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爵，曰觚，曰罍，曰角，曰罍，曰觥，曰勺，曰匕，曰禁，則銘辭多稱尊彝，昔人定其名而差可信者也。尊彝之狀爲犧象鳥形者，則以尊名之。其不可識者，概稱曰彝。用器與兵器不與焉。兩京彝器，皆供尙方服御，有足資比較者，以所見少略之。

禮器：鼎，鬲，甗，所以烹養者也。簋，簠，簠，盧，孟，盃，所以盛黍稷稻粱者也。豆，所以盛菹醢者也。盤，匱，所以盥洗者也。鑑，所以盛冰者也。酒器則有壺，鬯，罍，盃，卣，爵，觚，罍，角，罍，觥，勺，匕。陳酒器之案曰禁。樂器：鐘，鳴之以樂嘉賓父兄者也；句鑊之用同，持而振之者則爲鐸。



自宋以來，名稱之混淆者，莫尊若也。有罍焉，有觚焉，有壺焉，有鬯焉，大抵以大小定之。余考所見古器銘辭，無專箸尊名之一類，則尊乃共名而非專名。陶齋吉金錄 (卷一第一葉) 所圖之柎禁 (圖一)，有卣二，尊二，盃一，觚一，罍一，爵一，角一，罍三。(一無銘者，分圖未錄，全圖有之。)其尊二，乃一觚

一觶。爲之改定，則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即舉）之數合而缺一爵耳。尊之爲觶，觶，壺，罍形者，歸之觶。專名之尊，則以犧象諸尊當之。

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昔人惑於此說，故觶觶之大者，皆稱之爲尊。羅振玉先生曰：

予藏古勺一，形圓，底隆如爵，口徑當建初尺四寸，高二寸。柄長二寸五分強，空中鑿爲半規形，以容木柄，有穿以施丁。柄上瑣獸首形，下有文曰尊，象人卽尊形。注以水，其所容量與爵同。則勺與爵均受一升，其說信矣。又以試觶與觶，則所受皆倍於爵。則觶二升之說亦信，而觶受三升之說則非矣。予齋無角與舉，異日當假他人所藏一校量之。

（古器物識小錄）

然爵觶之大小，有自差甚遠者，他器亦然。不知羅先生所試者，果以何爵何觶爲準乎？非特觶之不合也，端方所藏酒器，爵且大於角，是知韓詩說之不足爲據矣。考古博古皆記容量，而清代諸書獨無之。

時代之分，殊不易定。商人以日爲名，故銘辭之稱祖甲父乙者，昔人皆以爲商器，其作象形文字者亦屬焉。若然，則是爵十九屬之商，而簠，簋，鐘，盞屬之周也。禮記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其餘三禮言用爵者甚多。寶雞所出酒器，銘辭皆父甲父乙或象形文字，而與特牲饋食禮之數合。意周器亦沿用之，而不足以爲商器之稿據矣。其字細小若鑿者，定爲晚周器，所見以梁（即魏）器爲多。或屬之秦者，誤也。

此篇之選圖也，頗費腳蹠。多選撫拓而少選攝影者，則以

縮印太小，攝影之圖多不緻也。多選清代諸書而少選宋代者，則以宋代之圖多失真也。考古與博古較，同一器而狀各異；尤可異者，同一圖而稱不同。博古齊侯罇鐘之圖，同於考古之秦銘勳鐘，蛟篆鐘之圖，同於楚印仲爛南和鐘。雖博古視考古爲可任，然幾經翻刻，固難言矣。

鼎 其用以烹飪，故虛其腹所以受物，虛其下所以待爨，兩耳則貫鉉以舉者也。鼎爲重器，故有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者焉（左宣三年事）；有鑄所爲刑書者焉（左昭二十九年事）；有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焉（祭統）。

其狀，圓體，三足而兩耳（圖二，縣建鼎，高七寸二分，蕭山陸氏藏器）。有下體分三股者（圖三，陶齋卷一第二六葉祖乙鼎）。有腹下有隔者（圖四，續鑑卷一第四四葉周立旂鼎）。有方而四足者（圖五，陶齋卷一第十七葉立旂祖丁方鼎）。有方上而圓其下者（圖六，同上第十六葉太保方鼎）。其耳緣口而直上，有附耳在鼎外者，爾雅（釋器）謂之鉉（圖七，同上第十八葉中宣父鼎）。鉉之體圓弁上者，爾雅謂之簠（圖八，獲古卷一第十二葉簠鼎）。簠皆有蓋，蓋上或綴三環，或綴三獸，却之則成三足。有附耳有流，銘在口上者。（圖九，藝術類徵第二集周邾伯鼎。古物陳列所所藏邾伯鼎，形制相同而無流。）

其大者高三尺餘，而小者僅二三寸。爾雅謂“鼎絕大謂之簠”。名稱不一：其稱本名者，有鼎，寶鼎，尊鼎，寶尊鼎，寶鬯鼎，旅鼎，寶旅鼎，饌鼎，飢鼎，羞鼎，會鼎，賸鼎，孟鼎，犧牛鼎。其稱共名者，有尊，寶尊，寶尊彝，尊彝，寶尊彝，尊彝，寶宗彝，從彝，旅尊彝，犧旅彝，寶器。其稱別名者，有簠，寶簠，尊簠，鼎簠，饌簠，飢簠，善（膳）簠，造簠，饌鈇簠，寶鬯，寶尊鬯，宗鬯，尊鬯，飢鈇，石沱，盜，飢，礪，黜。銘皆在腹內近口之處。晚周則有鑿款在腹外者。古物陳列

所藏一器，銘在兩耳，爲向所未見。

鬲 爾雅釋器：“鼎，……款足謂之鬲”。郭注：“鼎曲脚也”。漢書郊祀志：“其（指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郭訓款足爲曲脚，失之。鬲爲常飪之器，空足，則爨火而氣易通也。

其狀可分二類：一，形如鼎而款足者（圖十，陶錄卷一第四八葉舉璧家鬲）。或有四足者（圖十一，古鑑卷三十一葉周四足鬲三）。二，形如鼎，款足而無耳者（圖十二，鑿古卷一第五一葉召仲鬲）。有附耳者（圖十三，恆軒九七葉祭姬鬲）。前者銘皆在腹內，或稱尊彝，或稱寶彝，或稱寶尊彝，或稱尊鼎，或稱鬲，無稱鬲者。羅振玉先生據附耳之仲弢父鬲，謂“殆有耳者爲鬲”，非也。後者銘多在口之上緣或內緣。且箸本名，稱鬲，尊鬲，寶鬲，鬲，羞鬲，禮鬲，旅鬲，媵鬲，媵羞鬲。惟仲弢父鬲銘在腹內，鬲母鬲稱寶尊彝，戲伯鬲稱鬲。鄭師口父鬲（圖十四，續鑑卷十四第三葉作周師鬲）形爲第二類，其銘稱鬲，在口之內緣，而上有兩耳，其形獨異。其高不逾尺，小者僅三寸餘。

鬲 說文鬲部：“鬲，鬲屬”。犬部：“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瓦部：“鬲，甑也；一曰，穿也”。金文皆作獻，从犬；或从鼎从犬。甲骨文有鬲字，羅振玉先生謂：“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鬲也”（殷虛文字類編十二）。

其狀，上體似甑無底，下體款足如鬲（圖十五，鑿古卷上第五五葉父癸鬲），分之則爲二器，亦有不可分者。有箒在上下格之間，所以蔽甑底，可以開闔（各書皆不圖箒形，惟考古及長樂有之）。有方而四足者（圖十六，陶錄卷下第三葉叔稽鬲）。有上爲方甑，下爲方鼎，其箒即甑底，不可開闔者（圖十七，鑑古卷十二第十五葉周蟠夔鬲）。近

新鄭所出，其形略同，上體中有豎闌，隔爲兩半。其附耳者，僅考古圖箸錄一器，偃底疏通不設隔（圖十八，卷二第十九葉圓篆鬲）。博古圖及西清古鑑續鑑箸錄數器，皆無下體。此器未見有蓋者，而夢艸草堂吉金圖續編有父辛鬲蓋，未審何據。其爲用，博古圖謂：“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然陳公子鬲云：“用征用行，用羹稻粱”。則鬲不第炊飪而已。

大者高二尺餘，小者僅四寸餘。

其稱本名者，有鬲，寶鬲，旅鬲，媵鬲，寶尊鬲。其稱共名者，有彝，寶彝，尊彝，寶尊彝，鬲彝。

簠 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膳稻於梁西”。鄭注：“進稻粱者以簠”。周禮掌客：“簠十”。鄭注：“簠，稻粱器也”。舍人“凡祭祀共簠簋”。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簋，黍稷圓器也”，與鄭注異。今證之古器，簠上侈下斂而長方，旁有兩耳（圖十九，陶齋卷二第四六葉商邱叔簠一）；銘辭多云“用盛稻粱”，則鄭氏之說是也。然詩經秦風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鄭注：“內方外圓曰簠，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簋，以盛稻粱”。內外方圓之說，與古器不合，鄭氏蓋未嘗見實物矣。有作數小獸首高出口上者（圖二十，古鑑卷二十九第三葉周鑄公簠一），殆爲蓋，加於器上使弗移也。（同上，周鑄公簠二，其銘相同，口無四小獸首高出，縱加一分而橫減一分，疑本一器而分爲二者。）器蓋具者，僅見于考古圖中匪（圖三一，卷三第四二葉）。近新鄭所出，有有蓋者二器。公食大夫禮：“簠有蓋”，故不皆有蓋也。有下有四足者（圖二二，古鑑卷二十九第六葉周饒簠，即齊陳曼簠）。其高自二寸至四寸餘。

從銘辭觀之，皆屬周器。其字作   諸形。

其稱本名者，有簋，旅簋，寶簋，賸簋，飢簋，饕簋。其稱共名者，有旅饕彝，賸器饕彝。其稱別名爲匡，旅匡，尊匡。或有稱行器者。

簋 古器中有斂者，宋以來名之爲敦；復以似敦侈口無蓋而圜底，銘中有彝字者爲彝。至陳介祺始悟其失，定彝爲敦，故簋齋藏器目有敦而無彝。潘祖蔭從之。王國維先生古禮器略說說彝爲之證明其說。羅振玉先生古器物識小錄云：“考彝無足而敦有足。今之所謂彝者，實古所謂廢敦也（廢敦無足）”。考古圖入之簋屬。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辨斂之爲簋而非敦，謂：“說文解字，簋從竹從皿從臽。此所寫之台，卽臽字。臽讀如香。此則改竹皿而從支。若敦字，从支从臺；臺从羊从官，筆迹不能相近，是不得釋敦之明證”。時人未之從也。黃紹箕作說斂（見翠墨園語），申錢氏之說，其說甚辨。其言曰：

斂从支从臽，簋从竹从皿从臽，二字以支竹皿爲偏旁，而皆以臽爲主，一望可知。臽，穀之馨香也。說文，上多一筆，古器亦時有作斂者。簋下云，古文作，斂亦時有从食者。此文之合也。敦字从支从臺，宋人見隸書敦字與斂髣髴形似，遂以當之。實則官本非臽，支又非支，迥然不同。此文之不合也。

斂讀如九，馬廐字从之得聲。簋古讀亦如九。說文，簋古文作；儀禮，簋古文作，皆从九。詩“陳饋八簋”，與鼻咎韻，是其確證。此聲之合也。敦从臺聲。从官，乃隸省非聲。陳侯午及因咨鐘，从金臺聲，是敦之正字，與敦聲絕遠。此聲之不合也。

右以文考之，而知斂之是簋而非敦也。

簋簋方圓，許鄭之說不同。然二器一方一圓，斷無疑義。今所見簋皆方，無一圓者；所見斂皆圓，無一方者，知鄭說之不謬。此形之合也。因咨鐘以三環爲小足，二環爲耳，與今所見之斂絕無一同。今指爲簋者之蠱，其形廣當長之太半而挫其四角，似圓非圓，似方非方。此形之不合也。

簋器最多，用最廣，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皆用之。自祭祀賓客至於饗殮皆用之。少則二簋，易言“二簋可用享”是也。（又尊酒簋戒，今所見古器，多尊斂連文，亦一證。）多則十二簋，周禮掌客，公侯伯子男，簋皆十二是也。此外言四簋，六簋，八簋，及簋簋連文者不殫述。今所見古器，斂爲最多，又時有一人所作數器同文者。此數之合也。敦字惟儀禮屢見，然與簋字多相混，疑隸寫時已多譌亂。他經則所見甚少。周禮左傳之槃敦，墜侯兩鐘是其遺器。若以斂爲敦，敦不應若此之多；以蠱爲簋，簋又不應如此之少。此數之不合也。

右以器考之，而知斂之是簋而非敦也。

以斂爲簋，無一不合；以斂爲敦，無一而合。向懷此疑，嗣見錢獻之韓履卿皆先有此說而略無疏證，故具爲申之。

余從出土之器數及銘辭上觀之，知黃氏之說之不可易也。周禮掌客：“鼎簋十有二”。函皇父敦：“函皇父作瑯嬪槃盃罍器，鼎自豕鼎降十又斂八，兩鬯兩壺”（周金文存卷三第四六葉）。憲鼎“用爲寶器，鼎二斂二”（同上卷二第三五葉）。毛公旅鼎“毛公旅鼎亦佳斂”（同上第五葉）。鼎斂連言，與周禮合。而經傳無以鼎敦連言者。儀禮所載敦之數不過四。詩伐木：“陳饋八簋”；禮

記明堂位：“周之八簋”；儀禮聘禮：“八簋繼之”；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皆屢言八簋。而函皇父敦亦有“敦八”之文。新鄭出土古器，有簋有敦而無籩，而敦之數八，非即八簋歟？其所以無籩者，蓋籩非簋，乃旅器而非宗器也。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小臣具盤匱在東堂下。……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陝西鄠縣所出宗婦鼎七，敦六，壺二，盤一，其數大同而小異。盛昱所藏齊侯四器，鼎一，盤一，匱一，敦一，其名則同。簋籩為常用之器，故簋敦有以為賤器而稱賸簋賸敦。而宋以來所稱為簋之籩，十七皆言旅籩，無言賸籩者。凡此皆足以左證敦之為簋。蓋此器，周以前多稱之為彝，至周乃多稱之曰敦。字或作盤（古鑑卷二七第三十葉周般敦），从皿，與簋字尤近。籩其後起字，而說文之古文三，則戰國後譌變之體也。

抑更有進者，則經傳所見之簋敦二字是否一字之疑問也。黃氏疑儀禮敦簋字隸寫多譌亂。彼另有說，恨未得見。然余稽讀儀禮，則謂簋敦殆一字也。聘禮公食大夫禮有簋而無敦；士昏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少牢饋食禮有敦而無簋。特牲饋食禮敦七見而簋一見。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南上；及兩銅芼設于豆南，南陳”。又云：“筵對席，佐食分簋銅”。簋銅即敦銅，故鄭注曰：“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或言簋，或言敦，與舉散之為一字同例。其並舉也，尤顯而易見。其證一。敦銅俎豆常並用，如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銅于豆南”。而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銅九俎”。敦即簋也。其證二。簋敦皆盛黍稷之器，皆有蓋，食

時則却之。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宰夫東面坐，啓籩會，各却于其西”。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贊啓蓋，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其證三。推之他禮，或同此失。然齊侯敦（青金文選卷三第二九葉）齊侯彝（周存卷三第一一三葉）作寧，陳侯因脊敦（同上三十葉）陳侯午敦（撫古錄金文三之一第七葉）作鐘。四器皆屬於齊，形制未詳，前人入之敦類。近在古物陳列所見一侈口兩耳直上下有方坐之簋，銘多模糊不可辨，大致與陳侯午敦同，則晚周已有以敦為簋者矣。說文支部：“敦，怒也；誣也；一曰誰何也”。器名乃非本誼。簋之形狀甚多，可分侈口弇口兩類。其侈口者，大率皆無蓋，兩耳，而圈足（圖二三，卿簋器高五寸，陳氏激秋館藏），昔人所稱為彝者也。有圈足特高，兩旁有耳，前後有觚棱者（圖二四，法國伯希和著中國古銅器第十葉召伯虎敦。器高六寸一分。撫古錄金文所摹銘辭，誤者敦字）。有四耳者（圖二五，周公簋，器高六寸七分，花紋作四象，罕見）。有四耳，珥下垂成足者（圖二六，古鑑卷三一第八葉周盟鬲）。有腹下有四足者（圖二七，同上卷十四第七葉周寶彝四）。有圈足下有三足者（圖二八，撫古卷一第二四葉季保彝）。有下連方座者（圖二九同上第二三葉伯矩彝）。有方座有垂帶者（圖三十，古鑑卷十二第八葉周魯侯彝）。有有蓋者（圖三一，同上卷二七第十一葉周呂伯敦）。有上有蓋，下連方座者（圖三二，同上第十三葉周乙公敦）。有無耳者（圖三三，復軒第五十葉趨尊）。其弇口者，大率皆有蓋，圈足旁有三獸形下垂作三足者（圖三四，宴簋，蕭山陸氏藏器，高六寸三分），昔人所稱為敦者也。有無三足者（圖三五，古鑑卷二七第一葉周丁卯敦）。有無蓋，附耳，腹下三足者（圖三六，撫古卷二第三六葉季倣敦）。有兩耳而方者（圖三七，古鑑卷六第十一葉周宗寶方彝）。或謂籩圓胡得有方？方則足證此類之非籩。不知凡彝器之圓者多有方，

如鼎，鬲，爵，觚是也。簋圓之說，就其大較言之。不然，昔稱爲簋之彊，如師奕父旅簋，蓋亦有方者矣。使並以其方而不得稱簋，則彝器中將無簋之一類耶？

其大者，連方座高一尺二寸，小者高三寸。

其稱本名者，有簋，尊簋，寶簋，犧簋，寶尊簋，尊寶簋，寶犧簋，犧彝尊簋，寶尊彝簋，旅簋，從簋，賸簋，飢簋，饔簋，孰簋，嘗簋。其稱共名者，有彝，尊彝，寶尊彝，寶彝，犧彝，尊犧彝，尊寶尊，旅彝，從彝，饔彝，宮彝，宗彝，寶尊旅彝，宗彝犧彝，宗寶尊彝，寶器。其稱飢，饔，膳，祭器，祭器口，饔四器，或爲別名。

彊 彊之爲器，不見於三禮。惟說文皿部：“彊，橫彊，負戴器也”。宋以來稱此爲簋。錢坫定駁爲簋，而於此仍以簋稱之，故謂：“古人於簋，簋二器多溷稱”。然駁彊二器，其制各別；且彊駁有連言者，如伯庶父彊云：“伯庶父作彊駁”（周存卷三第一五九葉），叔樂父彊云：“叔樂父作旅彊駁”（河南新出土），尤足證二者之非一。然其爲用，則大抵相同。

其形長方而圓其四角，旁有兩耳，上有蓋可却置（圖三八，陶齋卷二第四九葉伯太師簋）。有圈足旁有四獸形下垂成足者（圖三九，考古卷三第三七葉小子師簋）。有附耳四足者（圖四十，博古卷八第十一葉周京叔簋）。有方者（圖四一，考古卷三第三五葉師奕父旅簋）。

其高通蓋自四寸餘至六寸餘。

其字作彊，或作須，顛，顛，顛。

其稱本名者，有彊，旅彊，行彊，寶彊，寶尊彊，饔彊。稱共名者，有犧彝。彊駁或其別名。稱旅彊者十之七，乃行器也。

盧 新鄭所出王子嬰次盧，其形類長方之盤，而圓其角，底平口侈，四旁以環爲耳，高三寸餘（圖四二，新鄭出土古器圖志第二六

葉）。

說文皿部：“盧，飯器也”。又口部：“口，口盧，飯器，以柳爲之”。王國維先生據三字石經簡侯敦闢丘戈證宮盧之爲一字，以爲卽筐宮之宮（學衡第四六期王子嬰次盧跋）。傳世之盧，惟此而已。

孟 說文皿部：“孟，飯器也”。

其狀侈口，兩耳而無足（圖四三，博古卷二一第二九葉周季姜斚）。有附耳圈足者（圖四四，續鑿卷十六第一葉周伯孟），形與周姜敦（博古卷十六第三九葉）仲昌父敦相似（恆軒第三八葉）。三鑑箸錄之孟凡二十餘器，形狀不一，以無銘識略之。周金文存郟王孟等三器，皆未見。庚午孟則疑盃而非孟。

前器高六寸餘，後器倍之。

其稱本名，有寶孟，寶尊孟，旅孟，飢孟。

盃 不見於經傳。說文皿部：“盃，覆盃也”。不以爲器名。其形巨腹，廣脣，兩耳而有蓋（圖四五，考古卷五第二一葉伯孟盃）。其字作盃。宋人定名爲盃。庚午盃形略同（圖四六，周存卷四第三八葉稱爲孟）。有無蓋者（圖四七，周存卷四第三五葉晉公盃）。有無蓋與耳者（圖四八，陶齋補遺第十葉秦辭口盃）。三鑑所定爲盃者十器，皆與此爲不類。

其名曰饔盃，賸盃，或曰寶器。

豆 薦菹醢之器也。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醢，昌本康藟，菁菹，鹿藟，弗菹，康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麇醢，蜃蜃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箝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觀此可知豆之爲用矣。

其形狀可分兩類：一，腹圓，口弁，圈耳，有蓋（圖四九，古鑑卷二九第二

六葉周百獸豆)。二,腹淺如盤,無耳與蓋(圖五十,博古卷十八第二十六葉周劉公鋪。續鑑卷十三第十六葉周杜孺鋪有蓋,銘與劉公鋪同,乃偶器)。有四旁有觚稜,中有穿鏤者(圖五一,博古卷十八第十五葉周疑生豆)。二者雖異,然其有校(豆中央直者),有鐙(豆下跗),可以執,則一也。

其稱本名者,有豆,尊豆,鬯尊豆,羞豆。旅甫,尊鋪,其別名也。前者其高自五寸餘至九寸餘,後者其高自四寸餘至七寸餘。

盤 承水之具也。用匱沃盥,而以盤承之。

其狀腹淺,口巨,附耳,圈足(圖五二,散盤,藏故宮博物院)。有三足者(圖五三,古鑑卷三二第三四葉周丁亥盤)。有圈足旁有三獸形下垂為足者(圖五四,陶齋卷三第三八葉叔妊盤)。有無耳者(圖五五,陶齋卷二第十七葉歸父盤)。有橢圓四足,四面各有二饗銜環者(圖五六,鏡季子白盤)。

其高自二寸至四寸餘。博古圖稱之為匱盤。惟鏡季子白盤特大,高一尺二寸五分,蓋銘功之器而非用器也。散盤高六寸五分次之。

其字作般,盤,鑿。說文木部:“槃,承盤也。鑿,古文从金。盤,籀文从皿”。

其稱本名者,有盤,寶盤,賸盤,顯盤,賸顯盤,盟盤。其稱共名者,有寶尊彝,宗彝,宗彝,寶器。

匱 盥手瀉水之具也。博古圖以公食大夫禮:“小臣具盤匱”,鄭注謂“君尊不就洗”,而引內則:“敦卮卮匱,非餽莫敢用以駁之。謂:“是亦衆人所用,豈人君獨享”。又謂:“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餽乃用,則其用亦未嘗敢易”。是未讀既夕禮:“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匱。匱實於槃中,南流”之注也。注不

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槃匱,盥器也”乎?

其形分二類:甲,有鑿有流,下有四足(圖五七,陶齋卷二第十六葉昶伯匱)。有三足者(圖五八,古鑑卷三二第二四葉周蟠虬匱)。乙,流作獸首形而四足(圖五九,鑑古卷十二第六二葉周夔紋匱二)。有三足者(圖六十,同上第六九葉漢夔匱)。有無足者(圖六一,同上第六七葉漢匱匱)。唯古物陳列所所藏之佳叔匱,狀為乙類,四足而有蓋,器蓋各銘“佳叔作旅匱”五字(續鑑乙編卷十四第四一葉)。

其高自寸餘至六寸。

其字作它,盥,鉉,鑿。

其名稱,有匱,寶匱,旅匱,賸匱,賸旅匱,賸盤匱,盟匱,行匱。惟齊侯匱稱盟孟,其形制則匱也。

鑑 周禮凌人:“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祭祀共冰鑑”。注:“鑑,如甌,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釋文:“本又作監”。說文:“鑑,大盆也”。

同治中,代州出土攻吳監,銘云御監。其制圓而雙耳,耳有環,底微歛,正如盆形(圖六二,周存卷四)。西清古鑑之漢蟠夔洗一(卷三三第十三葉),續鑑之漢蟠虬洗(卷十五第二六葉),形與此同。其以為洗且屬之漢者誤也。其高自一尺至一尺二寸。博古圖之漢蟠夔洗(卷二一第二四葉),寧壽鑑古之漢環紋洗(卷十三第十五葉),狀似鑑而小,高僅三四寸,或亦用以盛冰者。

有方而附耳者,古鑑定為冰鑑(圖六三,卷三一第六一葉),高四寸九分。

壺 宗廟之祭,壺用於門內。然非第宗廟之器也,凡燕射昏聘皆用之。

其狀下大上小,旁有兩耳,耳有環,下有圈足(圖六四,周存卷五第三

七葉齊侯壺)。有貫耳者(圖六五,古鑑卷十九第十六葉周樊壺)。有兩旁獸首銜環者(圖六六,同上第十葉周鑄壺)。有有蓋貫耳者(圖六七,矩叔壺,陳氏激秋館藏器,高一尺五寸三分)。有有蓋,而周體綴以小蟲,即以小蟲爲耳者(圖六八,陶齋卷三第一葉芮伯壺)。有方而有蓋者(圖六九,古鑑卷十一第四葉周蟠夔尊三)。形狀極繁,昔人有以爲尊者,如高克壺(博古卷六第三三葉)是也;有以爲疊者,如齊侯壺(懷光)是也。

其高自四寸餘至二尺餘。

其稱本名者,有壺,尊壺,寶壺,寶尊壺,醴壺,從壺,行壺,安壺,禽壺,臚壺,臚盥壺。其稱共名者,有尊彝,寶尊彝,旅彝,宗彝,犧彝。其稱別名者,有寶盞(杞伯壺兩耳有環,見藝術類徵第四集)。

有名旅鬯者,其狀似壺而無足有鼻(圖七十,博古卷十第三七葉周樂司徒卣)。昔人稱爲卣,余意乃壺類也。

疊 貯酒而給於尊者。詩所謂“餅之馨矣,維疊之恥”也。狀如壺而廣肩促脰,兩耳圈足(圖七一,陶齋卷三第七葉叔午壺)。有上有蓋下有鼻者(圖七二,亞壺,陳氏激秋館藏器,高一尺一寸四分)。禮記少儀:“尊壺者面其鼻”。今壺之有鼻者少,而疊之有鼻者多,蓋疊可稱尊也。

其高自七寸餘至二尺四寸餘。

著疊之名者,僅見于陶齋之叔午疊。其字作,其稱爲尊疊。

有稱尊罍若旅鬯者,其形似疊而無足,銘在頸圍(圖七三,周存卷五第二七葉伯鄭父罍)。鄒安先生云:“罍即疊之段借字。說文罍下古文罍,罍罍一字。借罍爲疊,猶禮器碑借雷爲疊,‘雷洗觴觚’,是其證也”。又有稱寶鬯者,其形似疊而無足及耳(圖七四,同上第二五葉由口官鬯),鄒氏亦定爲疊。

鑄 字書所無。廣雅釋器作甗,“瓶也”。書傳或作擔作擔。

其狀巨腹廣肩,細口而無足,四旁作獸首銜環(圖七五,國差鑄,現藏古物陳列所,續鑑乙編卷十六第九葉作周國差甗)銘云:“鑄西臺寶鑄,四秉,用實旨酒”。器高一尺七分,蓋盛酒之器。禮記:“四秉曰筥”,又云:“筥半斛”。然鑄之容量不止半斛。若以爲六斛或十六斛之秉,則四秉又非鑄所能容。許瀚謂:“鑄,瓶罍屬,有頸可把,故以把計。四秉,言四把也”。

盃 盃之爲用,王國維先生說盃曰:

盃見於宋人書中爲最早。歐陽公集古錄已箸錄一器,其銘曰:“伯玉穀子作寶盃”。然古未嘗知有是器,亦未嘗有是名也。說文:“盃,調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後,知其爲器名,然皆依傍許氏之說,以爲調味之器也。余觀涇陽端氏所藏殷時斯禁,上列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之器,古之所謂尊也。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罍一,皆飲酒之器,古之所謂爵也。有勺二,則自尊挹酒於爵者也。諸酒器外,惟有一盃,不雜他器。使盃爲調味之器,則宜與鼎鬲同列。今廁於酒器中,是何說也?余謂盃者,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設尊也,必有玄酒,故用兩壺。其無玄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謂之側尊,乃禮之簡。且古者惟冠禮父之醴子,昏禮贊之醴婦,醴媵,及聘禮禮賓等用之。其餘嘉禮,賓禮,吉禮,其尊也無不有玄酒。此玄酒者,豈真虛設而但貴其質乎哉?蓋古者賓主獻酢,無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先王不欲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爲苦,故爲之

玄酒以節之。其用玄酒奈何？曰，和之於酒而已矣。昏禮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罍，酌玄酒三屬於尊，此和之於尊者也。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酒脩酌」。鄭注：「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滌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是脩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況齊，貴新也」。是況酌亦用水也。此皆和之於酌時者也。和水於尊者，挹彼注茲而已。至於酌酒時，以水和而滌之，於尊則已鉅，於爵則已細。此盃者，蓋卽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言之，其有梁或鑿者，所以持而蕩滌之也。其有蓋及細長之喙者，所以使蕩滌時酒不泛溢也。其有喙者，所以注酒於爵也。然則盃之爲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故端氏銅禁所列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爲調味之器，則失之遠矣。（古禮器略說）

其狀碩腹而斂口，前有流，後有鑿，上有蓋，下有三足（圖七六，古鑑卷三一第三七葉周伯矩盃）。有款足者（圖七七，陶齋卷一第七葉父乙盃）。有短足者（圖七八，古鑑卷三一第三五葉周季高盃。恆軒所錄之季良父盃，形狀銘辭相同，失蓋）。有方而四足者（圖七九，同上第三八葉周伯定盃）。此一類也。有無鑿而有提梁者（圖八十，陶齋卷三第六葉雷紋盃）。此又一類也。

其高自五寸至一尺餘。

前類稱本名者，有盃，寶盃，旅盃。其稱共名者，有尊彝，寶彝，寶尊彝，從彝。後類有銘識者，僅見嘉仲盃一器（博古卷十九第三六葉）。其字作卣，已泐。博古與薛氏款識皆釋爲盃。有以鳳首爲流，以螭爲提梁，以三獸作三足，形制花紋極工巧。日本人以爲有

西域趣味，當屬六朝之器（見泉屋清賞）。其言不無研究之價值。然何解於嘉仲盃。或古有其器，後人從而文飾之，如犧象諸尊，博古所箸錄者，亦疑魏世發見之後所仿造也。

卣 盛秬鬯之器也。周禮鬯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詩書左傳及毛公鼎等器皆言「秬鬯一卣」者，蓋彝者禮器之共名，而卣者其專名也。鬯人：「廟用脩」，假脩爲之。故鄭衆注云：「脩讀曰卣，卣，中尊」。其制，體或橢或圓，碩腹，斂口，圈足，兩耳，有蓋及提梁（圖八一，周存卷五第八七葉貉子卣）。有體圓如柱者（圖八二，陶齋卷二第三四葉母辛卣一）。有下有方座者（圖八三，同上卷一第四葉鼎卣二，附勺）。有有流者（圖八四，父丁卣，陳氏徵秋館藏器，通蓋高八寸三分）。有無提梁者（圖八五，古鑑卷十七第十二葉周鬯盃卣五）。有四足者，狀若兩鴉合體，提梁作繩紋（圖八六，泉屋清賞第七十圖鴉卣）。有作獸形攫人欲啖者，鑿頂爲蓋，蓋上踞一獸，形制奇詭（圖八七，泉屋清賞第六十八圖乙乳虎卣）。

其高自四寸餘至一尺一寸餘。

其銘皆稱共名，有寶尊彝，尊彝，寶彝，旅彝，宗彝，彝，尊，旅宗尊彝，旅宗彝，寶尊旅彝，寶旅彝，寶尊器。

爵 古通雀。荀子禮論篇：「小者是燕爵」。楊倞注：「燕爵與鸞雀同」。說文鬯部：「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有共名，有專名。共名之爵，凡飲器皆得名之。韓詩說所謂爵，觶，觶，角，罍，總名曰爵也。

專名之爵，其制，前有流，後有尾，旁有鑿，上有二柱，下有三足（圖八八，陶齋卷一第十一葉犧形爵）。有平底者，柱特短（圖八九，泉屋清賞

第八五圖鑿發紋爵)。有方而四足者,柱特長(圖九十,周存卷五第百二十二葉諸女方爵)。程瑤田謂:“兩柱蓋節飲酒之容,驗梓人之巧拙”(考工創物小記述爵兼訂梓人鄉衡注),蓋不盡然也。

羅振玉先生謂爵制之異者:“於毘陵袁氏見一爵,兩柱不連於爵口,而從鑿旁側出,折而向上,圓如蔥管;其篆帶貫鑿而過,與他爵帶皆及鑿而止者不同。銘在柱旁,文曰:“旃作父乙。”(古器物小錄) 其器未見。

其高自五寸餘至八寸。

皆稱共名,有寶尊彝,寶彝,尊彝,旅彝。

銘多在鑿內。有在柱者,尾者,或柱連鑿者。

觚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說文角部:“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觚受三升者謂之觚”。

其形如圓柱,腹微鼓,足微侈,而大張其口,腹以下四面有觚稜(圖九一,陶齋卷一第八葉妣己觚)。有其體特巨,四面有觚稜者(圖九二,同上第六葉鼎尊)。有方者(圖九三,古鑑卷二三第二六葉商若癸觚)。

有無觚稜者(圖九四,陶齋卷三第二七葉亞形中立刀觚),此孔子所為致歎於“觚不觚”也。有無觚稜而巨者(圖九五,叔父乙觚,陳氏激秋館藏器,高八寸六分)。有有兩巨耳者(圖九六,古鑑卷八第四三葉周內事尊)。有下體內繫小鈴者,動搖則鈴響(古物陳列所藏二器)。

宋人於凡觚之容量在二升以上者皆稱之為尊。然觚之容量,大率為七八合,與韓詩說不符。且考工記又與韓詩說異,其將何據以為之準乎?意觚有二種,一盛酒者,一飲酒者;其體巨者,則盛酒之觚也。於觶亦然。然飲酒之觶,口太廣而平,飲時酒易四溢,且腹下有鈴,有端拱之意,與他飲器不類,則觶之是否為觚,不無可疑。姑沿舊稱,以俟他日之論定可耳。

其高自五寸至二尺三寸。

皆稱共名:有寶尊彝,尊彝,寶彝,從彝,從宗彝,旅彝。體大者銘多在腹,小者銘多在足。

罍 說文角部:“罍,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罍,罍受四升”。禮記禮器:“尊者舉罍”。注:“三升曰罍”,蓋沿韓詩說也。

其制似壺而侈口無耳,或圓或橢(圖九七,陶齋卷一第十三葉父甲罍)。有其體特巨者(圖九八,伯罍,陳氏激秋館藏器,高八寸七分)。有有蓋者(圖九九,周存卷五第十四葉伯矩尊)。

昔人以其容積大者為尊,小者為罍。然博古圖之商山罍(卷十六第十三葉)與商諫尊同容八合,而一稱為罍,一稱為尊。是知所定亦漫無標準矣。其大者用以盛酒,殆與觚同。

其高自三寸餘至九寸餘。

皆稱共名:有寶尊彝,尊彝,旅彝,寶彝,彝,寶旅彝,宗彝。

清末,江西高安出土郟王耑三,形與罍同而長(圖一百,周存卷五第一三八葉義楚耑),字作耑或罍。王國維先生以為罍,卮,罍,卮五字實同聲,則亦當為同物。然他器皆不載器名,而此獨載之;銘在腹外,且為耑而非罍為獨異耳。

角 禮器:“宗廟之祭,尊者舉罍,卑者舉角”。注:“四升曰角”。

其狀如爵而無柱,其口兩端射出如角之銳(圖一〇一,陶齋卷一第十二葉祖癸角)。有有蓋者(圖一〇二,古鑑卷二六第四四葉周子孫角)。有蓋作飛燕形者(圖一〇三,陶齋卷二第十二葉飛燕角)。有似爵而無柱者(圖一〇四,周存卷五第百十九葉魯侯角)。有前為流與爵同,蓋為犧首形者(圖一〇五,父丙角,延鴻閣藏器,即古鑑卷二六第四七葉)。

周亞角)。

其高自七寸餘至八寸餘。

皆稱其名:有尊彝,鬯彝,寶彝,彝。

罍 王國維先生說罍曰:

說文解字罍,“从皿从斗,口象形,與爵同意”。羅參事(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云:“案罍从皿,不見與爵同意之狀;从口,亦不能象罍形。卜辭罍字作卣,上象柱,下象足,似爵而腹加碩,甚得罍狀。知許書从卣作者,乃由卣而譌。卜辭从卣,象手持之。許書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轉譌者也。又古彝文有卣字,與此正同,但省卣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無流與尾,與傳世古罍形狀吻合,可爲卜辭卣字之證。又古散字作𠄎,與卣字字形頗相近,故後人誤認罍爲散。韓詩說諸飲器有散無罍,今傳世古酒器有罍無散。大於角者,惟罍而已。諸經中散字,疑皆罍字之譌”云云。余案參事說是也。溧陽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備列諸酒器。其飲器中,有爵一,觚一,罍二,角一,罍一,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觚,四罍,一角,一散,數雖不同而器則相若。其證一也。禮言飲器之大者,皆散角或罍角連文:禮器:“禮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罍,卑者舉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則云:“舉罍角詔妥尸”。皆與角連文,言散則不言罍,言罍則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證二也。罍爲爵之大者,故名曰罍。罍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爲飲器,又以爲灌尊:周禮司尊彝:“秋嘗,冬蒸,裸用罍彝,黃彝”。(余見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罍,其器至大,殆與壺尊之大者所受略同,蓋卽古之灌尊。則罍彝者,

其器卽以罍爲之。鄭君彝畫禾稼之說,決不然矣。)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左氏昭十七年傳:“若我用瓊罍玉瓚”。案瓊當作灌。灌罍卽灌尊。罍所以盛鬯,瓚所用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罍爲之。而周禮鬯人職則云:“凡鬯事用散”。散既爲飲器,又爲灌尊,明係罍字之訛。其證三也。……禮有散爵,乃雜爵之意。燕禮與大射儀:公與諸臣異尊:公尊謂之膳尊,諸臣之尊謂之散;酌於公尊謂之酌膳,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公爵謂之膳爵,諸臣之爵謂之散爵,是散者對膳言之。祭統以膳爵獻士,亦對獻卿之玉爵,獻大夫之瑤爵言之。散爵猶言雜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證五也。比而書之,知小學上之所得,有證之古制而悉合者,蓋如斯也。(古禮器略說)

其狀似爵而口圓,無流與尾。(圖一〇六,亞形罍陳氏激秋館藏器;高一尺一寸六分)。有款足若鬲者(圖一〇七,陶齋卷一第九葉子掃帚罍)有款足若鬲而銳者(圖一〇八,博古卷十五第二十葉周虎罍)其高自五寸餘至一尺五寸餘。

其稱其名,有尊彝及彝。

觥 詩卷耳釋文:“觥,罰爵也,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

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章如愚山堂考索云:“其用則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觶’,則享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則舉兕觥,是燕有觥也。閻胥掌其比,是鄉飲有觥也。綠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

考古圖與博古圖皆無兕觥之名。續考古圖箸錄之兕觥二器,

即博古之所謂匱也。西清續鑑以一形似牛角之器爲兕觥(卷十二第十七葉)西清古鑑寧壽鑑古二書無之。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定爵之高大有蓋者爲兕觥。王國維先生說兕觥曰:

自宋以來,所謂匱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而無蓋,其流狹而長。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圖之文姬匱有之,他器則否。)或無足,而皆有蓋(其無蓋者,乃出土時失之。)其流侈而短,蓋皆作牛首形。(俗人謂之虎頭匱,實則牛首也。)博古圖十四匱中之啓匱鳳匱三夔匱父癸匱文姬匱徧地雷紋匱鳳夔匱七器,西清古鑑三十匱中之司寇匱祖匱伯和匱女匱山匱般匱利匱舉匱二犧匱(案乃獸匱之誤)饗饗匱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諸女匱賈弘匱甫人匱三器,皆屬此種。(餘如積古齋箸錄之父辛匱父癸匱蓋,筠清館箸錄之奉册匱父辛匱册父乙匱,攬古錄箸錄之亞匱蓋,於匱文父丁匱諸女匱,並余所見拓本中之析子孫父乙匱父戊匱作父乙匱,雖未見原器,然觀其銘文,屬乙種無疑。中有二匱蓋,尤其證也。)余以爲此非匱也,何以明之? 甲類之匱,其銘皆云某作寶匱,或云作旅匱,或云作媵匱,皆有匱字。而乙類三十餘器中,絕無匱字。(惟端氏之甫人匱銘云:“甫人父作旅匱,其萬人用”。然其銘後刻,乃摹吳縣曹氏之甫人匱爲之者。曹匱有圖,乃甲類非乙類也。)此一證也。匱乃燕器,非以施之鬼神。而乙類之器,其銘多云作父某寶尊彝,(如父辛匱乃與吳縣曹氏,諸城劉氏之父辛尊同文。諸女匱亦與滎陽端氏之諸女方爵同文,皆祭器之證)其爲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證也。古者盥水,盛於盤洗。匱惟於沃盥時一用之,無須有蓋,而乙類皆有之。此三證

也。然則既非匱矣,果何物乎? 曰,所謂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 曰,此乙類二十餘器中,其有蓋者居五分之四;其蓋端皆作牛首,絕無他形,非如阮氏兕觥僅有一器也。其證一。詩小雅周頌皆云“兕觥其觶”。毛於觶字無訓。鄭惟云觶然陳設而已。案觶說文作斛,當與柎木(今詩作柎木)之柎音義相同。斛者,曲也。(从斗得聲之字,如句菴糾等,皆有曲意。)今詩作觶,又假借作斛。以詩證之:則大東云:“有挾棘匕”。又云:“有挾天畢”。良耜云:“有挾其角”。泂水云:“角弓其觶”。凡匕與角與弓,其形無不曲者。畢之首有歧,亦作曲形。則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類匱之器蓋,皆前昂而後低,當流之處,必高於當柄處若干。此由使飲酒時酒不外溢而設,故器蓋二者均觶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其證二。詩疏引五經異義,述毛說並禮圖皆云“觥大七升”,是於飲器中爲最大。今乙類匱比受五升(韓詩說)若六升(說文引或說)之罍尤大,其爲觥無疑。罍者,假也;觥者,光也,充也,廓也,皆大之意。其證三。(觥有至大者,所容與尊壺同。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與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爲尊,則兕觥亦尊也。七月:“稱彼兕觥”,則爲飲器。蓋觥兼盛酒與飲酒二用,與罍同也。)立此六證,乙類匱之爲兕觥甚明。然此說雖定於余,亦自宋人發之:宋無名氏續考古圖有兕觥二,其器皆屬匱之乙類。此書僞器錯出,定名亦多誤。獨名乙類匱爲兕觥,乃至當不可易,今特爲疏通證明之。(古禮器略說)

兕觥之名,殆可確定。馬衡先生金石學謂王氏所定者爲盛酒之觥,阮氏之器,與西清古鑑之亞角爲飲酒之觥。然二者形絕

不類。觥之大者盈尺，而小者僅三寸餘，盛酒與飲酒之異其用，當於此分之。觚罍二器，可用爲盛酒與飲酒，與觥同。昔人必名觚罍之巨者爲尊，誤也。

其狀有流有鑿，蓋作獸首形，斛其兩角（圖一〇九，古鑑卷三二第十三葉周舉圖一）。有附勺者（圖一一〇，陶齋卷三第三五葉賈弘圖）。有四足者（圖一一一，博古卷二十第二十三葉周文姬圖）。有方者（圖一一二，陶齋卷三第三四葉諸女圖）。有蓋前後作獸首者，四足，後二足作人形，鑿作獸形，兩足下垂，意匠之奇，莫可名狀，與前乳虎卣相類。（原器由來遠公司售歸外國，製圖不緻，故未付印。）

皆稱其名：有寶彝，尊彝，寶尊彝。惟甫人觥稱旅匱，王國維先生以爲後刻。然細審文字，不類僞作。

有作獸形，四足踞伏，上半剖作蓋，與觥形略同者（圖一一三，古鑑卷三二第十八葉周機圖二）。古鑑箸錄三器，爲觥與否，未敢臆定，附此俟考。

勺 考工記：“梓人爲酒器，勺一升”。注：“尊斗也”。士冠禮：“實勺罍角柶”。注：“勺，尊斗，所以酌酒也”。（罍斗今皆譌作尊升，據段玉裁說校改。）蓋酒盛於尊，必以勺挹酒而後注於爵中。故端方所藏鼎卣，出土時勺藏卣內。而賈弘圖亦附一勺，與杜子春考工記玉人注：“酒尊中勺”合。

其狀，中空可以挹酒，旁有曲柄，可以把持（參觀圖八三，圖一一〇）。口徑約八九分，高約一寸三四分，與爵之容量，相去極遠。

匕 匕之用，有云所以載鼎實者，易震：“不喪匕鬯”注是也。有云所以別出牲體者，士昏禮：“匕俎從設”注是也。有云所以匕黍稷者，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鬯匕與敦于廩饗”注是也。說文云：“一名柶”，蓋與柶同器而異名。

端方所藏酒器，中有匕六，其狀略如今之羹匙，（圖一一四，陶齋卷三第五一葉銅勺）長七寸餘。羅振玉先生藏一匕，面平而不凹，背面及柄均錯金書，凡三十餘字（圖一一五，器長六寸二分，羅福頤石華本），未審其用與匕同否？

禁 其形橢長，高五寸餘，長二尺八寸，廣一尺四寸餘（圖一一六，陶齋卷一第二葉柶禁）。自宋以來，箸錄僅此。福開森陶齋舊藏古酒器考曰：

此類承尊之器，禮經所載，實有二種，其名稱亦不同；其一曰禁，如儀禮士冠禮士昏禮皆曰“有禁”，士虞禮曰“無禁”，特牲饋食禮曰“壺禁在東序”是也。其二曰斯禁，如鄉飲酒禮鄉射禮之文是也。鄭玄之解禁也，曰：“禁，承尊之器”（士冠禮注）；曰：“禁所以廢甑者”（士昏禮注）；曰：“禁，如今之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記禮器注）。其解斯禁也，曰：“斯禁，禁切地無足者”（鄉飲酒禮鄉射禮注）。斯禁又名爲柶，少牢饋食禮所謂“同柶”，記玉藻所謂“大夫側尊用柶，士側尊用禁”，記禮器所謂“大夫士柶禁”，皆是也。柶本實腊之器；特牲饋食禮曰：“柶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注曰：“柶之制，如今之大木盤矣；上有四周，下無足”。此實腊之柶也。斯禁所以謂之柶者，以其無足有四周，形相似也。此器之形，橢長如方案而有足，正如禮器注所云，惟尺寸不盡同耳。是謂之禁，非斯禁也。

尊 梁書劉杳傳：“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

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宋以來所著錄之犧尊，其器作牛形，鑿背內酒，以口爲流，與魏晉所出正同（圖一一七，博古卷七第五葉周犧尊一）。有作象形者，謂之象尊（圖一一八，同上第八葉周象尊。以上二器，疑魏後所仿）。有作鴉形者，謂之鴉尊（圖一一九，中國古銅器第一葉鴉尊）。有作鳥形者，謂之鳥尊（圖一二〇，恆軒第四七葉犧形尊）。或即周禮司尊彝之雞彝鳥彝也。宋政和間，所作禮器，有犧尊，乃仿此制（古鑑卷九第二七葉誤作周犧尊，其銘可證爲宋製）。博古所列，恐亦非真。

彝 古器之不能名者，統稱之曰彝。然不能名者多矣，不能盡舉也。茲之所舉，皆有銘者。其銘曰寶尊彝，尊彝，旅彝，宗彝。

一，其體直方，有蓋及足，旁有觚稜（圖一二一，古鑑卷十三第四葉商若癸方彝）。有大腹者（圖一二二，獲古卷一第十三葉父辛彝）。有兩耳作鳥首直上者（圖一二三，同上第十四葉父舟彝）。舊以彝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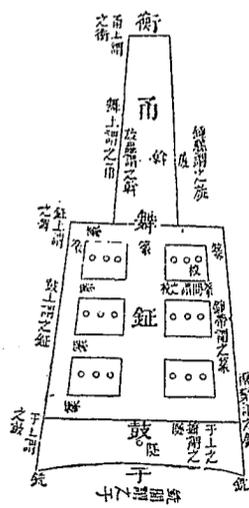
二，其體方，左右有流，旁有觚稜（圖一二四，續鑑卷十四第三四葉周伯匱）。舊以匱稱之。

三，其體圓，有流，蓋作獸首而鳥嘴，有摺疊提梁（圖一二五，兩壘卷七第一葉周愛壺）。舊以壺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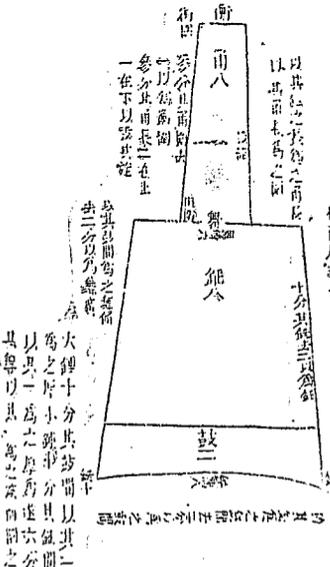
四，體圓而底平，近口之兩旁有耳（圖一二六，周存卷五補遺召尊）。舊以尊稱之。

鐘 其名稱制度，考工記所紀臯氏爲鐘特詳。鄭注不無遺失。程瑤田作臯氏爲鐘章句圖說，始據實物爲之說明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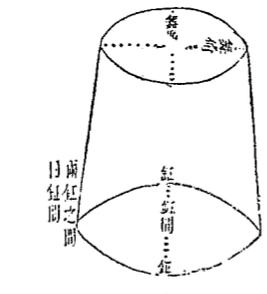
古鐘羨而不圓，有兩邊爲兩樂謂之鈺。兩鈺之間謂之子。子上擊處謂之鼓。鼓上正體謂之鈺。鈺上鐘頂謂之舞。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舞上出於頂爲箭謂之甬。甬上平處對子言之謂之衡。鐘縣與甬相舍謂之旋。舍旋之物，在甬上者爲旋蟲以管之謂之幹。鐘帶設於鈺者謂之篆。篆間爲乳謂之枚。枚上隆起有光，又謂之景。子上的攏弊處謂之隧。（圖一二七，臯氏爲鐘命名圖）

十分其鈺去二得八以爲鈺。其二鼓也。以其鈺八爲之鈺間。去鈺間之二分得六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六爲之舞脩。去舞脩之二分得四以爲舞廣。以其鈺

之長即鈺八爲之甬長。以其甬長八爲甬之圍。三分其甬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八，二在上，一在下，以設

其旋。大鐘十分其鼓間六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鈺間五又十分一之六，以其一爲之厚，鼓中窪下爲隧。六分其鐘之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圖一二八，臯氏爲鐘命名圖；圖一二九，臯氏爲鐘鈺間鼓間鈺間圖。案大字爲考工記原文，小字則程氏所加以說明之者也。）

程氏於設旋猶有疑義，故作設旋疑義記（與上文同見於考工創物少記）。王引之解“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曰：

竊謂“鍾縣謂之旋”者，縣鐘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還之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螿蟲擾搏”。鄭注：“螿蟲，猛鳥猛獸也。”）居甬與旋之間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爲言猶管也。（楚辭天問：“幹維焉繫”。幹一作筦。筦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注曰：“幹古管字”。）余嘗見劉尚書家所藏周紀侯鐘，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爲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始悟正圓之環，所以縣鍾，即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爲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幹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爲幹也。程氏通藝錄以旋蟲爲旋螺，徧考古鐘紐無作螺形者。孟子盡心篇：“以追蠡”。趙注訓追爲鍾紐，蠡爲欲絕之貌，亦未嘗以蠡爲螺，殆失之矣。（經義述聞卷九）

而後臧氏之文，均得確解。然臧氏制度，與傳世之器不能盡合。

蓋鑄時不依法定，非特於鐘爲然也。

其狀可分側縣直縣二類：側縣者上爲甬，甬旁有幹，枚長而于曲（圖一三〇，陶齋卷一第一葉蘇父大林鐘）。直縣者上爲紐，枚短而于平（圖一三一，樂古卷二第一葉齊鐘）。有四面有棧者（圖一三二，博古卷三二第五葉周齊侯鐘）。有紐作環狀，于曲而枚短者（圖一三三，續鐘卷十七第二六葉周和鐘）。

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若然，邵鐘銘云：“大鐘八肆，其窕四堵”，其數不已多乎？鐘之出土，數目不一。金石錄云：“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初鐘既出，州以獻於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仿此銘刻石”。然博古所載，其數僅五。薛氏所錄，其數十四。（王國維先生謂：“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五鐘，銘文前後凌亂，偽器也”。然第九器銘文與前重複，亦非真品。是僅得九器，與金石錄亦不合。）邵鐘，咸豐間，河岸出土。或傳十二，或傳十六，而周金文存（卷一）箸錄則爲十三。新鄭所出，直縣者四，側縣者十八，共二十有二。乾隆二十六年，臨江民耕地得鐘十一（續鐘卷十六周鐘鐘），爲前者之半數。則高宗“定爲周鐘，應十二律，內缺大呂一器，迺勅內府審度鑄成”者，妄也。臨江鐘其高者三尺，以次而小，至於八寸。新鄭鐘其高者五尺，以次而小，至於一尺一寸。以次而小者，名曰編鐘。齊侯鐘直縣，而編鐘側縣，與新鄭鐘同。餘皆異是。有鐘載全銘，而編鐘載銘之一段，須合數編鐘而讀之者，如齊侯鐘是也。有編鐘之文，視全文刪節，而首尾完具者，如臨江鐘是也。有編鐘亦載全文者，如邵鐘是也。其銘文有刻兩面者，一面者，或鼓之左右者。兩面者，大率從前面之鉦起，由鼓左繞至後面之鼓右，再及於鉦，而鼓左，復繞至前面之鼓右。一面者，則多起自右樂，而鼓右，而鉦，而鼓左。亦有刻於甬上者，腹內者。其稱本名者，有鈃鐘，寶鐘，大蓄鐘，寶蓄鐘，鈃蓄鐘，大鈃蓄鐘，寶大腹鐘，寶鈃鐘，寶鈃鐘，需甬鐘，腰鐘，從鐘，鞀鐘。周禮鑄師，鄭注：“鑄，

如鐘而大”。直縣之鐘，或稱蘇鐘及寶鐘。稱其名曰宗彝者，見於楚王鐘一器。

鐘幹附以環形之旋者，僅一紀侯鐘。周金文存箸錄一鈞（圖一三四，卷六補遺），蓋所以縣鐘者。銘云：“內公作鑄從鐘之句”。古鑑鑑古皆有內公鐘（原誤作太公），同屬芮國之器。

句鑪 其狀似鐘而小，口向上，文刻於兩鑲（周存卷一第七八一—八一葉）。出土於江蘇之常熟及浙江之武康。王國維先生謂：“古音翟聲與畢聲同部，又翟鑪雙聲字，疑鑪即鑪”（古禮器略說說句鑪）。然句鑪體多純素，與鑪不同；且鑪文順刻而句鑪文倒刻，疑非同器而異名者。其所舉“三器銘文，或云：‘畢其吉金鑄句鑪，以孝以享’（其无二句鑪）；或云：‘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姑馮句鑪），則其器乃用之於祭祀賓客，與鑪之用於軍旅者不同”，尤其鐵證。安得以“吳越間禮俗自與中原不同”為解乎？

鐸 古分二類：一金鐸，金口金舌，武事用之。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是也。一木鐸，金口木舌，文事用之。書胤征：“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

其狀似鐘而小。商器口向上，銘刻於甬（圖一三五，周存卷二補遺中鐸）。周器口向下，銘刻於兩鑲（同上卷一第七五葉寶鐸）。

所述葬器，止於是矣。更有欲言者，則為辨偽。辨偽之法，若市賈所偽，可遠望而知之。若仿造之精，有足眩法眼者。今述宋明兩代皇帝所仿製：翟著年籀史徽宗皇帝祀園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云：

政和癸巳，帝獲周壘於鎬京；秋，獲商卣，獲兗敦於長安，又獲黃目尊於浚都。後復幽燕，獲耶律得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尊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

其為灌尊，實周人之重寶。詔禮官園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然後知古人之祀，不特止于玉几玉爵玉豆也。明年，獲周罍，越三月甲子，獲寶簋。帝承天休，憲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園丘，祭方澤，享太廟，及禘宮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宋器，匹休商周，銘功以薦神祇祖考，罔有弗格。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萬世而下，始識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經所載不為空言。……

當時所作犧象鼎彝尊壺豆凡二十有八款，其銘見於翟汝文政和禮器銘者凡十有七章，器不盡有銘也。薛季宣良齋浪語集有欽崇豆記。豆銘與政和禮器銘同，蓋政和時所製。記稱紹興二十七年得豆於延陵，上距政和甲午乙未間凡四十二三年，而云“皆古文，蓋商器”，則宋代已有不能辨者矣。西清古鑑箸錄犧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箸錄甲午簋天錫簋嘉禮尊（尊圖見於懷米山房吉金圖），筥清館金文箸錄元祀豆，金石萃編箸錄牛鼎，皆以為周器或秦器。至孫詒讓箸宋政和禮器文字考而其論始定。

次為明宣宗宣德年間所仿鑄古葬器。宣德鼎彝譜所載，其規模之大，器物之多，有出人意料者。初，暹羅國王刺迦滿齎貢風磨銅。宣宗以堪鑄鼎彝以供郊壇太廟內廷之用。著禮部會同太常寺司禮監諸官參酌機宜，該鑄鼎彝，自上用之外，以及頒賜各王府兩京文武衙門。數目多寡款式巨細，悉做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並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於博古圖錄諸書中選得八十八種，柴汝各窯器中選得二十九種，共一百一十七種，三千三百六十五件。後復補鑄鼎彝尊俎豆簋簠鹵簿諸器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四件。

其初次所用物料：風磨銅三萬一千六百八十斤，作鑄造鼎彝諸器用。赤金六百四十兩，白銀二千零八十兩，作商嵌泥金泥銀流金流銀等用。天方國番礪砂，三佛齊國紫礪石，渤泥國紫礪石，渤泥國臘脂石，金絲礪，鴨嘴礪，黃明礪，辰州府硃砂，梅花片石青，石綠，銅綠，古墨，黃丹，礪砂，無名異，血竭，赤石脂，雲南棋子，雲南料石，作鼎彝點染硃砂斑色，紫葡萄斑色，棗斑色，桑椹斑色，蠟茶色，鸚羽綠脚地，蠟茶色脚地，硃砂斑色，石青斑色，石綠斑色，綠色脚地，黑漆古蟹壳青顏色，鉛古色脚地，水銀古脚地，青磁色，朱紅斑色，海棠紅脚地，磁沕色，磁礪沕色用。他物稱是。故項元汴云：

宣爐除本色之外，有做古青綠一種，非若河南金陵姑蘇等處燒斑土窖之偽造也。聞之老鑄工云：宣爐做古青綠者，取內庫損缺不完三代之古器，選其色之翠碧者，椎之成末，以水銀法藥等和傾入洋銅汁內，與銅俱鑄。器成之後，復以青綠硃砂諸色，用安瀾砂化水銀為汁，調諸色塗抹爐身令漏入。猛火次第敷炙至於五次，則青綠之色沁入爐骨。復以白蠟鎔化，烘清爐鼎，擦以棕帚，揩以布帛，則內外青綠硃斑坳起，即以利刀剔之，亦不遽去。(宣爐博論)

鑄冶如是之精，將何以辨之哉？趙希鵠古鐘鼎彝器辨曰：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

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微骨，或其中有一綫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湯煮之，斑愈見。偽者以漆調硃為之，易辨也。(洞天遺集)

此讐言也。彝器出於土中，自周訖今，凡三千年。大抵五色相宣，陸離斑駁，仍具銅質，安有如趙氏所云云者。欲辨色澤，惟在多見，未易言傳。其易辨者，則文字花紋是已。政和禮器，其銘與商周不同。宣德所仿，從博古圖錄等書來，形製尚佳，而銘識極劣。其無文字，可辨花紋。真者刻畫深顯，做者花紋雖工整，而所間雲雷紋多模糊。緣未見原器，故於細微處每多忽略，吾得從細微處而審辨之。又仿者為美觀之故，多錯金流金，而真者反少。

又有‘句容器’者，趙希鵠曰：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同上)

宣德鼎彝譜載所鑄鼎爐，亦多有云‘做天寶年局鑄’者，其詳不可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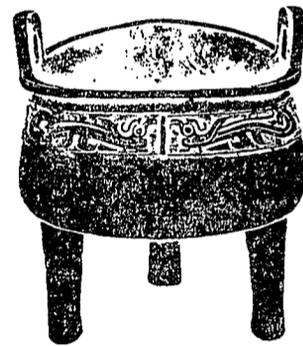
宣德所鑄，約二萬件，而流傳於今者實罕。宋代著錄之古器，百不傳一焉。其故何也？潘祖蔭嘗舉古器自秦至今有七厄。而以宋紹興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此厄為最巨。然不知明末亦有此焚琴煮鶴之舉也。文秉曰：

上(指思宗)又將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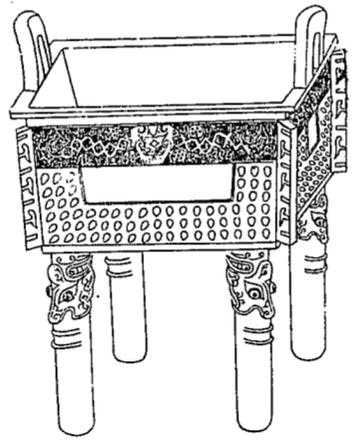
三代及宣德年間物，製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稱千觔願納銅二千觔。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為輕重”。商人謂“宣銅下爐，尚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清輕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煙一縷爾。此則誰認其咎”。監督謂“聖情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于是古器毀棄殆盡。(烈皇小識卷六)

夫以宋明兩代皇帝之力而鑄造之，亦以宋明兩代皇帝之力而銷毀之。物之成敗，固有時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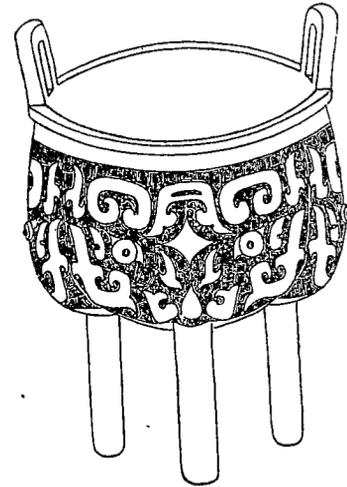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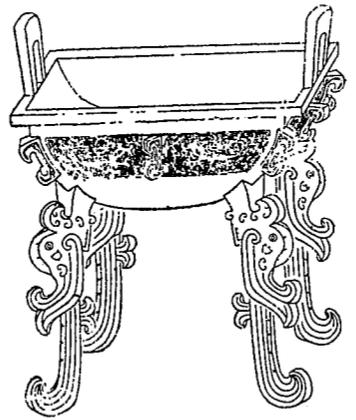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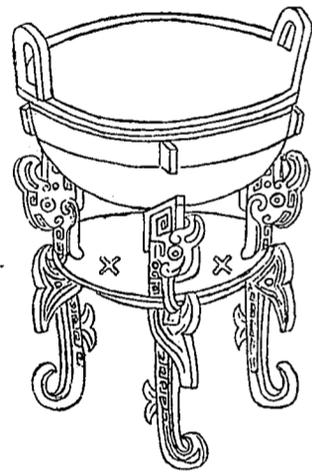
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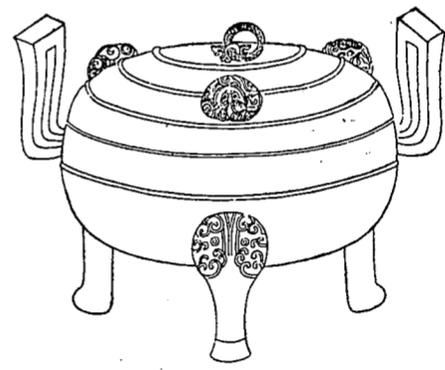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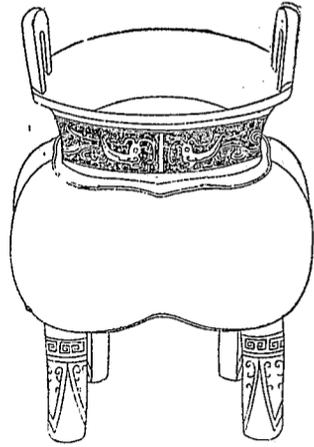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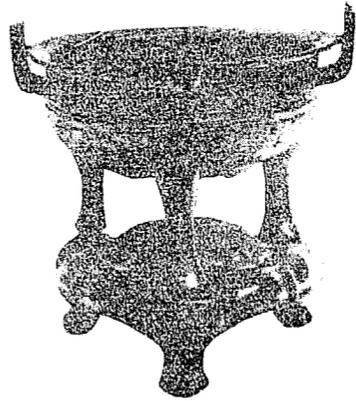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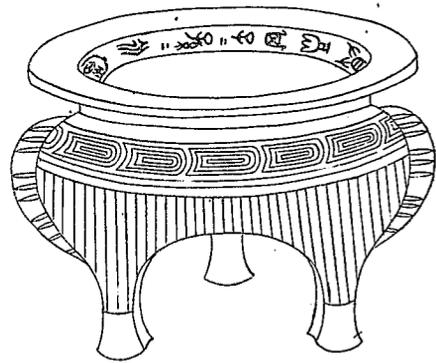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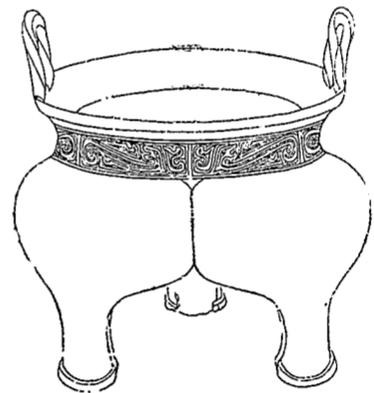
一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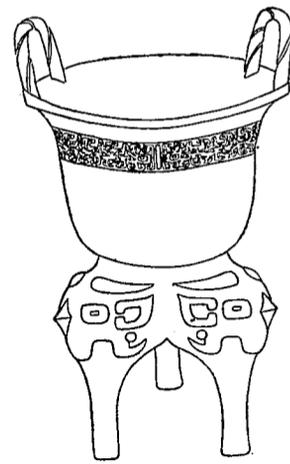
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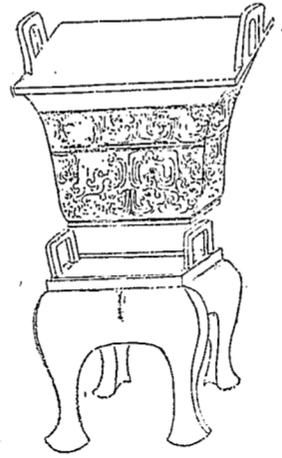
一〇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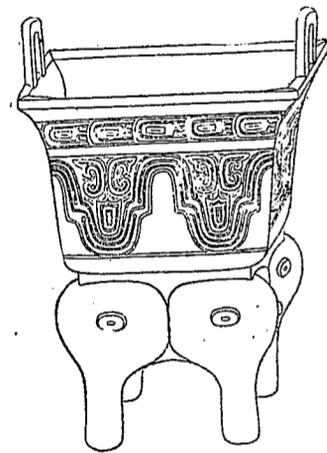
一五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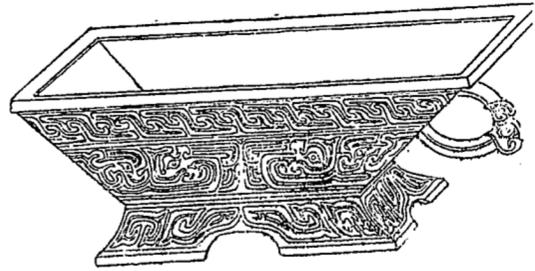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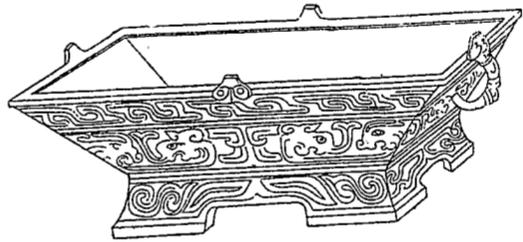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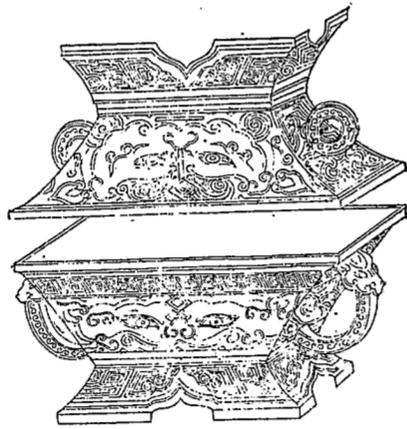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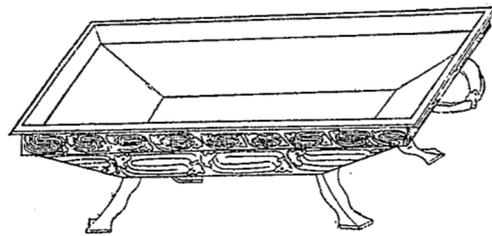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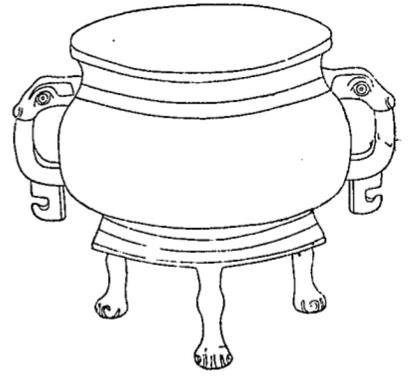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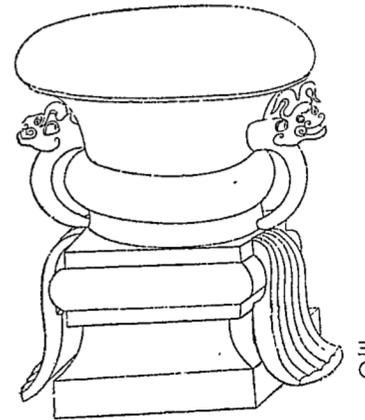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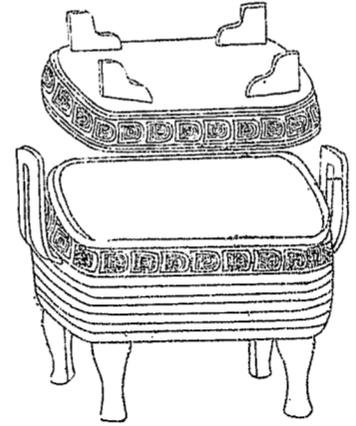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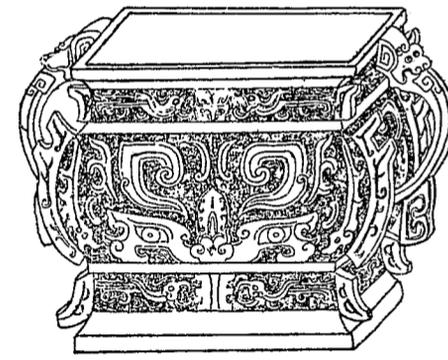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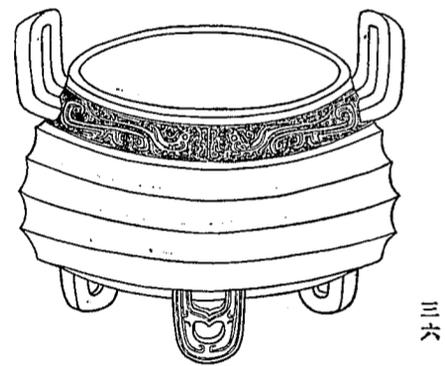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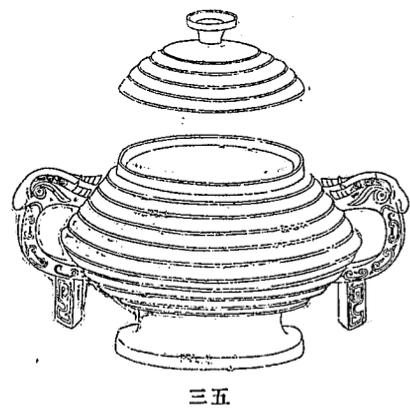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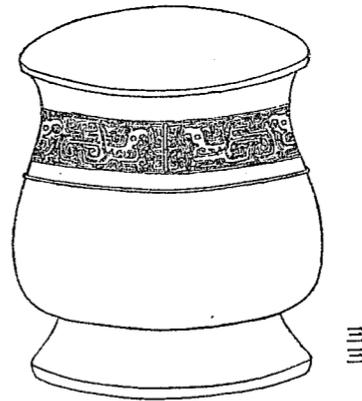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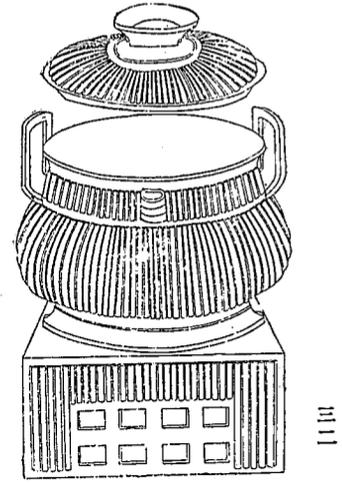
二九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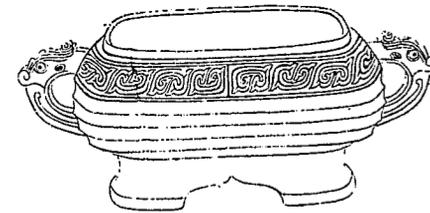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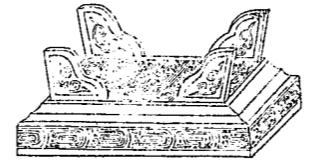


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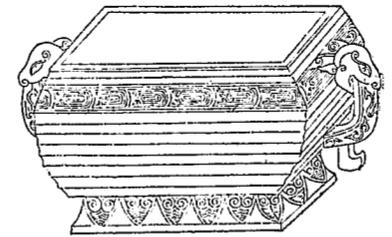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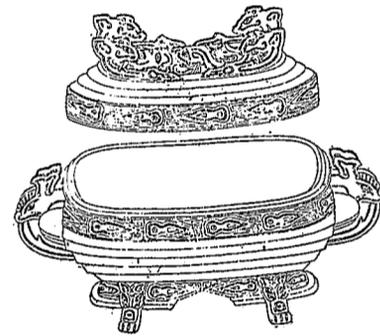
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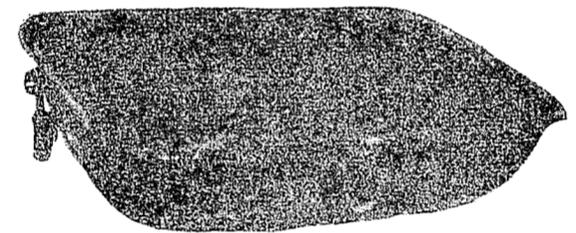
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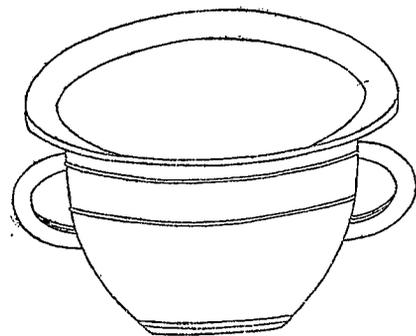
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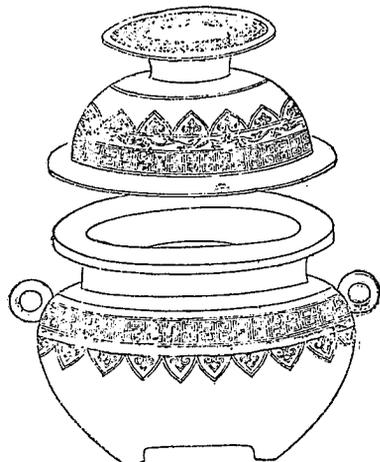
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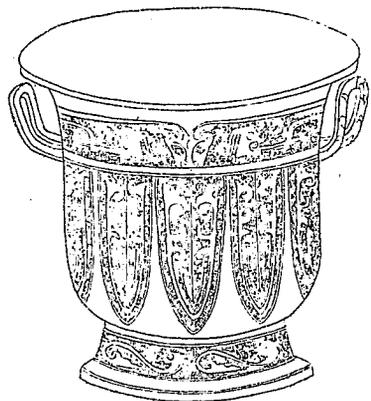
四二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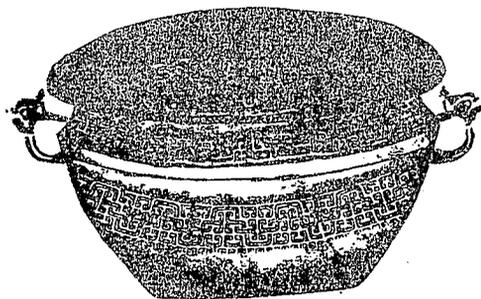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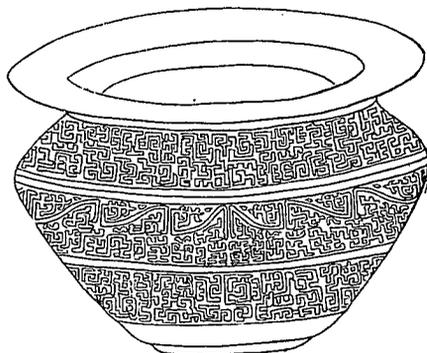
四四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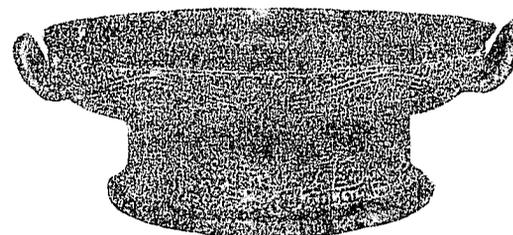
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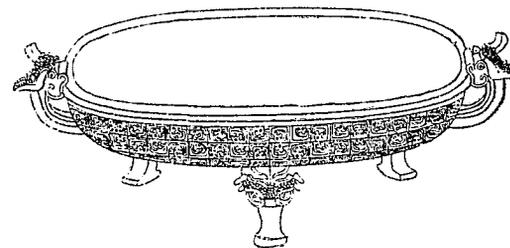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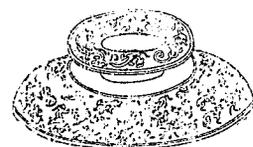
八四



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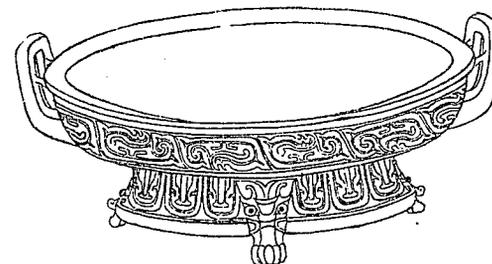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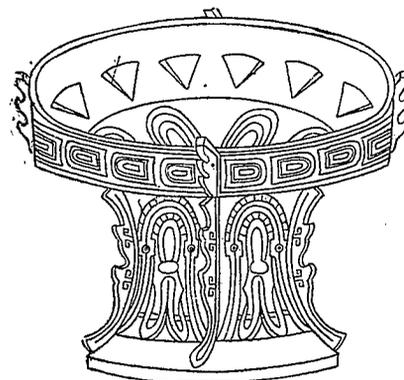
五三



五〇



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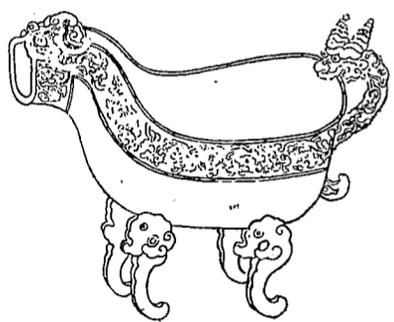
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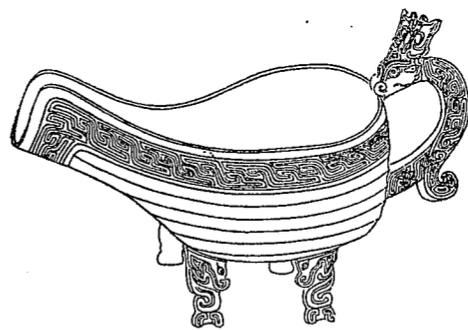
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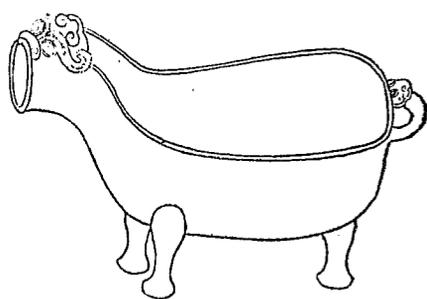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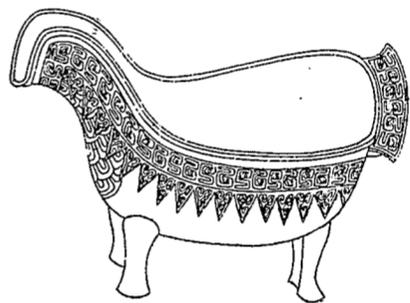
五九



五七



六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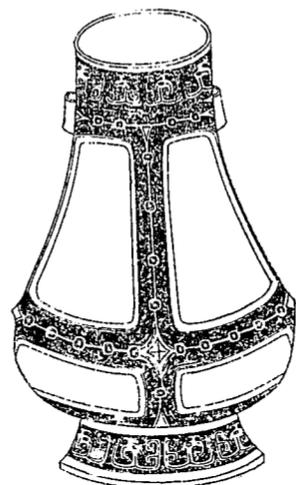
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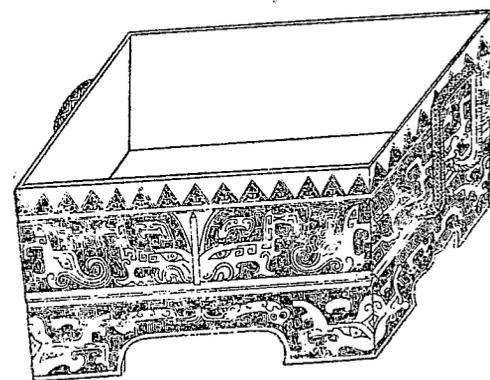
六一



六二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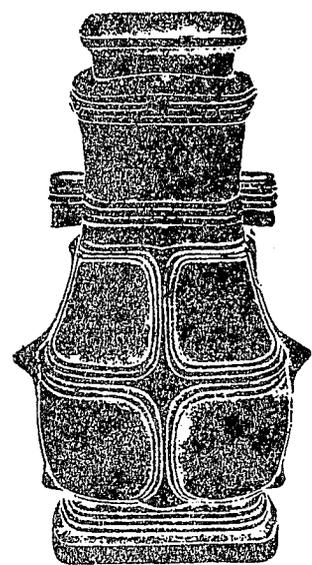
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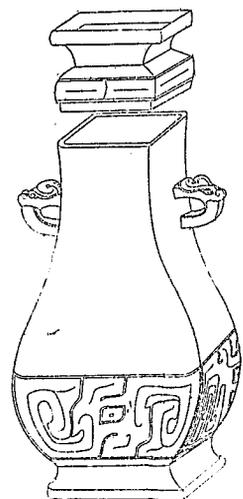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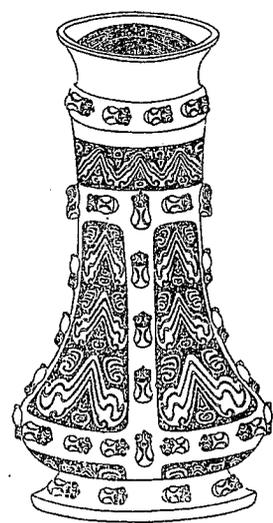
六六



六七



六九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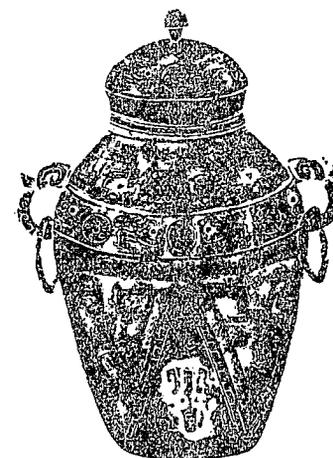
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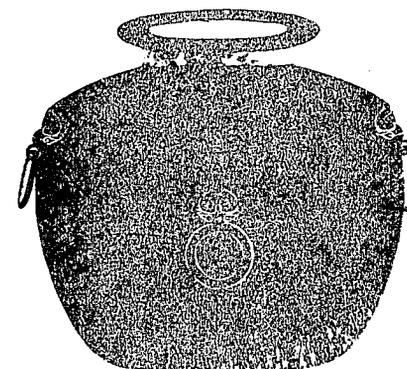
七一



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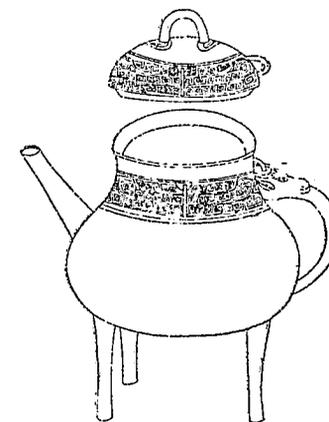
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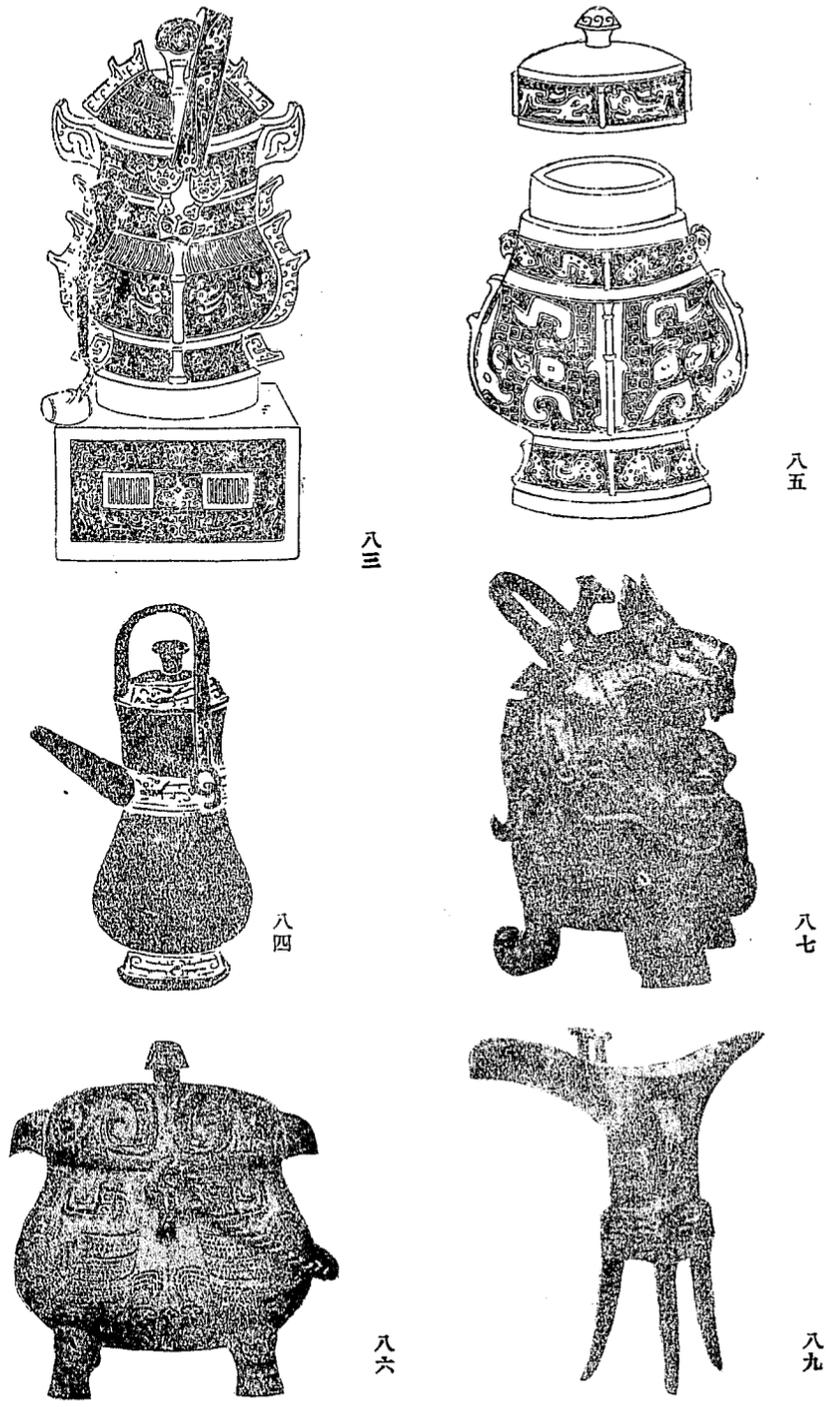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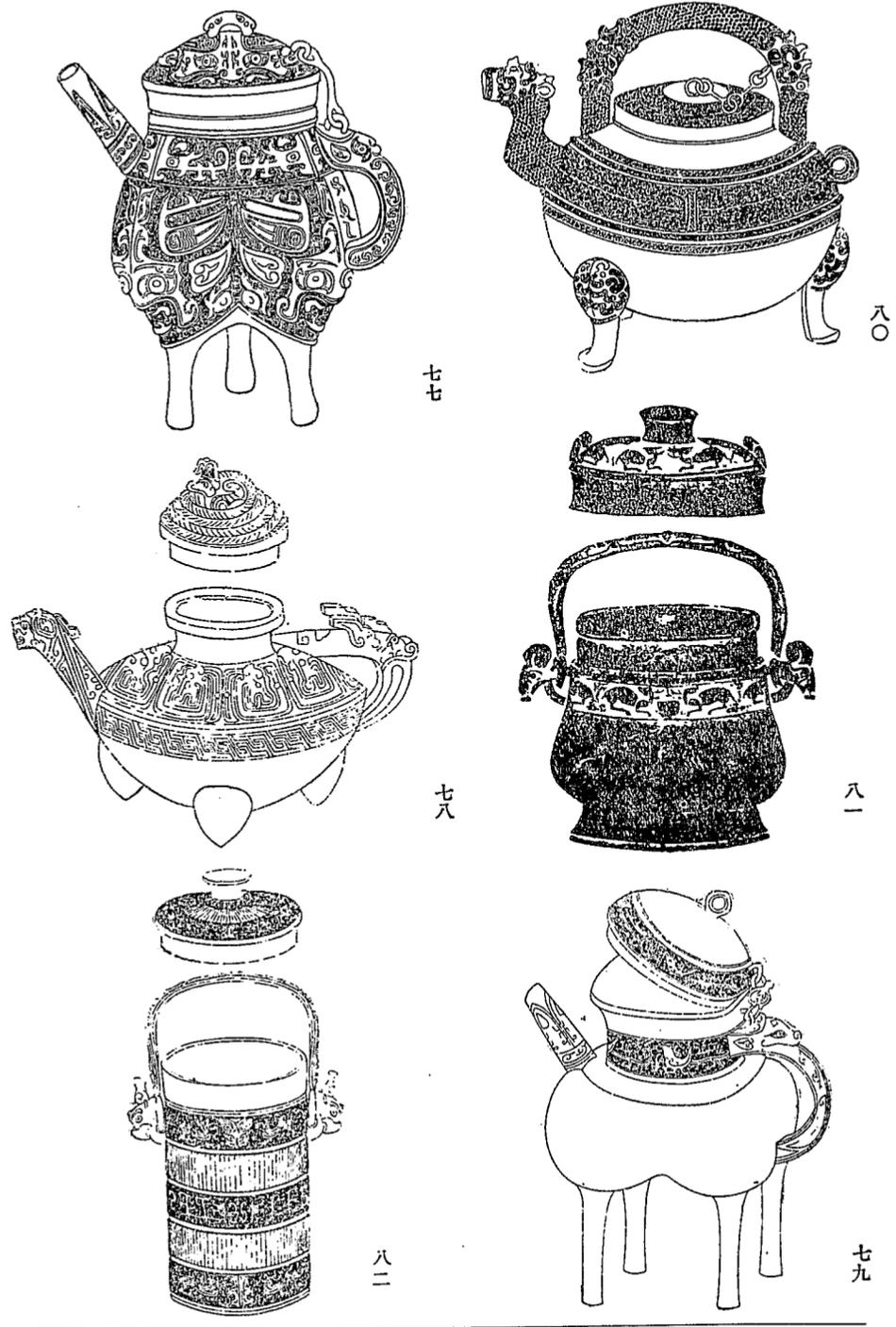
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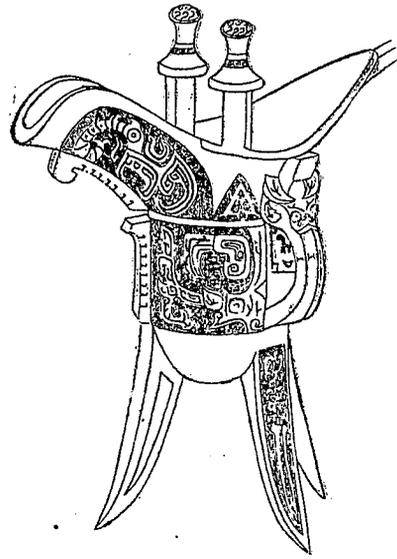


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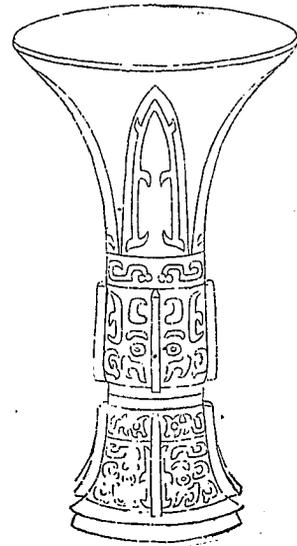


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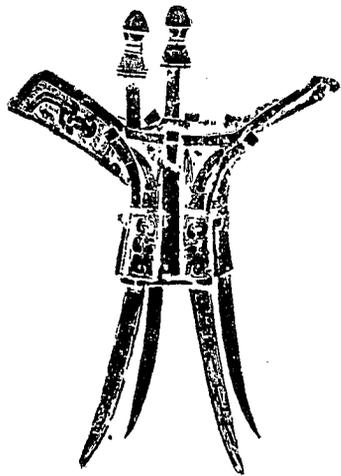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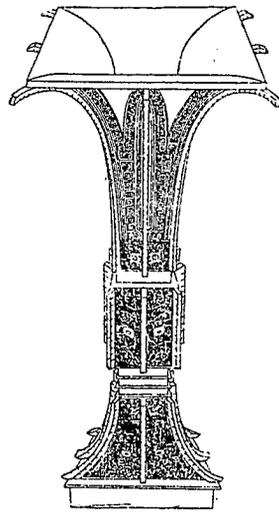
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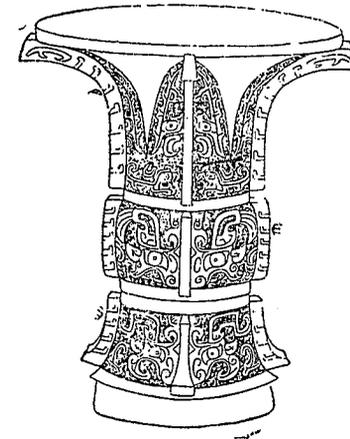
九一



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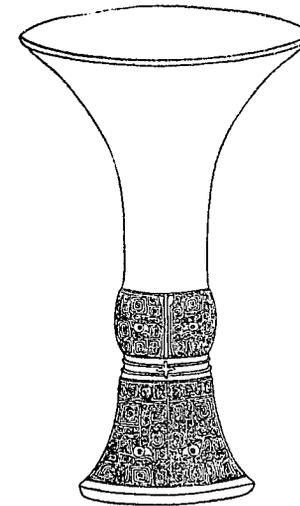
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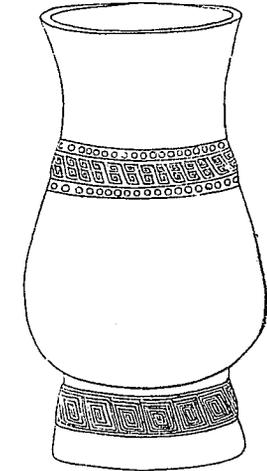
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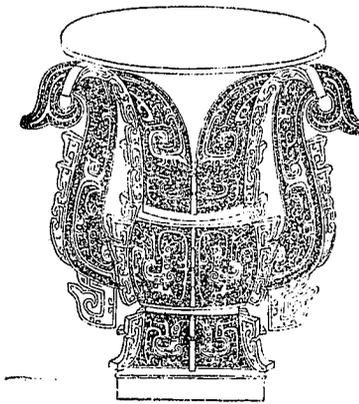
九五



九四



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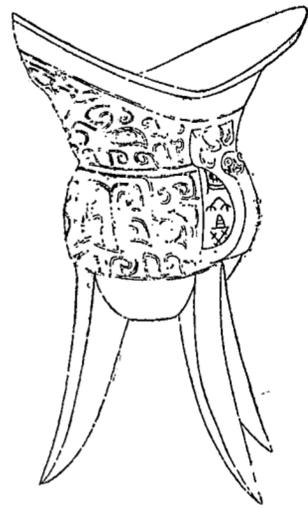
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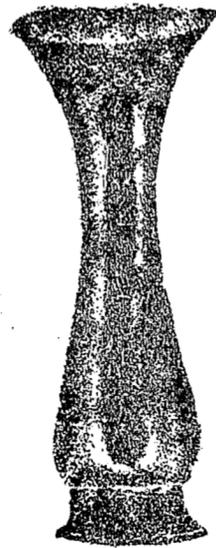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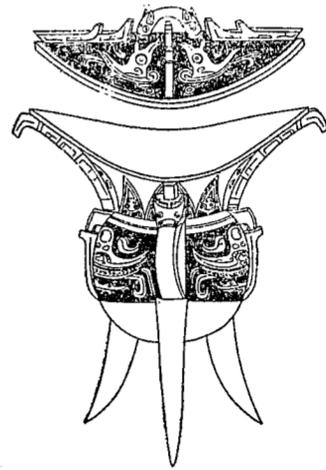
九九



一〇一



一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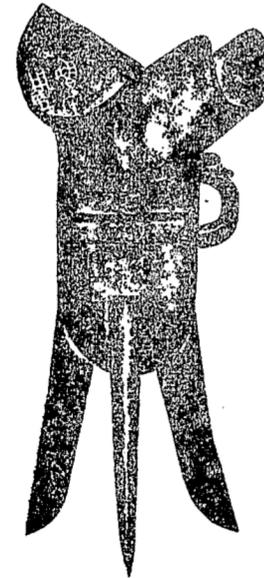
一〇二



一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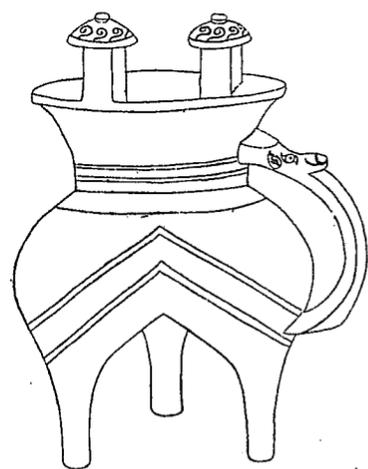
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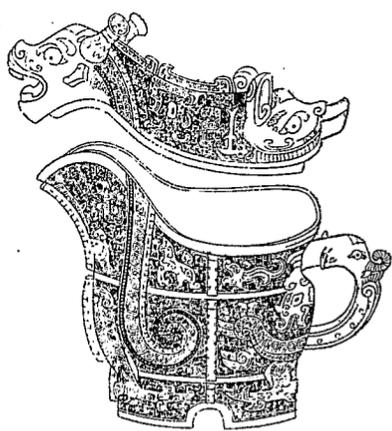
一〇四



一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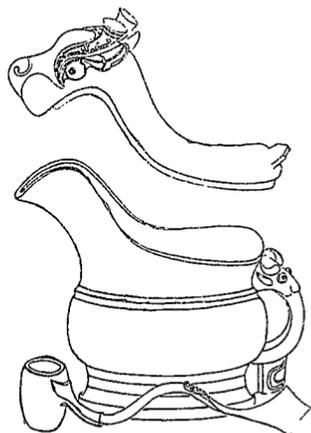
一〇九



一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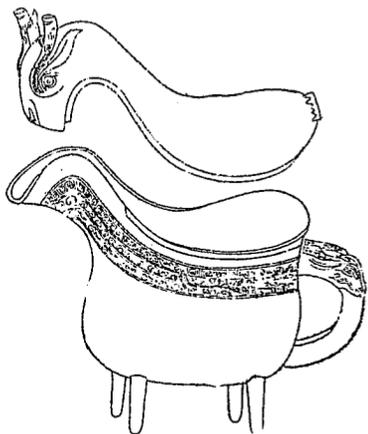
一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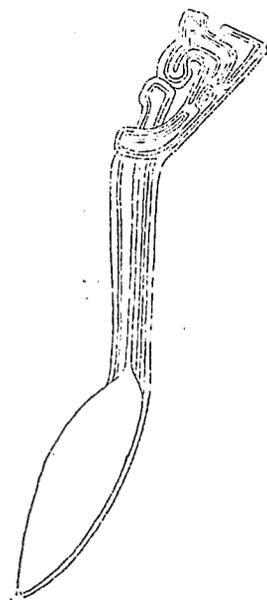
一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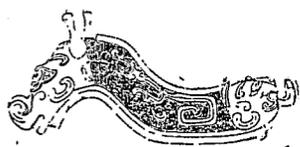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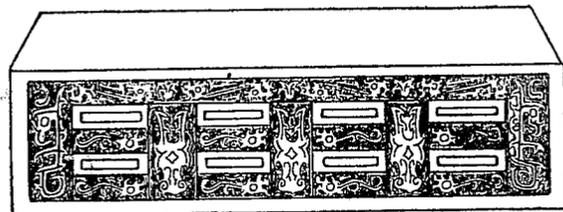
一一一



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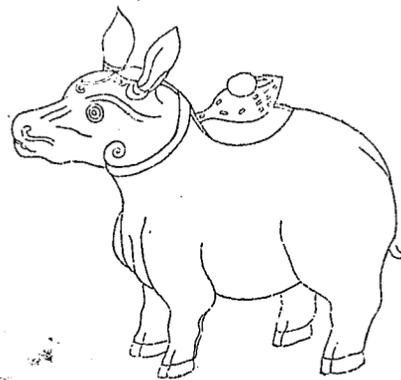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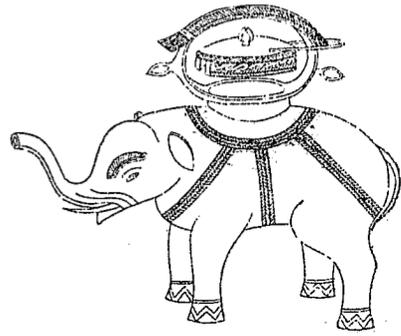
一一六



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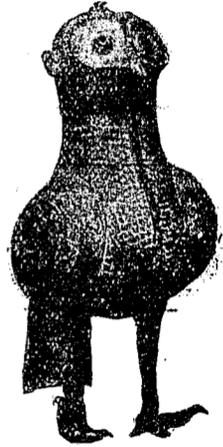
一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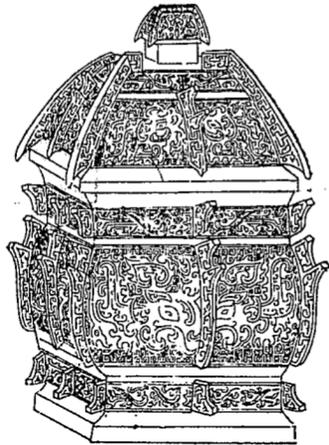
一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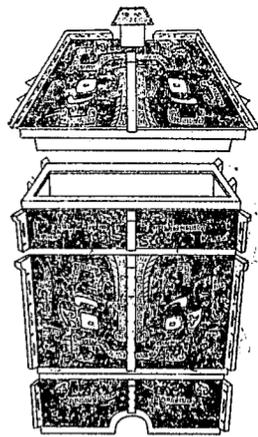
一一〇



一一九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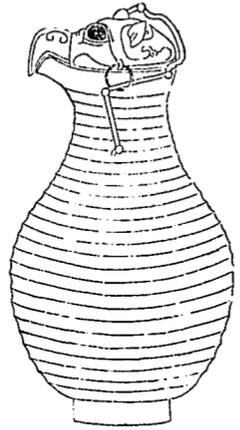
一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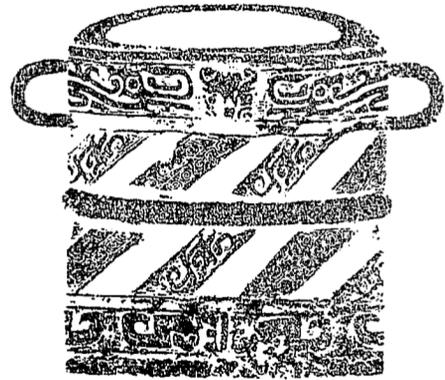
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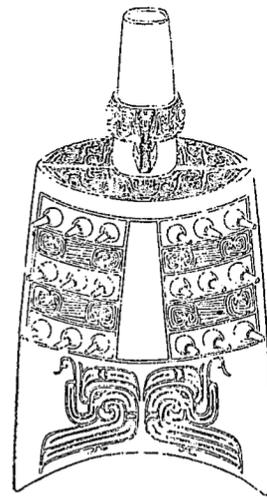
一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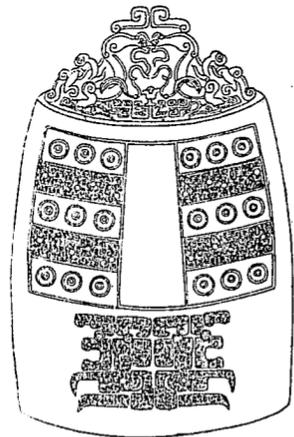
一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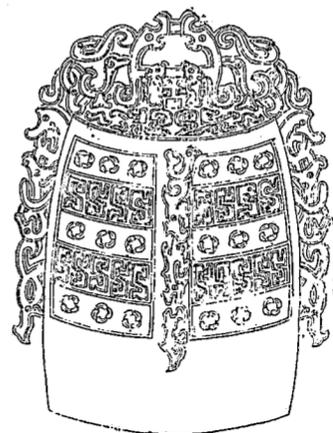
一二六



一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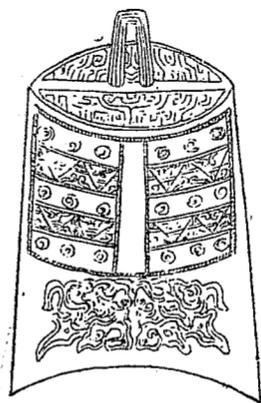
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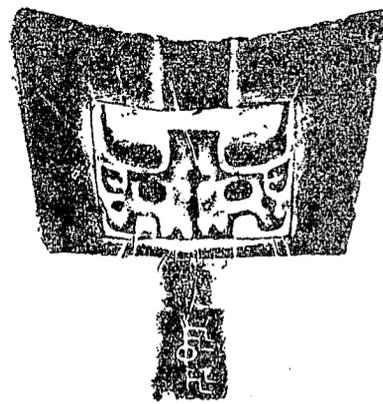
一三二



一三四



一三三



一三五

葺芷繚衡室讀詩雜說

俞平伯

邶風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詩以抒寫性情，三百篇中每有一往情深，百讀不厭之佳篇，而作者何人，本事若何，蓋茫然也。吾人苟誠能涵泳咀味其趣味神思，則密察之攷辨不妨姑置為第二義。無奈有些所在，若不明其人其事之若何，則情思之大齊雖可了知，而眇微之處終覺闕阻而不通。此所以考辨與鑒賞蓋不可分為兩概也。

但我們雖喜明辨，却和迂儒不同。他們喜冒充內行，喜強不知以為知；我們不然。我們覺得‘不知’的比‘知’的多是正當的事。多多知道固然是我們的希望，但不知的更多也是我們的希望。‘知道’是努力的成效，‘不知’是努力的材料和機會。老子說：“無之以為用”。我們很看重這個‘用’字。論前人的觀念

却正正相反。我們所謂學人是黑暗中的掙扎者，是不知中的彷徨者；他們理想中的學人（他們自己做不到，就想冒充，）却是光明的使命，是以一物不知為恥的全知。他們先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把希望又投得太大；後來酒沒有了，便攪進水去朦混一下。這是我們所不肯，不能，且不屑幹的。

邶風柏舟便是一例。這詩在三百篇中確是一首情文悱惻，風度纏綿，怨而不怒的好詩。五章一氣呵成，娓娓而下，將胸中之愁思，身世之畸零宛轉申訴出來。通篇措詞委婉幽抑，取喻起興巧密工細，在素樸的詩經中是不易多得之作。我們讀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作者殆有不能言之痛乎？‘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殆是弱者之哀嘶乎，內則‘兄弟不可以據’，外則‘慍於羣小’；殆家庭社會交相煎迫乎？既不能同流合汙無所不容，又不能降心相從，蒼黃反覆；則拊心悲咤信是義命之當然，豈有他道乎？綜讀全詩，怨思之深溢于詞表，初不必考證論辨後方始了了也。

但‘怨’可知，致怨之故不可知；身世之牢愁畸零可知，何等身世不可知；作者是守死善道之君子可知，而為男為女不可知。何則？詩無序故。其人其事不載本文，又無序以實之，何從而審知之耶？現存之序，僞託無論；即真，亦無益于事。序所言‘仁而不遇’，直於無說等耳。其人為仁人，我固知之；其人為不遇之仁人，我尤審知之；何勞序說耶？至於所謂‘衛頃公之時’，言誠鑿鑿矣，奈不足以使人信耶？姚際恆之言曰：“既知為衛頃公，亦當知仁人為何人矣，奚為知君而不知臣乎？”其駁殊雋永。可見序全是鄉壁虛造之談。既託之毛公，又託之子夏，甚而託之周之太師，宜乎於詩之大義，必了了然無所不知矣；而其技竟

止於此，可笑孰甚焉。

茲約舉各說觀之。毛齊兩家之釋，曖昧不瞭，姑置不論。（毛只言君子，見傳。齊只言窮居之仁人，見易林。）韓說雖見於外傳，但亦恐無涉於本義。劉向治魯詩而所說互異：其一見於列女傳貞順篇，以為衛宣夫人作；其二見所上封事，以此詩為小人害君子。馬貴與曰：“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夫一人之言而前後相違，其為臆說，明甚。以宣姜為此詩作者，尤謬於歷史事實，前人已屢駁之。向之言未必即魯詩之義也。大約解此詩者，衛鄭為一派，朱為一派。衛鄭並以為羣小之陷君子，朱則以為婦人不得於夫。故‘日居’兩句，朱遵鄭義而所釋不同。朱子既信列女傳，而疑非宣夫人之作，故改說為莊姜；其間去取，毫無準則。鄭則將此詩密重重安上君臣字樣；於‘兄弟’下則曰同姓臣也，於‘羣小’下則曰衆小人在君側也，於‘日月’下則以為取喻君臣也，於‘不能奮飛’下則以為臣不忍去君也。詩無明指君臣之文，而鄭言之鑿鑿，若不可移易者然，何耶？從鄭者姚際恆，從劉向朱熹者王先謙。姚之說曰：

“篇中無一語涉夫婦事，亦無一語像婦人語。若夫‘飲酒’‘敖游’‘威儀棣棣’，尤皆男子語。且如是，孟子引婦人詩以言孔子，亦大不倫。”

夫說此篇為女子受侮而作義亦可通，何必涉及夫婦事方得謂為女子作耶？至所謂不像婦人語，尤覺未當。‘微我無酒’二句本係假設之詞，言雖飲酒敖游未足寫憂，無碍於女子口吻。且‘駕言出遊’，泉水竹竿之四章也；上言‘女子有行’，豈亦皆男子語乎？彼為實叙既猶可通，豈此乃虛設反不可通乎？威儀之盛固似男子語，但女子獨不許有威儀乎？至於孟子曾引此詩比

孔子證爲非婦人詩，更不成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而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豈二人相與爲私戀乎？子太叔賦褰裳，而韓起曰，‘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豈起以蕩婦况子太叔乎？詩有本義，有斷章之義，姚氏既非不知，乃混而同之，何也？孟子於詩喜妄說，姚氏引以爲重，失所據矣。

王先謙之說，本於列女傳，略同朱熹。惟他拘拘于三家，以列女傳爲魯說，必釋此詩爲寡婦所作，亦鄰于武斷，反不如朱子之瑕瑜互見。朱子有疑古之識，無疑古之膽，故往往虧一篑之功。他以柏舟爲婦人所作，又疑其非宣夫人，所見已卓。惟不能自守其壁壘，一面既妄測爲莊姜作，一面注孟子又從小序以爲衛之仁人作，徘徊不定，致召陳啓源、胡承珙、姚際恆諸人之誚。朱子之病不在於疑古，乃在疑古之不澈底。他說此詩，不屈於古代之權威，毅然以其詞氣之卑順柔弱，斷爲婦人之詩；雖後不能自持其說，而視迂儒之盲從曲說，固九泉之下有天衢也。

我於此詩，除審度其情思外，非另有所見，前已言之。惟觀其措詞，觀其抒情，有幽怨之音，無激亢之語，殆非男子之呻吟也。一章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憂既隱曲，而又曰‘如有’，其胸懷何其幽鬱也？二章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逆來順受，忍無可忍，故云然耶？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依託兄弟已鄰弱怯，而又曰往愬逢怒，似身不能自主者然。姚氏謂‘無一語像婦人語’，我却覺得無一不像婦人語也。四章‘覯閔’以下四句，言無抵拒陵侮之力，於明發之時，拊心椎擊，自悲其身世。五章以憂思喻不澣之衣，就近取譬更足證爲女子之詩。又言‘不能奮飛’，若爲男子，曲終奏雅，必不若是其卑弱也。凡上所析，良非確證，只足供讀詩者之參鏡耳。夫言爲心聲，就詩之風裁詞氣以推之，

則作者之面目亦思過半矣。

就篇章而觀，‘汎彼柏舟’一章，毛傳以爲興也，朱子以爲比也。而其實二說初無大殊。毛公說：‘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鄭釋之曰：‘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是毛鄭之所謂興，兼比喻也。朱熹說：‘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然於水中而已’。實與毛鄭之釋同。夫毛傳釋詩只標‘興也’一語，並無比也賦也之文；朱子則臆增之。增之未爲不可，特非毛公之意耳。

故此詩首章二句，毛鄭朱三家並以爲比喻，而朱子特標‘無所依薄’一語，較爲高卓。今按，柏舟之名兩見于詩，（邶風柏舟），邶風之所謂柏舟並無‘堅緻牢實不以乘載’之義，然則邶風之柏舟何獨異耶？以柏爲舟，或係古人所常用，故即因以起興，非必有懷才不遇之意，乃借以爲喻也。柏舟之所以有取，正固其‘無所依薄’，觀本詩之意自明。既曰‘汎彼柏舟’，又重言之曰，‘亦汎其流’，彷彿今人說‘柏木的舟飄呀，在水波上飄呀’。側重之點在於萍浮絮泊取喻身世之畸零，與全篇風格爲諧調，必如毛鄭之說，揆之前後，文情不免柄鑿矣。

以下三章無費解之處。第五章，‘日居月諸’頗有異說。姚際恆及鄭玄、朱熹並以爲比喻，而以姚氏之言較直捷。惟王先謙用韓詩義，釋‘胡迭而微’爲‘胡常如微’與各家異。此詩之大義，上既辨之，則諸家以此爲比，實不如王氏之釋作賦體爲優。鄭以爲喻君臣之分不明，朱以爲喻嫡庶之位不正，其妄謬無論。姚以爲喻衛之君臣皆昏不明，亦係臆說。觀此詩全篇並不見有此義。前既言之，則姚說亦無可信之價值，與鄭朱同。此兩句若不從韓訓迭作常，則於義無取，於文爲不詞。若從韓，改字

作釋，方合幽人憔悴之音。日月人間之至光輝者，但何爲於我獨常如微晦而不明乎？言幽憂之甚，雖日月照臨並失其光耀也。狀外緣逐內心而轉，其情愴至爲微眇。故我以王先謙之說爲長。詩中訓故有須視大義如何而定其說者，此類是也。

論此詩結構：第一章以柏舟喻飄泊之思，以不寐見隱憂之深。‘微我無酒’二句極言憂思之難銷，猶宋詞所謂‘借酒澆愁，奈愁濃於酒，無計銷鑠’矣。第二章首言吾心非洞然無有，如鏡虛明者，故不能薰蕕雜會，黑白同茹，忍無可忍，思一吐爲快。繼言可告之人，宜莫過于兄弟矣，然我往愬則逢彼之怒，是兄弟猶途人耳。至親如兄弟尙不足賴，則疏於兄弟者不必言矣。既不能茹，又不能吐，窮之甚也。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詞。我既不容于家人社會，豈有過失乎？然而威儀固至可觀也。豈我有他道以趨迎時尚乎？然而心之堅貞有異石席也。第四章言被小人之害，無力以復之，故椎心自歎。第五章言幽憂之甚，日月失明，輾轉尋思，不能自脫。五章之詩始以舟之汎汎動飄泊之懷，終以鳥之翻飛，與無可奈何之歎，其結構層次實至井然。

論柏舟既竟，因思及古今人各有所蔽，古之蔽也迂，今之蔽也妄。即就詩而論詩，‘考辨’與‘欣賞’，同爲目今研治此書不可缺之工作。文學本以欣賞爲質，煩瑣之考辨非所貴尙。此意稍有常識者皆審之矣。然視考辨爲治詩之鵠的可非，而視考辨爲治詩之階段則不可非；不考辨可明的作品而亦故故考辨之可非，非考辨不明的，不得已而考辨之不可非；前人素無異說，妄立名目，眩才揚已者可非；而關荆榛，張壁壘，走在掃霧埃以示雲天者不可非。考證論辨之事，在文壇上只是一種打掃工夫。瑩潔清明之地無灑掃之必要者，故意灑之掃之以示其勤，誠覺

其可憐而可厭；（然亦未必可恨）至在蛛網塵封，數千百年之華屋中，則作灑掃夫者豈非後來居是居者之功臣，乃亦訶爲多事，得勿遠於人之情乎？詩經中如無重重之翳障在，則吾人誠可直接就諷誦間欣賞古詩人之真美，不勞學作迂儒之聲口矣，奈天不從人願何！翳障故在，則認爲真美者或竟許是幻景；吾人即努力去欣賞亦徒勞耳。真相未知而謬思欣賞，愚矣！未曾欣賞，而自命已然，誣矣。總之，治詩經者，應當考辨與批評並用，方可言整理，方可言欣賞陶醉，否則便是自欺欺人。退一步言，即使自己無意或無力去做考證論辨之事，亦不當菲薄他人做此項工作的。何則？這兩種工作相待而成故。昂首閉目作扣槃捫籥盲瞽之談，而謂天下之是盡在於我，天下之非盡在於他人；其胸襟見解已自絕於文藝之陶冶。此中而有天才，何地方無天才耶？天才而亦如此，庸妄人更又將若何耶？吾豈知其何故，願以質之今之以天才自許者。

（附）邶風柏舟故訓淺釋

第一章，‘如有隱憂’。李善引韓詩，隱作殷，（見文選注十六，二十二，三十七，五十三諸卷）訓爲深也。魯同毛作隱，訓爲幽也。（見呂氏春秋貴生篇高誘注）齊釋爲大憂，（見焦氏易林）是同韓作殷。四家之文義初無大殊。就文章趣味而論，釋爲‘幽’‘深’，較‘大’爲細密。既曰‘如有’，則憂思之隱曲可知，否則無所謂‘如有’也。王先謙以古如而字通，讀如爲而，義亦可通。（見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惟我以爲‘而有大憂’，終遜‘如有隱憂’之情愴深厚，不若‘如’讀本字，‘隱’訓幽微爲佳。毛訓隱爲痛，朱熹因之，更遜於三家矣。‘隱痛’‘隱憂’於義皆適，乃曰痛憂，於文義似欠妥協。

第二章，‘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毛訓茹爲度，則言我心不能如鏡之度物，似卽爲下文‘往愬’‘逢怒’地步。鄭則以爲心之度物勝於鑿，恐與毛意初不符也。朱子之言却正與毛同，六句串講，更足爲證。姚際恆引歐陽修的話。他以歐陽說爲然，我見亦同，茲節錄之：

“……然則鑿可以茹，我心匪鑿，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鑿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爲度也。（按，毛雖以茹爲度，但所釋並不如此，此實是鄭玄一人之說，與毛公無涉也）……茹，納也。蓋鑿之于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鑿，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詩經通論卷三）

‘我心匪鑿’，與下文‘匪石’‘匪席’，詞氣完全相同，而生異議者；正因‘茹’字之訓故不定耳。茹當訓容納，非創自歐陽氏，韓詩舊說正如此，見韓詩外傳一：

“莫能以已之囁囁，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若茹訓爲度，則非言我心不如鑑之能度物，卽言我心度物之明甚於鏡，而皆覺不安。不如逕訓爲容納，則上言不見容於羣小，下言不見助於兄弟，於文義至順；故下文緊接了一句‘亦有兄弟’。若如毛鄭朱子之釋，無所謂‘亦有’矣。況且‘柔亦不茹’，茹固訓納，此何訓爲度耶？王夫之釋此句亦好：

“既不能容受非理，故難禁其憤懣之溢而思愬焉。故下云‘薄言往愬’，不能茹而思吐之也”。（詩經稗疏）

‘薄言’。薄，毛以爲‘辭也’，鄭以爲‘甫也，始也’。韓亦以爲辭，與

毛公同。（見後漢書李固傳章懷太子注引）王夫之則據方言釋薄爲勉。他說：

“薄言往愬者，心知其不可據而勉往也。凡言薄者放此。……凡語助詞皆亦有意，非漫然加之”。（詩經稗疏）

王氏此說甚好。語助詞若漫然可加，則任何字皆可配搭，命意遺詞，了無準則矣。‘言’字在此當依胡適之說釋爲而。‘薄’有勉義，在此則爲加重之語助詞，似較訓‘薄’爲‘始’切當矣。薄雖有勉勉之義，不碍爲語助之辭，因非必全無意義，始得謂之辭也。

第三章，‘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毛訓‘棣棣’爲‘富而閑習’。棣棣猶逶逶，衆也，並無閑習之義。王先謙亦以爲此四字‘文不成義’。賈子新書容經篇釋‘棣棣’爲富，‘釋’不可選爲衆，於文義合，當從之。朱熹訓選爲簡擇，不知選算古通，三家詩此章本有作算者。（王應麟詩考引後漢書朱穆傳注）。選算並可訓爲數，言自己威儀之富，不可數也。‘不可選’正以形況上文‘棣棣’兩字，文義本至明白。此句是詩人自期許之詞，上言節志之堅貞，下言威儀之富盛，毛鄭朱熹皆無異說。王先謙疏三家詩，獨分‘威儀’句與‘不可’句爲兩截，甚苦周折，恐三家之意亦初不如此也。

第四章，‘慍於羣小’。慍有‘怨’‘怒’兩釋，昔人以此聚訟。（陳奂毛詩傳疏，臧庸拜經日記，胡承琪毛詩後箋均詳辨之。）其實從上下文看，在此應訓爲怒，言見怒於羣小也。韓詩薛君章句曰：“慍，恚也”。是與毛傳同。凡文字訓故皆當就上下文參證以定。逐字辨之，則一字數訓，將何所取擇耶？慍訓爲怨或怒尙係小節，鄭玄之通釋此句尤謬。此章之鄭義，見於上章之箋。“已德備而不遇，是以慍也”。信如鄭說，則非詩人見慍於羣小，乃是詩人慍羣小耳。兩釋迥異，不可不辨。胡承琪陳奂並以鄭

義爲然。毛公此章並未明說，而陳氏亦比而同之於鄭，甚屬無取。王先謙的話最爲明通。

“若以慍屬已言，是慍羣小，非慍於羣小矣。孟子盡心篇引此二語以况孔子，最合詩旨。荀子宥坐篇，劉向傳上封事，說苑至公篇，韓詩外傳一，趙岐孟子章句十四引詩皆推演之語，非本詩義”。(詩三家義集疏卷三)

詩明明說‘慍于羣小’，而他們竟連文義也不大弄得清楚。他書本非專說詩經的，則比附曲說還近情理。鄭玄作詩箋，亦復如此，而後人猶爭從之，可歎也。昔人講學每厭平實而喜曲詭，見古人有片句隻字之異說，便爭羅致之，以爲光寵；曾不知詩有本訓，有比附之訓，有本義，有斷章之義。惟古是從，不辨黑白而從之，故讀書愈多而蔽愈甚。宋儒詩說固多淺妄之談，然在此點上不但遠勝於漢儒，且有勝於清儒也。

‘寤辟有標’。寤訓爲覺醒，辟爲拊心，無異說。‘標’毛訓爲拊心貌。說文，‘標，擊也’。陳奂因以引證毛義。但拊爲撫摩，安得以標擊形容之，似說文之訓非特不與毛義相成，且正與相左。我覺王先謙解得頗好。他說：“審思此事，寐覺之時，以手拊心，至於擊之也”。‘辟’‘標’兩義雖近，有深淺之不同。由辟而標，狀其痛心之甚也。毛以標爲副詞，以狀拊心，失之。有在此當讀如又。

第五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此句毛公無釋。‘居諸’當爲語詞，見日月毛傳，各家無異說。鄭玄之說甚怪謬，竟不可解，而朱熹從之。所不同者鄭以喻君臣，朱以喻嫡庶；取喻雖殊，妄謬則一也。較近情理之釋，有姚際恆與王先謙。姚氏依毛詩不改字，王氏則從韓詩，讀迭爲秩，訓爲常也。茲節錄兩家之說：

“按日月之交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日月之食甚明。今詩言與彼章同，謂日月胡爲更迭而微，以喻衛之君臣皆昏不明之意。(詩經通論卷三)

“愚案‘迭’‘秩’古通借字。韓詩本作秩，故字或借‘或’而訓爲常也。‘而’讀爲如，……惟窮居苦節之婦人，終身晦闇，若天日所不照臨，故言日月胡常如微隱而不見”。(詩

三家義集疏卷三)

此兩說均遠勝於鄭箋朱集傳。姚氏之說較爲直捷，惟謂取喻衛之君臣，不免武斷。王氏用韓義，訓迭爲常，取徑較迂，但所釋詩旨，能融會全篇之風格；我覺得頗好。此兩說之優劣，當視此篇之大義如何而定，不能僅就訓故中別也。

邶風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惱，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及生既育，比余於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沘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此篇大義最爲昭顯。尋閱本文即可審爲棄婦怨其故夫之詞。不特其事明，且其事之因由亦大略可明，不比行露，訟獄雖可知而興訟之故不可知；亦不比柏舟，幽怨雖可知而生怨之故不可知也。詩中既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則谷風之篇猶之漢人所作上山采蘼蕪。其事平淡，而言之者一往情深，遂能感人深切。通篇全作棄婦自述之口吻，反復申明，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不特悱惻，而且沈痛。篇中歷叙自己持家之辛苦，去時之徘徊，追憶中之情癡，其綿密工細殆過於上山采蘼蕪。彼詩只寥寥數語而此則絮絮叨叨；彼詩是冷峭的譏諷，此詩是熱烈的怨詛。三百篇中可與匹敵者只有氓之一篇。而又各有各的好處，全不犯複。可見真性情之流露，不計其淺鄙而自不落於淺鄙，不患其重複而自不落於重複。吾每謂作詩非難。涵詠性情以作詩，夫何難之有？而世人每忽略於性情之際，專求工於詩，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若而人者，吾但願其多讀國風及古今中外之民歌，使知詩不必做而始工（詩自然可以做，我不一概抹殺。）隨筆寫的，隨口唱的，中亦有好詩存焉。此正如華妝可增美人之美，然而美人之美初不在於妝。屏絕妝飾以言美固未是，而認華妝者即爲美姝，其昏惑不滋甚耶。讀詩經，尤其讀國風，我以為對於有志於詩的初學最爲有益。讀作家詩易養成一種摹倣之陋習，而讀詩經則無是病。因三百篇之體全係直直落落的白話，非特令我們無從摹倣，且亦無須摹倣得。所以中國詩壇上，向來摹擬鬼大作祟的，而摹倣詩經，作四言詩的，終久是寥寥得很。至於魏晉唐宋之詩，則子子孫孫已不知有多少了！

小序說詩謬妄成癖。以谷風之昭明，尙不免添些夢話，更

何論其他。牠說：“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失道誠哉是不錯；但說是‘刺’已覺不妥，而又說‘化其上’，不知何以知之？朱子說得好：“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其他諸家無甚異說。三家之遺說亦不可見。宋王質因誤釋‘伊余來暨’一語遂曰：

“此非絕也，特以勞役之事若之。新昏近有所昵，非納采問名而禮昏者也。……故以納婦爲昏，其他交際皆可稱昏……既絕不可以相見，而尙‘薄送’何也？既絕遂爲他人，而尙祝以‘毋逝’‘毋發’，何也？末云，‘伊余來暨’，望來而求安也。絕則豈復來乎？”（詩經卷二）

王氏之說無一能言之成理。新昏非必禮昏者猶可言也，乃曰‘其他交際亦可稱昏’，則不知其何所見！其謬一。絕則不可再相見，於古固有徵乎？即退一步承認王說，而‘薄送’一語，本爲被絕臨去之情景，其時尙同居一室，出自幃房，有何不可見之有？而况此語又爲怨望之詞，非直叙乎。其謬二。‘毋逝’‘毋發’正極寫其餘情未斷，眷眷不忘之一點痴心，迂儒乃視爲不可解。其謬三。‘來’字在此初不訓作來去之來。其謬四。且王氏謂“婦人承夫命出有所營”，則不知其何所營？此解施於今之女子尙可通，（惟又不得曰承夫命矣）而豈宗法社會中女子之事乎？其爲臆說，無採取之價值，不待言也。

惟在此尙有一點須辨。詩雖作棄婦口吻，但是否即棄婦自作，或他人代述，或原作而他人潤飾之。此僅看本詩不生問題，（初不必如此細辨）一參讀小雅谷風，便覺得有詳辨之必要。我友顧君頴剛有札記一節辨析極工。我得他的允許，爰引錄之。

“這兩首詩不同之處邶風裏是連續敘述的六章，小雅裏是辭氣相同的三章，一個複雜，一個簡單。但他們的母題是一樣的，起興都是谷風與雨，以下都是說一個婦人爲他的丈夫棄掉，追想從前時兩口子如何的相好，在貧困的境界時，這個婦人何等的出力幫助他，到現在安樂了，就狠心的把她棄了，試把兩首詩中相同的意思比較如下：

邶風谷風	小雅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一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一章)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五章)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一章)
不念昔者，伊余來暨。(六章)	將恐將懼，寘予於懷。(二章)
既生既育，比余於毒。(五章)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一章)
有洗有潰，既詒我肄。(六章)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二章)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三章)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三章)
‘就其深矣’全章(四章)	忘我大德(三章)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一章) <small>(左傳說)</small>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三章)
不我能惱，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五章)	

(注)顏剛札記係草稿，他所列表，茲爲修正。小雅谷風一二兩章，恐懼與安樂爲一意之轉折，但不分割不便列表。茲表上下分承，惟中(以虛線示之)之對下係混合承接。一二兩章‘將恐’以下四句並須連讀後，始與中層相承。

“從這個比較上，可見兩首詩是極相類的。在藝術上，自然小雅的一首不及邶風一首曲折，或者可以假定小雅的一首是原有的，邶風的一首是經過文人潤飾的。方玉潤，說“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急公嚮義胞與爲懷之士可與言，而豈一婦人所能言哉！這亦是文人潤飾的假定之下所能解釋的。詩是棄婦的詩，但不必棄婦自己做，社會上這種事情多了，文學家不免就採取而描述之。從舊材料裏做出新文章，是常有的事。母題相同是不容諱言的。可笑做詩序的人因爲小雅裏的一篇，從他們排定的次序應該在幽王時，幽王是當刺的，所以就定爲刺幽王；又因爲沒有說明夫婦二字，就硬拉做‘朋友道絕’。他們不想想，朋友怎麼會‘寘予於懷’呢？所以要打破這種謬妄的傳說，比較的研究是很好的事”。

這同題的兩首詩，實在是說的一回事。依前表看，小雅谷風全篇之意，已具於邶谷風之中。所以我們不能說這是分離不相干的兩首詩。顏剛的假定也頗有用。不但‘凡民有喪’兩句露出馬脚，即第三章以涇渭起喻，亦可以應用此解釋。如鄭玄說此兩句，以爲‘絕去所經見’固屬想當然之談；即我懸測爲當時有此謠諺，亦覺勉強。因邶之去涇渭，地約千里。邶人作詩當言淇水河水，何得遠及涇渭？說爲實叙，固遠情理，即說爲譬喻，亦覺其取喻之不倫。且出之民間棄婦之口，則尤覺其不倫。詩中之比興，往往因所見而啓發，是爲通例，而今獨不然，何耶？今若說爲文人代作，則於此點無所凝滯。既爲文人之作，則取喻悠邈亦無足異。觀邶谷風一篇文章，技術之美妙，指詞之婉中帶厲，固不類密勿持家，後被棄擲，窮而無告之女子所自作也。其中有微妙之曲喻，(榮則茶苦齋甘，水則渭清涇濁)有通蔽雙融之

妙諦(毋逝以下四句);有棉裏藏針之怨詛語(御冬'御窮'四句)。若固出於當時之女子,則真所謂百年千里猶不可期者,將歎吾生之不及見矣。故顏剛之說,雖非定論,却有可存之道。

此篇章法可得略說。(1)正言責其不當棄絕糟糠之婦。(2)自己被棄時之苦,其夫重昏時之樂。(3)棄絕後之餘情。(4)昔年持家之如何黽勉。(5)(6)今昔之殊,其夫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全篇格局開門見山,「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實為其綱領。以下五章,全是反復申訴我之如何終始黽勉求與汝同心,而汝今昔不同,如何怒我,歸結到「不宜」兩字,則儼如老吏決獄,鐵案如山矣。持較柏舟,則彼詩一味幽怨,此則怨怒之故了了可見。柏舟雖未言夫婦事,而可懸揣為女子之作;此詩已明言,却又未必即出於女子之手。古人往矣,不可起於九京,就區區風格之卑亢,情性之柔剛,以遙度數千載之上,非有會心,得無晒吾人之癡乎。

福州舊曆新年風俗之調查

葉樹坤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有個風俗調查會,裏頭所徵集的風俗物品的材料很多,前年我到該會參觀幾次,所陳列的物品和調查的報告,無慮幾萬種,這樣研究學術的精神,真是欽佩之至!國學週刊於孟姜女的故事,顏剛先生竟用幾許精力,此種態度不能不說是學術前途的好現象。我當時看見調查會裏關於福建的材料比較少些,而福建在南方的風俗宗教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我是福州人,我很想把本地方的「土產」貢獻一些;這一年來所集的材料很多,因為無暇整理,頗有「難產」之虞!最近顧氏和陳萬里先生在閩南泉廈一帶大事調查,發表了不少文章,使我的興趣更加濃厚,我不得不急急地把這篇先行發表。

我現在要把福州舊曆新年的情形,做一個很確切的報告,希望這福建省城的一部分風俗習慣和宗教思想,可以供給有心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們以有價值有趣味的材料。因為要精密,所以採取的事實不嫌其瑣碎;因為要明白解釋關於地方性之俗語和宗教上的特殊意味,故註解不厭其詳盡。

過年的第一步預備,謂之「筮堂」——北京叫做掃房土——擇定大寒以前的一個宜掃屋宇的日子,這一天要做糰——糯米粉做的沒有餡的大元宵,外面蓋着黃豆麪調紅糖和芝麻——來供菩薩和祖先,因為「糰」與「時」同音,就是取一年到頭都是好的意思。第二件就是「祭竈」,意思就是要把竈王爺的嘴黏住,叫他到了上天面奏玉皇的時候,說不出壞話來。祭竈有祭葦竈

和祭素竈兩種，日期是在十二月二十三和二十四兩天，各家祭竈都是沿着祖宗的老例，有單祭素竈的，有葷素並祭的。單祭素竈的，官家是在二十三晚上，民家是在二十四晚上，從這一點也就可以看出從前的階級的分別了。因為竈王爺係二十四夜上天見駕的，他那一天是喫素的，所以祭葷竈者必在二十三晚上，二十四晚上非用素不可。葷竈用豬頭羊頭雞鴨魚蟹和海螃蟹等，素竈只用竈糖竈餅桂圓紅棗乾柿子瓜子甘蔗和橘子等。還要用紅豆干一塊——形狀頂像官員的印，就缺少個柄兒——蒞菜幾株，紅蘿蔔幾條，掛麪兩三只，麥粉麪做的‘光餅’幾塊；所以要用這些東西，是因為竈王爺上天的時候，要用車馬，蒞菜是馬草，掛麪是馬繮繩，光餅就是車轆轆，紅豆干是新竈王爺的印，紅蘿蔔和橘子都是好話，取吉利之意。福州小孩的童歌有‘蘿蔔尖尖，請竈君竈媽上天’。所有上供的東西都安置竈王爺的神龕之前，燒香點蠟，自家長到小孩都要磕頭。神龕當中掛着一塊竈王爺的神牌，上頭掛着一塊匾額，兩旁邊插着壹付對聯，都是黑漆金字的。神牌上刻的是‘本家司命定福竈君增壽夫人’，匾額上刻的是‘奏善堂’，對聯左邊為‘上天奏善事’，右邊為‘返駕錫禎祥’。

神龕兩旁掛着兩串錫箔做的小元寶，前面擺着一對笑嘻嘻的泥塑的小孩兒，雙手抱着大元寶，元寶上頭有一條釘子，可以插蠟燭做蠟臺，福州話叫做‘會進寶’。

福州的祭竈不是單供竈王爺，凡家裏所供的菩薩和祖先都要同時豫備一份祭品來供的。快到祭竈的前幾天，做外婆或做乾孃的，都要送假面具竈糖竈餅和乾菓子給她外孫或乾兒子。出嫁的姑娘還沒有養孩子的，做娘家的也要照樣送，叫

做‘房裏盒’。

福州人歲終謝神的祭祀，謂之‘分年’。這禮節是在祭竈之後兩三天舉行的，所應供的就是平日所奉供的菩薩祖先地主（死在本房子裏的鬼）和‘下界’（叫化子和癲瘋人死後的鬼）。單祭素竈的人家，到了分年的時候，要供竈王爺；在葷素並祭的人家，算是已經供過葷的，分年之時不再供了。分年所用的祭物和祭葷竈的差不多，另外拿把廚房裏常用的切菜刀，上面攔點白鹽，叫做‘刀鹽’，放在祭物旁邊，說是因為豬頭雞鴨等等都沒切碎，也沒加鹹，刀是拿給菩薩自己切，鹽是拿給他做鹹料的。所焚化的冥鏹，謂之‘元寶鎖庫’，是用白紙條和錫箔做成的。

‘下界’的分年，和祖先菩薩等供法不同，因為他們是叫化子和癲瘋人的鬼，他們不配在棹子上吃東西，所以供的時候要拿張八仙棹面放在地下，然後把祭物攔好，蠟點在棹面的前邊，香就插在中間的土裏，不用香爐。供的地點是在街門口，時間要在晚上十點鐘之後。供的最要緊的東西是糰，糰是用糯米麪做殼，紅糖拌糯米飯作餡，扁圓體，直徑約二寸。做糰時底下要留個小口，做完攔在棵葉上蒸好。據說一塊糰就是一袋米，糯米麪的殼就是口袋，餡就是大米，底下若無袋口，那麼‘下界’收到這米，恐怕還倒不出來呢！

各家所做的糰，數目多寡不定，旁的東西和供別處的差不多，不過要加上一碗菜湯一碗飯而已。‘下界’分年所燒的是‘冥衣錢紙’，冥衣是長方形的紙，印着好些衣裳褲子裙子帽子和靴鞋等等的圖案；錢紙是每張鑿着十個錢形的黃紙。好些冥衣都印着明朝和前清的朝服，‘下界’有此現象，真是不倫甚矣！

臘月二十九晚上，要朝天供‘舊年餚’，盛飯的器具叫做‘歲

餛飩，圓形木製，高約二尺徑一尺強，朱漆金花。餛裏盛着一甌乾飯，面上當中放個橘子，旁邊撒着瓜子茅榛紅棗桂圓李乾，謂之五子。又放着兩根用紅紙條網的長蒜苗，兩旁插着兩枝檜花，周圍插着十雙紅漆筷子，前面一雙筷子上掛着一本陰陽曆便覽，書皮上貼着許多紅紙剪的吉利字如‘黃金萬兩’，‘年年如意’，‘天錫麟兒’……筷子頂上放着錫箔做的金銀大元寶一對，叫做‘歲餛元寶’。餛的兩邊還要掛着四串錫箔做的凶形的‘鎮庫’，謂之‘歲餛鎮庫’。

供舊年餛的棹子上還有好些應擺的東西呢：棹上要有水仙花兩盆，大蠟臺一對，香爐兩個——一個插香一個燒檀香末——茶杯三個，都放點兒茶葉在裏頭，酒杯十個，糖筐一碟。酒斟三次，然後發炮，把前一年的舊元寶鎮庫焚化，所剩下的新製元寶鎮庫一律收起。

三十這一天，更忙的了不得。天黑的時候，要豫備十碗菜來供祖先，全家老幼都要向祖先磕頭，接着晚輩的都要向長輩磕頭，叫做‘辭歲’。同時又要在院子裏‘燒火炮’，‘燒火炮’是拿個平底鐵爐，叫做‘火炮鼎’，上面架起‘火炮柴’，這‘火炮柴’是一種輕鬆的劈柴，每條長八九寸，比尺稍粗一點兒，一條一條架在‘火炮鼎’上，像井字形，重疊幾十重，又好像一個塔。這‘火炮柴’一着火，陸續撒些食鹽，就會作響，所以叫做‘火炮’。此種俗例，有人說是從前閩人私議共殲倭寇的暗號，相沿至今；有人說是古代燔火祭天的意思，二說不知孰是。燒火炮的時候，小孩子們都要把外婆或乾媽所送的假面具戴在臉上，在火炮鼎旁邊或唱或舞，據說這麼一戴，將來出痘疹可以減輕，這話實在是莫名其妙！

十碗菜供完之後，拿到廚房裏重新烹調，擺在棹子上大家

坐着開懷暢飲，叫做‘傳歲’。小孩子們說話都要小心，如果不留神說出一兩句不吉利的話來，大人就要拿張解手的草紙擦他的嘴，那麼，那不吉利的話就不會應驗了。

三十晚上三更時候，還要朝天供一甌‘新年餛’，供的東西和舊年餛是一樣的，不過再加上十碗素菜而已。供舊年餛的意思，是報舊年有飯吃的恩；供新年餛的意思，是祝新年有飯吃的福。年底各家門上柱子上都要換貼新春聯，有的是切新年的如：‘桃符獻瑞，椒酒延年’，‘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有不切新年的，如：‘瓦當文延年益壽，銅盤銘富貴吉祥’。東魯雅言詩書執禮，西京明詔孝悌力田。‘鄰仁臻里美，樹德振家聲’。

……

這一夜無論貧富人家，都要忙一宵，大半是整夜不睡，謂之‘守歲’。因為大初一這一天，是不能做事的，也花不得錢的，所以這晚上特別忙，所有應備的東西都得買清楚。否則大初一‘拿錢出厝’，就是破財，那麼一年破財到頭，勞苦到底，真是不吉之兆呢！大初一這一天大家都要鬧着，就是一件掃地的小事也是掃不得的，要在三十晚上掃，掃的塵土拿去倒的時候，還要帶兩塊石頭或磚頭進來，說是拿‘糞草’去換‘金磚’！

正月初一天剛亮的時候，就要洗手臉，向家裏所供的諸位神明燒香磕頭化元寶，然後放百子炮開大門，再到各神廟燒香。這一天吃的——紅糟肉紅糟雞滷肉滷雞等——穿的都要比平常的講究，可是吃的時候，總要剩下一點兒，希望這一年到頭東西不但是够吃，還有餘裕的意思。三十晚上街上舖子例不關門，大初一做買賣的極為小數。大年頭說話要特別小心，一切不吉利的話都要避却，在萬不能諱的時候，要用反面的字代

替,如死說生,沒有說大多,聽的人就很高興了!

自初一到初五是拜年之期,晚輩都得向長輩拜年,平輩相見鞠躬拱揖,還要說:“恭喜恭喜,發財發財”。對方就笑嘻嘻的說:“齊發齊發”。小孩子到人家拜年,一定要給他‘壓歲錢’,也有兼給橘子的。新姑爺和新媳婦——新夫婦未曾經過新年的——到人家拜年,吃的點心是掛麪一碗,上面放着兩個煮鴨蛋,鴨蛋福州話叫做‘太平’,所以這碗麪就是‘太平麪’。他倆回去之時,還要把橘子瓜子裝在紅紙口袋裏頭給他帶回,因為福州‘橘’與‘吉’同音,橘子是賀他吉利,瓜子是多子之意。

初一這一天大家整天玩着,是不用說的了。可是要早早睡覺,叫做‘鬪隻先’。因為福州人呼雀為‘隻隻’,‘隻隻’天還沒有黑就要睡覺,是很安逸的;‘鬪隻先’的意思,是要睡得比‘隻隻’還要早,比牠還要安逸。

到初二這天早上,就有許多撐小船往來內河和閩江一帶的蛋戶——男者謂之‘曲蹄’,女的謂之‘曲蹄婆’——上岸來到各家唱土詩賀年,如:

“娘娘聖旨百姓傳,
福建本省中狀元;
文武百官稱兄弟,
名聲揚出給人傳。
大大裸角送奴去, (福州人對長輩自稱為‘奴’)
東西南北進大金。”

又如:

“去是肩頭攪雨傘, (攪音 << | Y, 就是扛的意思)
轉來牙轎八座扛;

金做牙轎花又花,
三層涼傘轎前遮,
四付金磚來鋪路,
金磚鋪路到廳堂。
手掬裸角送奴去, (掬就是拿的意思)
乞奴千家過一家。”

現在國體早變,科舉久已停止,但是此類的歌謠土曲,也可供給我們一部分材料,我很想關於這類東西多多採集,將來可以陸續發表。‘曲蹄婆’所唱的賀年詩,也有關於月令的,也有關於四時花木菓品的,因為牠帶些土調,很受人家歡迎。她們和耍飯的性質不同,她們唱詩的代價非飯非錢,她們要的是年糕饅頭糰子之類,多寡不拘。據說她們唱詩的主要原因,還不是為着糰子而來,因為她們有這樣迷信,大年頭不去唱詩,一家就會遭瘟,所以不論貧富都要沿門唱詩。

叫化子到年底可謂財運特別亨通,他們的把戲也是層出不窮,最普通而有趣味的就是‘烏龜進門來’和‘番仔進寶’。

‘烏龜進門來’是一個耍飯的,把自己的臉用煙墨塗黑,兩臂和手全都弄黑,頭上戴着一頂草圓,中間插一朵紅紙花,到每個舖子裏跳來跳去地唱:“烏龜進門來,老板大發財,烏龜叫啊 << | << | << X Y << X Y”,烏龜叫得響啊,老板掏錢來發賞。‘番仔——洋鬼子之意——進寶’是兩個叫化子合作的,一個手上拿着紙糊的亭子,中間有個紙糊的‘番仔’,兩手推着一輛車子,裡頭堆着假的珊瑚樹真珠瑪瑙等,亭子下繩子一拿,‘番仔’和車子就會一進一退。一個叫化子手裏拿一個鑼。

拿紙亭的一進門就唱:‘番仔進寶啊!’

拿鑼的一面打鑼一面就問：‘進什麼寶吓？’

‘進金銀財寶，真珠瑪瑙！’

‘好啊是啊！生意興隆通四海吓！’

‘財源廣進達三山！’

一到新年花樣又變，他們專向住宅討生活，又有什麼‘打花鑼打花鼓’和‘搖錢樹’等等。‘搖錢樹’是用一枝帶葉的樹枝上頭掛着幾個用紅頭線拴的大錢，口裏唱着：

“錢模鈴踉踉，

門前豎旗杆。

錢模擺一擺，

代代做奶奶。（奶奶是舉人或秀才的妻子之稱）

錢模摔一摔，

肉丸糖粿角”。（肉丸是攔肉絲芋絲的年糕，糖粿角是年糕碎）

初四這一天叫做‘開接駕’，要當天接神，接的是天官賜福財神和喜神，要供一甌‘接神飴’。三十晚上的新年飯，初一就打開吃；二十九的舊年飯一直擺到初四要接神的時候纔打開吃，換上新飯接這三位神。供接神飴要用紅單片三張，大書‘天官賜福’，‘財神’，‘喜神’，壓在香案的香爐底下，供完就把這三張紅單片高貼堂屋的橫楣上，說是三位大神業已駕臨，這一年應交好運了。

‘開接駕’之後，做外婆或乾孀的要揀好日子預備送燈，送的是花燈炒米花橘子等，有的加上四碗菜一碗乾飯。要是姑娘出嫁還沒有生兒子的，娘家送燈要按着規例：

第一年 觀音送子燈

第二年 橘子燈——福州‘橘’‘急’同音，有着急之意。

第三年 孩子坐盆燈——趕快臨盆之意。

第四年 芋頭燈——賤而蔓延的意思。

第五年 花盆燈——說是舊盆不易蕃殖，換個新盆。

這幾樣燈都要挑在紅紙細着的連頭帶尾的甘蔗上頭，掛在新娘的床前，此外還要加上狀元騎馬燈天賜麟兒燈兩盞。若是出嫁第二年就有孩子，第三年就不必按着規例了；要是過了五年還沒有孩子，重新再由觀音送子燈送起。此外第一年送燈的時候，要兼送玻璃畫花的掛燈一對，掛璧的玻璃扁燈三盞。還有四件吉利的東西。

(一)瓜子——是多子之意。

(二)炒米——福州土音‘炒米’，好像是‘且喜’。

(三)橘子——‘橘’與‘吉’同音。

(四)豆腐鱮——福州‘豆腐’彷彿就是‘鬪有’，‘鱮’與‘弟’同音，而‘弟’又為小孩之總稱，所以‘鬪有弟’就是和人家比賽，看看誰的小孩多的意思。

以上四件謂之‘四大色’，還怕吉兆不夠，由是再加上三種植物：第一件就是細着紅紙條的蒜苗，蒜苗福州話叫做‘蒜仔’，‘蒜仔’和‘孫仔’聲音相同，取子孫如春花怒發之意。第二件就是白梨花，‘梨’與‘來’同音，白花是代表男孩子之意，白梨花就是男孩子來誕生的豫兆。第三件是紅桃花；紅花，代表女孩子，桃花取其艷麗。

送燈的老孀子一到新娘家裏，就要滿臉堆下笑來，先向新娘的公婆拜年，笑嘻嘻地說：“恭喜且喜，小姐今年添細哥啊！哈哈！”（細哥就是男孩子）

給送燈的老孀子的花彩也有定額，普通是一百三十三文。

闊綽的人家是三百三十三文；因為福州話‘三’和‘生’同音，所以給錢以‘生’為多。

到初十左右，要揀個宜祭祀的日子‘上彩’。‘上彩’這一天要備酒席，請已經出嫁的姑太小姐和姑爺外甥外孫外孫女們來家裏玩一天，打牌喝酒各隨其便，有時可以兼請外客一同娛樂。到晚上拿十幾碗菜來供祖先，同時要‘燒火炮’，手續和三十晚上的一樣。有錢的人家在這晚上還放喜花盒等等，請許多舞龍燈和鬪獅子的到家裏來‘做熱鬧’。家裏所有的燈，都要點得亮亮，真是鑼鼓喧天，好不熱鬧！

正月十五是上元節，福州人叫做‘做元宵’，晚上供祖先和‘燒火炮’是和‘上彩’一樣；舞龍燈放花盒應有盡有，不過喝酒之時不請外客而已。

上元節又是娘娘的神誕，福州人謂之‘娘奶誕’，因為娘娘是保祐小孩兒的女菩薩，又會送子給婦人們，在這天晚上家裏供奉的娘奶都要供酒菜。要求子的女人要請到娘奶廟去燒香‘請花’；要生男的就到香案上的花瓶上摘一兩朵白花，求女的摘紅花，到了生孩子之後，要放花盒‘謝奶’。所以這晚上娘奶廟放花盒的非常之多，通宵達旦，熱鬧得擠不開，守廟的‘廟祝’先生真是交了好運！

娘奶的偶像有兩個，一個是泥塑不動的；一個是木製的，四肢都可以活動，穿着繡金花的紅緞大褂，頭上戴着珠冠。前者謂之‘硬身娘奶’，只好‘鎮殿’；後者謂之‘軟身娘奶’，可以坐在轎子裏到各處巡遊，謂之‘迎娘奶’。

這晚上‘迎娘奶’真是熱鬧極了！娘奶經過的街上，兩旁無論是舖子是住宅，都要放百子炮，放花盒，沿途燈光燦爛，各種花盒

爭奇鬪艷，五光十色，真是令人應接不暇！還有‘攔轎請花’的婦人，跑轎前求子摘花，迷信的程度，還要高人一等！不過這種‘迎娘奶’的風俗現在城內是漸漸的沒有了，城外和福建的邊縣，此風尚是不移呢！

正月二十九是‘孝九節’，算是新年風俗儀節最末的一天。這一天早上要熬‘孝九粥’，是用紅棗桂圓紅豆芝蔴紅糖和荸薺菜等煮的，好像北京臘月初八的‘臘八粥’，可是北京的‘臘八粥’的作用如何，我還沒有調查，現在請說我們福州的‘孝九粥’吧。‘孝九粥’煮好之後，第一步就是供祖先和家裏所供奉的菩薩。主母和媳婦們就要送‘孝九粥’給娘家和乾媽，粥之外配送雞羊兩色。如果她的娘或乾媽的歲數碰着九——九有明九暗九之分，明九如五十九六十九等，暗九如五十四六十三和七十二等——要加送掛麪和太平（鴨蛋）兩色。因為福州人有壽數逢九難過的說法，吃過‘孝九粥’和太平麪，就可以平安無事了；所以叫做‘過九’。同樣，遇着姑娘姑爺或乾兒們的歲數碰九時，做娘家或乾媽的也照樣辦，不過於‘孝九節’的‘孝’字我却有點懷疑罷了。

這天晚上要‘燒火炮’，連着新娘的燈——玻璃燈除外——小孩子戴的假面具，所有花燈等等一起擱在‘火炮鼎’裏焚化。據說這類假面具和花燈若是不燒，定要變精害人！這話大概是製造花燈和假面具的人們做的謠言，因為大家要是都把這些東西留着，他們來年的銷路，恐怕就發生問題了！

結論 以上由‘筵堂’講到‘孝九燒燈’，這件公案可以報告結束。末了，我還要聲明一聲：風俗宗教和人們的知識思想有極大的關係；知識程度不同，對於風俗宗教的見解與信仰，也就各

自不同。凡敘述某地方的風俗宗教如何如何，絕對不能說該地方的全體人民，都那樣信奉遵行，尤其是信教自由和思想發達的區域。我說的福州新年的風俗，也是這樣。自然，現在福州人中，有好些人把這些風俗禮節‘歸納’起來，擇要舉行；有好些人完全採用陽曆，什麼也不管；有好些人恐怕於以上所說的還嫌太簡單呢！我的標準是以現行的禮節而為大多數人們所採用者為權衡，大概沒有太繁太簡之弊罷。

福州為福建省會，對於各縣的影響很大，有些風俗是各縣學步福州的，有些是自各縣傳到省城的。若把各縣的風俗都調查起來，那麼，我們可以參觀比較，看牠的傳統脫化，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工作。這類工作和學術文化及國民性關係靡輕，希望大家努力。

十六，四，十五，於燕大。

燕京學報簡章

- (一)本報以發表研究中國學術之譯著為主旨，由燕京大學同人擔任撰述。校外學者投稿，亦所歡迎。惟已經登載之稿，請勿見寄。
- (二)本報年出兩期，並得隨時增刊專號。
- (三)本報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格式一律橫行，並用新式標點。稿紙函索即寄。
- (四)登載之稿，本報酌酬稿費，或書券與單行本，得由撰稿者自定之。
- (五)來稿請交北京海甸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編輯室。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出版

編輯者 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北京海甸燕京大學圖書館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燕京學報價目表(連郵費)

	國外	國內
全年兩冊	美金一圓	大洋一圓
零售每冊	美金五角	大洋五角

廣告價目表

全 面	二十圓	兩期九折
半 面	十一圓	
四分之一面	六圓	

THE YENCHING JOURNAL

Edited by an Editorial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JUNG KENG, *Chairman.*

CHAO TSU-CHEN

FUNG YU-LAN

HSIEH WAN-YING

WU LEI-CHUAN

HSU TI-SHAN

HWANG TSE-TUNG

HUNG WEI-LIEN

No. 1. JUNE, 1927.

CONTENTS

PAGE

The "Boundary Trenches" of the Chin Dynasty	Wang Kou-wei	1
The Drama of the Yuan Dynasty	Hsieh Wan-ying	15
Mysticism in Chinese Philosophy	Fung Yu-lan	53
Lionel Giles: "The Lament of the Lady of Ch'i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Chang Yin-lin	71
Some Ceremonial Utensil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Jung Keng	83
Miscellaneous Notes on Shih Ching	Yu Ping-po	143
New Year Customs in Foochow	Yeh Shu-kun	155

Published semi-annually

Annual subscription: \$1.00 gold; postage free.

Single number: \$0.50 gold; postage free.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

燕京大學
燕京學報
第二期



燕京大學

燕京學報

編輯委員會

容 庚(主任)

趙紫宸	許地山
馮友蘭	黃子通
謝婉瑩	洪煨蓮
吳雷川	

燕京學報

第二期目錄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

元西域人華化考下.....	陳 垣.....	一七一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馮友蘭.....	二三三
道家思想與道教.....	許地山.....	二四九
朱熹的哲學.....	黃子通.....	二八三
九章及兩漢之數學.....	張蔭麟.....	三〇一
明清戲曲的特色.....	顧敦錄.....	三一三
王國維先生考古學上之貢獻.....	容 庚.....	三二六

元西域人華化考下目錄

一七一

此稿上半部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

第五 美術篇

一 西域之中國書家

廉希貢等二十五人	嚶嚶	泰不華	
貫雲石	余闕	盛熙明	瞻思

二 西域之中國畫家

邊魯	高克恭	伯顏不花	丁野夫
薩都刺			

三 西域人之中國建築

也黑迭兒燕京宮闕

第六 禮俗篇

一 西域人名氏效華俗

魯古訥丁	沙的行之	木撒飛	玉元鼎	
合刺思	米少尹	敵思永	札馬魯丁	
怯里木丁	拜住	劉君定	李公敏	趙榮
劉因反對種人效漢姓	吳海反對漢人冒國姓			
里氏慶源圖	浦氏定姓碑文			

二 西域人喪葬效華俗

凱霖	丁鶴年	廉希憲	趙世延
別的因	也黑迭兒部人	畏吾兒喪事體例	
禁色目人效漢法丁憂			

三 西域人祠祭效華俗

馬慶祥褒忠廟	馬合麻生祠
--------	-------

凱霖五龍廟

馬合謨白龍潭廟

答失蠻靈隱寺佛像

四 西域人居處效華俗

馬祖常石田山房

余闕青陽山房

張閻益清堂

馬季子懷靜軒

忽都魯忠順堂

守中霜月軒

錢寶臣容膝軒

答里麻失理一清堂

買閻一樂堂

僕公遠近思齋

仲禮九思堂

薩德彌實瑞竹堂

顏子中池亭

僕玉立絳守居園池

舍甫刺丁池園

答彥修雲溪小像

第七 女學篇

西域婦女之華學

李珣妹

趙世延女貫雲石女

僕哲篤妻

丁鶴年姊鐵鉉二女

第八 結論

一 總論元文化

二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華化

危素

干文傳

戴良

家鉉翁

附錄

元西域人華文著述表

徵引書目

元西域人華化考下

陳垣

第五 美術篇

一 西域之中國書家

廉希貢等二十五人 嚶嚶 秦不華

貫雲石 余闕 盛熙明

書法在中國為藝術之一，以其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隸、楷、草各體之不同，數千年來，遂蔚為藝術史上一大觀。然在拼音文字種族中，求能執筆為中國書，已極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潤於中國文字經若干時，實無由言中國書法也。元人入中國不及百年，色目人醉心華化，日與中國文字相接觸，耳濡目染，以書名當世者大不乏人。欲考此種事實，比他篇為易；以有元末人現成之書史會要，具載歷代書家，直至於元，略為鈎稽，即可知西域人能書者有若干人，不勞遍搜羣籍也。茲將書史會要中元時西域書家鈎稽如下：

廉希貢，字薊林，畏吾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善扁榜大字。（鮮于樞因學齋雜錄作于闐人。）

貫雲石，北庭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豪爽有風概，富文學，工翰墨。其名章俊語，流于豪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滯于物。即其書而知其胸中之所養矣。

余闕，武威人。登進士第，官至浙東肅政廉訪司副使。風采峭整，工篆、隸，字體淳古。

盛熙明，其先曲鮮人，後居豫章。清修謹飭，篤學多材，工翰

墨，能通六國書。至正甲申，以所編法書考八卷進。上覽之，徹卷，命藏禁中。

甘立，字允從，河西人。官至中書檢校。才具秀拔，亦善書札。

嚶嚶，號正齋，康里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風流儒雅，博涉經史，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行草師鍾太傅，王右軍。筆畫遒媚，轉摺圓勁，名重一時。評者謂國朝以書名世者，自趙魏公後，便及公也。

回回，字子淵。嚶嚶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回回係嚶嚶兄。回回生至元二十年，嚶嚶生元貞元年，此云弟者，誤也。

阿尼哥，字西軒，蒙古人。官至大司徒。善大字。(元史方技傳，作尼波羅國人。)

泰不華，元名達溥化，御賜今名，號白野，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浙東宣慰元帥。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于物。篆書師徐鉉，張有，稍變其法，自成一家，行筆亦圓熟，常以漢刻題額字法題今代碑額，極高古可尚，非他人所能及。正書宗歐陽率更，亦有體格。

泰不華，伯牙吾氏，是色目，非蒙古，辨見儒學篇。輟耕錄載蒙古七十二種，無伯牙吾氏。元史氏族表列泰不華於欽察。

曰：“欽察者，西北部落。其先曲出，自武平折連川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所居伯牙吾山為氏，號其國曰欽察。”曾廉元書卷八十二，直曰：“泰不華，欽察人也。”屠寄蒙兀兒史后妃列傳注曰：“元之欽察，其先本奚種，徙居西北玉耳別里山；然

仍以舊日東方所居之巴牙兀山為氏，不忘本也。”遼金元姓譜列以山為姓類中。元成宗后有伯岳吾氏。(元史一一四)順帝后燕鐵木兒女，欽察氏。據燕鐵木兒傳，(元史一三八)后亦伯牙吾氏。則伯牙吾氏之泰不華，果欽察，非蒙古也。

幹玉倫都，字克莊，西夏人。官至山南廉訪使。文章事業，夙出人表。書蹟亦佳。

薩都刺，回紇人。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有詩名，善楷書。

道童，字石巖，蒙古人。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姿儀雄偉，尤工大字，能作雙鉤書。(元史一四四)作高昌人。

慶童，字正臣，康里人。官至中書右丞相。器量弘重，善大字。(元史一四二)字明德。

沙刺班，字惟中，蒙古人。官至集賢大學士。善大字。(元史類編三十六：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能詩文，每與張翥論文，翥多屈服。)

達識帖木兒，字九成，康里人。官至江浙行省丞相。知讀書，能詩。大字學釋溥光，小字亦有骨力。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巖，高昌國王子，鮮于太常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介立不羣，草書似其舅氏。(元史一九五)忠義傳：字蒼崖，畏吾兒氏。

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溫人。官至海北廉訪使。篤志墳籍，至于百氏數術，無不研覽，書宗二王。

榮僧，字子仁，回紇人。登進士第，官至江浙行樞密經歷。楷書師虞永興。

喜山，字近仁，畏吾人。官至集賢都事。工書。(佩文書畫譜三十六引，誤作進仁。)

隱也那失理，字處元，畏吾人。楷書學虞永興。

右二十人，見書史會要卷七，

邊魯，字魯生，鄆下人。工古文，奇字。(據西湖竹枝詞知爲北庭人。)

馬九皋以字行，回紇人。官至太平路總管。能篆書。弟九霄亦能之。

哈喇，字元素，也里可溫人。登進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辭，書宗正齋。

趙夫人鸞，字應善，雍古部氏，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朗惠厚靜，能琴書，善筆札。(據陳旅撰墓誌銘字善應。)

右五人，見書史會要補遺。

元代西域書家，略備於是。觀其次第，大約不依時代，隨手記錄；如余闕在嚧嚧之前是也。西域人書名，嚧嚧最盛。元史本傳(一四三)稱嚧嚧書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式古堂書考(二十)載張燦趙嚧二公翰墨歌有云：

元朝翰墨誰擅場？北嚧南趙高顏頤。二公才名蓋當世，片楮傳播如珪璋。子山學士位館閣，天水王孫登玉堂。官居位望正相似，後先雙壁聯輝光。

北嚧南趙，係當時通稱，然嚧書實不如趙。其有此稱譽者，半因位望甚高，半因系出西域，希有可貴也。嚧嚧墨蹟及碑刻傳世者，亦遠不如趙之衆。式古堂書考(十七)著錄者，有：

十二月十二日帖 臨懷素自叙卷 書梓人傳卷

三希堂石渠寶笈(二十三册)有：

漁父辭 顏魯公書論

皆有聲於時者也。然其碑刻之見於寰宇訪碑錄(十二)者，有：

贈禮部尙書晁公神道碑(無年月)

山東鄆城

大都城隍廟碑(至順二年)

直隸大興

勅修曲阜宣聖廟碑並碑陰題名(至元五年十一月)

山東曲阜

贈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張思忠碑(至元六年九月)

河南鞏縣

與王由義書(至正元年)

陝西朝邑

王氏世德碑(至正元年)

陝西朝邑

集慶路卞將軍新廟記(至正五年十一月)

江蘇江甯

少林寺達摩大師碑(至正七年)

河南登封

王節婦碑陰清風篇(無年月)

浙江山陰

等九種。其見於吳式芬攬古錄十九者，有：

甯國路總管府推官楊載墓誌(泰定三年)

江蘇吳縣

飛騎尉楊君世慶碑(元統三年三月)

河南澠池

中順大夫竹溫台碑(至元元年)

烏蘭城(城原作坡)

中順大夫達魯花赤口公碑(至元四年五月)

烏丹城

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斷崖義公塔銘篆額(至元六年三月)

浙江口口

慕容氏先塋碑篆額(至元六年五月)

山東城武

等六種。倘全拓而影印傳之，亦一美舉也。嚧嚧康里部人，康里爲朮赤所封地，在鹹海北岸，今爲南俄羅斯地。時人嘗仰慕俄國文學，豈知此間六百年前，乃有多數遂於華學之人耶？

然須知嚧嚧等之得名，用力至深，用功至勤，非浪得時名者比。山居新話輟耕錄(十五)均載有嚧嚧與客問答一則云：“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

‘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其精力如此，實為可驚，不知今日青年聞之，作何感想也。

泰不華，伯牙吾氏，伯牙吾一作白野，故泰不華恆自署白野，泰不華，人亦稱為白野尚書。蘇天爵滋溪文集(三十一)有題泰不華自書所作詩後。云：“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游。間遇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龐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未深曉；今有子如此，信乎國家文治之盛，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焉。”

讀天爵此文，可證元時西域人同化之速。始予研究此事，以為西域人同化中國，必其人入居中國已一二世，或百數十年。今觀天爵所言，則泰不華之父，尚純然一西域人，華言尚未深曉，而其子乃能邃於華學若此。可見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為大。天爵歸功於貢舉，特皮毛之論耳。巒巒貫雲石，何嘗出於貢舉也。惟泰不華遺蹟之傳於今者，比巒巒更少。近年海上有珂羅版印元八家法書中有泰不華行書贈堅上人重往江西謁虞閣老七言律一首，為元詩選顧北集所未載。詩云：

昔年曾到楚江干，探得驪珠振錫還。憶著匡廬成獨往，眼中秦望共誰攀！聲華牢落金閨彥，烟雨淒迷玉笏山，絕代佳人憐庾信，早年詞賦動天顏。

風華掩映，可稱美絕。不知何人所藏。寰宇訪碑錄(十二)有泰不華所書碑四通：

1 重修南鎮廟記，八分書，(至正四年四月) 浙江山陰

撰古錄作會稽

2 重建鳳山上乘寺記(至正七年八月) 浙江上虞

3 祈澤治平寺佛殿碑(至正九年四月) 江蘇上元

4 卽王節婦碑，篆書，其碑陰巒巒書也， 浙江山陰

泰不華並通小學，善篆，隸，溫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

元史(一四三)本傳稱其考正譌字，於經史多有據。御選元詩(五六)載鄒韶贈泰不華詩。有句云：“古篆久知通史籀，新詩端擬過黃初。”其才華之美可想。泰不華篆額見於撰古錄卷十九及二十者，有：

覺苑寺興造記(至正三年三月) 浙江蕭山

重建儒學記(至正五年七月) 浙江會稽

重建旌忠廟記(至正七年) 浙江會稽

重修鄞縣學記(至正九年九月) 浙江鄞縣

重修后土廟記(至正十一年七月) 陝西渭南

重修后土祠記(至正十四年) 拓本

貫雲石亦工書。陳基夷白齋外集(卷下)跋其書歸去來辭云：“酸齋公如冥鴻逸驥，不受繯繳羈勒；而其蟬脫穢濁，逍遙放浪，而與造物者游，近世蓋未有能及之者。其自謂平日不寫古今人詩，而獨慕陶靖節之為人，書其歸去來辭，觀者殆不可以尋常筆墨蹊徑求之也。

余闕篆亦有名。宋濂芝園續集(卷六)題余闕篆書後云：“右四大篆，爾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獎勵甚至，且各書齋扁為贈。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其忠義之氣，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况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不可徒以翰墨視之。”佩文書畫譜(三八)引紫桃軒又綴云：“余忠宣小字似不經意，而豐處有褚遂良，潦倒處有

楊景度林藻，豈漫不留意於墨池者所能符合邪？”書以人重，美者固美，即不甚美者，即將以景仰之意而美化之矣。

西域人中有著書專論書法者，龜茲盛熙明也。熙明以能書辟奎章閣書史，著法書考八卷進呈。清四庫著錄，揀享十二種刻之。卷首有虞集歐陽玄揭傒斯三序。揭序稱盛氏之先，曲鮮人，今家豫章。書史會要之說，即本於此。道園學古錄（卷三）有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詩，作曲先盛熙明。元史類編（三六）誤曲鮮為鮮卑。歐陽序謂：熙明為龜茲人，刻意攻書，而能研究宗原，作為是書。運筆之妙，評書之精，非老於斲輪者，疇克如是云云。夫以西域人而工中國之書，已屬難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為成書，以詔當世，豈非空前盛業乎？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〇三，有是書跋，稱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云。熙明並學佛能詩，著補陀洛迦山考，見道光普陀山志。（十五）元詩選癸之壬，錄其遊補陀落迦山七言律一首。龜茲本佛國，其學佛固不奇也。

吾見元西域人能書，而書史會要不載者有贍思。張相文先生曾示我哈珊神道碑，請為題跋，蓋贍思八分書也。體勢波磔，用力極深，而竟無書名；其書名為文名所掩也。

二 西域之中國畫家

邊魯 高克恭 伯顏不花 丁野夫

中國畫有中國畫特色。以元版圖之大，即有西域畫家挾意大利波斯土耳其之畫法，以顯於中國，如清之郎世寧艾啟蒙者，亦並不奇；然此之所謂畫家，乃中國畫法，非西域畫法；故不曰西域畫家，而曰西域之中國畫家也。考元代畫家，亦有極現成

之書，即元夏文彥之圖繪寶鑑。其敘述歷代畫家，直至元季，與陶宗儀書史會要相同。今特鉤稽其卷五中西域人善中國畫者，以張吾西域人華化之說。

邊魯字至愚，號魯生。善畫墨戲花鳥。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瑣潑染，作者鮮及。

伯顏不花，高昌世子，鮮于伯幾甥，號蒼巖。官至江東廉訪副使，工畫龍。

丁野夫，回紇人。畫山水人物，學馬遠夏圭筆法頗類。

邊魯北庭人，據西湖竹枝集，魯善古樂府詩，尤工畫花竹，權貴人不能以勢約之。書史會要並稱其工書也。元時畫家有大名，能與趙孟頫抗行者惟高克恭。克恭兼有詩名。元文類選西域人詩五家，馬祖常外，選高克恭詩比三家特多。輟耕錄（二六）詩畫題三絕一條云：“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輿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為補叢竹，虞文靖公題詩其上。有：‘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元詩選房山集小傳，誤稱為趙孟頫詩）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等句，此圖遂成三絕。”以高配趙，正與書家之以曠配趙者相同。元朝書畫，推趙獨步，然與趙頡頏者，書畫皆西域人，亦足見元西域人天資學力，並不讓漢人也。董其昌對於以高配趙之說，初頗懷疑，後乃翕服。試觀畫旨所述，前後持論不同。畫旨云：“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為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而其後云：“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

母，尙書之雲孫女也，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繇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桃村圖，乃高尙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又云：“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尙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初則曰：“高與趙恐非耦，”再則曰：“未見房山真跡耳，”三則曰：“高之品幾與吳興埒矣，”終更推爲古今一人。曰：“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今將高克恭畫之見於元人題詠者，略舉其目如下：

桑落洲望廬山圖	雲林煙嶂圖	越山圖
山邨圖	夜山圖	秋山暮靄圖
墨竹圖	青山白雲圖	滄洲石林圖
傲老米雲山圖	煙嶺雲林圖	山村隱居圖
秋山過雨圖	春雲曉靄圖	墨竹坡石圖
雲山雙鶴圖	越山春曉圖	

其尤習見者，爲夜山圖及秋山暮靄圖二幀。當時有名詩人，題詠殆遍。盲詩人侯克中亦有二絕句。夜山圖云：“幽人清夜思高閒，誤落龍眠筆研間，萬仞峰巒千里月，廣寒宮裏看三山。”越山春曉圖云：“滿目烟嵐滿意春，江山如畫畫如真，巖巖萬壑千峰秀，可惜中間無一人。”見侯克中所著良齋詩集，(卷十)所謂無目者且知其姣也。今故宮博物院所藏高克恭畫，爲吾所見者，尙十餘軸。雖真僞一時莫辨，然已震而驚之矣。鄧文原

巴西集，(卷下)有尙書高公行狀，述克恭生平行誼至詳，稱其“畫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畫山水初學米氏父子，後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購公遺墨者，一紙率百千緡，其爲時見重如此。”其畫純中國法，且爲米氏父子以來之變法，與帶有匠氣之界畫，迥然不同。其爲詩亦不尙鉤棘，自得天趣。柳貫待制集(十八)題姚子敬書高彥敬絕句詩後有云：“高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胡應麟詩藪外編六云：“宋以前詩文書畫，人各自名，即有兼長，不過一二。勝國則文士鮮不能詩，詩流靡不工書，且時旁及繪事，亦前代所無也。”高克恭即詩畫兼長之一人。

然克恭究爲西域何許人，亟欲研究之，惜書闕有間矣。據鄧文原高公行狀，已言譜牒散佚，莫迹其所始；然尙知其祖名樂道，父名亨，字嘉甫。觀其命名，知其受華化已深。又言嘉甫力學，不事權貴，朝夕講肄，遂得大究於易、詩、書、春秋，及關洛諸先生緒言，則儼然儒者也。克恭蚤習父訓，於經籍奧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則亦純然儒者也。然克恭之婿爲烏伯都刺，烏伯都刺者何人？泰定帝時中書平章政事，文宗朝所目爲奸臣者也。此元朝家事，吾人今日正不必爲左右袒；惟元史不爲烏伯都刺立傳，烏伯都刺事蹟，僅散見於本紀及宰相表中。烏伯都刺爲回回人，其父益福的哈魯丁，有大勳勞於回回文字。此研究元朝文化史者，不可不注意之事也。元史釋老傳，世祖至元六年以前，施用文字，悉用漢楷及畏吾兒字，六年頒行蒙古新字，凡璽書頒降，並用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選舉志言至元二十六年，尙書省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益福的

哈魯丁能通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參頁宣志)黃金華文集卷八，翰林國史院題名記云：“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今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試綜合此種種史料，則知元初只用畏吾兒字及漢字；至元六年始頒行蒙古新字；至元二十六年又以與西域諸國交通頻繁，始置回回國子學，教習亦思替非文字；文宗以後，中央勢力大衰，西北三藩，漸失其統馭能力，交通幾乎斷絕，而亦思替非之用亦稀，故以待制兼掌之，而回回學士亦省也。蓋元制文字用途之區別，雖以蒙古新字為主，而不甚通行，有所頒布，須各以其國字為副。大抵漢字用於中國本部，畏吾兒字用於葱嶺以東，亦思替非文字用於葱嶺以西諸國也。亦思替非簡稱亦思替。元典章卷七，吏部正七品官有教習亦思替文字博士。吾頗疑亦思替為粟特之異譯。粟特國見魏書西域傳。粟特語唐以前盛行於中亞細亞，回教興後，波斯語漸代之。亦思替非 Istakhr 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亦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國子學者，教習波斯文字者也。元時所謂回回文字，實波斯文字；益福的哈魯丁能通其字學，為回回國子學開始教授者之一人，故曰益福的哈魯丁有大勳勞於元時回回文字也。

益福的哈魯丁元史亦無傳，何以知為烏伯都刺之父，則據程鉅夫雪樓集(卷二)有烏伯都刺三代封制。烏伯都刺祖為札刺魯丁，曾祖為木沙刺福丁，皆回回人名。四庫本改烏伯都刺為額卜德呼勒，改益福的哈魯丁為伊卜德嘴羅丹，不知作何語矣。烏伯都刺為高克恭之婿，益福的哈魯丁為高克恭之親家，

以此斷高克恭為回回人。即後有發見，亦可信其無誤。倪瓚清閨閣集(卷九)云：“高房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慕蘭之意。”所謂馬先生者，回回國人無疑。清河書畫舫(綠字號)曰：“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不知何據，不敢以證吾說。內閣書目三謂高文簡公名亨亦誤，應作父名亨。四庫總目以高克恭為金人，而譏元藝圃集載入元詩為失斷限，尤荒謬。今所欲知者，為高克恭本身是否仍守回回教是也。據鄧文原高公行狀，“克恭卒之日，命喪葬用朱文公法，此心不以生死亂，眾謂講學之驗云，”則克恭已棄回從儒者也。然吾細察鄧文原所著行狀，有為克恭隱飾意，應用回回處，輒易以西域。此元代文人習慣，其實系出回回，有何可諱。釋大訢題高彥敬墨竹云：“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滿室集)柯九思題秋山暮靄圖云：“三代以來推盛世，九州之外有斯人。”(丹邱生稿)周伯琦題青山白雲圖云：“西域才人畫似詩，雲山高下墨淋漓。”(式古堂畫考十七)危素題高房山畫云：“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羣。”(鐵網珊瑚卷三)凡此皆不能忘其為西域人，而未聞有以回回二字入詩者。西域之名，出於漢以前，回回之名，起於晚近，貴遠賤近，人性然也。

謂丁野夫為回紇人，亦此意。元人公牘文字，多從俗用回回，至於士夫執筆為文，則輒易回回為回紇；以回紇之名較古雅也。朱德潤題高彥敬房山圖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存復齋集卷十)其例也。迺賢合魯人，而必稱之為葛邏祿者，亦用唐以前名也。今吾人目中又與元人異；回回係指阿薩蘭教徒，其祖國在今阿剌伯；回紇則北方一民族，曾有功於唐，改名為回鶻；高昌北庭，其餘裔也，元人謂之畏吾兒，邊魯，伯顏不

花其人也。據繪事備考，邊魯作品，有羣鴉話寒圖，蘆汀宿雁圖，水墨牡丹圖等，皆中國畫，非西域畫。伯顏不花以龍名。繪事備考載有袞霧戲波龍圖，坐龍圖，出山子母龍圖，戲龍圖等，亦中國畫所特有也。

元西域人無畫名，而有畫傳於世者，吾見故宮博物院有薩都刺嚴陵釣台圖一軸，又有梅雀一軸，為延祐二年春寫。並題句云：“香滿疎簾月滿庭，風檐鳴鐵研池冰，夜寒人靜泉禽語，卻憶羅浮雪外登。”極有高致，詩為今雁門集所不載。

三 西域人之中國建築

也黑迭兒燕京宮闕

凡考一代之美術，必兼考其建築遺物；顧吾國言建築者向無專書，而元西域人建築之存於今者尤罕。廣州之懷聖寺塔，修於至正十年，有郭嘉為之記，見道光南海志二十九。泉州之清淨寺塔，修於至正九年，有吳鑿為之記，見閩書七。杭州有真教寺，延祐間建，見西湖遊覽志十八。四明有禮拜寺二，延祐以後建，見至正四明續志十。略可代表元時回回教建築。鎮江有也里可溫寺八，杭州有也里可溫寺一，至元十八年以後建，見至順鎮江志九，及西湖遊覽志十六。甘州有十字寺，見元史三十八。揚州有十字寺，見元典章三十六。略可代表元時基督教建築。泉州華表山有摩尼教草菴，見閩書七。略可代表元時摩尼教建築。然此諸建築，今多不存，即存亦只可謂為西域人建築，不可謂為西域人之中國建築。

元時西域人中國建築有極偉大而為吾人所未經注意者，無過於今北京之宮殿及都城。雖以朱彝尊之該博，而日下舊

聞略之；雖以孫承澤之熟諳掌故，而春明夢餘錄亦略之；非有所諱言，即從來輕視工程學者之故也。予近從歐陽玄圭齋集（卷九）馬合馬沙碑，發見元時燕京都城及宮殿，為大食國人也黑迭兒所建。也黑迭兒為馬合馬沙之父，父子世紹元工部事；以大食國人而為中國如許工程，實可驚也。碑云：

也黑迭兒系出西域，唐為大食國人。世祖即祚，命董茶迭兒局。茶迭兒云者，國言廬帳之名也。至元三年，定都于燕，八月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邑，非鉅麗宏深，無以雄視八表。也黑迭兒受任勞勩，夙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臈，咸有成畫。太史練日，冬卿掄材，魏闕端門，正朝路寢，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釐之祠，宿衛之舍，衣食器御，百執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縵廡飛簷，具以法。歲十二月，有旨命光祿大夫安肅張公柔，工部尚書段天祐，暨也黑迭兒同行工部，修築宮城。乃具畚鍤，乃樹楨幹，伐石運甓，縮版覆篋，兆人子來；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繩，其堅凝金，又大稱旨。自是寵遇日隆，而筋力老矣。

也黑迭兒，元史無傳。世祖紀紀修築宮城事，只稱：“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詔安肅公張柔，行工部尚書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築宮城。”而不及也黑迭兒，故自昔無人知有也黑迭兒也。遼金故城在今城西南，至元遷拓東北；分十一門，東西南三面，皆三門，北二門。至明乃大殺其北面，而稍拓其南面，東西各留二門，故至今九門；其面積已不若元時之大矣。然今人遊北京者，見城郭宮闕之美，猶輒驚其鉅麗，而孰知筆路藍縷以啓之者，乃出於大食國人也。也黑迭兒雖大食國人，其建築實漢

法。元史（一二五）高智耀傳言：“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此即建築燕京時，西北藩王所來之質問也。然何以當時宮闕，必用漢人制度，則以元起朔漠，所居者特廬帳耳。也黑迭兒所典之茶迭兒局，即掌廬帳者。使以當王為貴，則廬帳實貴於宮闕；而元人自知廬帳之陋，不如漢家宮闕之美，故雖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則不能不改從中原制度；所謂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審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漢人，故不惜舍廬帳而用宮闕；而也黑迭兒深知其意，故採中國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內之規模；夫如是庶可懾服中國人，而不虞其竊笑矣。輟耕錄（二一）有宮闕制度一篇，垂四千五百言，知不足齋叢書有故宮遺錄一篇，垂二千六百餘言；述元時宮闕規模，宏偉極矣。吾人讀歐陽玄文，既知為也黑迭兒所為，今日不能不以此光榮，還諸勞力勞心之原主。雖當時行工部尚書者不止一人，元制，工部尚書三員，正三品，掌天下營造百工之政令；然張柔為張弘範父，元史一四七有傳，武夫不諳工事，且翌年即卒，未觀其成，可無論矣。段天祐元史亦無傳，僅一七七吳元珪傳有云：“至元二十六年，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知段天祐亦武人。至元三年與也黑迭兒修築宮城後，二十六年復修宮城，曾任大都留守司，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卷八六，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掌修治城隍，及京師內外工役之事；（參兵志）此段天祐之職掌也。而也黑迭兒則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元史卷八五百官

志，茶迭兒局總管府，秩正三品，管領諸色人匠造作等事；諸色人匠總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藝；試以二人職掌相比勘，則段天祐猶今步軍統領，而也黑迭兒則土木工程局長也。且也黑迭兒四世領茶迭兒局，授工部尚書，倘非工程世家，曷克有此。歐陽玄碑中所論，亦專以考工為言，而深贊其建邦之能，世官之美；試登景山一望，當時之泱泱風度，恍惚猶在目前；而元史遺之，至創造主名，竟歸湮沒，不有此墓前片石，則也黑迭兒之心血，不與草木同腐者幾希。即云諛墓之文，恐有溢美；然世領工部，何能捏造。新元史（一三一）為之補傳，宜矣；惟尚嫌未能發揮也黑迭兒建築之精神。竊以為應置諸方技傳之首也，且氏族表作也黑，傳與目作也里亦應改正。

舊史世祖紀，“中統四年三月，亦黑迭兒丁請修瓊花島，不從。至元元年二月，修瓊花島。”亦黑迭兒丁者即也黑迭兒；瓊花島者即今北海。當未修築宮城之先，也黑迭兒曾請修北海，此又歐陽圭齋集所未言，而可見其為建築學專家也。

四庫總目政書類存目考工之屬，有永樂大典本元內府宮殿制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稱其記元代門廊宮殿制作甚詳，而譏其詞鄙俚冗贅，不類文士所為。疑當時營繕曹司私相傳授之本，惜其書不傳；或即也黑迭兒之徒所撰未定；固不能以文士之文繩建築學者也。

第六 禮俗篇

一 西域人名氏效華俗

魯古訥丁 沙的行之 木撒飛

玉元鼎 合刺思 米少尹

敵思永 札馬魯丁 怯里木丁

拜住 劉君定 李公敏 趙榮

劉因反對種人效漢姓 吳海反對漢人冒國姓

里氏慶源圖 浦氏定姓碑文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三十)有元漢人多作蒙古名一條,以為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故雖非賜名,亦多仿之;且元制本聽漢人學習蒙古語,惟其通習,故漢人多以蒙古語為名;一時風會使然也。然以余所考,則與此所論,適得其反。試一檢元人文集,種人之請字請名者,觸目皆是。其人皆慕效華風,出於自願,並非有政府之獎勵及強迫,而皆以漢名為榮。且元制不禁種人學習漢文;故種人多以漢語為名,亦一時風會。廉希憲,郝天挺,高克恭,趙世延,馬祖常,顏師聖,丁鶴年,等無論矣。安撫文集(卷四)有御史和利公名字序一篇,云:“近世種人居中國者,類以華言譯其舊名,且或因名而命字焉。是雖非人道所當先,而亦古人遺意也。監察御史魯古訥丁,系出奈蠻和利氏,歷監濬邳兩州, (畿輔叢書本作西州) 惻怛愛民,興學禮士。既終,家居待次,益自力問學,以求其所未至。間從予遊,刻意清苦,吾黨之士,鮮能及之。於其請字也,為取崧高之詩,所謂‘戎有良翰,文武是憲’者,以良翰易其名;且以周書‘亂為四輔’之語,合而字之曰憲輔;蓋亦因其舊名,而又因名以制字也。”末署大德甲辰著,是大德八年以前,西域人已多有華名者,故篇首云云也。

吳澄文正集字說更多,凡八十餘篇。其中西域人請字者, (卷五)有沙的行之字說,云:“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有名而

有字,文也。九州之內尚文,則如中古之後;九州之外尚質,則如上古之時;其俗之不同也舊矣。皇朝區宇之廣,鴻濛以來所未有,九州內外,靡不臣屬,合諸國諸郡而為一家,蓋各從其俗,而莫之或同者也。建康貳侯沙的公,西北貴族,其治所至有聲,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從中夏之俗。夫所貴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之禮法可慕也,所慕乎周公孔子之禮法者,以行之為貴也;慕之切而行不繼則虛文耳,尚文而虛,不若尚質之實也;行之之行,既取信於同列,行之之字,非直倖其名而已,抑亦表其實云。為之書者吳興趙子昂,為之說者臨川吳澄也。”此則以漢名為榮,既請名人為之說,復請名人為之書;雖非出於君主之賜,而出於同人之賜,其獎勵蓋在社會而不在政府。故一方政府以蒙古名賜漢人,而熱中利錄者趨之,一方社會以漢名贈色目人,而醉心文化者亦赴之也。

吳文正集(卷六)又有崇仁縣元侯木撒飛仁甫字說,於此義尤顯;幾有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之意。曰:“崇仁夙稱壯邑,生齒之繁,習俗之美,他縣莫及。木撒飛承務郎,自州倅陞縣長,前時足跡不到江南,而漑政以來,凡所施設,無一不使民悅服,咸曰:‘仁哉元侯,二三十年所未有也。’侯慕效華風,欲立字以副其名。夫字者匪但副其名而已,蓋將表其德也。於是表其可表之德,而字之曰仁甫,喜崇仁縣之得此仁侯也。”木撒飛純然為一回教人名,因其治化之美,而以中國之唯一美詞字之,褒之也。

同集同卷,又有玉元鼎字說。元鼎一學者,蓋先有漢名,而欲就其名以取得訓誨之義,亦近取諸身之法也。澄之言曰:“學者阿魯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從太祖皇帝出征,為勳舊世臣,名載國史,今其苗裔,乃能學於

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可謂有光其先者矣。以其字而請教訓之辭，予語之曰：‘鼎者重大之器，其在於易，巽下離上之卦爲鼎，蓋取卑遜於內，文明於外之義。卑遜者進德之基，文明者進學之驗；進德在於克己，進學在於窮理；元鼎讀大學論語，其習所謂窮理，克己，實用其力而已。筆之爲元鼎字說以贈。’此則望文生義，而致勸勉之詞者也。

王惲秋澗集(四六)亦有西域人字說，而皆以英甫字之。其一爲忽治中名字說，曰：‘予官御史時，聞今治中別乘合刺思憲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至元壬申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懽。一日請名於予。君姓忽氏，蓋父字也。世爲唐瀚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兌之間；其人多沉潛剛克，內明而外毅。吾子秉彝奇特，表著於一時，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

其二爲米少尹名字說，曰：‘劍倅米君，世爲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爲善。予過劍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闔。闔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爲而發，故字曰英甫。’末署庚寅九月十二日。至元庚寅，距至元壬申，凡十八年，而兩西域人先後求名，皆以英甫字之，未知其偶合耶？抑以爲同是西域人，特取前時所以字西域人者字之耶？

許有壬至正集(六五)亦有西域人字說。其一爲敵思永字說，曰：‘西域生敵，大父嘗持憲數道，世賞在敵，自以年未及，學未充也，日種學績文，非儒生不交，執綺氣習，濯刮殆盡，予與其外舅和叔監郡遊，時從過予，俾賦詩，每俄頃成，且清麗不苟。暇日請曰：‘敵幸承下風，昆季爲華學，率以思冠其字，先生幸字之。’予觀世之人，習於近而不究其遠，狃於短而不求其長，天下之通患

也；若世家子，則此疾尤痼，蓋不知思永之過也。書不云乎‘慎厥身修思永’，故從其昆季之以思爲字也，而以思永字之。’

凡元人所謂執綺氣習者，大抵指武功起家之色目人而言，未有指以詩書致卿相之漢人也。故其人多不學，而敵則盡反其故習，非儒生不交，可謂有華學之癖者矣。

其二爲丁慎之字說。丁慎之者，中書省玉典赤；玉典赤者，服役人也。非勳閥而執賤役，無所謂執綺氣習矣，而習聞諸先生緒論，亦愛慕華風。許有壬曰：‘中書玉典赤從予最久者，西域札馬魯丁。慎而寡言，若詩書漸習之有素者。再拜請曰：‘細人世西域而生中國，又得親公之教，幸閱而訓之字，得服以自勵。’予素愛其人，且服役幾年，所直幾官，而獨有見於吾輩，其可進也；於是即其人之長，字之曰慎之。且語之曰，若知慎之爲義乎？慎於言而言無過，慎於行而行無失，無所往而不慎，則將進乎善而爲成德之君子矣，慎之其益慎之哉。’

王沂伊濱集(十七)亦有西域人怯里木丁字說。以玉爲西方之物，遂取以名其人；不知古所謂出玉之國，實指于闐，于闐在葱嶺以東，其去波斯大食，尙較去中國爲遠也。曰：‘監深州郡怯里木丁，西域人，世居什訥什勒國。唐初西域主阿喇愈氏，始用其國言撰字修書，以教其人；怯里木丁之先，有能通其書與字者，故因其地而賜姓什訥什勒。國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某，以技藝故得從中原，占籍趙之中山。監郡君與其弟舍克布問名與字於余。史稱漢使通西域，采玉石以歸，然則玉故西方之物也；什訥什勒氏爲西域之鉅族，必知玉之所以爲貴，故余名監郡君曰瓚，字之曰清之，名舍克布曰璋，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貴，則知其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矣。’

凡此皆西域人之喜有漢名者也。喜有漢名之不已，又從而爲之說；一人爲之說之不已，更有以其名字爲題，遍徵當世士大夫詩文以爲樂者；此真西域人愛慕華風之太過者也。

陳基夷白齋稿外集(卷下)有書太古字說後一篇，云：“河東運使高昌拜住公，字太古；中朝諸名公，爲文爲詩，以發明其義，無餘蘊矣，復俾某一言，以申其說，”則太古字說當不止一篇矣。吾所見者有宋鑿燕石集(十三)一篇，曰：“監察御史高昌拜住，字太古，諡予曰：‘朋友命以字，舊矣；君文人，幸衍其義教我。’予辭曰：‘予不啻不文，且有疑焉。太古當泰定初，丞秘書監，予嘗備員典校，時相先後，未始識其人；然聞公卿大夫，士交口薦譽者十有五年矣。其言曰：太古不崖岸，不哇咿，不陷穿機巧，真純樸茂，洞達樂易。今乃識其人；服用冠佩，車馬屋室，殊非洪荒之世，大庭赫胥之民，無標枝野鹿之態。或者哂曰：子論人以心乎？願以迹乎？不崖岸，不哇咿，不陷穿機巧，真純樸茂，洞達樂易者，爲今人乎？爲古人乎？予斂衽嘆服其言之能釋予疑，遂志之爲太古字說。”觀此則太古之神情如繪矣；蓋明明一西域人，而愛慕華風者也；是不啻太古之像贊也。

然此所論，特名字耳，西域人於名字上效漢人加姓，亦當時風尚。燕石集(卷五)有太學生劉君定挽詩，原注云，君定西域人，延祐七年，中大都鄉試。石田集(卷九)有送李公敏之官序，云：余在河南即聞于闐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明史(一七一)有趙榮傳，云：“其先西域人，”此西域人之加漢姓者也。然種人加漢姓，當時學者實反對之。劉因諱修文集(十九)有古里氏名字序一篇，發表其極端反對之論；至將古里氏數世稱吳之例推翻之，而復乎古里；此則講學家之矯情奪理者也。其言

曰：“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爲女真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願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乎？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夫吳景初所請者名耳，而劉因乃推翻其姓，何以爲情。古里氏是女真，非色目，女真在元本與漢人同列，其改漢姓猶不可，况色目乎？劉因之說若行，則馬祖常趙世延等皆須去漢姓；然祖常世延等之漢姓可去，魏書官氏志所載元魏以來種人所改之漢姓，何從而去之？種族狹隘之見，不應出於大一統之時，劉因之反對種人冒漢姓，防種族混合耳。然種族混合，於人類社會之進化爲害爲利，必有能言之者。後來吳海又持反對漢人冒國姓之論，其用意與劉因正同。

吳海聞過齋集(卷一)有王氏家譜叙，曰：“河西古諸羌。宋季元昊據之爲邊患，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雜爲夏人。元初得天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河西而仕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尙寬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昊者，迺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譜相示，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迺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固有自毀其祖而冒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旣授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焉，庶亦可改也。”

雖然以名為姓，古所恆有。貫雲石以父名首字為姓；薩都刺以自名首字為姓，而稱薩氏子焉。不獨色目人如此，凡無氏姓之種人胥如此。揭傒斯文安集（卷九）有送爨元溥序，云：“廬州舒城長爨元溥，蒙古人。名爨理普化，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可見以名為姓，實一極自然之稱謂，無得而議者。

程鉅夫雪樓集（十五）有里氏慶源圖引，述里氏定姓之由，可以推知西域各姓，皆有慕乎中華氏族之制而效之者也。曰：“氏族之制，所以定親疏，別嫌疑，厚人倫也。西北諸公，以名稱相呼，以部落為屬，傳久而差，失真尤甚，此里氏慶源圖之所以作乎？里氏者隆禧院使約著所自氏也。按里氏世高昌人，其俗大抵與諸國類；又世蹂金革，雖豪王大族，能自系其所自出者無幾；惟里氏世仕其國為大官，自大父撒吉思仗義歸朝，佐定中夏，其後列朝班寄方伯者六十人，亦既盛矣。而隆禧君大懼世代日益遠，生齒日益衆，無命氏以相別，終亦茫唐杳眇，不可知而已；乃以身事本朝者，實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從世俗書，有從土從田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溯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至於今九世，系以為譜，號曰里氏慶源圖；而隆禧為七世云。”

約著大父為撒吉思，俗書吉從土，思從田，田土合而為里，望文生訓，故以里為氏。四庫本改撒吉思為薩奇蘇，不獨失其命氏之意，且不知從土從田之謂何矣。

宋濂變坡集（卷七）有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述古今定姓之法尤詳；今節錄之，亦可見元西域人同化之往迹也。曰：“浦君西域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遷幽之

宛平，生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道吾；道吾生刺哲，刺哲生道刺沙，溥博，即浦君。其字為仲淵，性穎悟，從名師傅，通毛氏箋。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嘉興，遂占籍焉。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為號；蓋其族淳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浦君，居中夏聲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為姓。昔者代北羣英，隨北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為單辭，而其他遵用夏法；今浦君之為，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

變通云者，即同化也。溥博明係回回人。其兄名道刺沙，尤為元代回回人習用之名；至溥博而字仲淵，則明明取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義；復通詩毛氏箋，則彬彬乎進文明之域矣。彼拘守常義，謂我先祖未之能行者，凡變一法，革一俗，必有同類阻撓之力，無古今中外皆然，浦氏定姓，不能獨免，故宋濂獎之。宋濂之識過劉因遠矣。

二 西域人喪葬效華俗

凱霖	丁鶴年	廉希憲
趙世延	別的因	也黑迭兒部人
畏吾兒喪事體例 禁色目人效漢法丁憂		

人類社會最大之禮制，莫過於喪葬；然考元人喪葬，較考元人名氏為難；因宋元人習慣，喜求人為名字說，故易於考見，而關於喪葬之記載，則諸家著述極稀。許有壬至正集（五三）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言凱霖一家改革舊俗事甚詳。名氏喪葬，均

改從華俗而不恤。凱霖兄弟，交許有壬久，故有壬備知之。其言曰：

“公諱哈只哈心，阿魯渾氏，西域人。隸王旭列邸，王邸在極西，遣公入覲計事，公夙慕中土，挈家行。初至和林，元帥苟公奇之，妻以女，生二子；長阿合馬，次阿散。麥砧哈檐，西域名族，念公賢，贅阿散其家，生二子；長暗都刺，次凱霖。暗都刺兄弟鞠於外家，攻儒書。既長，益習禮訓，謀於師友曰：‘古之姓，或官或封，無常也；吾其從祖母之苟乎？’遂姓苟氏。又曰：‘我兄弟讀書學禮，無名字其可；名則不敢忘吾先，而字則從華可也。’於是師友相與字暗都刺曰平叔，凱霖曰和叔。”

此言凱霖兄弟名氏改從華俗之經過也。又云：

“和叔寶慶路邵陽縣達魯花赤，移彰德路臨漳縣，更移安陽；愛其山水，思妥其先，卜地司空村；有飄風旋塵爲渦，導馬首者七，衆皆見之；下馬默禱：‘若吾祖考宜此地，當止，風即泯；買而爲兆域，遷祖考妣，考妣，兄，以泰定四年二月葬焉。以公西來而爲使也，表之曰西使之阡。嫂姪繼母弟相繼沒，俱祔焉。”

又云：

“我元始征西北諸國，西域最先內附，故其國人柄用尤多。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域區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然而求其善變者，則無幾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國俗是泥也。和叔則曰：‘予非敢變予俗，而取擯於同類也；其戾於道者變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與居也，予非樂于異俗，而求合於是也；居是而有見也，亦惟擇其是者而從焉。自吾祖爲使而入中國，委骨於是，若詩，書，禮，樂，吾其可不從乎？俗之不同，理之頓異，吾其可從乎？’於戲！若和叔者，孟子所

謂善變者也。其俗不銘而銘其先，其俗墓近人而必遠五害，此其變之小者也。”

此言凱霖遷葬其先人改從華俗之經過也。凱霖實回回人，其善變華俗如此，其持論之平允和霽又如此，字曰和叔宜矣。

凱霖而後，西域人喪葬改從華俗最著者，爲丁鶴年。戴良高士傳云，(九靈山房集十九)“鶴年父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喪，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瘁，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此言鶴年喪制從華俗也。烏斯道丁孝子傳(春草齋集卷七)言：“鶴年避地二十餘年，兵後還武昌，訪生母葬地，自秋至冬，徧詢莫知者。鶴年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浹有報。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以慟卽寤。晨起，鄰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子之母氏，堂宇間自內出，以酒肉見賜。’鶴年以夢母氏與鄰老同，試卽其地物色之；見平陸土有陷下者，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槨，上覆敗舟板，人與板腐盡乃爾；遂陳酒肉以祭，祭畢，斲其土，骨果見；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復嚙指血骨上，良久拔去，血骨通變茜色，乃收骨棺斂葬是鄉。鶴年廬墓終身，一時論者咸稱爲孝子。”此言鶴年葬法從華俗也。作母主以拜，陳酒肉以祭，皆漢法，非回回法。血骨棺斂，亦華俗，非回回俗。至於夢示葬處，與凱霖之風導馬首，同爲吾國說部習見之詞調，足見其受印象於華俗者深也。

然三年之喪，及丁憂之制，元初西域人已有行之者，不自鶴年等始也。元史(一二六)廉希憲傳：“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

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又卷一八〇，趙世延傳：“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艱不赴。”時丁憂之制，尙未著爲令甲也；然廉希憲趙世延已自行之。元典章(十一)大德八年詔書：“三年之喪，古今通制；今後除應當怯薛人員，征戍軍官外，其餘官吏父母喪亡，丁憂終制，方許叙仕。”是大德八年以前，實無丁憂限制也。故元史卷一七八梁曾傳云：“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此漢人自請如禮也。廉希憲趙世延非漢人，而亦熱心古禮。且元制凡關於中國禮俗之事，必令蒙古色目人除外，無限制之者。元史卷八三選舉志：“大德二年詔，凡值喪除蒙古色目人員各從本俗外，管軍官並朝廷職不可曠者，不拘此例。”斤斤然唯恐漢法之拘束之，而廉希憲趙世延乃樂於受古禮之拘束；此猶謂文人曾讀孔氏書者然耳。

而亦有非文人而用中國禮者。據黃潛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塋碑，乃蠻曲出祿後人，有別的因者，至元間爲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居喪用中國禮。黃潛稱之曰：“公之至孝，出於天性；蓋北方喪禮極簡，無衰麻哭踊之節，葬則剝木爲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迨公居張夫人之喪，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考張夫人之卒，在至元二十一年，時三年之喪未定，而別的因自行之，可見其受華化甚早也。

又有一事，足證元時西域人模倣中國習俗，應有盡有。前吾聞天主教人有不滿於利瑪竇者，至謂其京師阜城門外葬地有翁仲等供地下之驅遣，幸拳匪來，始發其覆云。吾疑其誣

利瑪竇過甚，及見歐陽玄所爲馬合馬沙碑，(註齋集卷九)始信天下事無奇不有，有非思想所能及者。馬合馬沙之父也黑迭兒，建築燕京宮城，已詳美術篇。碑稱：“也黑迭兒，以修築宮城有功，部人鑿石作像，髣髴威肖，設置墓舍。族屬見之，謂其非法，謀棄隱處。世祖夜夢也黑迭兒，若有愆事，狀如生平；明發詔詰其家，以像事告，亟命止之。”斯事也，與天主教人誣利瑪竇之事甚相類。也黑迭兒爲回回教徒，回回教之厭惡偶像，比天主教過無不及，而也黑迭兒之墓道，竟有翁仲焉；此翁仲非出於華人，而出於部人；雖出於部人，而其子馬合馬沙任之，尤奇焉。特原碑所稱‘亟命止之’者，止而不設乎？抑止而不棄乎？部人設置之，族屬謀棄之，也黑迭兒之示夢，取何態度？歐陽玄文不明瞭。若也黑迭兒而不欲棄此石像也，則真死心於中國化者矣；即也黑迭兒而欲棄此石像，然其部人已設置之，亦可表示其部人之中國化。

尙有其他方法，足反證元時西域人喪葬有效漢俗者。(1)元典章(三十)有畏吾兒喪事體例，禁止畏吾兒效漢兒體例；必其有所效，而後有所禁也。其條文如下：

一件，休似漢兒體例行者，搭麻花，掛孝，穿圍頭，都休穿帶者，燒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樣包裹者；休煖墓兒者；休引靈者；或是揀莫那個七條裏，休依漢兒體例。紙做來的金銀，紙房，紙人，紙馬，襖子，休做者。

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畏吾兒田地裏，從在先傳留下底各自體例有來。這漢兒田地裏的衆畏吾兒每，喪事體例，有呵自己體例落後了，隨着漢兒體例；又喪事多宰殺做來的勾當每。上位聽得上頭帖薛不速蠻也喪事裏，

依各自體例行有；從今已後，這漢兒田地裏的衆畏吾兒每喪事裏只依在先自己體例行者，漢兒體例休隨者。

漢兒田地裏的畏吾兒，即雜居漢地之畏吾兒。畏吾兒雜居漢地，即沾被漢化，雖有此反覆叮嚀之禁戒，奈衆楚人咻之何。帖薛，謂基督教徒。至元辨僞錄(卷三)所謂‘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迭屑即帖薛，彌失訶，近譯彌賽亞也。不速蠻謂回教徒，長春西遊記(卷上)所謂‘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領諸部人來迎，鋪速滿，即不速蠻，或作木速兒蠻也。

(2)元史三十，泰定帝紀，‘致和元年夏四月己亥，塔失帖木兒倒刺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丁憂之制，本蒙古色目人除外，其後蒙古色目人效漢法者衆，塔失帖木兒代表蒙古人，倒刺沙以回回代表色目人，各欲限制其本俗；然流風所被，莫之能禦也。元史三十二文宗紀，‘天曆元年(即致和元年)十二月戊午，詔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此即取銷四月時倒刺沙之議。文宗黨深惡泰定黨，故特反其所爲；然亦因效漢法者慣例已成，除名不勝除，不若聽之爲便。元史八十三選舉志：‘天曆二年，詔官吏丁憂，各依本俗；蒙古色目做效漢人者，不用部議；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此與文宗紀所記本同一事，特詳略稍殊。彼云天曆元年，此云天曆二年，實一事；天曆元年，十二月己丑朔，十二月戊午，除夕也，故選舉志繫之二年。不用部議者，不除其名；聽其自便也，不啻明許之矣。

王禮麟原集(卷六)有義塚記一篇，言西域人以中國爲樂土，而不肯西歸。其詞曰：‘義塚者何。西域氏族塋也。營之者誰？吉安達魯花赤也。於是可知混一之盛矣。何也？西域

之於中夏，言語嗜欲殊焉；雖漢唐以來，婚媾有之，然各懷舊族，不能雜處他土，願安有生西域而葬江南者。惟我皇元，肇基龍朔，創業垂統之際，西域與有勞焉；洎於世祖皇帝，四海爲家，聲教漸被，無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來，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隣家，於是西域之仕於中朝，學於南夏，樂江湖而忘鄉國者衆矣；歲久家成，日暮途遠，尙何屑屑首丘之義乎？嗚呼！一視同仁，未有盛於今日也。’首邱之義不顧，尙何論乎葬儀，恐從華俗者衆矣。

三 西域人祠祭效華俗

馬慶祥襄忠廟

馬合麻生祠

凱霖五龍廟

馬合謨白龍潭廟

答失蠻靈隱寺佛像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建祠造像，所以崇德報功，其爲用與今之鑄銅像立紀念塔者無異。或一鄉一族中，不能不有一公共聚會之場，於是立廟建祠，置彼此所共崇拜古先之象或主於其中，以伸景仰，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愚者爲之，則信偶像之有靈，有向之禱祀邀福者矣。一神教徒所以以拜偶像爲大戒，而不容此等祠宇之存在也。然此特末流之失耳，與有功於民則祀之初旨何關。今人遊建國偉人銅像之旁，免冠致敬，瞻仰徘徊而不忍去，又胡爲者。不能以習俗儀節之不同，遂謂露天矗立之銅像爲優，而廟貌森嚴之偶像爲劣也。明乎此可以與言元時西域人關於祠祭之觀念。

始吾讀元遺山集(二七)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知爲馬祖常

之高祖馬慶祥，固明明基督教世家也；（說見儒學篇）而馬慶祥沒後，金人爲立像汴京 褒忠廟，歲時致祭，吾極疑之，以爲不應以此施之基督徒；既而思之，立像猶鑄銅像耳；歲時致祭，紀念云爾；所異乎銅像者，廟祀而已，有何不可。及讀周震震石初集（卷七）又有義兵萬戶馬合麻安塘生祠記，始知元人對於回教徒，亦以此施之，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也。其詞曰：

“今義兵萬戶馬合麻公致遠，撫士恤民，盡心報國，始終不渝。

公之先，自西域徙京師，宦遊四方，子孫益盛。致遠侍親杭浙，以蔭補官，授廬陵 井岡巡檢；職在察姦求盜，而所至書策自隨，深有意濂洛之學。事上接下，溫厚和平，至綱常大義所關，則正色凜然，不可毫髮忤，臨危涉險，慷慨出萬死如履坦途；蓋由詩書講貫之餘，有以察夫天理民彝，而此心之涵養有素也。

於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滸，以繫其思，若召南甘棠之詩，西都循吏之傳，張益州畫像之彷彿其平生衣冠狀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雖公之德業聞望，不繫祠之有無；然人情感慕之誠，則必因祠以著。”

此文最能代表中國人所以立廟建祠之故，與一神教徒所排斥之偶像，其性質絕對不同；所謂甘棠之思，感慕之誠，純爲紀念性質，何嘗有絲毫邀恩祈福之意；此而不許，非人情也。回教徒惡偶像比基督教徒尤甚；今安塘人乃以施之回教徒，未聞馬合麻有拒絕之詞也；以較也黑迭兒墓舍之翁仲，又進一步矣，因彼之像在翁仲，而此之祠在本身也；以較馬慶祥 汴京之褒忠廟亦進一步矣，因彼之廟在死後，而此之祠在生前也。然此皆受人祠祭者耳，猶可謂其權不操諸已也，更有致祭於羣祀者，在元西域

人中亦恆見之；奇其出於基督教及回教徒也，是真深染中華習俗者矣。馬祖常 石田集有陪可用中議祠星於天寶宮詩，薛漢宗海集又有送馬少卿伯庸南祀嵩恆淮瀆詩，固已絕非基督教世家所宜有矣。然其他詩文集中如此類題尚衆，且或出於回教徒，不勝引。年前基督教徒 李和，以不肯祭關岳去官，吾在教部時，嘗值丁祭，辭不與也。夫嵩恆淮瀆，爲古諸侯所祭，載在典禮，馬祖常既歸儒，宜可往祭；然有事不師古，迹涉荒唐，非佛非儒，等於迷信者，亦時見有一神教徒隨俗祭之，奇也。今舉安陽金石錄（卷十）五龍廟白龍潭二碑以著其例：五龍廟碑爲許有壬撰。其略曰：

“彰德路安陽縣西北五里，洹水之陽，有五龍廟。廟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滯而後泄，其龍居之淵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書，言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蹟，事頗涉怪，而不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者，具五方爲象設爾。以其禱之屢孚也；路達魯花赤荀公凱霖，同知阿藍，判官毛剌真，嘗修其廢，築臺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苗盡槁；荀公曰，‘五龍廟効靈自昔，協恭精禱，神其憫乎？’於是率僚屬，齋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乃起，是夕微雨；越翌日，雨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溥而興，市之閉遏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訛言以寂，豐凶笑譽，變乎旦夕。既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昭神貺，以達邦君之休。”

原案，碑久毀沒，今據至正集（五二）補入；凱霖即前編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之凱霖，固明明回教徒也。五龍云云，與舊約書中以色列人之金牛犢何異，而凱霖竟隨俗祭之；出於中國官吏不奇，

出於其他西域官吏亦不奇，出於回回教世家之官吏則奇，習俗移人，抑官守有限也。

白龍潭廟碑爲王博文撰並書。其略曰：

“距城西南二十里潘流村，有白龍潭者，叢祠蔚然；其水不經見，其詳不得而攷焉；故老相傳，中有神物居之，頃年旱暵，有禱輒應。泰定丙寅，燕人馬合謨來守是邦，越明年丁卯秋旱，禱而果雨，遂制俸金，一新廟貌，所以答神貺也。又明年戊辰，實致和改元，正月不雨至六月，蹇陽肆凶，麥無完穗。太守有憂之，躬率僚屬，絕羶葷，去巾襪，徒步而詣所謂白龍潭者。即事之始，先以絳帕繫二瓶，置香案，謂之請聖水；得請則水滿其瓶，不得請則瓶空如故。於是祝奠如儀，肅拜無算；未幾，瓶中水滿，而絳帕不濡，盪水以歸，崇奉惟謹。居二日，陰雲四合，而雨乃大作；槁苗淳興，人心救寧，歲號小稔。嗚呼！龍固靈物也，不有僉判等之精誠，無以見其神異；不有太守閱農憂，無以盡其虔禱之勞；太守固賢二千石，不有視民如傷之心，無以回天地之和氣；嗚呼，盛矣哉！”

原案碑亦佚，據鄴乘刪節本補入。碑所云云，實爲神話，而太守之虔禱，乃出於精誠，吾不知其信仰改變之心理若何，而中華習俗之移人，真有可驚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吾見今一神教徒之躋登顯要，輒改其故步，亦可持此解嘲乎？其他祠廟碑刻中之西域人題名，尤不勝枚舉。大抵一廟一碑之立，凡官於斯土者，例得列名碑陰，不論其與本身之信仰若何也。攔古錄十八載山東臨朐縣碑刻有沂山東鎮廟祭春記，爲至大四年馬合麻撰並書，皆西域人祠祭之效華俗者。前清時回回教徒有官

至三品即須反教之謠，吾聞而疑之，綜觀以上事實，則其說不爲無因歟。

兩浙金石志（卷十五）有元答失蠻重裝佛像題記，云：“靈隱禪寺伏承大功德主，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省口口左丞相，順口口答失蠻，布施金子彩色，重裝佛國山諸佛菩薩聖像，所集洪因，端爲祝延皇帝萬歲。至大三年九月日，住持僧正傳謹題。”記在西湖飛來峰，摩崖正書，十三行，字徑一寸餘。答失蠻元史無傳，其以答失蠻爲名，當然爲回教徒。重裝佛像何事，而可出於回教徒者。元史武宗紀載：“至大三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江浙省丞相答失蠻于天壽節日毆其平章政事孛蘭奚，事屬不敬。”云云，與此題記年月正合。是答失蠻一面出資重裝佛像，一面施其野蠻手段於大庭廣衆中毆人；亦元西域人之特色，出於鉅官，載之正史，均可爲發噱者也。

四 西域人居處效華俗

馬祖常石田山房

余闕青陽山房

張閻益清堂

馬季子懷靜軒

忽都魯忠順堂

守中霜月軒

錢寶臣容膝軒

答里麻失理一清堂

買閻一樂堂

僕公遠近思齋

仲禮九思堂

薩德彌實瑞竹堂

顏子中池亭

僕玉立絳守居園池

舍甫刺丁池圃

答彥修雲溪小像

居處能表現人之精神，筆瓢陋巷，顏子樂之，環堵蕭然，五柳

先生晏如也，然此非所論於元西域人，因元西域人豐裕者多，貧乏者寡，無論如何，不致有環堵蕭然之景况也，惟名園別墅則有之，此唐風也。自唐以來，莊園之風極盛，離宮別館，棟棟相望，風氣所趨，西域人亦競相倣效。此其故半因豪富，半因愛慕華風。迨乎建置既繁，題榜署名，輒相因襲，王士點禁扁之作，即所以標異避同，其盛可想也。

馬祖常於淮南築別業，名石田山房，自爲圖記，石田集附錄指韻求詩。其詞有曰：“屋側有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贖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礪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此馬祖常之所居，以山房爲名，而以耕讀相標榜也。

余闕亦於淮西築別業，名青陽山房。儲書其中，屬新安程文爲之記，青陽集附錄曰：“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爲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釋耒則却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仕，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於此，始有青陽山房之名。”此余闕之所居，以山房爲名，而以耕讀相標榜也。

山房之名，宋始有之，大抵爲山居讀書之所。蘇軾東坡文集（五三）有李君山房記，云：“李公擇少時讀書廬山白石菴，公擇既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不

藏於家而藏於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宋史（四一六）曹翬傳“翬知建昌縣，復故尙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是山房者實含有藏書以供人就讀之意，馬祖常余闕以是名其居，猶是宋人遺俗也。

張閻有益清堂，迺賢金臺集題益清堂詩序云：“閻海憲使合魯桓穆公，歸休嵩山之下，鑿池引流，列植卉木，扁其燕處之堂曰愛蓮。公沒，堂池逮廢，其孫國子生張閻伯高，謙恭好學，思繼先志，乃復增葺而新之，國子先生陳伯敷易其名曰益清。伯高謂余曰：‘與君世寓南陽，且支裔聯屬，不可無作。因賦律詩十有四韻，以復其命。’有‘吾宗多秀發，公子獨清修’之句。張閻之張，漢姓也，不有此序，孰知其與迺賢同宗。今以益清名其堂，蓋有取於愈進文明去舊俗愈遠之意乎？”

然亦有雖進文明，而不忘舊俗者，馬祖常之從子馬季子是也。馬季子有懷靜軒，王逢梧溪集（卷四下）題懷靜軒詩序云：“懷靜軒者，居延馬季子之所創也。季子之先曰月哥，曰理，尤自雍古部族居靜州天山；一傳爲習禮吉思，仕金死節；二傳爲月忽那，從世皇南征，以勞拜禮部尙書；三傳爲世昌，四傳爲禮，五傳爲祖中，仲氏祖常；六傳爲季子，居於涖之竹岡。軒以懷靜名，示不忘本也。”

靜者靜州，馬季子祖所居也。元時西域世族，類能以詩書化其樸野；其祖若父雖起家甲冑，一二傳即沾被華風；其舊俗譬之江河，中國文明則海也，海無所不容，故無所不化；而其所以能化之速者，首由物質供給之豐腴，而詩書禮義隨其後，所謂衣食足則禮義興也。

忽都魯有忠順堂，劉敏中中菴集（卷三）云：“高唐監郡韓爾朶忽都魯，系出西域。折節下士，讀書樂善，士大夫稱之。兄弟六人，而君爲季，其父獨以君襲是職。監郡凡三世矣，作忠順堂居之。因郡人元恆齋正卿來徵言，贈以二詩，”有“系族來何遠，文儒夙所耽，”之句。忠順堂者，忽都魯讀書宴客之所也。中菴集（十九）又有樗亭銘，原注曰：“爲回紇人作，”則樗亭者，又回紇人之中國建築也。

守中有霜月軒。王毅木訥齋集（卷一）有霜月軒詩序，云：“高昌守中，榜其讀書之室，曰霜月軒，求予叙其卷端。守中無亦操履嚴潔，有似於霜；心術光輝，有似於月，故名其軒以見志邪？守中家世顯榮，德性謙退，謝綺紈之習，敦詩書之好，予愛其德，由是而勗之，則將凜凜乎其有守，昭昭乎其有見，兩夜讀書軒中，庶幾斯名之稱情也。”

錢寶臣有容膝軒，陳高不繫舟漁集（卷十四）有容膝軒銘曰：“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也。”

答里麻識理有一清堂。舒頤貞素齋集（卷一）有一清堂記云：“前江淮知府理侯來宰吾邑，（續溪）官安而吏多暇，築堂於寓舍之隙，爲燕息之所，扁曰一清。侯高昌人也，仕於南國歷年多，見世之汨泥揚波者衆，懼辱於已，乃棄大府而僻壤是依，潔身治事，若甚宜之，扁堂曰清，侯之心可見矣。”

買閭有一樂堂。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梧溪集（卷五）有懷哲操序云：“懷哲，美買閭教授敬親愛弟也。惟敬愛也，不以禍亂窮羈少渝焉。構堂名一樂，前朝儒公卿頌述備至，而琴操缺遺，故予補之云。”

僂公遠有近思齋。孔子曰：“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鄭元祐僂吳集（卷七）有近思齋箴，注曰：“爲高昌僂公遠作。”有“聖徒示訓，在思之近，譬則升階，歛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其中”之句。夏天祐正思齋文集（卷七）亦有爲僂公遠作近思齋箴。

仲禮有九思堂。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趙汭東山存稿（卷四）九思堂記云：“九思堂者，高昌仲禮公開居之所也。至正十一年冬，公泄兩浙鹽政，命前所治邑休寧諸生趙汭爲文以記之。汭聞諸君子，一言而可決天理人欲之幾者，曰思而已。故吾夫子之教，欲人即身心日用以慎夫所宜思，其目雖九，而思則一。公能取之以名其堂，信乎知所先務者矣。”

薩德彌實有瑞竹堂。吳澄文正集（十三）有瑞竹堂經驗方序云：“（盱江）郡侯，泄官餘暇，注意於醫藥方書之事，遇有得必藏之，積久彌富，題曰瑞竹堂經驗方。侯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時候插竹爲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爲瑞，而侯以扁其堂云。”

瑞竹堂經驗方今不傳，所傳者清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固中國藥方，而非西域藥方也。（元有回回藥方院）可見元時西域人居處服食，無所往而不華化矣。

此外建築物之見於儒學篇者，有關里吉思之萬卷堂，回回之時齋；見於文學篇者，有察罕之白雲山別墅，皆西域人佳構之慕效華風者。文學篇又稱伯顏子中卜居進賢之北山，躬自創竹屋三間，讀書其中。讀元詩選劉開容窗集有詠顏子中池亭二首，猶可想見其風景。詩云：

池淨天容湛，窓虛水氣通。遠山來戶外，飛雨灑亭中。薜荔合朝景，兼葭集晚風。平生江海念，相對興無窮。
種樹年年長，開牕面面涼。雨苔生砌綠，秋葉墮池黃。得句閒拈筆，拋書懶近牀。旅懷隨所至，誰復計行藏。

其風景固江南風景也。元詩選僕玉立世玉集，有絳守居園池詩序云：“乙酉之秋，七月既望，余自河中讞獄還司，過絳，登守居園池。昔日亭墅，悉已埋沒，獨泗漣亭、花萼堂，復構以還舊觀，流泉蓮沼，猶仍故焉。堤柳陰翳，逕花鮮妍，庭竹數竿，清風冷然，有塵外之思，即事賦詩”云云。

僕玉立以一摩尼教世家，（見儒學篇）對於古人遺蹟，加意保存，發為詠歌，寄其遐想如此；此又西域人之愛慕林泉者也。林泉之好，為人類所共，不能謂為中華所獨；然元西域人率以武功起家，其性質宜與林泉不相近；而有時飄然物外，輒令人神往，不料其為西域人者，不得不謂之華風。阮元兩浙金石志十六，有舍刺甫丁墓碣，為泰定元年物，得諸南屏山麓；無額，上刻雲月之形；雲月形者，回教徽號，即今新月旗也。碑稱：公以伯顏丞相薦，充嘉興上海縣達魯花赤，累調紹興之山陰、衢之常山、建康之句容；過化之地，皆有恩澤及民。乃急流勇退，隱居于杭之豐樂橋東，築池圃，植花竹，為高世避賢之舉；以禮義教子孫，以詩酒交親友，視富貴如浮雲，得逍遙物外意；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者，公有之云。以至治三年卒，年七十有四。子五人，長木八刺沙，次納速魯丁。孫三人，長阿老丁。葬于錢塘之西湖南園。

舍刺甫丁為回回教世家，當無疑義；惟阮元跋據杭州府志謂其長孫阿老丁，曾於文錦坊南建真教寺，俗名禮拜寺，則未必

然也。據西湖遊覽志（十八）真教寺為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今碑稱舍刺甫丁卒於至治三年，是真教寺之建，在舍刺甫丁未卒前七八年；阿老丁為舍刺甫丁長孫，時年未滿三十，未必可稱為回回大師；且祖若父並存，即有建白，亦未必自居其名；則建真教之阿老丁，當另一人也，不能以其同名而一之；因西域人同名者衆也。

回回教世家有高致不減舍刺甫丁而為同時文人所稱慕者，有答失蠻彥修。彥修於至正十年為秘書少監。危素說學齋集（卷四）有雲松隱者圖序，云：“雲松隱者，西域彥修君之別號也，彥修世胄高顯，蚤游成均，歷官清要；襟度夷雅，恬淡自將；居京師修文坊，恒杜門卻掃，留情詩書文藝之間。嘗誦唐李翰林廬山集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怪石，佳花美木，往往而見；徒以縻於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興是圖，朝夕覽觀焉。嗚呼！世之人亦孰窺其高致哉？”

何以知為答失蠻？則以李士瞻經濟集，有甲午歲題江漢王粲樓，和答石蠻彥修韻一首。甲午為至正十四年，故知其為雲松隱者之彥修也。許有壬至正集（六七）又有答失蠻彥修雲溪小象贊，尤具有出塵之想；蓋涵煦百年，而北鄙殺伐之聲絕響矣。其詞曰：“厭膏粱之腴，而采山釣魚；舍鮮華之服，而博帶長裾，拂朝市之塵，而居巖壑之僻；刷貴介之習，而為山澤之臞；栖神於澹泊，游心乎詩書，長松蔭庭，春酒在壺，人間富貴之樂，有及此迂疎者乎？政恐不免於用世，而亦將為一琴一鶴之徒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三十）謂元季士夫風雅相尚，豈獨中國士夫，西域士夫，其高致不讓華人也。丁復檜亭集有送答彥修御史調

西臺詩，答即答失蠻之簡稱。

第七 女學篇

西域婦女之華學

李珣妹 趙世延女 貫雲石女 傑哲篤妻

丁鶴年姊 鐵鉉二女

一代之史，一方之志，卷末必附列女，今言西域人之華化，不可不於婦女求之。始吾西域人華化稿成，王國維周肇祥二先生先後告我以前蜀李珣事。據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二)何光遠鑑誠錄，(卷四)均稱珣爲土生波斯，有詩名，所著有瓊瑤集，可補吾西域人華化先導一節。然吾因李珣而聯想及王衍昭儀李舜絃。楊慎詞品：“舜絃，李珣妹，爲王衍昭儀，饒詞藻。有鴛鴦瓦上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詞云：

鴛鴦瓦上瞥然聲，畫寢宮娥夢裏驚；元是我王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

洪邁萬首絕句，亦有李舜絃夫人釣魚不得詩。是李舜絃以波斯女而能詩也。夏文彥圖繪寶鑑言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自足。是李舜絃復以波斯女而能畫也。李珣可爲元西域人華化之先導，李舜絃可爲元西域婦女華化之先導矣。

前美術篇引書史會要補遺，有趙夫人鸞，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能琴書，善筆札云云；應詳求趙夫人歷史。

至正集(六四)有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夫人名定，永平人，”與此雍古部氏，絕非一人。惟同志未有‘夫人子燕山，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己子’一語，則此當爲許有壬之繼室。安陽金石錄(十二)有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夫人諱鸞，誌中亦有‘前趙夫人有子曰燕山，撫育如己出’一語，即書史會要所稱道者也。據金石錄此石藏小營村民家，乾隆二十一年出土，字多沒滅，今移置許文忠公祠內，後半截殘闕不完云。其文爲陳旅所撰，安雅堂集(十一)載之，武億蓋未之見。今撮錄以補安陽金石錄之闕。文云：

中書參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諱鸞，字善應，魯國公諱世延之女。母劉氏；魯公本雍古部人，繇公業儒，始氏趙氏。夫人朗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入耳輒能記。七歲倍誦周易書，屬對。九歲使顯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成誦矣。魯公之平章蜀省也，姦臣以詔逮公繫請室。夫人年十三，即却葷肉，向北斗拜禱。凡三年，旦夕哭泣，至翳其兩目。魯公難解，目遂明如初。魯公文學政事重海內，而女又賢明，選婿稱難其人。初，參政以進士廷對，魯公爲讀卷官，及參政爲兩淮轉運使，喪偶且期，值魯公還金陵別業，因請婚，於是夫人歸焉。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筮。自廣陵如鄂，未至金陵三十里，聞魯公與劉夫人偕來，筮得觀之，益曰：“納甲法，乾宮金用上爲父母，陽土伏而不出，其飛來者陰土也，切身且動，吾母其獨來乎？”已而果然。至鄂，聞城中火，且及所居，參政以爲憂。筮得坎，其占爲傷財。夫人曰：“此則不必以納甲論，常冬占火而得坎，火能神乎？”火果止。其識類非師傳方冊所有者，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魯公嘗言，吾教之一，

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參政不知，偶攜琴自恬，夫人始一鼓，乃作十餘曲。又善筆札，皆不自表襮。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巽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

自魯公以其能誦易句以下，安陽金石錄全闕。此文可注意者，趙世延本基督教世家，予既由種種方面證明其晚年好道，隱居金陵之茅山；(詳佛老篇)今此文言其女拜斗，善卜，通陰陽家言，可知世延家學，實雜孔老陰陽術數為一堂。色目人沾染華俗之深，無逾於此。貫雲石晚好浮屠。元史本傳（一四三）據歐陽玄貫公神道碑，謂雲石女一人，有學識，能文章，適懷慶路總管段謙。名父之女，皆慕華學，二女可稱無獨有偶。

畏吾兒僕氏，為摩尼教世家。(詳儒學篇)孔齊至正直記（卷三）云：“高昌僕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為色目本族之冠。其子僕伯僚遜，至正五年進士，歷官翰林應奉文字。”人知僕哲篤教子有法，不知非獨僕篤能也，其夫人亦賢母也。黃潛金華集（三九）有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云：“今吏部尚書僕哲篤公之夫人卒，尚書既親志于幽堂，其子僕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而上世仕本國，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僕氏。僕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偉吾氏，遂為其國人”云。

誌中叙夫人事姑教子事甚詳，以關婦德，不備述。非輕婦

德，以為婦德者何族蔑有，不得指為華學，本篇所論是華學，非婦德也。偉吾氏文字與漢文異，夫人所習之孝經論語，非畏吾兒文，而為漢文，故謂之華學。孝經論語或有畏吾兒譯本；然女孝經列女傳及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未必有畏吾兒譯本。且此諸書，即使有畏吾兒譯本，而其原本究為華文，故能習此者，亦謂之華學。可見元時華學之廣被，且化及西域閨門也。

回回教世家丁鶴年，前篇屢論之矣。丁鶴年以詩名家，孰知其幼時所學，皆出其姊所口授也。鶴年姊名月娥，明史列女傳列卷首，然不詳，其所取在死節，與予所取異趣也。烏斯道春草齋集（卷七）有月娥傳，較詳，明史即本於此。今節錄其文如下：

月娥者，燕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錄丁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說，通與義。及長，歸通甫，事上撫下，凜如禮法，諸婦諸女，咸淑其化。既而寇羣起，據豫章，自上游而下，勢張甚，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父老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葬焉，題其名曰十節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月娥口授。月娥，幼名也。

十節墓，明史作十女墓。城陷婦女未必即須死節，此亦得諸中華禮教者歟？然吾所取者其華學也。七修續稿（卷五）有鐵氏二女詩，為鄧州色目人鐵鉉女。鉉革除間參政，因忤成祖被誅。二女發教坊司，女誓不受辱。已而放出，各上詩一律謝恩。其長詩有‘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之句，傳誦一時。

事並見震澤紀聞。然則元時西域婦女之華學，其流風至明未艾也。惟錢謙益列朝詩集閩四謂此詩非鐵氏作。

第八 結論

一 總論元文化

綜計全書所論，凡百五十有一人。儒學篇二十九，佛老篇八，文學篇三十八，美術篇二十九，禮俗篇四十一，女學篇六，去其各篇互見者三十人，尙存百二十有一人。此百二十有一人中，有著明部族者，有泛稱西域或色目者，惜不能一一確指爲今何地。然可略分葱嶺東西兩大部。列表如下：

葱嶺東部 五十三人			
<u>唐兀</u> 七	<u>畏吾兒</u> 十	<u>回鶻</u> 二	<u>高昌</u> 十六
<u>北庭</u> 一	<u>龜茲</u> 一	<u>乃蠻</u> 二	<u>合魯</u> 二
<u>哈刺魯</u> 二	<u>雍古</u> 八	<u>斡端</u> 一	<u>于闐</u> 一
葱嶺西部 六十人			
<u>西域</u> 二十二	<u>回回</u> 十五	<u>回紇</u> 三	<u>答失蠻</u> 三
<u>大食</u> 三	<u>阿魯渾</u> 二	<u>板勒紇城</u> 一	<u>康里</u> 五
<u>伯牙吾氏</u> 一	<u>也里可溫</u> 五		
其他 八人			
<u>宋魯別族</u> 一	<u>尼波羅國</u> 一	<u>色目</u> 六	

其中有一地而二名，或一族而數譯者，皆用名從主人之例。如回鶻畏吾高昌北庭，元人本視爲一，回回回紇，元人亦視爲一，說詳文學篇。凡此諸人，皆見諸載籍，於中國文化有表見者；其

有載籍不載，或載而今已佚，或未佚而爲余疏陋所未及見者，何可勝道。蓋自遼金宋偏安後，南北隔絕者三百年。至元而門戶洞開，西北拓地數萬里，色目人雜居漢地無禁，所有中國之聲明文物，一旦盡發無遺。西域人羨慕之餘，不覺事事爲之倣效。且元自延祐肇興科舉，每試，色目進士，少者十餘人，多者數十人，中間雖經廢罷，然舉行者猶十五六科，色目人之讀書應試者甚衆。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言天子有意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咸囊書囊筆，聯袂造庭而待問於有司。”（石田集卷九）故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而論世者輕之，則以元享國不及百年，明人蔽於戰勝餘威，輒視如無物，加以種族之見，橫亘胸中，有時雜以嘲戲。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謂：“胡元詩人貫雲石薩天錫欲矯宋詩之衰，而羶氣乘之。”云云，其一例也。清人去元較遠，同以異族入主，間有一二學者，平心靜氣求之，則王士禎趙翼兩家之言可參考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三十一）有元諸帝多不習漢文一條，云：“元起朔方，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如小雲石海牙字朮魯朮嚕薩都刺等，當爲翹楚矣。”言外頗有不滿於元朝文物之意。然同卷又有元季風雅相尙一條，云：“元季士夫好以文墨相尙。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紳之徒，風雅相尙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嘆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據此，則趙翼亦知元人文化不弱，且不繫乎政府之提倡。第以此歸其功於南宋遺民，則遺民何代蔑有。須知文化是一事，政治又是一事。政治之紛擾，孰甚於戰國六朝，而學術思想之自

由，亦惟戰國六朝爲最。漢唐號稱盛世，然學術思想，輒統於一尊，其成績未必即優於亂世。‘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人亦行其素焉耳。以論元朝，爲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且元時並不輕視儒學。至大元年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又以周程張朱等九人從祀；至順元年，以董仲舒從祀，至正二十一年，以楊時李侗等從祀。又並不輕視文學。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爲忠節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爲文惠昭靈公，後至元三年四月，且謚杜甫爲文貞，其崇尚文儒若此。此中消息，王士禛參之最透。故居易錄（卷二）之論石田集也，則謂：“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趙世延輩是也。”其論燕石集也，（卷三）則謂：“此與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時崇文如此。或謂‘九儒十丐’，當是天歷未行科舉以前語。”天歷應作延祐，‘九儒十丐’之說，出於南宋人之詆詞，不足爲論據。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龜山集卷二）云：“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此一說也。鄭思肖大義略序曰，（心史下）‘隸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又一說也。然七八之目，二說已自不同，况謝枋得明謂爲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云爾，非元制果如是也。池北偶談（卷七）列舉元代色目文人，持論至爲平允。曰：“元名臣文士，如廉希憲，賈

雲石，畏吾兒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人也。顏宗道，哈刺魯氏人也。瞻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以過之。”其所見較趙翼爲獨到，予茲所論，正與王士禛同也。試更進而考察親見元時西域人華化者之言論以完吾說。

二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華化

危素 干文傳 戴良 家鉉翁

危素之叙金臺後稿也，在至正十一年辛卯。其言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西方之國，斷得七篇，秦得十卷而止。自斷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百有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句章山水之間，其所爲詩，清麗而精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此危素以成周比元，而謂其能化行西域也。

干文傳之叙鴈門集也，在至正十七年丁酉，亦以成周之化比元。其言曰：“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啓祚，皆始於西北，去周之邠鎬益遠。是以人生其間，多質直端重，才豐而氣昌。觀之馬文清，（應作貞）達兼善，鱗子山輩，其所爲詩，往往宏偉春容，卓然凌於萬物之表，可以軼漢唐而闢風雅，有周忠厚之氣象，爲之一新。若吾友薩君天錫，亦國之西北人也。君幼岐嶷不羣，稍長愈穎

敏，爲文詞，雄健侷儻，迥邁乎人人。嘗出其所作之詩，曰鴈門集者見示，予得以盡觀，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一掃往宋委靡之弊。國家元氣，肇自西北，以及於天下，有源而有委，讀是詩者，尙有以見之。”

戴良之叙鶴年吟稿也，在至正二十六年丙午，說亦云然。曰：“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回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

危素，于文傳，戴良，皆南人，其人皆生元季，其論元人之化洽西域也，同出一詞，所謂輿論者非耶？元好問生金末元初，其所選詩，號中州集，宋人之留元者有家鉉翁，爲題其後，文見元文類。(三八)曰：“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崇，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故壤地有南北，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所爲詩，皆采錄不遺，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猶吾同國之人，胥懷卓犖，過人遠甚，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

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此又宋人之先見，而其後竟言中者也。蓋鉉翁留元十餘年，得觀元初人物氣象，與宋人之褊淺狹隘，迥然不同，知其後必昌，故爲是論。豈知不用百載，而西北子弟之成就，已過乎鉉翁所期也。

附錄

元西域人華文著述表

漢唐以來，翻經沙門，傳教教士，華文著述衆矣；然大抵皆宣揚本教，發揮西學之書，求可以稱華學者蓋寡。元西域人不然，百年之間，作者至三十餘人，著述至八十餘種，經、史、詞、章、老、莊、申、韓、輿地、藝術、陰陽、醫藥之屬，無一不具。且皆華法，非西法，與徒誇彼善俗，思革吾華風者迥不同。此元人特色也。元史無藝文志，清金門詔倪燦錢大昕諸家補之，互有詳略。今茲所錄，不過西域人之部，然已有出諸家補志外者，則疎漏仍恐不免，姑俟異日續補之。

人名	書名	備考
<u>蒲壽晟</u> <u>回回</u>	<u>心泉學詩稿</u>	<u>四庫輯永樂大典</u> 本。 <u>倪志</u> 誤以 <u>晟</u> 爲 <u>壽庚</u> 弟。
	<u>心泉詩餘</u>	<u>彊村叢書</u> 本。
<u>颯颯</u> <u>康里</u>	<u>大元通制</u>	刪修人之一，見 <u>順帝紀</u> 。
<u>馬潤</u> <u>雅古</u>	<u>樵隱集</u>	見 <u>清容集</u> <u>馬公神道碑</u> 。
<u>馬祖常</u> <u>雅古</u>	<u>英宗實錄</u>	以下六種見 <u>元史</u> 本傳。
	<u>皇圖大訓</u>	

	承華事略	
	列后金鑑	
	千秋記略	
	章疏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
	石田山房集	近日影印元四家集本。
瞻思大食	帝王心法	以下十四種見本傳。
	四書闕疑	
	五經思問	
	奇偶陰陽消息圖	
	老莊精詣	詣,千頃堂書目作語。
	鎮陽風土記	
	續東陽志	
	重訂河防通議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西國圖經	
	西域異人錄	
	金哀宗紀	
	正大諸臣列傳	
	審聽要訣	
	文集三十卷	
偃玉立回鶻	世玉集	元詩選。
偃百僚遜回鶻	近思齋逸稿	千頃堂書目外國類明詩 綜亦有偃遜詩。
泰不華伯牙吾氏	重類復古編十卷	本傳。
	顧北集	元詩選。
	宋史	分撰二十三人之一,見圭

伯顏師聖哈刺魯氏	金史	齋集進宋史表。 分撰六人之一,見進金史表。
貫雲石畏吾兒	直解孝經一卷 貫公文集 酸齋文集 酸齋集	本傳。 巴西集有序。 千頃堂書目。 元詩選。
迺賢合魯氏	河朔訪古記 金臺集 金臺後集 前岡詩集 海雲清嘯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近日翻元本。 說學齋集有序。 見宋元詩會。 千頃堂書目。
丁鶴年回回	丁鶴年集 丁孝子詩集 皇元風雅	琳瑯秘室本。 藝海珠塵本。 九靈山房集有序,與蔣易 傳習等所編同名。
趙世延雅古	經世大典	纂修人之一,見元文類經 世大典叙錄。
	風憲宏綱	本傳。
余闕唐兀	五經傳注 易說五十卷	本傳。 見九靈山房集余闕公手 帖後題。
	青陽山房集	有四卷五卷六卷八卷各 本。
	宋史	分撰二十三人之一,見圭

		齋集進宋史表。
高克恭 西域	房山集	元詩選。
	高尚書文集	式古堂畫考有王士熙跋。
	高文簡公文集七卷	見千頃堂書目。
聶古柏	侍郎集	元詩選。
幹玉倫徒 唐兀	宋史	分撰二十三人之一，見圭齋集進宋史表。
張雄飛 唐兀	張雄飛詩集	至正集有序。
昂吉 唐兀	啓文集	元詩選。
伯顏子中 西域	子中集	元詩選。
薛超吾 回鹘	薛昂夫詩集	松雪齋集及天下同文集有序。
郝天挺 柔魯別族	雲南實錄五卷	本傳。
	唐人鼓吹注十卷	通行本。
辛文房 西域	唐才子傳十卷	粵雅堂本，日本本，近翻元本。
	披沙集	石田集有題披沙集詩，雪樓集十八有辛良史撰察罕父行狀。
雅琥 也里可溫	正卿集	曹學佺歷代詩選元詩卷七雅正卿詩題元可溫雅琥著。
薩都刺 答失蠻	雁門集	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各本。
	薩天錫詩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

	集外詩一卷	毛晉刻。
	薩天錫逸詩	日本刻。
	西湖十景詞	見元史類編。
沙刺班 畏吾兒	金史	分撰六人之一，見進金史表。
廉惠山海牙 畏吾兒	遼史	分撰四人之一，見進遼史表。
	仁宗實錄	以下二種見本傳。
	英宗實錄	
孟昉 西域	孟待制文集	夷白齋集有序。
	孟天暉擬古文	燕石集滋溪集青陽集有題詞。
察罕 西域板勒紇城	聖武開天記	由脫必赤顏譯漢，千頃堂書目作皇元太祖聖武開天記，以下三種均見本傳。
	紀年纂要	雪樓集有序，千頃堂作帝王紀略纂要。
	太宗平金始末	棟亭十二種本。
盛熙明 龜茲	法書考八卷	見普陀山志。
	補：陀洛迦山考	
薩德彌實	瑞竹堂經驗方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吳文正集有序。承天仁惠局藥方亦成於衆色目人之手，道園學古錄有序。
保八 色目	易原與義一卷	以下三種，見四庫總目。

統名易體用任士林松鄉集十四有序。

周易原旨六卷

周易尚占三卷

戈直

貞觀政要集論十卷 通行本。

札馬魯丁西域

萬年曆

見曆志,至元四年進。

可里馬丁西域

萬年曆

見仁宗紀,皇慶二年十二月上。

忽思慧

飲膳正要三卷

道園學古錄有序。

徵引書目

- | | | |
|-------------------|-----------|----------------|
| 1 漢書 | 19 明史 | 40 同治樂城縣志 |
| 2 舊唐書 | 20 二十二史考異 | 41 光緒嘉應州志 |
| 3 新唐書 | 21 二十二史劄記 | 42 耶律楚材西遊錄 |
| 4 遼史 | 22 南唐書 | 43 長春真人西遊記 |
| 5 金史 | 23 河朔訪古記 | 44 劉郁西使記 |
| 6 宋史 | 24 重訂河防通議 | 45 張星煥馬可孛羅遊記譯注 |
| 7 元史 | 25 安南志略 | 46 元秘書監志 |
| 8 元史類編 | 26 至順鎮江志 | 47 元典章 |
| 9 元史新編 | 27 至正四明續志 | 48 兩浙金石志 |
| 10 新元史 | 28 西湖遊覽志 | 49 越中金石志 |
| 11 蒙兀兒史記 | 29 泉州府志勝 | 50 常山真石志 |
| 12 元書 | 30 閩書 | 51 安陽金石錄 |
| 13 元史氏族表 | 31 順治吉安府志 | 52 和林金石錄 |
| 14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倪燦) | 32 雍正浙江通志 | 53 和林金石詩 |
| 15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金門詔) | 33 日下舊聞考 | 54 寰宇訪碑錄 |
| 16 元史藝文志(錢大昕) | 34 春明夢餘錄 | 55 補寰宇訪碑錄 |
| 17 遼金元姓譜 | 35 乾隆福建通志 | 56 攬古錄 |
| 18 元名臣事略 | 36 乾隆濟源縣志 | 57 金陵古金石考 |
| | 37 道光南海志 | 58 經義考 |
| | 38 道光普陀山志 | 59 內閣書目 |
| | 39 雲谷寺志 | |

60 菴竹堂書目	84 玉堂嘉話	109 茅山志
61 千頃堂書目	85 困學齋雜錄	110 景教流行中國碑
62 四庫總目提要	86 研北雜志	111 清河內傳
63 四庫簡明目錄	87 山居新話	112 摩尼教入中國考
64 列子	88 禁扁	113 摩尼教殘經
65 宋元學案	89 至正直記	114 元也里可溫考
66 觀物篇解	90 輟耕錄	115 圖書集成職方典
67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	91 故宮遺錄	116 白居易長慶集
68 瑞竹堂經驗方	92 庚申外史	117 蘇軾東坡文集
69 回回藥方	93 諷言長語	118 謝枋得疊山集
70 法書考	94 樂郊私語	119 鄭思肖心史
71 書史會要	95 客座贅語	120 蒲壽晟心泉學詩稿
72 圖繪寶鑑	96 七修類稿	121 邱葵鈞礪詩集
73 畫旨	97 震澤紀聞	122 元好問遺山文集
74 清河書畫舫	98 堯山堂外紀	12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75 鐵網珊瑚	99 棗林雜俎	124 陸文圭牆東類稿
76 繪事備考	100 日知錄	125 鄧文原巴西集
77 式古堂書畫彙考	101 居易錄	126 任士林松鄉集
78 佩文書畫譜	102 池北偶談	127 趙孟頫松雪齋集
79 三希堂石渠寶笈	103 香祖筆記	128 吳澄文正集
80 元八家法書	104 十駕齋養新錄	129 劉因靜修文集
81 南楚新聞	105 陔餘叢考	130 劉將孫養吾齋集
82 續夷堅志	106 高僧傳	131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83 中朝故事	107 開元釋教錄	132 安熙默菴文集
	108 至元辨僞錄	

133 王恽秋澗集	155 傅若金與礪詩文集	173 王逢梧溪集
134 姚燧牧菴集	156 李存俟菴集	174 戴良九靈山房集
135 程鉅夫雪樓集	157 蘇天爵滋溪文稿	175 楊翮佩玉齋類稿
136 徐明善芳谷集	158 余闕青陽集	176 倪瓚清閨閣集
137 袁桶清容居士集	159 李士瞻經濟集	177 王禮麟原集
138 釋大訢蒲室集	160 迺賢金臺集	178 趙汭東山存稿
139 侯克中良齋詩集	161 貢師泰玩齋集	179 陳基夷白齋稿
140 劉敏中中菴集	162 劉仁本羽庭集	180 王毅木訥齋集
141 馬祖常石田集	163 陳高不繫舟漁集	181 高克恭房山集
142 虞集道園學古錄	164 張雨句曲外史集	(181 以下十二種據元詩選)
143 楊載仲弘集	165 柯九思丹邱生稿	182 貫雲石酸齋集
144 揭傒斯文安集	166 朱德潤存復齋集	183 聶古柏侍郎集
145 丁復檜亭集	167 鄭元祐僑吳集	184 雅琥正卿集
146 王沂伊濱集	168 夏天祐正思齋文集	185 劉聞容窗集
147 黃潛金華文集	169 吳海聞過齋集	186 文矩子方集
148 歐陽玄圭齋集	170 丁鶴年集	187 倪玉立世玉集
149 柳貫待制集	171 舒頤貞素齋集	188 泰不華顧北集
150 許有壬至正集	172 周霆震石初集	189 薛漢宗海集
151 宋鑿燕石集		190 吳克恭寘夫集
152 黃鎮成秋聲集		191 昂吉啓文集
153 薩都刺雁門集		192 伯顏子中集
154 陳旅安雅堂集		193 宋濂學士集
		194 劉基誠意伯集
		195 王禕忠文集

- | | | |
|--------------|-----------|--------------|
| 196 危素說學齋集 | 206 西湖竹枝集 | 221 元文類 |
| 197 烏斯道春草齋集 | 207 大雅集 | 222 全唐文 |
| 198 楊士奇東里集 | 208 玉山名勝集 | 223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
| 199 王夫之薑齋詩文集 | 209 元音 | 224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
| 200 朱彝尊曝書亭集 | 210 乾坤清氣集 | 225 元曲選 |
| 201 全祖望鮚埼亭集 | 211 元詩體要 | 226 太和正音譜 |
| 202 杭世駿道古堂集 | 212 元人十種詩 | 227 中原音韻 |
| 203 中州集 | 213 宋元詩會 | 228 唐才子傳 |
| 204 唐詩鼓吹注 | 214 全金詩 | 229 歸田詩話 |
| 205 元風雅 | 215 御選元詩 | 230 詩藪 |
| | 216 元詩選 | 231 錄鬼簿 |
| | 217 列朝詩集 | 232 詞品 |
| | 218 明詩綜 | |
| | 219 甬上耆舊詩 | |
| | 220 天下同文集 | |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二二三

馮友蘭

廖平說：

“六經，孔子一人之書；學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皆出於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於史文，‘易傳’僅注前聖。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或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者以己律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過選本多，門徒衆。……”（知聖篇）

康有為說：

“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範圍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漢以來皆以孔子為先聖也。唐貞觀乃以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孔子以聖被黜，可謂極背謬矣。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刪贊之列。孔子之僅為先師而不為先聖，比于伏生，申公，豈不宜哉？然……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為教主，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孔子改制考卷十）

這是清末“今文家”的學說。孔子本來已竟是一般人所承認

的先聖先師，本來已竟是一部分漢儒所承認的素王。清末“今文家”猶以為未足，乃於先聖先師素王之外，又為上一“教主”的尊號。孔子的地位，於是為最高；其風頭亦於是出得最足。

然而“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孔子的厄運，也就於是漸漸開始他的地位，也就於是有一天低落一天。在以前，孔子是教主素王，制作六經之說，雖未必為盡人所承認，但他是先聖先師，曾刪“詩”“書”，正“禮”“樂”，贊“易”，作“春秋”，則否認者極少。但現在多數人的意見，則不但以為孔子未曾制作六經，且“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於是孔子乃似“碌碌無所建樹矣”。廖季平所反對之意見，正現在多數人所持者。由素王教主之地位，一降而為“教授老儒”，“比於伏生申公”，真孔子之厄運也。

本篇的主要意思，在於證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即令有所刪正，也不過如“教授老儒”之“選文選詩”；他一生果然不過是一個“選本多，門徒衆”的“教授老儒”；但他却並不因此而即是“碌碌無所建樹”；後人之以先聖先師等尊號與他加上，亦並非無理由。

關於孔子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的證據，前人及時人已經舉過許多；現在只須附加幾個。“易”及“春秋”，依傳說乃孔子畢生精力之所聚。一個是他特別“作”的；一個是他特別“贊”的。他作“春秋”以上繼文、武、周公；他贊“易”，作象、象、文言、繫辭等，“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現在只說這兩部書是否果為孔子所“作”所“贊”。

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之目的及功用，在使“亂臣賊子懼。”然左傳宣公二年，（西歷紀元前六零七）趙盾弑晉靈公，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

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西歷紀元前五四八）崔杼弑齊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據此則至少春秋時晉齊二國太史之史筆，皆能使“亂臣賊子懼。”不獨“春秋”為然。趙穿弑晉靈公，而董狐却書“趙盾弑其君”，則所謂“誅心”及“君親無將，將則必誅”等“大義”，董狐的“晉乘”中，本來亦有，“春秋”不能據為專利品。孟子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

“其義”不止是“春秋”之義，實亦是“乘”及“檮杌”之義，觀于董狐史筆，亦可概見。孔子只“取”其義，而非“作”其義。孟子此說，與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說不合，而却似近於事實。

但亦或因魯是周公之後，“禮義之邦”，所以魯之“春秋”，對於此等書法，格外認真，所以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西歷紀元前五四零）他特注意於“魯春秋”，或者“魯春秋”果有比“晉之乘”“楚之檮杌”較特別的地方。所以在孔子以前，就有人以“春秋”為教人的教科書。楚莊王（西歷紀元前六一三—五九一）使士亶傳太子箴；士亶問於申叔時。叔時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

‘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國語楚語上)可見“春秋”早已成教人的一種課本。不過這些都在孔子成年以前，所以也部與孔子無干。

“春秋”之“聳善抑惡”誅亂臣賊子，孔子完全贊成；這却是實在情形。論語上說：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

觀此可知孔子以亂臣賊子之當討，為天經地義。他當然贊成晉董狐齊太史之史筆，當然贊成“春秋”的觀點。孔子主張“正名”，是論語上說過的。不過按之事實，似乎不是孔子因主張“正名”而作“春秋”，如傳說所說；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書之義而主張“正名”，孟子所說“其義則丘竊取”者是也。不過孔子能從“晉乘”“魯春秋”等裏面，歸納出一個“正名”之抽象的原理；這也就是他的大貢獻了。

“易”之象象文言繫辭等，是否果係孔子所作，此問題，我們俱將象象等裏面的哲學思想，與論語裏面的比較，便可解決。

我們且看論語中所說孔子對於天之觀念：

“子曰：‘獲罪於天，無禱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文主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

“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季氏)

據此可知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完全係一有意志的上帝，一個“主宰之天”。

但“主宰之天”在易象象等中，沒有地位。我們再看“易”中所說之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兩儀始，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象)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復象)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象)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咸象)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恆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象)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繁辭)

這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暫不必管。不過我們讀了以後，我們即覺在這些話中，有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在這些話中，決沒有一個能受“禱”，能受“欺”，能“厭”人能“喪斯文”之“主宰之天。”這些話裏面的天或乾，不過是一種宇宙力量，至多也不過是一個“義理之天。”

一個人的思想，本來可以變動，但一個人決不能同時對於宇宙及人生真持兩種極端相反的見解。如果我們承認論語上的話是孔子所說，又承認“易”象象等是孔子所作，則我們即將孔子陷於一個矛盾的地位。因為上所引論語中的話，不一定都是孔子早年說的；我們也不能拿一個人早年晚年之思想不同以作解釋。

或者可以說論語中所說，乃孔子對門弟子之言，是其學說之粗淺方面，乃“下學”之事。“易”象象等中所說，乃孔子學說之精深方面，乃“上達”之事，羣弟子所不得知者。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但論語中所載，孔子所說“天之將喪斯文，”“天生德於予”之言，並非對弟子講學，而乃直述其內心之信仰。若孔子本無此信仰，而故為此說以飾智驚愚，則是王莽欺世的手段，恐非講忠恕之孔子所出。且顧亭林已云：

“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若是其支也。’”（日知錄卷七）

又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三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全上）孔子所講，本只及日用倫常之事。觀“易”文言等中，凡冠有“子曰”之言，百分之九十九皆是講道德的，更可知矣。至其對於宇宙，他大概完全接受傳統的見解。蓋孔子只以人事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所以他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根據以上所說，及別人所已經說過的證據，我以為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或六藝。

不過後人為什麼以六藝為特別與孔子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由于孔子以六藝教學生之故。以六藝教人，並不必始於孔子，據上所引國語，士匱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也即“有詩”，“禮”，“樂”，“春秋”，“故志”等。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都常引“詩”“書”；他們交接用“禮”，卜筮用“易”。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都讀過這些書，受過這等教育。不過孔子却是以六藝教一般人之第一人。這一點下文再提。現在我們只說，孔子之講學，與其後別家不同。別家如道，墨，等，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莊子天下篇說，墨家弟子誦墨經。但孔子則是一個教育家。他講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的人，並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他教學生讀各種的書，學各種功課。所以顏淵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論語子罕) 莊子天下篇講及儒家，即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這六種正是儒家教人的六種功課。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的學生之成就，亦不一律。論語上說：“德行：顏淵、閔子騫；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有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皆能爲“千乘之國”辦事。(論語公冶長) 可見孔子教學生，完全要教他成“人”不是要教他做一家的學者。

孔子以以前已有的成書教人，教之之時，如廖季平所謂“選詩選文”或亦有之。教之之時，隨時講解，或亦有之。如論語：“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易繫詞中對於諸卦爻辭之引申解釋之冠以“子曰”者，雖非必果係孔子所說，但孔子講學時可以對易有類此之解釋。如以此等“選詩選文”，此等隨時講解，爲“刪正六經”，爲“贊易”，則孔子實可有“刪正”及“贊”之事，不過這等“刪正”及“贊”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而已。後來儒家因仍舊貫，仍繼續用六藝教人，恰又因別家只講自家新學說，不講舊書，因之六藝遂似專爲儒家所有，爲孔子所制作，而刪正(如果有刪正)亦即似有重大意義矣。

漢書藝文志以爲諸子皆六藝之“支與流裔。”莊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見解。這話亦並非毫無理由，因爲所謂六藝本來是當時人的共同知識。自各家專講其自己之新學說後，而六藝乃似爲儒家之專有品，其實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爲各家之學說，皆六藝中所已有，則不對耳。

總之孔子是一個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同上)正是他爲他自己下的考語。

這樣說起來，孔子只是一個“教授老儒”，但他却並不是“碌碌無所建樹”，并不即“比于伏生、申公。”下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要證明三點：

(一)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衆化的，以教育爲職業的“教授老儒”，他開戰國講學遊說之風；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階級。

(二)孔子的行爲，與希臘之“智者”相彷彿。

(三)孔子的行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與蘇格拉底的行爲及其在西洋歷史上的影響相彷彿。

上文已竟說過，士教楚太子的功課表中，已有“詩”，“禮”，“樂”，“春秋”，“故志”等。但此等教育，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當時的平民未必有機會受這等完全教育，即當時的貴族也不見得盡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機會。韓宣子係晉世卿，然於到魯辦外交的時候，“觀太史氏書”始得“見‘易象’與‘魯春秋’。”(左傳昭二年) 季札也到魯方能聽各國之詩與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可見“易”“春秋”“樂”“詩”等，都是很名貴的典籍學問了。

孔子却抱定一個“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如此大招學生，不問身家，凡繳學費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種功課，教讀各種名貴的典籍。這是何等的一個大解放！故以六藝教人或不始於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衆化則實始於孔子。

我說孔子是第一個以六藝教一般人者，因在孔子以前，在較可靠的書內，我們沒有聽說有什麼人曾經大規模的號招許多學生而教育之。更沒有聽說有什麼人“有教無類”的號招學生。在孔子同時，據說有個少正卯“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

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孔子家語）據說少正卯也曾大招學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新論）莊子說：“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德充符）不過孔子誅少正卯事，昔人已謂是假的，少正卯之果有無其人，亦不可知。莊子寓言十九，王骀之“與孔子中分魯，”更不足信。故大規模招學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後則各家蜂起，競聚生徒，然此風氣實孔子開之。

孔子又繼續不斷的遊說干君，帶領學生，各處招搖。此等舉動，前亦未聞，而以後則成爲風氣，此風氣亦孔子開之。

再說孔子以前未聞有不農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講學爲職業，因以謀生活之人。古時除了貴族世代以做官爲生者外，我們亦嘗聽說有起於微賤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時，皆或爲農或爲工或爲商，以維持其生活。孟子說：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告子）

孟子的話，雖未必盡可信，但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別不事生產者，實未聞有人。左傳中說冀缺未仕時，亦是以農爲業（僖公三十三年西歷紀元前六二七）。孔子早年，據孟子說，亦嘗爲貧而仕，“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萬章下）。但自“從大夫之後，”大收學生以來，即純以講學爲職業，爲謀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產，他還不願教弟子治生產。樊遲“請學稼，”“請學爲圃，”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子貢經商，孔子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他這種不治生產的辦法，頗爲其時人所詬病。據論語所說，荷蓀丈人罵孔子：“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微子）此外晏嬰亦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史記

孔子世家）

莊子亦載盜跖罵孔子云：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盜跖）

這些批評未必果是晏嬰盜跖所說，莊子裏面的話，尤不可靠，但這些批評却是當時可能有的。

戰國時之有學問而不仕者，亦尚有自食其力之人。如許行“與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身織屨，妻辟纊”（全上）以自養。但孟子則不以爲然。孟子自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此其弟子彭更即以爲“泰”（全上），他人當更有批評矣。孟子又述子思受養的情形，說：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萬章下）

觀此可知儒家的一種風氣。惟其風氣如此，於是後來即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己。這種士之階級，孔子以前，似乎也沒有。以前所謂士，多係大夫

士之士，或係男子軍士之稱，非後世所謂士農工商之士也。

管子書中乘馬第五有士農工商一節，國語齊語亦述管仲語云：

“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訛，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閑，處農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是故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

這也是管仲的話。一卷齊語，只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段事。似乎這段與管子書中所說，是同一來源。即令管子不是假的，這兩個證據，也只算一個。就上引管仲一段話而言，其中也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既曰士農工商各以世及，而又說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又須“以告”。“有此士也三萬人”之士，似乎又以士爲軍士。韋昭於“士鄉十五”下注云：“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謂三軍。”若軍士非即士農工商之士，則豈非有“五民”嗎？此外又有一個反證，左傳宣公十二年（西歷紀元前五九七）隨武子論楚國云：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

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若士農工商，已是當時普通所謂“四民”，爲什麼隨武子不說士農工商“不敗其業”，而說“商農工賈”呢？孔穎達正義云：

“齊語云：‘……處士就閑燕，……’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

不敗其業。發兵則士從征，不容復就閑燕。”

“發兵則士從征，”可見孔穎達亦以齊語所說士爲非以後所謂士農工商之士。

管子係僞書，其中所說，當係孔子以後情形。我所以以爲，在孔子以前，似乎沒有以後所謂士農工商之士階級。這種階級，只能作兩種事情，即做官與講學。直到現在，各學校的畢業生，無論是農業學校或工業學校，還只有當教員做官兩條謀生之路；這所謂：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

孔子即是此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揚光大者。

這種階級爲後來法家所痛惡。韓非子說：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家何利焉？”（韓非子八說）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韓非子五蠹）

孔子與希臘“智者”，其行動頗相彷彿。他們都是打破以前習慣，開始正式招學生而教育之者。“智者”向學生收學費以維持其生活；此層亦大爲當時所詬病。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他雖未必收定額學費，但如“贄”之類，是一定收的。孔子雖可靠國君之養，未必專靠弟子的學費維持生活，但其弟子之多，未嘗不是其有受養資格之一。所以我上文說，孔子以講學爲職業，因以維持生活。這並不損害孔子的價值；因爲生活總是要維持的。

孔子還有一點與“智者”最相似。“智者”都是博學多能

的人，能教學生以各種功課，而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有作政治活動之能力。孔子亦博學多能，所以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同上）

孔子教人亦有各種功課，即所謂六藝是也。至於政治活動，亦為孔子所注意，其弟子可在“千乘之國”，“治賦”，“為宰。”季康子問仲由、賜、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這即如現在政府各機關之向各學校校長要人，而校長即加考語薦其畢業生一樣。

孔子頗似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本亦是一“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學生收學費，不賣知識。他對於宇宙問題，無有興趣，對於神之問題，接受傳統的見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說。蘇格拉底自以為負有神聖的使命，以覺醒其國人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言。蘇格拉底以歸納法求定義（亞力士多德說），以定義為吾人行為之標準。孔子亦講“正名，”以“名”為吾人行為之標準。蘇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的性質。孔子亦視人之完全人格，較其“從政”之能力，為尤重。故對於子路、冉有、公西華，雖許其能在“千乘之國”，“治賦”，“為宰，”“與賓客言，”而獨不許其為“仁”（論語公治長）蘇格拉底自己不著書，而後來著書者多假其名（如柏拉圖之對話）。孔子亦不著書，而後來各書中“子曰”極多。蘇格拉底死後，其宗派經柏拉圖、亞力士多德之發揮光大，遂為西洋哲學之正統。孔子之宗派，亦經孟子、荀子之發揮光大，遂為

中國哲學之正統。

即孔子為中國蘇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之地位。況孔子又為使學術普遍化之第一人，為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係其發揚光大者；其建樹之大，又超過蘇格拉底。謂孔子不制作或刪正六藝即為“碌碌無所建樹”者，是謂古之發明帆船者不算發明，必發明潛艇飛機，始為有所建樹也。

孔子為士之階級之創造者，至少亦係其發揚光大者，而中國歷代政權，向在士之手中，故尊孔子為先師先聖。此猶木匠之拜魯班，酒家之奉葛仙也。

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北京

京華印書局

本局經營印刷事業幾二十年之久素蒙各界讚許營業日益發展上年自建新式工廠設備愈臻美備精益求精以答惠顧諸君之雅意雖不敢自誇已登峯造極然出品精良有目共賞也茲將本局所製印版分類列下

- (一)鉛印 精美花邊圖版 中西文鉛字
- (二)石印 彩色照相版 單色照相版
- (三)美術石印版
- (四)最新式膠版
- (五)照相 三色版 玻璃版 網目銅版
- (六)電鍍 照相凹版 鋅版 照相凸版
- (七)電鍍 凹凸版
- (八)雕刻 銅版 雕刻鋼版

以上僅列大概各種版式名目繁多不勝枚舉且本局不特注重藝術精進並力求價格底減進購材料均大批直接運存工廠管理悉用科學方法所備機器出貨精速故能物美價廉幸邀盛譽 各界君子如賜惠顧無論本京外省均極歡迎遠處裝箱發運特設專部經營穩速異常一經賜顧當知所言不謬也

京華印書局謹啓

北京虎坊橋大街
電話南局 六一三八

道家思想與道教

許地山

緒論

儒道兩家底思想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思想底兩方面。儒家注重實際的生活，而道家則重玄想，這是人人都知道底。從我國人日常生活底習慣和宗教的信仰看來，道底成分比儒底多。我們簡直可以說支配中國一般人底理想與生活底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過是佔倫理底一小部分而已。

道家思想是與漢民族文化同時產生底。史稱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天下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於祀，帝顓頊乃命重爲南正，司天以屬神；命黎爲北正，司地以屬民；因此，巫史底職守就有了專責。南正所司底事體是關於天志底，是巫祝或道家思想所從出。北正所司底是關於天人感應底事實，爲巫史或儒家思想底根據。我們要明白道教，不得不先知道巫祝。哲學思想底起源可以說都是巫祝們玄想或妄解底結果。因爲他們底責任就是要將玄渺無端底天則來解釋或規定這陵亂發展底人事。這原始的哲學在各種文化底初期，都可以找出來。國語楚語載巫底才能說“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祝底聰明聖知都超過常人，所以除去降神以外，還有解夢，預言，醫病，卜筮，等等能幹。史底職分本與巫差不多，不過他所注重底多在記錄過去的經驗與事跡而已。

巫與史有一本共同的典籍，但各有各底用法。那本便是易；從巫底眼裡看，它只是一本占卜底書；從史底眼裡看，它是一本記載民族經驗底迹象和字書。其實，易乃是華族擁有最古的字典，‘開物成務’之書。古巫每以文字可以啓示天志，凡有待決底事，皆向字書索取，日久成例，而占卜之辭與易經文就難以分辨了。

易是中國宗教與思想底源頭，故研究道家與道教不可不先學易。易底八卦相傳出於河圖洛書，這兩種文字大概是居于河洛兩岸底初民所遺留底。英人黎弗卡遜 (J. H. Rivett-Carnac) 以爲河圖洛書是在河洛岸上底穴居人鑿在石上底‘杯紋表幟’ (Cup-Mark)。他說這種表幟在石器時代最爲普遍，歐、亞、非、美各洲都有，歐洲以在意大利及西班牙所發見者爲最多。在原始的文化中，刻在石上底‘○’形與‘●’形乃是表示初人對於生生能力底信仰，故在瑞士古洞裏找出有這種表幟底石名爲‘嬰石’ (Babies Stone)。河圖洛書也包含兩性的道理，後來因爲記載底方法與材料進步了，乃由○●而變爲—，可是陰陽，父母，男女，等等觀念，仍繼續地留傳下來。(詳見 Cup-Mark as an Archaic Form of Inscription, J. R. A. S. 1903, pp. 517-43)

一、原始的道家思想

道教底淵源非常複雜，可以說是混合漢族各種原始的思想所成底宗教。但從玄想這方面看來，道教除了後來參合了些佛教思想與儀式以外，幾乎全是出於道家底理論。道家思想底淵源也與儒家一樣同出於易。從傳說方面，我們知道在現存的周易以外，還有連山與歸藏兩種。三易不同之點，在乎對於卦底安排次序。學者又以爲歸藏是殷朝底易，爲道家思

想之所從出；周易是周人用底，儒家思想本於它而來。周易底繫辭傳雖然說是孔子作底，但其中引申歸藏底意思比較周易似乎多一點。繫辭傳當成于先秦時代，與呂氏春秋、道德經、禮運等先後出現於世。如將這幾本書用比較的方法去研究一下，定然很有興味。

由巫進爲術數，由術數進爲陰陽，後來又進而爲五行，由五行而進爲黃老道家，推其原始也出於河圖洛書，故亦可視爲解易底一派。河圖洛書是陰陽與術數學底雛形，易就是從這兩樣脫形出來底。故易爲陰陽象數之學，全書所有解釋都不外乎此。鄭康成以爲“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這三面的意義爲道家思想或道教玄學之所從出。繫辭傳上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無論對於什麼事體，總要把這個簡易底道理明白了，然後可以成德立業，然後德業可以久大。

簡易底道理在道德經裡更說得明白。‘易’本是要人生趨到無思無爲底境地，故爲政者當存我無爲而民自治底心，不必用什麼法律道德，風俗等等，來約束人民，政府越管得簡易，人民越覺得安適。‘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不必，也不能用力去煮它，猶如國君不必用權勢去治國一樣。人民所以能治是順乎自然底性情而來，如果用權勢去壓迫或勉強他們順從一件事情，那就是違反了自然。在自然裏頭自然有一種不可摧滅的勢力，它底自身能够成壞事物，毋須人去激發它。可惜我們日常

的生活已經失了道德之自然狀態，而被仁義禮教所約束及壓迫，因此民人越難治。欲望便是從使用不自然的權勢去治理人民才會產生出來底。人民底欲望越多，越不能知足，不知足，則國越難治，災禍就隨着發生了。要滅絕這種不自然的權勢，自然得從寡欲知足做起。而知足寡欲必要與外界接觸底機會少，所處底社會簡單才能辦得到。所以小社會是最理想的國家。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下八十）

能夠實現返到原始的小社會去過那簡易的生活，自是道家底政治理想。從這點，道家立了柔弱與清靜底教義，因為這兩點是簡易生活底要素。柔靜是坤道，是稟承天道底自然，本來含着剛動底能力，自然調和，人若跟着它進行，也不致於失掉剛柔動靜底調和生活。莊子所說‘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在宥），也是表明人如能承順自然，保守天地所賦與底性情，一切事物都要自己調和地發展了。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易文言傳）

道家之所謂‘道’與儒家之所謂‘道’，其不同的地方在前者以為人生應當順從天地之道與萬物同流同化，故立基在陰陽動靜，剛柔，強弱等等自然相生，自然相克底觀念上頭，而忽視人為的仁義；後者偏重於人道底探索與維持，故主張仁義。我們或者可以說道家與儒家皆以順應天道為生活底法則，所不同的在

前者以地道為用，後者以人道為用而已。地道是無成無為的，故易（坤）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底說法。地底德不在創作，而在承順天道以資生長養萬物，所以常是站在靜的或消極的地位，凡天所賦與底事物，它都不必費力去改作，只能保守便够了。假如必定要說地道也有‘作’，那麼，這個‘作’必是‘作成’，‘作成’不過是就所有現成的事物去培養它們，使它們長成，故仍是屬於保守的。‘保守’是道家對於生活底態度，因為保守比創作簡易，也合乎地道底柔弱靜止底品性。繫辭傳（下）說，“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說，“夫乾，天下之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知是守最重要的事情。道德經（二十八）說：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全部道德經都是教人怎樣知，和怎樣去守，而這個‘知’就是繫辭傳所謂‘乾知大始’底‘知’，‘守’就是坤卦底‘順’。道家所謂順乎自然，及無為而治，都是本乎地道而來底。道一有造作，便有所私；有所私，則不能長久。道德經（七）說：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假使天地有所造作，那就有恩有為，而物失其本真了，故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所謂‘長生’，就是萬物柔和地順從自然。人從自然而來，本是能與天地同其久長底，為何人生不過百年就要歸於死亡呢？因為人愛

護自己的虛形，比愛住在內裏底‘真人’更甚，爲他創造許多娛樂受用。在創造中，根本地說，就有創造底苦；在進行中，難免奪人所有以自饒益，結果便成此得彼失。既然有得失，便不能免於生死。死亡底存在，只是私心和‘創造的衝動’所致，故說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本於自然化育萬物，故“萬物持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自然並非有所創作，因爲一說到‘作’便是不自然了。天地本着自然底進行長養萬物，表面上似乎有所作爲，其實是極無所作，也無所私，無所享受，故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在人與人相處底時候，如柔弱能讓，便是順乎自然之理。讓底反面是爭，故聖人要使人不爭，必得使他們少有接觸底機會更好。爲國也是要本着這自然底道理，使爲政者‘無爲而民自治’。‘自治’云者，是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無須要什麼政府來替他們立仁義，制法度，作禮樂。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蹶躄爲仁，蹠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澶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

民與民相疑相爭都由於聖人爲他們立仁義，作禮樂。人若順着自然，守着天地所賦與固有的性情，一切的需要本已齊備，何必再與外境交通，去要求什麼供給呢？民人相爭相攘至于死亡，都是因爲他們底要求過於他們所需要底，後面又有一個强有力的聖人或國家去替他們出力，替他們維持，使他們遂意，於是貪得底心就發達到不可制止的地步。“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剖斗折衡”是根本解決底方法，因爲沒有人代人規定權衡，貪得貪利底心也就消滅了。

生活要求簡易，欲望要盡量排除，就是道家所謂‘葆真’底工夫。人一有了欲望，便想去求滿足，從欲而‘得’，從得又想多得一些。欲得之心日盛一日，不安寧的生活因之而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就是清心寧志底工夫。世間一切的作爲都是根於‘我想做’這個念頭來底，故越有作爲越多欲望。所得愈多，欲望愈大，對於所作愈不知足，而精神上底苦痛常敵不住獲得時底愉快。一不愉快，心便亂了。從須要方面說，所造作底愈多，需要之量也隨着增加起來。人本是可以簡易地過日子底，但因我們底祖先對於物質上底要求不已，以致形成今日煩瑣的生活，使人與外境底關係越來越深切，甚至有缺乏了些少便有不能生活底情形，老子說，“少則得，多得惑（二十二）”便是這個意思。譬如水是日用必需的，從前幾家共用一口井，所關係底極小，縱使一旦井枯了，還可以想法子，生活猶不致于受多大的累。今日住幾十萬人底大城市，水底供給集中了，從用水方面看固然利便得多，假使水源一旦斷絕，全城人民所受底痛苦比起從前用井底時代就大多了。故人民與公共事業底關係越大，越是危險，越發痛苦。生活越繁瑣，人物彼此底關係大有拔

一髮而動全身底光景，“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底話，正是爲此而發。如我們今日用一副機器可當千百人底勞力，可是他已使千萬人變成物質及機械底犧牲了。“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五十七），”也就是這個意思。是故聖人當使民無欲。無欲並非有欲以後用強力去壓制底意思，乃是根本地排除它，使人各樂其生而安其居。要這樣，才能保持‘三寶’（六十七）。無欲故不爭，不爭故無傷害，而能‘慈’。無欲故生活簡易，簡易故省物力，而能儉。無欲故靜，靜故謙讓‘不敢爲天下先’而能長久。

明白了返到自然及簡易底道理，我們當再進一步去研究道家對於宇宙底見解。道家以爲宇宙底進行即是‘造化’底現象。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由於一造一化循環地遷變，並沒有什麼成就。這就是易於始乾終於未濟底意思。造化本無全功，成就與失敗，禍患與福利都是互相循環底。我們所見宇宙底現象沒有一樣不是由造而化，由化而造，故可以說道只是不斷的造化。老子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五十八），”莊子更進一步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無毀，復通爲一（齊物論）。”成敗生死是存在天道與地道裡頭循環的造化。

“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在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莊子，刻意）

這與易所謂“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同一意義。所謂感應就是在虛無恬淡中理會造化循環之理，既然知道這個現象，事物底成毀自不能有何影響，來擾亂我底心神。

凡一種事情底成就皆有它底來由，並非由於一朝一夕之故。所謂‘成功’或者是從許多失敗積下來底，或者是從許多小成功結成底。積涓滴成海，積沙石成山，積愚成智。但海有時也會枯，山有時也會平，今日之智，未必不是將來之愚，故成海成山成智底‘成’只是相對的話，絕對的成就究竟不能得着。道之所以大，在乎虛空不積，雖積而不見，不理會其積。老子說，“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十一），”車行因於轂之虛空，而轂底自身並沒有車底功用。莊子更申明這個意義。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愈愈，愈愈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天運）

原始道家底‘長生說’並非戀世主義，只是要隨着造化底玄機運轉，自然能够年壽永久。人所以會衰老底原故是由於憂患；憂患由於心不虛靜恬淡，一味去求知。這個‘知’，與上頭知白守黑底‘知’不同，乃我們底心對於事物底解釋，即是平常所謂‘知識’與‘智慧’。從我們心中或經驗中所生底知與智並非真的，故應當捨棄掉。道在於無，有心則非，吾人求知，均賴心識，故欲去知，先當虛心。人所以求知底原故，必是由於一種成法不適宜，欲知其所以然，進而求其處治之方。在這種情形底下才會產

生聖人。聖人之生在于道德淪亡之後，而仁義底建立，權利底分別，都是知所以處置當前的情境底結果。但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十八)”；智本以妨害，而害反因之而彰，仁本以成德，而德反由之而墜，仁義智慧究竟是靠不住。社會越知道防止盜賊底方法，不見得就能把盜賊撲滅，有時反可以養成他們的機巧。知本是靠不住，又是一件無底止的事，縱使用一生底心力去探求也不能有多少把握，甚至產出許多煩惱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莊子，養生主)

自然底道本是大智，不必用人心去思慮，知覺就能够使生活安適，壽命久長。故老子以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九)”大道具有無限知識，可是永遠沒曾表示出來，天地所以能夠長久地存在也是在此。人如能效法天地，就可以長生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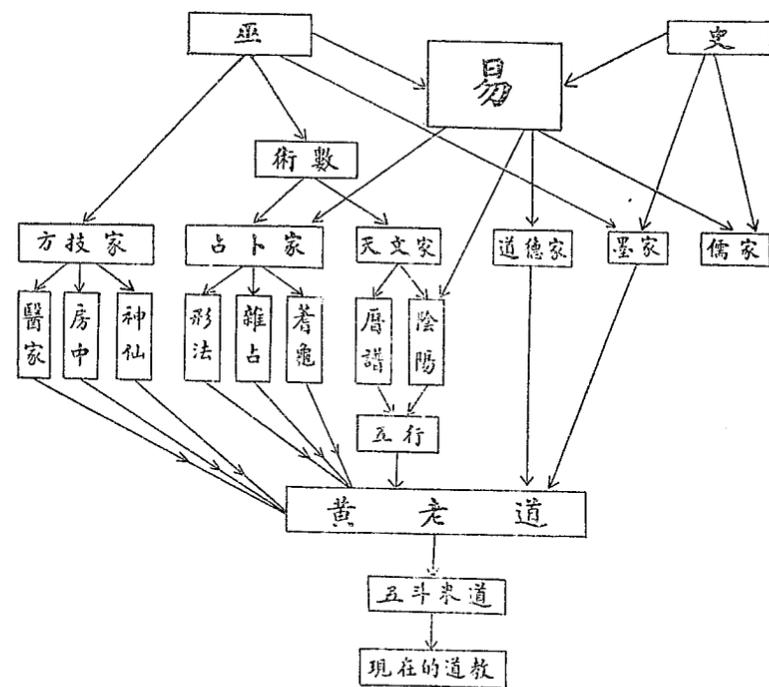
知愈多，性命愈疲，故聖人治國務使人返朴還淳。人生底最大困難是在生活底機械化。用知愈多，則是非，取捨，去就，等等，愈明，而機械愈繁。所謂‘經常’或‘法則’，都是社會積了許多經驗知識才能成立底。但社會一有了這些機械的法則，人們便不能自由，必要時常受它底轄制。機械的生活，總一句說，都是知底毛病。所以我們要由自然得着解放。自然是不立何等法則，不有何等知識底。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譏，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老子，二十七)

二、道教思想底形成

原始的道家思想底梗概，既略如上述，現在我們當研究道教與它有什麼關係。‘道家’具說當作‘道德家’，因為他主張棄絕仁義返到自然的道德生活。老莊底思想只代表道德家底思想，本與後來的道教沒有直接的關係。道教思想遠源於術數和巫覡底宗教，到後來才採用了道德家底玄學。

道教底成分非常複雜，我們從宗教與思想方面可以明白地回溯到它底許多根源。今將道教底源流先列出一個簡表，再依次略說一下。



在先秦時代，最初與道家思想結合，成爲道教底宗教教義底便是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前漢藝文志）

這就是歷來傳說底陰陽家底來歷。陰陽家底首創者據說是鄒衍。他約生於公元前四世紀，稍後於孟子底時代。司馬遷記孟子之前後，齊有三騶，鄒忌在孟子前，其次爲騶衍，在孟子後。“騶衍睹有國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次）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於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

陰陽底說法是騶衍時代底流行思想。易十翼與莊子書中說陰陽底地方很多，騶衍所用來立一個學派，所增底是他底推尊黃帝，篤信禡祥，和五德轉移等等主張。陰陽家推尊黃帝，後來與道家對於事物消長順逆之理參合，而成爲秦漢間最流行的‘黃老道’底要素。‘牽於禁忌，泥於小數，’信於禡祥，是黃老道底特點。陰陽思想是道家成爲道教之樞紐。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說：“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道家使人精神專，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

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綈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蔽，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則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從司馬談底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道家與陰陽家同主‘大順’之道而以‘因循’爲用底。陰陽底教義在道教裏頭極其重要，幾乎沒有一樣宗教行爲不與它有關係。

估道教思想與中國的人生觀底大部分，次於陰陽，就是五行說。五行或者也是陰陽家採用舊說或從當時一般的‘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底見解加以符應底說法而來。‘五德轉移’即五行相生相克底說法。在莊子外物，說劍，鶡冠子夜行，墨子經下貴義，等章都有陰陽五行之說，而貴義所記很足以代表騶衍以前民間對於五行與實際生活底關係底見解。

“子墨子北至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

註(1) 八位謂八卦之位。十二度即十二次，謂日月交會所在底星次。書堯典傳“寅日析木，卯日大火，辰日壽星，巳日鶡尾，午日鶡火，未日鶡首，申日實沈，酉日大梁，戌日降婁，亥日蝦蟇，子日元枵，丑日星紀。”

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若用子之言，是則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從這一段看來，五行說已為當時底日者所應用，荀子非十二子篇說子思“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可以見得這種見解底淵源很長。陰陽五行，有些學者以為中國古代從波斯底星學傳來底，用五色來分星次和方向也是西方諸古國所有，故這種說法我們雖不能準說是外來的，然而為天文家所主張是無可懷疑底。因為東方蒼龍，南方朱鳥，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各星宿底顏色不同，以致各方對於顏色底好尚也不同了，所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都是從分野而來底。

天文家所主張底五行，講易底人將他與河圖洛書底‘數論’參合起來，便成為後來中國人一般的見解。數底理論，依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三’推到無盡，變化隨其數之增減交互而起。繫辭傳上所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即是此義。從‘三’回溯到‘一’為一切現象界底原狀，老子所謂“聖人抱一”（二十二）即是此‘一’，故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為天下貞。”（三十九）“道’是無形的宇宙本體，數是宇宙底現象，但不是物質。物質是從‘數’再行綜合而起底。物質底起源，照後來的五行家及織緯家底說法是由於天地底數互相配合而成。易緯乾鑿度有天一地六生水，天七地二生火，天三地八生木，天九地四生金，天五地十生土之說，這五種就是萬物底最根本的原質，就是叫做五行。五行因相生相克之故便產出宇宙一切的

事物。大禹謨雖載‘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甘誓和洪範雖有五行底名字，究竟是後人附會底，故不盡與陰陽的‘數論’相符合。五行相生相克底說法，春秋緯文耀鉤和春秋繁露都記載着。董子解五行底意義說，“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五行相生）。”他解‘比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照他所說，五行底次序是木，火，土，金，水。‘間相勝’即五行相勝底情形，就是‘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白虎通五行所載底也差不多。五行相生相克之理，不但是騶衍一派底人喜歡說，就是先秦諸子也都很喜歡說。莊子外物也載，“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統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這也是不完備的五行相生相克底見解。管子五行篇說，“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這也是五行說成立底本誼。

在一般中國人底哲學裏，陰陽五行永遠佔着很大的勢力，凡人生日用等等事物都呈現相消相長相生相克底現象。一言以蔽之，凡歷史上的進程，無非是從陰陽五行所生底‘運氣’底流轉。時令，歷史，或‘天運’在中國人底感覺中是很容易領受底。‘運氣’底吉凶可以應用到一切天時，地理，人事上頭。但運氣是什麼呢？‘運’是從陽底性產出底，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氣’是從陰底質構成底，所謂初，二，三，四，五，終，六氣。五運六氣底說法，依內經素問（卷十九）五運行大論及六微旨大論說，甲己為土運，乙庚為金運，丙辛為水運，丁壬為木運，戊亥為火運；六氣應五行之變，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則初，二，三，四，五，終，六氣可以知道。看來，‘運氣’或者是曆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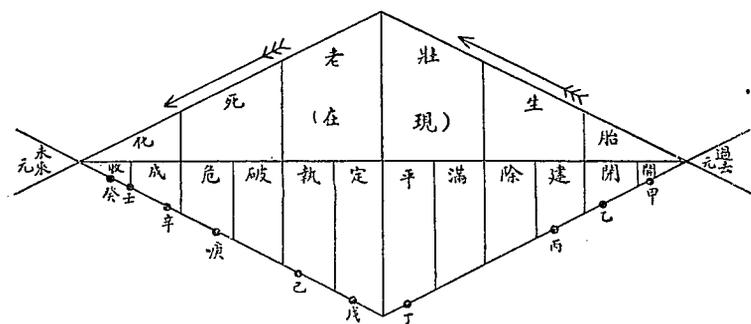
家底舊說也不一定。

我們底歷法是用干支底互配而成。干支底由來，依舊說，也是從河圖洛書來，前者生十干，後者生十二支。⁽¹⁾時令底運轉是根於干支底相配。干支含有陰陽動靜，五行生克底性質在內。‘性’屬陽，是五行底本體；‘質’屬陰，是陰陽五行綜錯所生底六氣。六氣在時令上自‘初氣’至‘終氣’循環周流，終而復始。陽性底五行隨着陰質底六氣運行，因其高下相合，升降相因之度而有變化，而有吉凶。故五運六氣底流轉，就是宇宙裏萬有底現象。運氣底流轉是有法則的，自一時，一日，一月，一年，一紀運（六十年），乃至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都有一定的運氣。時間上運氣底吉凶，並不是人力所能改移，因為那是宇宙進行中除舊布新必要的歷程。

六氣到後來，由初氣，二氣等，變為胎，生，壯，老，死，化六個宙宇進行底時期。⁽²⁾宇宙在一‘元’底時間中都具有這六種運氣。現在的‘元’底運氣，照王圻三才圖會底算法，今年是第六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年。元是天地終始消息底運氣，其計法以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為一會（一萬零八百年），十二會為一元。這與春秋緯元命苞所記自開闢至春秋獲麟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歲，共分為十紀底說法不同。要了解我們現在的元底歷史進程，可以看下列底圖表。

註(1) 道教對於河圖洛書底見解，見文昌大洞仙經（道藏，冬上）。

註(2) 見性理會通洪範皇極內篇。‘胎，生，長，成，老，化，或者是道士假借印度僧伽瑜伽學派所持宇宙六段‘有變易’（Bhāva-Vikāras）底說法而來。六者：一，生（Jāyatō；二，有（Asti）；三，長（Vardhatī）；四，變（Parinamate）；五，衰（Apakshiyate）；六，化（Vinashyati）。



圖表中，鑲形表示時間進行底方向。菱形上表本元六氣，下表十二會。開即子會，閉為丑會，建為寅會，除為卯會，滿為辰會，平為巳會，定為午會，執為未會，破為辛會，危為酉會，成為戌會，收為亥會。菱形者，表示宇宙萬物從過去元入於虛無，從虛無進化直到壯為廣延極盛時期，過此則漸次收縮復至于虛無。為是漲縮，周流無盡。

今表中，表示天地底運氣自虛無入于子會，至‘甲’而天成；入丑會，至‘乙’而地立；至寅會第六千年‘丙’，而人始生，那時人得天地之氣未足，形狀性情只與禽獸畧異。到了己會第六千年‘丁’，而黃帝出。現在是午會，‘戊’是今年，民國十六年，天地底運氣已漸漸入到衰老底時期了。過此以後，入未會第三千年至‘己’，就到了地老天荒之運。到了酉會第六千年‘庚’，而人與神仙俱滅。到了戌會第三千年‘辛’，日月星辰不行，第五千年天大昏，六千年天闔，一萬年‘壬’而天壞盡。亥會第六千年‘癸’而地壞。過此，則天地人俱滅壞，復歸於無，循環到未來的子會，再紀新元。這樣的見解很合于天文家對於日星生滅底推測，雖然所計底年數不對，但在非科學的時代，我們底古人能夠這樣想，就算了不得。

一元底始終就是三才底‘大生死。’ 生死就是造化，故說

“造化以日新爲德，正須迭用生死(快書秋澤)。”拉丁諺“死是生之門”(Mors janua Vitae)正是道教底生死觀。在每年，每月，每日，每時底運氣中也各有各底生死，陰陽家和建除家因此立‘月建十二神’配十二辰於十二日，周而復始，觀其所值以定吉凶。他們以爲在這十二日底運行中，各日都和宇宙萬有日月星辰等有關，故每日都有值日底星辰。十二神即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建除’之說，依淮南子天文訓說，“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又六韜有“主開牙門背建向破”之說，越絕書(七，外傳記范伯)有“黃帝之元執辰破己”之文，其起源雖託於黃帝，其實是秦漢間陰陽家底成說。王莽傳載，“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¹⁾師古注“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也。”可見建除底應用在漢時已經是很普遍了。十二神有吉凶，吉是除，危，定，執，成，開，凶是建，破，平，收，滿，閉。故訣說，“建，滿，平，收，黑(黑道)；除，危，定，執，黃(黃道)；成，開，大吉立；破，閉，不相當。”

建除之意，建爲一月之始，故從建立起義。建次爲除，爲除舊布新之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爲數之極，故名滿。過滿則溢，故必使之平。平則定。定則可執，故繼之以執。執所以守其成，故繼之以成。物無成不毀，故繼之以破。既破而後知危，

註(1)建除之法，以年統時，以時統月，以月統日。如民國十六年，陰歷爲丁卯年，正月大，建壬寅，以戊寅日(十二日)起建，順行至庚寅日(二十四日)復值建日。每月交節，則疊兩值日，如正月初四立春，爲定日，此定是疊初三底定，又如二月己亥日爲驚蟄則初三與初二同爲成日，餘類推。坊間通行底曆書可檢閱。

故繼之以危。心能知危，事乃有成，故繼之以成。既成必收效，故繼之以收。自建至收而數全，但數無終極，當以理開，故以第十一底‘開’爲首。開即開始，一始，自此數到三，復爲建。故建實生於開。開即是生氣。氣始萌芽，不閉則發洩淨盡，而物不能生，故受之以閉。惟其能閉，故能建立，於是第十三復爲建日。自建到閉底歷程便是一切萬物進行底公式，故每日做事底宜忌都要照着值日底建除而行。⁽¹⁾這於易理，應用得何等精密！最流行的玉匣記通書，⁽²⁾誠吉便覽，⁽³⁾等，都把這星占底式例列得很詳細。他如屬於太乙，六壬，遁甲，禽演，⁽⁴⁾⁽⁵⁾等書，都是一般星相家底

註(1)古時又有‘叢辰說’。星命及選擇家以二十辰所隨底衆辰有善神惡煞之別，如兵福，小時爲建；吉期，兵寶爲除；福德，天巫爲滿，等等。詳見協紀辨方書。叢辰家對於吉凶宜忌與建除家言互有出入，但通俗都不用前者底說法。現在的通書都用建除說。道書中，神樞經，洞源經，專講此義。

(2)太乙，星名。取太乙數以行九宮，故名‘太乙數’。史記日者傳記術數九家，太乙居其一。漢書藝文志，五行家典籍中有秦一陰陽二十三卷。大概此術在戰國時已經有了。現在通行的書有唐王希明底太乙金鏡式經十卷。太乙數法以‘一’爲太極，因而生‘二目’，二目生‘四輔’，又有計神與太乙合成‘八將’。以歲，月，日，時，爲綱，以八將爲緯，三基，五福，十精，爲經，占內外災福。九宮者：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攝提，坤天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

(3)六壬：五行始於水，故稱‘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稱‘六’。此法本易六十四卦列爲六十四課。隋書經籍志已載其書，現在最通行的爲明人撰六壬大全十二卷。

(4)遁甲又作‘循甲’。此法起於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盛行於南北朝。法以十干中底乙，丙，丁，爲‘三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爲‘六儀’，以甲統領它們配於九宮而觀察其加臨之吉凶，使人知道趨避，故名‘遁甲’。因乙丙丁在九宮中爲三奇門，故此法又名‘奇門遁甲’。

(5)禽演者：以星禽推知人事底吉凶及其嗜好情性。唐宋以來，此術極其盛行。其書多列入道藏。普通所見，有演禽通纂二卷。

寶典。坊間所刻通書為各家所必備，雖然不識字，也得買一本擱着，干支對於我們日常的生活是何等的大！

干支影響於歷史人事既如上述，它與人身底關係最顯著的是‘十二辰肖’底說法。這是秦漢間方士所倡。⁽¹⁾其立說宗旨，大概是因各支底性質選立一禽以為標識。這個陰陽家叫做‘求象’。求象底事實最初因於時令，說如鶡冠子天權“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月令“季冬出土牛”也是以牛為‘丑’底表識。說文以‘己’為蛇底形象。求象底事實在漢時已大行，故王充於論衡物勢篇辯論五行相用相害之氣底荒謬兼反駁十二辰肖和星辰與人生感應之理。但那時這種信仰已很普遍，甚至有人說人底身體各官也和星辰有關，內經素問專闡明這個道理。漢書翼奉傳說奉治歷律陰陽之學，會上封事與元帝，論曆律與性情底關係，有“觀性以曆，觀情以律”底話。性有五而情有六。五性即五行干支在身體裡底性，其說為：“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即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是。

五行干支底運氣不但影響於人身，即如地底形狀也與它

註(1)十二生肖或者不是中國舊說。趙翼陔餘叢考(三十四)說“此本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看來此說乃從西北胡人介紹入來底。西域及天竺、緬甸諸國都有十二生肖之說，肖獸雖不同，而大意不異。印度人對於此說，可參看十二緣生祥瑞經，又中國原有‘國敦’，‘赤奮若’，‘焉逢’，‘端蒙’等干支名，都不像中國話，想是突厥的方言，他日學力稍足，當再從事探究。

有關。講求這種知識便是‘風水’或堪輿學，形學。‘堪輿’二字，人多解為‘天地’，孟康說是造圖宅書底神名。漢書藝文志載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列入五行家底典籍裏頭，足見風水之學也是從五行家倡出來底。所謂‘堪輿’，是說人生於土，歸於土，故卜居，卜葬，當合乎五行底運氣。堪輿家以為地是方的。這方是翁於天中一個六面體的方形，故四維能上應列宿之位。列宿底布列，古今有異：現在以星，張，翼，軫，角，亢，氐為東方七宿；房，心，尾，箕，斗，牛，女為北方七宿；虛，危，室，壁，奎，婁，胃為西方七宿；昴，畢，觜，參，井，鬼，柳為南方七宿。因為天運底差移，所以吉凶底遭際也就古今不同了。這樣的差移也影響到‘龍脈’上頭，故地理底災祥，今與古亦不同。甚至一年一日底運氣也可以影響到地理上頭。一歲之運為春生，夏榮，秋枯，冬死；一日之運為晨溫，晝暖，暮涼，夜冷，故堪輿之興替當因樞斗旋轉而異，地理不能離開天象。

堪輿與形法也有關係。漢書藝文志載“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所述相宮宅地形就是現在堪輿家所做底事。他們以山底形狀附會五行，如以直形為木(∧)，尖形為火(∧)，橫形為土(∩)，圓形為金(○)，曲形為水(∩)是。他們說人所居處底宮室也與五行有關，以為各宅都有其陰陽八卦，干支底方位。乾將三男(震，坎，艮)屬於陽位，坤將三女(巽，離，兌)屬於陰位。以東面為辰南，西面為戌北之位，從此斜分為陰陽之界；因宅底坐位而有陽宅陰宅之別。凡有所建築，當以該宅底陰陽與本年星宮底運轉對勘，如有衝犯就避免或用法祈禳。相地時當

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原始的道家以為在這‘虛形’裡頭有個與大化同流底真我，能超然於物質之外，忘形於時間之中，如莊子逍遙游所說底姑射神人一樣。故初期的道士只說‘屍解’，‘脫化’，並沒想到‘白晝飛昇’這一層。道家底‘真人’思想，不但不是肉身永生說，並且主張身體底生死是必需的。莊子大宗師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明生死是理所常具，何能逃避得了？所以要注意寄寓在這虛形裏底‘真人’要使他（真我）回到自然底道裏頭。道是‘有情有性，無爲無形’底，所以它能超脫一切空間時間底牽制，而自由去來。

道家底長生思想，不是貪生逃死，乃是爲知生而生，知死而死。宗教能夠成立都是在乎對付生死。對付人生，有倫理學就夠了。要有‘人死觀’加在人生觀上頭，才能說得上宗教。世人無一不死，却沒有一個善於死底。這都是因爲他們不善於養生底原故。道家底修養就是要預備死，故要‘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來理會生生死死底真際。求長生不過是我生底時間短，不能盡量享受罷了。但百年底壽命不爲長，千萬年底壽命亦何嘗長得了多少？時間不過是真我因住在虛形中而生底主觀感覺，在道裡頭，本無此事。造成時間底主因，是在我們底虛形中可以感得血脈底跳動，事情底繁簡，光陰底更迭，等等。凡我感得繁雜迅速底事物，便覺得時間短，而簡慢的便覺得長。

監裏底囚犯，下床盼暗，上床盼明，在獄中度日如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故他們底時間比別人底長。市場裡底商人，收幌子底時候，總覺得剛掛上不多時，因爲他底生活忙，所以覺得光陰如箭。黃梁夢底經過只在瞬息間，而其經歷已是幾十年底工夫了。因爲夢中情事純是主觀的，沒有外界情境與它比較，故能於一瞬間周歷幾十年。這樣着來，真時間便是無時間，因爲時間是從虛形中造出來愚弄人底。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還不是真時間，要能‘體道合變，忘心於寒暑’才可以。故莊子說‘天時，非賢也，明要把時間忘掉乃可以爲真人，爲賢者。一個人能夠事無所事，心就虛靜，而無憂慮；無憂慮故沒有年壽不永底恐慌，那麼，日月就可以延長了。不能長生底原因就是犯了‘時病’。進一步說，肉身底生死，本不礙於長生；就使肉身不死，也不過是‘與天地同休’⁽¹⁾，天地還有休滅的時候，何況肉體？‘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況於人乎？老子’故太玄經說，“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是謂太玄。”又說“養其真火，身乃長存；固其真水，體乃長在。真真相濟，故曰‘長生’。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得長久者，養其外，壞其內也。”⁽²⁾

自神仙辟穀服丹之說加入道教，於是所謂‘真人’一變而爲肉體飛昇說。這樣的思想無疑是受了佛教輪迴論底影響，並且變本加厲。鍾呂傳道集裏，鍾離權對呂巖說，“人生欲免輪迴，不入於異類軀殼，當使其身無病老死苦。頂天立地，負陰抱

註(1) 神異經載“九天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道教徒都信神仙底壽命是如此。

註(2) 道藏，洞真玉訣，收下。

陽而爲人，勿使爲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傳道集以陰陽定人鬼仙三途，說鬼是純陰無陽，人是陰陽相雜，仙是純陽無陰。故人可以爲仙，也可以爲鬼。仙有五等，所謂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¹⁾是。修到鬼仙還不爲功，到人仙乃爲小成，地仙爲中成，神仙爲大成。鬼仙不免輪迴，人仙與地仙只可免死，要到神仙方能身外有身，脫質超凡。天仙是得‘道’後，傳道人間，仙行圓滿返到洞天底神仙。這個明明是採取佛教對於菩薩底見解。

人所以不能長生底原故，因爲他犯了三種毛病，就是時病，年病，身病。時病是勞逸過度，冒寒涉暑，其結果爲‘患’。年病是恣情縱意，散失元陽，其結果是‘老’。身病是精神消散，其結果是‘死’。人要解脫患，老，死，就當修養。最先當要絕了時病底根源；要免身病，先要使年病不生。所以修養的工夫要貫注在年病上，使身體不老，然後不死可求。這個就產生了‘鍊丹’底方法。

六國和秦時的方士早已講求‘不死之藥’底製法。鹽鐵論散不足載秦始皇好神仙，信禳祥，於是“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餘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金餘珠’即是從金中所得底‘丹’。初時底丹不過是從石類中底硃砂取汞（後來名爲砂子，陽龍），從金類中底黑鉛取銀（所謂銀母，陰虎），使銀汞相合，取其精爲‘金餘珠’。後來更附會以陰陽五行之說，以龍虎居坎離之位，離上坎下爲水火未濟，坎上離下爲水火既濟，水火交和則丹成。方士以爲人身底構造

註(1) 這樣說法，也許與印度思想有關。印度人對於Rishi（仙人）底見解也是神通過人，且其數常以七爲率。楞嚴經（八）所舉底十種仙也許不是純粹印度思想但自六朝以後，佛道相互底關係却很顯然。

本應天機，一身之中乃是一個小天地，故當依着陰陽升降之理煉就純陽，使之脫質升仙。他們有外丹，內丹，或鍊形，鍊氣兩樣丹法。

外丹所以鍊形。照道士們底講究，採藥後，精選入爐，用從日取得底真火，從月取得底真水煅鍊。丹爐三層，外方內圓，一切都依卦氣而造，共高二十七寸。藥放在爐裏鍊過三年爲小成，服之可絕百病；六年爲中成，服之可以延年；九年爲大成，服之可升舉。鍊到第九年底丹名‘白雪’，又名‘玉液’，第十二年底名爲‘神符’。銅符鐵券訣：“一粒一服三期後，周身九竅自光明。白雪入口身生羽，神符吞下足生雲。”言服了第十二年底丹便能得駕起雲頭上九天底本領。又有所謂紫金丹，⁽¹⁾乃得自扶桑，服之能使聾者聰，瞽者明，枯骨生肉，頑石成金，河化乳，華不落，等等功能。自古以來，鍊丹服丹底那麼多，現在應當有無數神仙駕着雲頭游來游去才對，但實際上，我們只見雲而不見仙！這是什麼原故？道士又給我們一個解釋，從煅鍊上說，丹本沒鍊成，修者倉卒服了。丹所以不成底原故，第一是藥材不好，第二是火候不足或不對，第三是時機不合。從修鍊底人身上說，他還短了鍊氣底工夫，因爲單鍊形是不夠底。靈飛經，銅符鐵券，靈寶畢法，火蓮經諸書不過是教人鍊形，並沒注重到鍊氣那層。修者過於注重鍊形，雖專用許多‘旁門小法’如齋戒，休糧，採氣，漱咽，離妻，斷味，禪定，不語，存想，採陰，服氣，持淨，息心，絕累，開頂，縮龜，絕迹，看讀，燒鍊，定息，導引，吐納，採補，佈施，供養，救濟，入山，識性，不動，授持，等，終不能飛升；必須形氣並鍊，用內觀法，先使身心達於

註(1) 石函記 聖石指玄篇，說求仙向東，東爲扶桑，出金烏之精，生得紫金丹。

清靜虛無之境，然後煅鍊內丹，使外內調和才可以。內觀者，先於‘無中立象，以定神識，’繼則‘一念不起，’以保其‘清，’使‘靈台無物，’以保其‘淨。’能够這樣，才可以講內丹底修煉。性命圭旨專講鍊形鍊氣之法，但已融通三教，不盡是道教玄理。

人身是個小天地，所以萬物皆備於其中，無需再向外求。身體裡有三個區域，所謂三丹田，是神氣精，寄寓底地方。上丹田為神舍，中丹田為氣府，下丹田為精區。三丹田中自有妙藥，能夠自煉自還。所以內丹底講究在‘還丹，’即將丹田煉成底藥（龍虎）還到丹田。這丹藥是要降伏心腎底龍虎，即制色欲忿怒使心火下降，腎水上潤。制色止怒即是降伏龍虎。身中底水火，乃從腎生真水，心生真火。水為乾父，生姤女；火為坤母，生嬰兒；二者交媾而生黃芽，即真龍真虎是。由此存想內觀，以應陽升陰降之象，乃至絕念無想。自凝神息慮，歷過小還丹，大還丹，七返，九轉，金液，玉液，諸還丹後乃得真念與真空，然後可以入到超脫底境界。還丹是還吾身中底日月去和天地造化同途底意思。內丹之法，歸根是要‘煉精合氣，煉氣合神，煉神合虛。’一到虛無，生死自了，而仙境可得。這比配金精石液為夫婦，得‘河車’而飛行天外底丹法就強多了。看來，內丹也和禪定或定息底方法沒甚分別，大概是採用佛法底結果。

鍊內丹不成是因為道士身心中有九難十魔底阻礙。九難者：一是衣食迫逼，二是尊長攔阻，三是恩愛牽掛，四是名利縈絆，五是災禍橫生，六是師長約束，七是議論差別，八是志意懈怠，九是歲月蹉跎。十魔是：賊，富，貴，情，恩愛，患難，聖賢，刀兵，女樂，女色。能避掉這九難十魔，方能修仙鍊丹。

講還丹底書最好讀參同契，現在將其註釋中引一句來做

結語。“人之一身，法天象地，與天地同一陰陽也。人知此身與天地同一陰陽，則可與論還丹之道矣。”（元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

在神仙家之外，還有兩派屬於方技底醫家與房中也與道教有關係。從中國醫書中所立陰陽底理論可以看出其中底道家思想。醫藥一科在道士底功課上也是很重要的。房中之術，漢書藝文志雖列八家，但其書已不傳，小說中載道士擅於此術底不少。⁽¹⁾

上頭所說只在道教對於修養之方法及宇宙人生底見解，現在當畧述其對於神靈底信仰。這是使黃老道成為今日的道教底關鍵。原始的道家並沒有明白地說這世界有沒有主宰它底神。天地在他們底心目中只是一副大機械，也可名之為‘玄機，’作善作惡底果報乃是自然的機械性使它如此，並非由於大神底賞罰。漢初底道家還有些依照舊說底，如淮南子說，“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又說“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人問訓）這還是易坤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同一語氣。鄒衍雖談五德終始之運，却也沒有說到天志。鶡冠子學問所記底‘九道，’似為秦朝前後底道士所必學，其存到今日底還可以找出‘道德，’‘陰陽，’‘天官，’‘神微’四道來。神微是講天人感應底，這與道家底思想是很晚出，也不是固有的。

註(1)房中術附於道教，但後來鍊丹者有些不主張此法能得長生，故‘採陰’‘御女術’等為修內丹者所排斥。參看石函記太陽元精論修真十書等。

天人感應在先秦時代主張得最熱烈的便是墨子。墨家思想在漢時為儒家所壓制。當時能與儒家抗衡底便是黃老道，許多派別都在它底蔭下得以保存，故墨者也就歸附在裏頭。道教和墨教底關係在它底感應論。我們將太上感應篇來和墨子底法儀、天志、明鬼諸篇比較一下，就覺得其中相同的觀念很多。墨子非攻文裡列舉許多禱祥，天志明告以“知天鬼之所福，而避天鬼之所憎，比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明鬼說，“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於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感應篇開首一句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為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這與法儀“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是一樣的意思。又祈禱底事，亦為墨者所不禁，這在天志篇裏說得很明白。祈禱本為宋國所重，墨子生於宋，故他底門徒多習祝史之事。道家本不主祈禱，因為這是巫祝底事，不是學清靜無為底人所當為。但自墨道參入後，祈禱幾乎占領道家實行方面底全部！秦漢間底方士都能祈禱，淮南有土龍求雨之文，董子甚且以儒家實行這事。祈禱之法到後來越盛，依神仙傳、王遠傳所記，則漢桓帝時，學神仙底已教人用符法禱災治病了。漢魏道教徒所知底神仙不過如神仙傳所載九十二人，⁽¹⁾著者把墨子也入仙班，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到五代時候，道士中還有會‘墨子術’底，我們在史乘中找出底下一段話。

“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為檢校尚書郎，賜

註(1) 葛洪底自序中提到秦時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

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新五代史卷十四，太祖子）

墨子曾否能使役鬼神，化丹砂水銀，我們不知道，但從傳說中，我們知道他底技術很好，能做木鳶和軍用的器具。宋道書中還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一卷，言隱形幻化之術，可見墨子也被道教徒當做神仙看待。

黃老道家既和墨家信禱祥祈禱和感應說，於是後來底道教做出滿天神靈來。道教今日所奉諸神，一方面是從古代的神話流行下來，一方面是從陰陽五行底禳星禮斗發展出來。中國古人底崇拜對象說是天地，其實是以日為主，故祭義說“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日是天底代表形象，是生生之本，故為祭祀底主體。所以天子封禪每祭日，盟會諸侯時亦指日為誓。古時祭日應在東方，時間在春，因為東方是‘震’地，為說卦所說萬物出生之向。拜日星底禮，由來是很早的。古時致祭之地多在高處，史記封禪書說，“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隕，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那時所祭底帝是‘東君’，‘東后’，‘東皇’，即後來五行說流行時底‘青帝’。自秦襄公為諸侯（周平王元年），始因雍州舊時作西時，祠白帝。秦宣公時，國基已固，始僭禮祭青帝于密時；靈公三年（周威烈王四年）作吳陽上時，下時以祭黃帝、炎帝，於是雍東四時具備。

秦最先祀白帝，大概是秦底世系出於少皞，再溯源而祭太皞、軒轅、神農，初不過是本着舊時祖先崇拜底形式，所謂嚴父配天之老例，本沒有什麼以木德王或以土德王等說，到齊宣威之世，五德終始為五行家所倡之後，才有五行配五色帝底說法。

秦始皇因爲五行家與神仙家底說法，也就採用了‘陰陽主運五行相次’底理論。五行相次自然引起天上五行星底敬仰。道教底成立，從秦漢間拜星底禮儀得了許多幫助。漢人也是篤於祭祀求福底，桓寬在昭帝時亟論其過於注重，說：

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

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士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

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頷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鹽鐵論散不足)

重祭重巫就是促成道教成爲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底原因。當時底巫祠很多，都是與五行有關係底。

漢高帝二年因秦末立時祀黑帝，乃立北時以湊足五帝底數目。劉氏據左傳所記世系出自高辛，並非高陽，依五行論，他是以火德王，應當祀炎帝，依祖先崇拜，應當祀帝嚳，故知立北時只爲湊足五帝之數而已。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用青，黃，赤，白，黑，諸名加于古帝名上是出於五行論盛行之後。由祖先而附麗於方位，由方位而上同於五星，故漢代祭祀底對象幾乎全是星辰。高祖四年所立底祠，除河巫祠祠河，南山巫祠祠秦二世外，其餘如蚩尤祠梁巫祠，晉巫祠，秦巫祠，荆巫祠，九天巫祠乃至各

郡國縣所立之靈星祠都是以祭星爲主底。武帝時方士又奏祠太一，說，‘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太一依春秋合誠圖和樂汁徵圖，是紫微垣底一星，因其居北極天樞，爲衆星所拱，大有君臣之象，所以說五帝爲太一佐。

漢朝拜星與現在道教所奉諸神有關係。羣星底人格實現，是漢人最普遍的信仰。拾遺記載劉向校書天祿閣，有黃衣老人自言是‘太一之精天帝’，搜神記載董永取織女，⁽¹⁾諸如此類，不能細述。張角作亂，亦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爲辭。蒼天黃天即九天巫祠所祠，實際也是祭星底。祭星禮斗爲漢人一般的宗教，道教湊巧成立於這時候，因此用來號召百姓。現在所謂‘玉皇上帝’，‘文昌’，‘斗姆’，‘司命’，‘福德’等等，無一不是從那時候底拜星禮節留下來的。關於道教底神聖，名號無數，尤其是在佛教密宗傳入後，道士們爲要與佛爭雄，隨意造了許多難知難解的天尊與元君底名字。諸師真誥，上清衆經諸真聖秘，三洞讚頌靈章等書滿填了他們底名字，有工夫底人可以一讀。

方士講長生用藥方和祈禳是開道士用符咒底先河，道教有今日的組織也是在此。後漢書(一百一)皇甫嵩傳載鉅鹿張角奉事黃老道，自稱‘大賢良師’，畜養弟子，跪拜首過(懺悔)。他用符水咒說療疾，因百姓底信服，乃遣弟子於四方傳‘善道’數十年。又劉焉傳(後漢書一百五)載張陵之孫張魯於順帝時客於蜀，學道于鶴鳴山中，造作符書，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名‘五斗米道’。

註(1)董永傳說是董仲舒之父。錄異記說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爲仲舒爲母追葬衣冠處；又說或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之所。

此道傳自張陵(第一代天師)。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遂自號‘師君。’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領部衆多者曰‘理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于路邊,專懸米肉以給行旅,以爲食者當量腹取足,過多,鬼就能使他生病。熹平中,妖賊大起,其中以漢中有張修持太平道,張角持五斗米道是最著。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令病人叩首思過,因以符水給病人喝,若病好了就是信道,若是不好,便是不信底徵驗。張角則施靜室使病人思過,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人都習,號‘姦令。’又立‘鬼吏’,使主爲病人祈禱,書寫病人名字,說服罪之意,使病家出米五斗爲公用。這兩派底道教才是現在道教底正祖。道教底天師世居江西龍虎山,傳到六十三代張錫齡,於民國十六年,爲政府驅逐,去天師號,天師底傳流從此可算斷絕了。

道教思想和道教底形成我們已在上頭略知一二,我們從所知底看來,道教底成分,雖然非常地複雜,可是教中一切禮儀與思想都可以找出他們底來源。好像北京底磨刀匠,同一是種職業,而他們當中有搖驚閩葉底,有吹喇叭底,從他們底幌子可以知道前者是從前爲閩秀磨鏡或綉翦底,後者是從前爲軍營磨軍刀底,現在兩樣職都變一樣了;道教底形成也是如此。中國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底晶體,一切都可以從其中找出來。

十六年五月改舊稿于海澱

朱熹的哲學

黃子通

朱熹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個集大成的人。雖然他對於哲學有如此偉大的貢獻,但是他亦不能不憑藉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諸人的哲學。周程諸子均有他們特殊的貢獻所以朱子免不了採取他們的學說。假若我們能明白周程諸子的創作,我們也就可以明白什麼地方朱子是與他們不同的,什麼地方是朱子特創的。朱子師事劉白水,劉白水師事楊龜山,龜山又爲明道,伊川的門人。明道,伊川又爲周濂溪的門人。邵康節,張橫渠與明道,伊川同時。以歷史的關係言,當然朱子脫不了周程諸子的影響。但是就他們的哲學看來,也就可以知道朱子的哲學與周程諸子的哲學,實有層層相因的綫索。周子與朱子不同的地方甚多。但他們的哲學,也有類似之點。周子倡的是一種絕對主義 absolutism。這種主義的來源,當然是佛教。這也姑且不必說。我們所要問的,就是能否以最重要的著作證明周子的哲學的確是絕對主義?假若這個結論是對的,那末朱子是不是也有同樣的見解?周子的通書說:

‘誠無爲。’

‘寂然不動者,誠也。’

大學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無非是誠實的意思。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亦是誠實的解釋。但周子偏說,‘誠’是‘無爲’,‘誠’是‘寂然’。這可見他的誠字不是誠實的意思。雖用了一個字,意義却是兩樣的。周子的‘誠’字,實在是哲學家

所謂‘本體’ Reality。這‘無爲’，‘寂然’的本體，果然帶些佛學的色彩，但是我們不能說這種本體就是絕對主義，因為萬物之中，也有寂然不動的東西，這種東西，也可以有客觀的存在，受我們心能的分析，斷不是渾沌不可名言的全體。祇有主張渾然不可分析的本體的哲學，方可稱為絕對主義。所以我們應該研究周子之所謂‘寂然不動’是否與‘動’對待的。如果‘寂然不動’與‘動’是對待的名詞，那末周子的‘誠’還不是渾然的全體。但是在通書中周子又說：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周子的‘物’就是客觀的存在，也是我們可以分析的。他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就是寂然的本體。這個本體是包含萬有的全體，是絕對的，非相對的，所以說‘非不動不靜也。’因此就明白無爲的誠，就是超萬物，包萬有的一種東西。這種本體論完全與宋以前儒家的哲學不相同。周子以這種類似佛學的哲理紹介于儒家，當然是一種貢獻。但是這種絕對主義斷不能說是中國的創作。在宋代諸大哲之中，只有朱熹的哲學可以算是純粹的中國哲學，非印度的哲學。但是我們應該要問朱子有沒有受著周濂溪的影響？朱子的重經驗，的確有中國古來相傳哲學的精神，但是他也免不了絕對主義的影響。朱子與陸象山一書中說：

‘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

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

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

‘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面八方，都無向背，一切停勻’用這幾句話來描寫渾然不可分的全體，真是惟妙惟肖。這信中往後一段把太極的原意說得更明白。

朱子說：

‘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的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

朱子又說：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

太極不能同于一物，則是明明說絕對的全體。‘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兩句話，更可以證明此意。至于‘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又與莊子亦非亦是，亦是亦非的話相同。佛家亦有同樣的說話。大凡主張絕對論者，多不能不如此說。譬如說道在全體，當然我與他多在道之中。若說我是道，則不可，因為我不能代表全體。若說我不是道，則又不可，因為我的確不在道之外。因此可以證明凡主張亦是亦非之說者，必定主張全體之道。豈不是朱子的宇宙論，亦不能脫周子的範圍嗎？不過朱子大部份的學說，確與周子不同。朱子主張這種宇宙論，並且也不是周子一人的影響。朱子是最崇信二程的人，程顥也明明白白主張絕對論。看了程顥所下‘仁’字的定義，就可以知道他的宇宙論與周子的學說相同。程顥的‘仁’，簡直就是周子的‘誠’。明道說：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程顥的‘仁’就是包含萬有的本體，所以他說：‘義，禮，智，信，皆仁也。’並且他說：‘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這種包含萬有的東西，當然是人類所公有的，正不必用力去搜求他，正亦不必防他走漏了。‘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就是表明這個意思。‘仁’既是全體，既是普遍宇宙的本體。物與我自皆在‘仁’之中。在此‘仁’之中，物是‘仁’，我亦是‘仁’。物，我之間當然無疆界區域之別。外界與內心之分別，在西洋哲學史上，實起于笛卡爾。在我中國的哲學史上，這種區別，本未夢見。笛卡爾之分內心與外物，實開分析之原，可以算是為科學的思想建立基礎。不過這種分別，却阻礙了人生哲學的發展。大概人生哲學，多注意在去物我的界限，減少利己侵人的私欲。假若萬有之中分了外界的

物，內心的我。當然物，我截然不同，兩者不能有共同之理。彼此的衝突，亦自所不免。倫理學家之主張直覺說，宗教家之主張天人合一，要不外乎泯滅人我之區別。程顥的定性書中說：‘無將迎，無內外。’就是說此性之理，遍于宇宙。內心有此性，外界亦有此性。所以他又說：‘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明道言定性而不言靜性，因為絕對說的本體是包羅萬有的，永遠不變的。在這個渾然的全體之中，空間時間不能存在。動靜變化，亦是不可能的。所以程子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朱子說：‘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就是‘定’的意思。朱子以為‘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正是程子性無內外之意。其他若程伊川邵康節的宇宙觀，亦是一樣。伊川說：‘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邵康節說‘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這就是包含萬有，普遍物我的話。張橫渠民胞物與之說，亦不外這種絕對主義。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五人之學說既相同若此，流風所被，必為一時學者所崇信；而朱子又生于其後，豈能脫離他們的影響嗎？並且朱子自己承認他是二程的嫡派。所以朱子雖竭力的重經驗，尚剖析。而其宇宙論還是不能如希臘人之崇尚個性。打破渾一不可分的本體。

一宇宙論 朱子講太極，並且也承認無極，我在上邊已經說過，且已把他的話引證過了。但是他亦有特創的地方，不單是因循舊說而已。

甲 周子的太極，本無極。無極主靜。這就是明道

所謂定，非動靜對待之靜。換言之周子之無極，就是‘誠’。他說‘誠，無爲’。明道所信的本體，就是‘仁’。但是朱子則不說‘誠’，也不說‘仁’。朱子的太極是‘理’。他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又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

乙 周子的太極是離了‘現象’，appearance，而言‘實在’ Reality，所以他推開了動靜而言‘無思’，‘無爲’。朱子之太極是包括‘現象’與‘實在’。‘理’以外，他說氣，又說動靜與陰陽。非‘氣’與‘動靜’則太極無從表現。朱子說：‘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他又說：‘太極只是一個理。迤邐分做兩個氣。裏面動的是陽，靜底是陰。’‘理’，即指實在。‘氣’與‘陰陽’，即指現象。離了現象，實在固無從表現，但是現象決不是實在。所以朱子說：‘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他又說：‘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丙 周子太極圖說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黃黎洲按語云：‘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此即是超出現象而談本體。證之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之說，超現象之意益明。朱子語類中有一條說：‘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這明明與周說不同。朱子又說：‘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

丁 朱子之太極說比周子爲進步。因爲朱子不說太極是無，也不說太極是有。但是他說有與無交相爲用。

朱子說：‘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這種說法與亞利士多德的‘方式’ form 與‘質材’ matter 說相同。有無相濟之說明，而後朱子的宇宙論不入虛渺，爲中國哲學放一異彩。必如此立論，方有資格可以攻擊印度傳來的哲學。有許多人以爲宋儒的哲學多脫胎于佛學，他們的排佛，實在違背了邏輯。其實從朱子的立腳點看來，他的宇宙論確與印度傳來的本體論不同。他雖多少受了周子的影響，但是他的結論，迥不相同。朱子說：‘陰陽未交而物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戊 朱子之所謂陰陽，並無先後之別。朱子說：‘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之所以爲道也。’陰陽就在氣之中，不是氣以外別有陰陽。朱子說：‘陰陽只是一氣。’

二論性

甲 性與理 周子的‘誠’，即是朱子說的‘性’。周敦頤說：‘幾動于此，誠動于彼。’此即是說性。程顥說的‘仁’與‘性’是一樣的東西。故識仁的時候，他就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定性的時候，他又說：‘無內外。’在朱子的口中說來，性的定義，就是‘道’，就是‘理’。朱子說：‘道即性，性即道，固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做道。’他又說：‘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但這種定義朱子得之于伊川。伊川說：‘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

他又說：‘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

‘性即道’固可謂為性之定義。但是‘性’與‘道’亦自有分別。

‘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這是極精確的界說。

朱子又說：‘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但他又接下去說：‘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合而言之，‘性’，‘理’，‘天’，‘命’是一樣的東西。依朱子之觀察，‘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但分而言之，四者各有不同之點。朱子說：‘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于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各有其則者言之。’

天與命是相對待的。天指其體，命指其用。性與理亦是對待的名詞。性是主觀的說法，理是客觀的說法。康德的倫理學，亦有同樣的說法：在客觀的世界之中，有理智性；在主觀的世界之中，有義務之覺悟。兩者異性而同源。

故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又曰：‘性是人之所受。’以上所稱引的，多是從朱子語錄中搜集來的。但是參驗以四書中關於性之註解，其結論亦大略相同。譬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的註就說：‘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告子杞柳一章的註說：‘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告子生之謂性一章的註脚說：‘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乙 性與情 用西洋哲學的方法來解釋朱子的‘性’與‘情’，性可以算是‘方式’，情可以算是‘質材’。有情而後性

有所附麗；有性而後情有所歸宿。告子生之謂性一章的註說：‘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

朱子答馮作肅信中說：‘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他答潘謙之的時候，又說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在元亨利貞說中，他說：‘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答張敬夫書中朱子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以朱子的學說看來，人生哲學中之本體是性，其現象就是情。兩者互相為用。

丙 心與性情 朱子的‘心’字簡直是代表‘人格’ Personality 的意義。其義與近世倫理學中之‘良心’ Conscience 相類。比諸歐美神學家所用之‘靈’字 Soul 亦不相遠。在一般崇信耶教的人有時對於‘靈’字亦不免誤解。但‘靈’字本是哲學上的名詞。分言之謂之情，意，智。渾言之，便是‘靈’。朱子的‘心’字就是包性，情而言。朱子的‘性’是指理智而言。朱子的情，是包含情與意而言。因為朱子的宇宙論中帶有二元論的色彩——就是所謂‘陰陽’，‘動靜’——所以他並沒有注意於情與意之分別。雖然他也偶然說到‘情’，‘志’，‘意’的分別。但是他不甚注意。在語類中有一條可以看出他不願意談這個問題。這條語類說：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某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

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

問的人雖已把‘性’、‘氣’、‘情’、‘心’、‘志’、‘意’、‘欲’幾個字略下定義，但是答的人反關開不說，只說到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這就是著重在‘理’與‘氣’。仍是還他的本來面目。所以朱子說‘心’，只包含‘情’、‘性’兩端。但是他的情、性二端即代表‘人格’的全體。朱子嘗說：‘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朱子說到‘心’、‘性’的分別處，‘心’字的定義，就說得極明白。他說：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便教人識得個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個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

朱子這一段，就是說心統性與情，却不是性統心。所以他又說：‘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心不但是具有太極之理，並且心含動靜，有運行不息之能。朱子說：‘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朱子說到‘心是知覺’，即與‘主宰運用’之意相同。並且朱子以為生生不忘之機，惟心足以表明之。‘心生道也。’真可以說出動的哲學的精神。這個地方與周敦頤是大不相同的。

朱子說心的妙處，尤能發揮其體用兼備之主張。他能融

合‘方式’與‘質材’，尋出邏輯上的統系。迥出乎其他宋儒之上。由他說來，簡直可以把一元論與二元論渾合得泯然無跡。答蔡季通一書中，他尤說得澈透。他說：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于理而無形，氣主于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

再推而至于心理之狀態，朱子亦皆以‘動靜’、‘理氣’之說推演之。他說：‘寐寤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

簡而言之，朱子的‘心’就是人生的代名詞。也就是‘太極’發現的地方。所以心是天地之心，心是萬物之理。在此心中，物莫能外。朱子說：‘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不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依我看來，朱熹所講的‘心’，程明道所講的‘仁’、‘性’，周敦頤所說的‘誠’，皆是異名而同實。朱子自己也說定性書中的‘性’字，‘是個‘心’字意思。’

‘渾然與物同體’的‘仁’既是朱子之所謂‘心’，則朱子將何以自別于釋氏？朱子的妙處却是把萬法歸納于心之中。但是釋家以為渾然不可分之本體是一種超乎心能的東西。朱子與佛說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為他能把儒家的本色演繹出來。他答張欽夫說：‘若聖門所謂心，則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

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一切條理綱領，多在于心之中。此心之外，別無他心以鑒此心。所以朱子之學不同于佛氏。

佛家既重在超心靈的渾一體，則在此渾一體之中，當然無主客觀之分別，無物我之剖判。儒家之說則不同。儒家雖主張萬物一貫之理，但是他們還是保存個性，尊重內心的能力。朱子能于這一點分得清楚，所以他的來源雖然略帶有佛說的色彩，但其結論純粹是中國的哲學。他在觀心說中，將儒佛根本之不同，說得極明了。他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者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

朱子的意思，就是宇宙的本體即在我心之中。我心以外，並沒有超心的本體。我的心，就是我身之主；並且也是事務之主。這種說法，主客之見，何等分明！佛家斷不能如是。因此吾就信朱子的排佛，有排佛的見解，不若他人之自相矛盾。

丁 性與至善 大概研究倫理學的人，就不能不研究這個‘至善’。在西洋的哲學史上有所謂樂利主義，功利主義。主張這種學說的人，以為人類的究竟並不是求至善，不過尋快樂而已，尋利便而已。樂利之說並不是沒有

至善的目標，不過至善之目標，求之于情感之中。若唯心論者又注重在理智，把情感一切抹殺，以為至善的目標，非到理智中去尋不可。在主張樂利主義的人看來，純粹的理智，太不近人情。在唯心論者看來，專任情感，斷不能合理智。這兩派的格不相入，就是因為不能在理智與情感之中間，求一至善之目標。並且研究至善的人總覺得有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之中，怎樣可以找出一個不變之道？第二，假若至善存在外界，不在我心，則外界之至善焉能使我服從？第三，假若至善置在心性之內，則天下的人，勢必人人一樣的好，何以有善惡之分？第四，假若理智與情感是絕對不相容納，則理智之我，決不能統屬情感之我。吾以為朱子理氣之說，真可以把這許多難題解決了。他以為一我之中兼有兩種性質。一方面，有具理智之性。一方面，有稟氣質之情。具理之性，人人都是一樣。但氣質之厚薄各有不同的地方。不過朱子說，‘情本於性’，故兩者決不相衝突。‘心統性情’之說亦起於此，這種說法，第一，性中之理只是一種空的‘方式’，可以常存而不變。氣質中之情，是‘質材’，是變動不居的一種東西，可以流而不滯。性與情同住在心的中間，就把‘常’與‘變’的難題解決了。第二，至善的目標在我心中，當然可以統率我的心，使我服從天職，並可以無內外的隔闕。此即明道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朱子嘗稱引這句話。第三，‘性，即理也。’一句話，就把至善之目標立定了。這是人人所共有的。若善不善之分，則在于氣稟之厚薄。故理氣之說，可以去第四點之困難。朱子引張南

軒的話說：‘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某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好善而惡惡’一句話，方始指出性善之本，朱子答胡廣仲書中說：‘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這就是說：性是至善。朱子對於品性之高下，以爲情有善惡。性則全善。他以為性之有善不善，只說得氣。韓愈之分三品，即論氣質，論朱子之所謂‘情。’堯于丹朱，瞽瞍之于舜，亦是氣質之不同，非本性有善惡，此則告子之誤點。告子以情爲性，故無善無不善；或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告子又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曰‘食，色，性也。’以知覺運動爲性，則人性與犬牛之性不能分別。此皆因爲不分別情，性；所以至善之標準無從設立。立了標準，又恐與真實的人情不合。性能統情，情能見性，則一切難題多能解決。告子公都子章‘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段下有一極詳的註解，真能把朱子‘情，’‘性，’的主張，解釋得明明白白。朱子說：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讀了這一段，就可以明情，性之不同，也是當然的，非必有衝突之點。‘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兩句話真可以把‘理氣說之精要處指出。康德亦有兩句話與伊川相同的。康德說：‘只有概念而沒有觀點，則概念是空的。只有觀點而無概念，則觀點是盲的。’Concept without percept is empty; percept without concept is blind. 照朱子的說法，仁，義，禮，智，是性；惻隱，辭讓，四端，是情。何以孟子說，見了惻隱，辭讓，四端，便可以知仁，義，禮，智，之性？朱子對於孟子這一章亦有極精確的答案。他說：‘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

三論仁

甲 仁與四端 朱子之論‘仁，’猶孟子之論‘心’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子說：‘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言之也。’程明道所講的‘仁，’亦有相類處，不過程子之‘仁，’包義，禮，智，信。朱子之

‘仁’包仁義禮智。渾言之，則‘仁’包仁義禮智。分言之則仁為四德之一。當其為四德之一，則‘仁’是‘愛’，為現象，為用。渾言之‘仁’，為本體，為實在，為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說：‘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

乙 仁與愛 朱子的‘仁’，就是‘愛’之理；‘愛’則是‘仁’之發。一則是性，一則是情。兩者雖有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相通，各有攸屬。在朱子看來，‘渾然與物同體’，不過說‘仁’之界限，而非仁之本體。或以為心有知覺，且心包仁，之全體，故心之知覺，亦即是‘仁’。朱子以為心之知覺，可以見‘仁’之中亦包含理智性，而理智性不能代表‘仁’。朱子之‘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兼未發已發而言。‘衆善之源’，不外乎此。換言之，‘仁’就是至善，不過這個至善，包含動靜體用，不是與人之知覺，情感，絕不相干的東西。

四論修養

甲 存心 我在上邊已經說過，朱子所謂‘心’是包括‘性’與‘情’而言，又可以說是包括‘理’與‘氣’；並且朱子的‘情’又包含意志與情感；所以‘心’就是‘人格’，包含情意，智三者而言。保全人格，就是保全這個‘心’；因此，朱子講到保全人格的時候，他就離不了‘存心’一句話。他何以不單說養性呢？因為只有‘理性’，不能使‘氣質’上軌道，那末，一個人的人格還是不完備。他必定要說到‘心’，始能說到人格的全體。朱子說：‘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

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這幾句話，就是說凡是情意志所做的工夫，就是‘心’做的。與其說發展我們的情意志，不如說‘存心’。這不是簡單直截嗎？所以朱子說：‘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他以為‘存心’兩字，非但簡明，並且周到。譬如說‘靜’，只點出一種單獨的現象；若說到‘存心’，就指出動靜無間的工夫。他說：‘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一息有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朱子又說：‘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

乙 持敬 一般人以為朱子主‘敬’，陽明主‘靜’，把‘敬’‘靜’二字作對待的名詞看；好像陽明注重心靈的修養，朱子注重在實行。其實，朱子的哲學，根本就在調和動靜，貫徹理氣。他的修養，斷沒有偏于一方的。他的‘敬’，就是貫徹動靜，理氣的工夫。朱子說：‘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看了朱子答張敬夫的話，敬能貫動靜的工夫，尤能明了。他說：‘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糾紛，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看了這一段，就可以知道朱子持敬的方法，是從主心之說而起。心該動靜，就不能不有貫動靜的修養。這種貫動靜的修養，就是‘敬。’

丙 知與行 這二三十年來，陽明的學說比朱子的學說，時髦一點。大家以為‘致良知’之說是陽明所獨創，好像朱子太偏‘格物’，過于注重條件，節目；忽略了‘明明德’的工夫。這也未免太苛了。其實朱子亦曾說過‘致知’的重要。他說：‘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雖然陽明亦有攻擊朱子的話；其實他有他的環境，不能不如此說話。大概無論什麼主義，多是因為反應環境而起。我們在今日平心而論，‘知行合一’之妙，朱子亦未嘗沒有見到。他的哲學兼‘理氣’，‘動靜’而言，當然不能偏重‘格物。’如果要看他知行合一的說話，我也可以引幾句，證明我的見解。朱子說：‘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假若這幾句話，攙在陽明集中，恐怕也辨別不出來。

九章及兩漢之數學

張蔭麟

一 九章考證

管子言“宓戲作九九之數以應天道”（輕重戊）；世本言黃帝史官隸首作算；邈哉不足徵矣。周禮地官，“保民以六藝教國子……六曰九數。”此是否成周以來之制度，自為一問題；然可知至遲戰國之世，小學課程已有算數之科，而當時又有“九數”之名。“九數”者何耶？後漢鄭衆周禮注謂即當時流行之數學書九章算術，此言今亦無從證明或反證。

九章算術者，現存我國最古之數學書也。魏劉徽述此書之來歷曰，“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敗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九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異，而所論多近語也。”（九章序）耿壽昌者，宣帝時人。（漢書食貨志稱耿為大司農，善為算，能商功利，賜爵關內侯。律歷志載甘露二年耿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張蒼者，曾為秦御史。（漢書有傳。）以此觀之，則九章一書當已出現於先秦之世矣。

顧或當以為劉徽之言不無可疑。劉徽去張蒼四百餘年，而其言又無他籍可證；漢書張蒼傳稱蒼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獨不及其與九章之關係，可疑一也。九章之名，不見於東漢以前載籍，劉歆七略中，數學書著於錄而無九章，可疑二也。

雖然，以吾觀之，此處施用“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危險實多。劉歆所錄，僅限於秘府所藏。（看漢書藝文志）非能盡當世

之書也。張蒼傳之不言九章，安知非由於班書之缺略？且劉徽之言，或有所本，特其書今不可得見耳。不然，謂由徽之嚮壁虛造耶？則徽奚爲而出此？謂徽欲提高九章之時代，以重其書耶？則前乎徽者，鄭衆已言九章即周禮“九數”，而劉徽序中亦引之矣。虛造張蒼及耿壽昌之事實，何加於此書之遠古？故劉徽之言不容因其爲孤證而抹撥也。

就現存證據而論，九章之名最初見於鄭衆之周禮註。鄭衆爲後漢初人；（約當一世紀中葉）據其注文所示，在當時九章由來已舊，並非近出之書。而九章所包函數學智識極廣博，有類於數學之百科全書，衡以學術演化之通例，決非一短時期或一人之力所能憑空造成。則謂其雛形已具於數百年前，以後遞有增益，實非毫無價值之“假說”；而劉徽所言或竟不虛也。

鄭氏注文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勾股也”。（舊本重差下有夕榮二字；陸德明云，夕榮二字非鄭注。）今傳劉徽所注九章無旁要一章。旁要之內容今不可考，或已併入於其餘各章中亦未可知。賈公彥疏云：“旁要，勾股之類也。”竊疑此言或不謬，而旁要因與勾股同類，後遂併爲一章。考劉徽九章序云“按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端旁互見，或即“旁要”（平聲）之義。（九章各目皆隱括全章之內容。）而徽所舉“因山望木”及“立四表望遠”兩術皆見於勾股章。余故以賈疏之言爲不謬也。然此特“未至十分之見”，不敢據爲定論也。關於重差，劉徽在九章序中有云“徽尋九章，舊有重差之名，原其旨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極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勾股，則必重勾股爲率，故曰‘重差’也。……輒造重差，並爲注解以究古

今人之意，綴於勾股之下。”予按劉氏此文，有易滋疑竇之處。夫重差術之不創於劉徽，觀鄭注及劉徽自序中語而可知矣。此外尚有二證：（一）張衡靈憲（約紀元一二〇）有“用重勾股懸天之影薄地之儀”之語。用重勾股即重差之術；而“薄地”一辭，凡三見於重差中；（此章唐以後析出單行，因首題有‘海島’之言，稱爲海島算經。）（二）周髀言“偃矩以望高”今重差中有此一題，且沿用“偃矩”一辭。然則劉徽所謂“輒造重差”者何居乎？豈（一）舊術已亡，而重造之耶？抑（二）舊術未廣，而增造之耶？如原術已亡，則劉徽何從知其旨趣及命名之意，如自序中所述者？而劉徽重造之績，又何爲自隱約而不肯明言？故惟有第二說可通。

總括上文，可得一結論如下：九章算術一書，戰國之末世或已存在。其目蓋爲方田，粟米，差分，（今本作衰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旁要。此書經秦漢數學家之手，時有增補；漢初之張蒼，及宣帝時之耿壽昌或爲爲其增補人。其後，至遲在後漢初，此書又新增二章，曰重差，曰勾股。魏末劉徽注此書，（據晉書律歷志，劉注成於元帝景元四年，二六〇。）於重差一章復加增補。其旁要一章徽本缺如，或已亡佚，或經徽刪去，或併入他章，則不能確知。重差一章，唐以後析出單行，名海島算經。

於此有二問題起焉：（一）九章既經秦以來數學家之增補，其中何部分爲秦漢以前之原本？何部分爲何時人所加？（二）海島算經中何部分爲劉徽所增益？何部分爲劉徽以前之舊文？關於第（二）問題，今無從解答。關於第（一）問題，有一極小部分可解答如下：

（一）衰分章中第一，第六，及第八題皆有“今有大夫，不更，簪裹，上造，公士，凡五人”云云。余按漢書公卿表，“爵一級曰公

士,二上造,三簪鼻,四不更,五大夫,……皆秦制,以賞功勞”(卷十九上)而漢因之。則上舉三題,必秦以後之作也。

(二)衰分章第五題有“三鄉發徭役欲以算數多少出之”之語;均輸章第四題有“今有均賦粟四萬二千算”之語。余考“算”爲漢之丁稅,高祖四年,初作算賦(通考,田賦考)。則此二題必出於漢世也。

(三)盈不足章第二十題有“今有人持錢之蜀賈利”之語。余按史記西南夷列傳“漢興,……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則蜀與中原通商,當始於漢世,而此題當亦漢以前所無也。

(四)均輸章第二十一題及盈不足章第十九題皆有“發長安至齊”之語。長安之名,漢代始有,則此二題必漢人所作。此四庫提要已言之矣(子部天文算法類九章算術條)。

(五)均輸章第九題有載太倉粟輸上林”之語。上林爲漢武帝苑名,則此題必出於武帝以後。此亦經四庫提要指出(全上)。

(六)盈不足三術不知利用方程正負以定總術,似其撰成在方程章之前。(錢寶琮:盈不足術流傳歐洲考,見科學第十二卷第六期。)

二 九章之內容

九章(包括重差)之內容可分爲三組。(一)屬於算術範圍者:方田之一部分,粟米,衰分,均輸及盈不足。(二)爲後世“立天元一術”(即代數)之發端者一方程。(三)屬於幾何學之應用題者:方田之一部分,少廣,商功,勾股,及重差。茲按序略述之如下。

(一)屬於算術範圍者

(甲)方田章中第五至第十八題皆言分數,已知通分,約分,分數加減,及其更複雜之應用,惟未及分數乘除。

(乙)粟米章,與今之簡單比例法略同。其初只用於粟米之

計算,後更推廣及其他問題。篇首有一表,測知定量之粟可製爲米若干,飯若干,(各因其精粗而有許多等第,如米有糲米稗米……之類。)列其比例之定率。(兼及鼓蘖等。)如欲解答“今有糲米六斗四升五分升之三欲爲糲飯幾何?”則檢表“糲米三十……糲飯七十五”乃依比例之理而求其未知數。其推廣此術以解答之問題,則如“今有出錢七百二十,買纒一匹二丈一尺,欲丈率之,問丈幾何?”

(丙)衰分章一部分屬今算術中之比例配分法 (proportional parts),一部分屬今之簡單比例。前者示其一例如下:“今有牛馬羊食人苗。苗主責之粟五斗。羊主曰,‘我羊食半馬。’馬主曰,‘我馬食半牛。’今欲衰償之,問各出幾何?”其術曰,“置牛四,馬二,羊一各自爲列衰。副並爲法(4+2+1=7)。以五斗乘未併者爲實(50×4=200, etc.)實如法得一斗。(20/7=284/7升=牛主應出數, etc.)”其屬於比例部分者,算理與粟米章同。

(丁)均輸,此與衰分法略同,而稍爲複雜。其術用於郡縣賦稅輸納之計算,故名。其例如下,“今有均輸粟,甲縣一萬戶,行道八日,乙縣九千五百戶,行道十日,丙縣一萬二千三百五十戶,行道十三日,丁縣一萬二千二百戶,行道二十日——各到輸所。凡四縣當輸二十五萬斛用車一萬乘欲以道里遠近,戶數多少衰出之。問粟車各幾何?”其術曰“令縣戶數各如其本行道日數而一(謂相除也)以爲衰。……副並爲法,以賦粟車數乘未並者各自爲實。實如法得一車。……以二十五斛乘車數即粟數。”許多與上例性質不同之題亦附於此章。示其一例,如“今有鳧起南海,七日至北海;鴈起北海,九日至南海。今鳧鴈俱起,問何日相逢?”術曰:“並日數爲法,日數相乘爲實,實如法得一。”

(戊)盈不足,此章所屬之題,性質皆略同,爲算術雜題之一種。其例如下:今有共買物,人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問人數及物價各幾何?其術曰“並盈不足爲實;以所出率以小減多爲法;除爲法,實如法得一人。以所出率乘之,減盈,(或)增不足,即物價”。

(二)方程章所解決之問題,皆屬於今代數之聯立一次方程式,其未知數有至五元者。其解決法已知應用正負數加減之理,惟不知等式移項之理耳。茲舉一例以明之。

今有上禾三秉,益實六斗,當下禾十秉;下禾五秉,益實一斗,當上禾二秉。問上下禾實,一秉各幾何?

書中所示解法如下:(參看清李潢:九章算術細草圖說)

置上禾三秉正,下禾十秉負,益實六斗正;次置上禾二秉負,下禾五秉正,益實一斗正:

	上禾	下禾	益實
	三正	十負	六負……(1)
	二負	五正	一負……(2)
以3乘(2)得	六負	十五正	三負……(3)
以2乘(1)得	六正	二十負	十二負……(4)
(3)(4)相加得		五負	十五負……(5)

以負五除負十五得三,即下禾一秉之實數。

第(1)式中,以三乘第二項得三十負,以減第三項,得二十四正。以第一項除之得八即上禾一秉之數。

1.十二世紀中盈不足術由中國傳入西遼,後由西遼轉傳入亞拉伯。故亞拉伯人稱此術爲“契丹算術”;契丹者亞拉伯人西遼之稱也。其後亞拉伯人又轉此術入歐洲焉。(錢寶琮:盈不足術流傳歐洲考,科學第十二卷第六期頁七〇七—七〇八)

(三)屬於幾何學之應用問題者,

(甲)方田章,除一小部分言分數外,其餘皆言田疇面積之計算法。其計算正方形(已知底,高),等邊三角形(已知底,高),圓(已知周,徑),及梯形(已知二平行邊及高)之面積,皆正確與今日幾何學定理合。惟其以圖周率 $\pi = 3$,以箕形(即兩梯形合併)之面積等於半踵舌和乘正從,以孤矢形之面積等於弦矢積之半加矢自乘積之半,以環形之面積等於中外周和之半乘環徑,以宛形(球面之一部分)之面積等於徑乘周之四分之一,——皆不正確。(以上參看李潢九章細草圖說)

(乙)少廣 此章所函之數學智識可撮舉如下:(1)已知長方形之面積及一邊,求其餘一邊,(2)開平方法,(3)已知圓之面積求圓周,(4)開立方方法,(5)開立圓法——已知圓球之體積求其直徑。除(3)(5)兩項所用 π 之值不密外,餘均與今日數理合。惟(2)(3)(4)(5)諸項,因不知用符號及列式,計算極爲繁拙。

(丙)商功 此章所函諸題,乃關於城垣,墻堡等之體積,及溝壟,渠等之容積之求法,以爲估算工程之資,故名“商功。”其所及立體之種類如下:

- (1)柱體 (a)底爲正方形者
- (b)底爲梯形者
- (c)底爲平圓者
- (d)底爲勾股形者
- (2)錐體 (a)底爲正方或長方而尖在正中者
- (b)底爲正方或長方而尖在一隅者
- (c)底爲平圓者
- (d)底爲勾股形者

(3) 截錐體(a)底為正方形

(b)底為圓形者

(c)底為長方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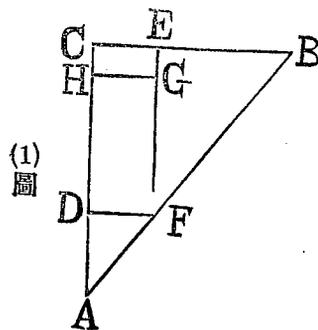
其計算之方法除下列兩點外,與今世數理合:

(1) 用周三徑一率

(2) 篇中所舉各種截錐體積之求法,係適用於正截錐體者,而或乃施之於非正截錐體之問題,殊欠正確也。(以上參看葉企孫先生:考正商功,見舊清華學報第二卷第三期,民國五年十二月出版。)

(丁) 勾股 勾股即直角三角形,而此章即應用弦方等於勾方股方和之定理以測算者也。其所設題除已知勾股弦中之任何二項而求其餘者外,有已知勾及弦股較而求弦及股者,有已知弦及勾股較而求勾及股者,有已知勾股和而求股者,有已知股及弦股和與勾二者之比例率而求弦及勾者(第十四題)有已知勾及股而求勾股形中容正方形之邊者,有已知勾及股而求勾股形中容圓徑者,有兩相似勾股形已知甲形之勾及股與乙形之勾或股而求乙形之股或勾者(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及二十三題)有已知勾股內容方之邊及勾股較,而求勾股容方之邊者(第十九題)尙有更為繁難者如下列各題:

(1) 如圖, 已知 $DA=20$, $CH=14$, $CB=1775$, $HD=2DF$, 求 HD 。



其解法利用 $\triangle ADF$ 及 $\triangle ACB$ 兩相似三角形相應邊之比例,而以二次方程式解法求未知數。(第二十題)

$(AD/AC=DF/CB, AC=AD+DH+HC=$

$AD \times 2DF+HC, 故此式中只有 DF 為未知數。)$

(2) 已知 $AC - BC = a$, $AC - AB = b$, 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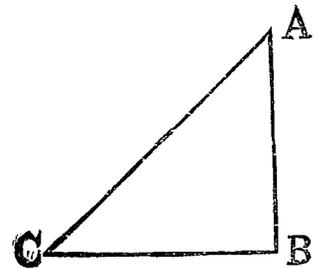
AC, 及 $AB \cdot BC$ 。(第十二題)

其術用今符號譯之如下:

1. $BC = \sqrt{2a \times b + b}$

2. $AB = \sqrt{2a \times b + a}$

3. $AC = \sqrt{2a \times b + a \cdot b}$



(2) 圖

(3) 已知 $DFBE$ 為勾股形 ABC 之

內容方, $FB=a$, $AB + AC/BC$

$= b/c$, 求 AB , AC , 及 BC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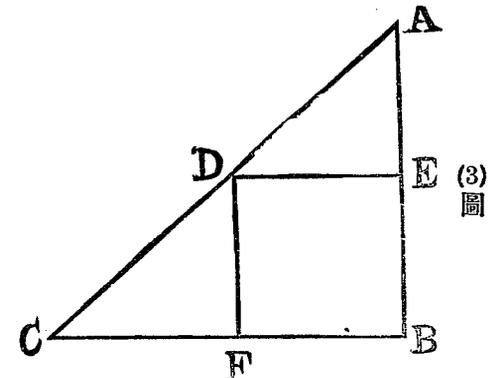
其術: $AB = a(b^2 + C^2/2 -$

$b)/b \times c$

$AC = AB \times b^2 + c^2/2$

$BC = AB \times b \times c$

右三題若以今日數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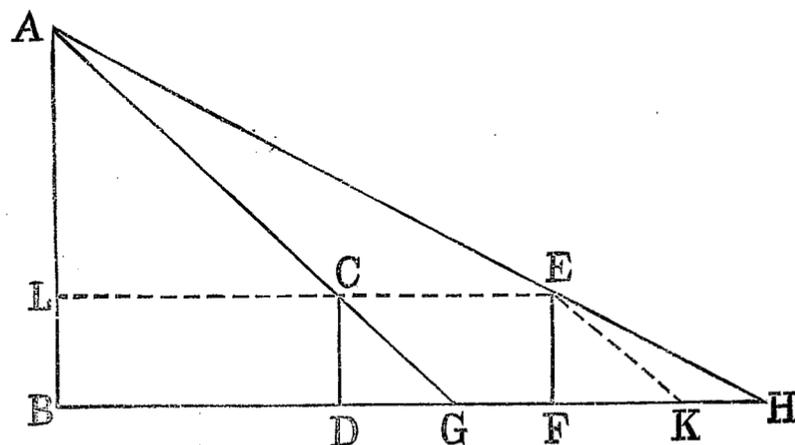
(3) 圖

解之,須應用二次方程式。然原書中只言其術,而不言所以得此術之歷程。由今觀之,與其謂為得自數理之演繹,毋寧謂為得自經驗之歸納也。

(戊) 重差 此章內容乃應用勾股原理及相似三角形相應邊比例原理以測算高深,或距離,或立表,或偃矩,步驟頗繁,計算亦極複雜。在唐以前我國數學典籍中,此為最高深者也。全章共九題,清乾嘉間鍾祥李潢曾為細草及圖說(李潢又有九章草圖說,見上。)近人李儼曾以今世數學圖式譯之,載去年學藝雜誌,茲僅摘錄一題以示其大凡云。

“今有望海島(AB),立兩表(CD, EF)齊高三丈,前後相去千步(DF),令後表與前表參相值,從前表卻行一百二十三步,人目着地(G),取望島峯(A)與表末參合。從後表卻行一百二十七步,人

目着地(H),取望島峯,亦與表末參合。問島高(AB)及去表(BD)各幾何?”



其術曰“以表高(EF)乘表間(DF)爲實,相多(FH - DG)爲法除之,所得加表高即島高。求前表去島遠近(BD)者,以前表卻行(DG)乘表間(DF)爲實,相多爲法除之。……”

至其所以得此術之歷程則未嘗言, (各題皆如此) 惟以今數理證之則暗合。如圖作 $LE \parallel BH, EK \parallel CG,$

$$\triangle ALC \sim \triangle EFK, \triangle ALE \sim \triangle EFH, \therefore KH/CE = AL/EF,$$

$$\therefore AL = CE \times EF/KH = DF \times EF/FH - DG$$

$$\text{又 } KH/KF = CE/LC \quad \therefore BD = LC = CE \times KF/KH \\ = DG \times DF/EH - DG$$

綜觀九章之內容(包括新增之重差及勾股兩章)乃一“實用數學教科書,” 僅言測算之法術,而不言抽象之數理。其於法術亦祇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從未有加以推證者。其計算亦不用任何符號及列式。我國數千年來最主要之數學經典,其大要具如是。

三 九章以外之兩漢數學

西漢數學書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有三: (一)律歷數法三卷,不著撰人; (二)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三)杜忠算術十六卷。考漢書儒林傳周堪傳許商爲漢元帝(約元前一世紀中葉)時長安人,通經術,四至九卿,又著有五行論歷。杜忠年代,史無可徵。

以藝文志排列之次序觀之,其人當非生於許商之前。以上三書久佚,隋書經籍志已不見著錄,歷代載籍亦不見有徵引者,不知其內容如何。然觀其卷帙之繁,可知其時數學智識積儲已不少,而九章一類算書之存在,當屬可能之事也。

九章所用周三徑一之率在西漢時已有修正。九章注記王莽律嘉量斛,按其銘文所載度量推之,以 $\pi = 1250/3927$ 。隋書律歷志以爲劉歆所創,豈其然歟? 歆後百餘年,東漢張衡亦精算,著有算網書。史稱其“網絡天地而算之”(後漢書張衡傳注。)然其書已爲時間所湮埋,今僅據劉徽九章注所引其開立圓術推之,知其以 $\pi = \sqrt{10}$ 而已。而開元占經引衡率,作 $\pi = 92/29$, 未知孰是。前者視印度婆羅笈多(Brahma-gupta, 598-?)所發明者約先五百年。後者視亞刺伯古算書所用,約先七百餘年。(參看李儼中國數學源流考略,北大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然此率似非張衡所創,故北齊祖冲之謂“立圓舊誤,張衡述而不改”也(宋書歷志)。

此外有數書當附帶叙及者:(1)周髀算經,此書至遲漢世已存在,然其書雖名算經,實則一天文學書,其所函數學智識,只勾股定理,而此則已具於九章勾股章中矣。惟有可注意者,此書利用勾股及相似三角形相應邊比例之理以計算日之直徑及日與地之距離,雖其測算結果不知差幾千百倍。(周髀測得日距地

八萬里，日徑一千二百五十里；今測定日距地九百二十萬哩，日直徑八十五萬二千八百哩）。然此時有此思想，亦足驚人。

(2) 趙君卿周髀算經注。其中勾股方圓圖注，闡演勾股之理，為我國數學史上一大發明。趙君卿年代史無可徵，舊本題作漢人，然觀書中稱及劉洪之乾象歷（劉洪漢魏之交人，而乾象歷之名始於建武，看晉書律歷志）可知其非漢人也。此四庫提要已辨之。（原書子部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條）

(3) 今算經十書中有數術記遺一卷，以為後漢末徐岳撰，此書及後人偽託，四庫提要辨之已詳矣。（全上，數術記遺條）。

明清戲曲的特色

顧敦錄

中國的戲曲，固然首推元人。良以唐、宋以來，詩詞之用已敝。元曲應運而生，氣機的自由舒捲，文字的蒼莽高古，的確可以清供案頭，百讀不厭。所以能高視闊步，氣概一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一極重要的地位。然而研究戲曲的人，若因了這個緣故，就只注意元曲，而不及明、清的作品，那就不免有盲人撫象之嫌了。因為戲曲的全體，含有：(1)院本，(2)諸宮調，(3)雜劇，(4)傳奇，(5)散套，(6)小令，六類。院本與諸宮調，有的文筆惡劣，有的傳本稀少，不占什麼重要的地位。剩下的雜劇，散套，小令，大約元代的，不過占三份之一；而明、清的，要占三份之二。再論體裁，則元就沒有傳奇。而傳奇，明、清的產物，却在戲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於就性質而論，則明、清戲曲的藝術手段，且較元人為進步與完美。明、清戲曲的特色，大概可分六點：

- | | |
|-----------|-----------|
| (1) 傳奇的產生 | (2) 南詞的盛行 |
| (3) 局度的自由 | (4) 音律的嚴密 |
| (5) 排場的工緻 | (6) 文筆的妍麗 |

請將上列各點，分述于下。

一、傳奇的產生

明、清兩代的戲曲，比較起來，以明代的貢獻為多。其所以然的緣故，第一，是因為貴族的提倡。那時朱明國基已奠，天下晏然。一輩王公大臣，退食之餘，頗多留意翰墨，寄情鼓板。他們不但獎勵他人，自己也動筆著作。大概當時戲曲的流行，與

現在的新詩，小說彷彿。凡是提得起筆的人，都得吟幾闕，填幾折，以表示他們的風流文雅。其中以寧獻王朱權與周憲王朱有燾二人興趣最高，努力最多，成績也最好。“荆、劉、拜、殺”四大名曲中的荆釵記，就是寧獻王的大作。周憲王的戲曲，更為精美，現在留存的，尚有二十餘種。李夢陽詩云：“中山孺子倚新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其盛可想。加以明太祖自己，對於戲曲，也褒獎有加。他對於高則誠的琵琶記，大為讚賞，甚至比諸“布帛菽粟，人人必需。”風行草偃，於是天下文人，都在這條路上致力了。

另一方面，當時朝廷忌諱很多，屢興文字之獄。吟詩作文，一不小心，就足以獲罪。所以“小犬金鈴”，“大德曰生”，只以捕風捉影的一些小嫌疑，就貶者貶，誅者誅；連劉青田，宋潛溪，高青邱等開國元勳，都不能倖免。要動筆，只有戲曲一途，雕虫小技，不關時政，却還安穩。因此，一時才士，都潛心聲律，藉為避風之塢。這樣一推一挽，於是文學的努力，專向戲曲方面進行。站在元人建築的基礎上面，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明代戲曲的製作，自然“青出于藍勝于藍”了。這勝“青”的“藍”，便是傳奇。

“傳奇”這個名詞，金源之時，已經有了。但不知道怎樣移用到現在所謂“傳奇”的戲曲上來的。照我的猜想，或者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這類戲曲，在起初，大都是傳奇異的掌故的。如琵琶記說蔡中郎，荆釵記說王狀元等。意有相關，所以就借用其名稱，為“傳奇。”第二，是因為這類戲曲，大半取材于唐代的傳奇小說。如紫釵記以霍小玉傳為藍本，邯鄲記以枕中記為藍本等。恰巧當時這類新體的戲曲，還無以名之，于是就名之曰“傳奇。”“傳奇”命名的由來，大概如此罷。

至于傳奇的產生，除了上述兩種表面的原因外，還有更重要的本身的原因。這原因，就是自然演進的結果。雜劇的結構，限于四折，是很簡單與侷促的。一旦有組織複雜，情節曲折的故事，若用雜劇的形式來發表，就不免有削足適履之虞了。但是人類的感情與思想，是關不住的。於是就突破每本四折的範圍，而變為浩浩蕩蕩，三十折，四十折，乃至五十，六十折的傳奇了。這個消息，吾們只要稍注意西廂的體裁，就可以理會了。

王實甫作西廂，明明是用的雜劇的體裁。但是西廂情事的曲折與細密，斷非四折文字所能寫完的。於是一本不夠，加為兩本；兩本不夠，加為三本，以至四本；直到關漢卿又加上一本，共為五本，二十折，才算完篇。這種“聯本的雜劇”，實是雜劇與傳奇中間一種過渡的體裁。由此把本子解散，而變為一氣貫通的傳奇，乃一極自然，極便利之步驟。

傳奇之體裁既經發明，明、清戲曲家便可利用這種工具毫無拘束，淋漓盡致地儘量發揮了。結果，明、清的戲曲，以傳奇為最多，也最好。在這時期中，吾們順口即可舉出的代表作品，如高明的琵琶記，湯顯祖的牡丹亭，阮大鍼的燕子箋，李漁的十種曲，孔尚任的桃花扇，與洪昇的長生殿等，那一種不是傳奇？這種傳奇，凡是知識階級中人，那一個不知道？至於這期的小令，散套，與雜劇，佳者雖亦不少，然而著名的程度，却遠不及傳奇了。所以明、清戲曲的特色首數傳奇，是無可異議的。

二.南詞的盛行

傳奇是用南詞做的。所以傳奇與南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上節所論，是關於體裁方面的；本節所論，是屬於語言方的。

面的。這個分別，首領明白。據王靜安先生宋元戲曲史所考，可以知道南曲的起源，大約與北曲同時，或者還比較的稍前。其後，元人入主中國，不能欣賞南方的音樂，南曲遂漸漸失去社會的注意。元代遂為北曲盛行的時代。到朱元璋以南方平民揭竿起事，把元人逐回漠北，定都金陵。南人的勢力一旦恢復，於是南曲也跟着南人的嗜好，重露頭角。但是南曲這一次與世人相見，已另換一副面目，牠已由簡單而變為複雜，疏漏而變為完密了。所以牠在這期的戲曲史中，很確定地占了一個主要的地位。

南詞固然以傳奇為主。但以後，牠也侵入雜劇的範圍。首先以南詞作雜劇的是徐文長。他的嘗試，大大地成功。當他的雜劇四聲猿中女狀元一劇出世的時候，當時的詞家，如湯臨川，史考叔，王伯良等沒有一個不佩服稱賞。湯臨川甚至於因此稱徐文長為“詞壇飛將。”其見重于時，可想而知了。接着起來的，有梁伯龍，陸九疇，鄭思笠，戴梅川等，都以南詞相唱和，清謳艷歌，盛極一時。其中最負盛名的，要推梁伯龍。他與當時的音樂大家魏良輔分工合作；一人填詞，一人製譜；遂成當時文學，音律，都造絕頂的浣紗記傳奇。此記有聲有色，一出世後，不但紙貴洛陽，而且詞徧吳中。時人有詩云：“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艷詞，”就是摹寫這本傳奇風動一世的情形。

南曲的所以這樣盛行，實因牠是一種進步的藝術，能隨時改良，以求完美的緣故。其嬗變的跡象，吾師吳瞿安先生分之為三個時期，最為適當。吳先生說：

“大抵開國之初，半沿元季餘習。其後，南劇日盛，家伶點拍，踵事增華。作家輩出，一洗古魯兀刺之風。於是海

內向風，遂得與古法部相駢斬。此一時也。

“涖川楊康惠公(梓)在元時，得貫石雲之傳，嘗作豫讓，霍光，尉遲敬德諸劇，流傳宇內，與中原絃索抗行。而長子國材，復與鮮于去矜交游，以樂府世其家，總得南聲之秘奧。別創新聲，號為海鹽調。西江兩京，翕然和之。此一時也。

嘉隆間，太倉魏良輔，崑山梁辰魚，以善謳名天下。良輔探討聲均，坐臥一小樓者幾二十年，考訂琵琶板式，造“水磨調。”辰魚作浣紗記付之，流麗穩協，遠出弋陽，海鹽，舊調之上。歷世三百，莫不頹首仰耳，奉為雅樂。此猶宋代嘌唱家，就舊聲而加以‘泛’，‘艷’者也。此又一時也。”

所謂“水磨調”者，便是崑曲。崑曲的勢力，實支配了大江南北，明，清兩代戲劇的文學與藝術。直至今日，還覺得流風餘均，裊裊繞梁哩。

在南詞盛行的時代，南方文學，還有進一步的努力：就是，不但曲文用南音，連賓白也有用南方口語的。這就是清人沈起鳳的四種曲。沈起鳳在他的四種曲中，所作的賓白，全用蘇州土白，在戲曲中別面生面，造成百分之百的南詞。這種作品，既足使南詞格外生色，也是方言文學的極可寶貴的材料。在此地附帶一筆，是很值得的。

三.局度的自由

上面已經說過，傳奇是明，清戲曲家不願受雜劇規定四折之限制，要求思想感情之儘量發揮，因而突破舊壁壘，建樹新旗幟，努力奮鬥出來的結果。但他們並不以多為勝，專好長篇鉅製。他們也是十分知道文學經濟的道理，而能實行“有話便

長，無話便短”的人。所以他們一方面，因為有話要長，創造可以做得長的傳奇；一方面因為無話要短，又創造一種，吾以為與傳奇一樣重要的，“一折雜劇。”這種新式的“一折雜劇”，與近世西洋的獨幕劇很相似，也是一折一本，有起有結，講一個題目，而是一個可以完全獨立的個體。牠同散套不同，散套是形式原始，無異另散的斷片；“一折雜劇”則體格完備，組織精密，是一個小的有機體。

有時，數個“一折雜劇”也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如荆石山民的紅樓夢雜劇，恰如一個聯合的珊瑚島。但這曲却不是傳奇，也不是普通的雜劇，而是一種聯本的“一折雜劇。”因為其中每折都可獨立，折開來並不會失去牠們的生命。牠們是聯演與分演，都可以的。

這種戲曲，是極經濟，極精美的文學；非有極高明的手段，是做不好的。所以牠的成績很少，只好算是已經小產的了！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極可惜的事！假使那時的文人，能注意及此，繼續製作，一定可以長成爲一種極重要的文學，不讓西洋後起的獨幕劇專美了。雖然如此，就吾們現在所知道的，尚有七、八十種留存。特列表如下：

明代	<u>徐渭</u>	——	<u>四聲猿</u> ……	四本
	<u>沈君庸</u>	——	<u>秋風三疊</u> ……	三本
清代	<u>徐石麟</u>	——	<u>拈花笑</u> ……	一本
			<u>浮西施</u> ……	一本
	<u>桂馥</u>	——	<u>後四聲猿</u> ……	四本
	<u>徐曦</u>	——	<u>寫心劇</u> ……	十八本
	<u>楊觀潮</u>	——	<u>吟風閣</u> ……	三十二本

黃兆魁——紅樓夢……十六本

他們的自由，還不止於此。有時，有他們既不做“一折雜劇，”又不做四折的雜劇，也不做長的傳奇；而做他五折，七折，也算是一種雜劇。如明人孟稱舜的桃花人面，王衡的鬱輪袍，便是此例。有時長起來，那末，索性一做一本六十折，如清人董榕的芝龔記，也會有的。到李漁手裏，更別致了。他的十種曲裏的一種，巧團圓，竟不騰不尪，會祇有三十七折的。以笠翁的才力，爲形式整齊起見，加上不折，或減去一折，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絕不從俗，去勉強增損。沒得話說，便放筆來；尚有話說，也不肯硬截。那末，這些戲曲的形式，既然如此參差，內容有沒有因此減色呢？答案是：非但沒有減色，而且都恰到好處。如此做法，稱爲自由，固然可以；稱爲經濟，也無不可。這實是明、清戲曲特色之一，而爲吾們所不可忽視的。

四、音律的嚴密

明、清戲曲，在篇幅上，固然逐漸的自由；而在音律上，却又逐漸的嚴密起來。浣紗記的成功，牡丹亭的不盡滿意，南詞譜的奉爲法守，在明代已開其端。到了清代，進步更多，曲譜，曲均，曲律三者，都達完善之境。吳瞿安先生嘗論清代戲曲音律的完美說：

“明人作詞，實無佳譜。太和正音，正視未明；海庵南譜，搜集未備。清則南詞定律出，板式可遵矣；莊郎大成譜出，訂譜亦有依據矣。合東南之雋才，備廟堂之雅樂。于是幽險逼仄，夷爲康莊。此較明人爲優者一也。

“曲均之作，始於挺齋。中原一書，所分陰陽，僅及平韻。

上去二聲，未遑分配。操觚選聲，輒多齟齬。清則履清輯要，已及去聲；周氏中州，又分兩上。凡宮商高下之宜，有隨調選字之妙。染翰填詞，無勞調舌。此較明人為優者一也。

“論律之書，明代僅有王魏。魏則注重度聲，王則粗陳條例。其言雖工，未能備也。清則西河樂錄，已啓山林。東塾通考，詳述本末。凌氏之燕樂考原，戴氏之長庚律話，凡所論撰，皆足名家。不獨笠翁偶集，可示法程；里堂劇說，足資多識也。此較明代為優者又一也。

“况乎記載目錄，如黃文暘曲海，無名氏彙考，已軼錄鬼，曲品之前訂定歌譜，如葉懷庭之納書櫺，馮雲章之吟香堂，又駕臨川，吳江而上。總核名實，可邁前賢。”

可見音律方面，清代勝于明代；而明、清又勝于金、元。這是識者所公認的。

五、排場的講究

所謂排場者，一方面包含文章的結構，就是西洋文學家所謂“佈局”(Plot)；一方面又包含戲台上歌唱與搬演的適當與否種種問題，在戲曲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原素。元人的戲曲，大都重歌唱而不重搬演，講詞章而忽略組織。用現代的眼光看去，實不免簡陋之嫌。明代戲曲家已能注意及此，各方面都照顧周到。清人繼續這種精神，更發揮而光大之。他們實習與學理，雙管齊下。排場一道，着實講究。現在揀最重要的，就是(1)立主腦(2)密針線(3)劑冷熱(4)勻勞逸四事，依次略述如下。

(1)立主腦——要知道這期曲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怎樣立

主腦，只要看孔尚任的桃花扇。這本傳奇，記載明末清初的時事。故國新朝，滄桑變幻，而範圍于南都一隅。南都君、后、將、相，販夫、走卒，不知凡幾；而着眼于侯、李二人。侯、李之間，自始至終，悲歡離合，千頭萬緒，而關鍵在桃花一扇。團扇代表侯方域的高義。桃痕代表李香君的貞烈。二人精神的結晶，以一柄桃花扇為總代表。這就是“主腦。”至于為他們在扇上點綴枝葉的楊文驄，以及其他上自君相，下至隸民，種種角色，也只是倍襯他們的“枝葉”而已。這等“入百萬軍中，取上將首，如探囊取物”的手段，便叫做“立主腦。”

(2)密針線——密針線便是李笠翁所說的：“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係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大抵明、清曲家因藝術進化的自然程序，多半能注意此點。如明代湯顯祖的邯鄲記，南柯記，阮大鍼的燕子箋，吳炳的情郵記，清代李漁的十種曲，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長生殿等，都是文心極細密，文情極曲折，文法極謹嚴的作品。所以笠翁接着老實不客氣地說道：“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按：當然是笠翁自謙語)，獨于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此言甚是不為誇矜。

(3)劑冷熱——自元以來，文人作曲，多求文字典雅；其弊則為太冷靜。而通常的人聽戲，不過以娛樂為目的，多好熱鬧；其弊則在太鄙俗。于是二者分道揚鑣，輒有各不相謀之勢。殊不知戲曲是一種藝術，是宜調勻而不宜偏頗的。這種毛病，明人尚多，清人就少了。李笠翁是最先講究這一點的人。他主張戲劇不可太冷，所以他說：“戲劇太冷，詞曲太雅，原足令人生

倦。此作者自取厭棄，非人有心置之也。”但並不贊成專重熱鬧，所以他轉過來又說道：“然儘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極熱；文章極雅，而情事近俗者。何難稍加潤色，播入管絃？……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冲冠，能使人驚魂欲絕，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叫絕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讚歎為戰爭，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為如何？”推其意，似說戲曲專冷也不好，專熱也不好。要冷中間熱，熱中間冷。冷熱調劑，才能雅俗共賞。他的十種曲，便最有這個長處。

(4) 勻勞逸——在弋陽腔的時代，每本傳奇，自始至終，無論長至數十折，總以一人任之。演唱的人是非常勞苦的。到崑曲起來，遂將角目細為分析，使每人只任一部份的責任。演唱的人，才無過勞過逸之苦。到李笠翁時，因他那一部家樂中的脚色，往往就是自己的姬妾——如喬，王二姬——所以他作曲付演，為了她們的緣故，格外能替貼入微，注意勞逸的平均。在十種曲中，除去末，丑等外，同一脚色往往不使連接數折重見。若是主要的脚色，唱做工夫極重頭的，或更換衣飾極麻煩的，下折就不使再行登場。所以演唱他的戲，伶人可以從容不迫，而無過勞或侷促的弊病。這在排場方面，又是一大進步。

六、文筆的妍麗

明初文人，承元季遺風，所作的戲曲，還都是拙素的。如琵琶記的所以見重於時，實是為書中的題目，有教訓的意味的緣故，並不以詞章取勝。自邵弘治作香囊記，王濟作連環記，方

始注重詞藻。然兩記還不見十分工麗。到湯顯祖起，以不羈的天才，發為華藻的文章，乃創立文字一派，與音律派相對峙。牡丹亭傳奇出，光彩煥發，妍麗絕世。然而詰屈聱牙，不便歌唱。音律派的首領沈璟為他稍為改易字句，以求合律。湯顯祖却大不高興，說道：“彼烏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又有詩嘲笑沈璟改本的拘泥譜律而犧牲文學道：“縱饒割就時人景，却王維舊雪圖。”極端主張不受任何束縛而應自由發展文學的技能。他的影響極大，結果便產生一種鮮妍明麗的文詞，與元曲的“鐵板銅琶”，迥然不同。這兩代的戲曲，美不勝收。清麗的如陳大聲秦淮漁隱中的梁州詞：

“結交些魚蝦伴侶，搭識上鷗鷺相鄰，忘機怕與兒曹混。六朝往事，千古英魂。陳宮禾黍，梁殿荆榛。虛飄飄天地間人，樂陶陶江漢逸民。鳴榔近白鷺洲笑採青蘋，推蓬向朱雀橋閒看晚雲，灣船在烏衣巷獨步斜曛。滿身，香薰，蕭然爽透荷風潤。旋折來柳條嫩，穿得鮮鮮出網鱗。歸去黃昏。”

又如施紹莘吟雪中的梁州序：

“開簾疑月，開門無地。一幅米顛山水。江天釣艇，濛濛幾個蓑衣。只見危橋驢瘦，老樹鴉寒，小犬柴門吠。梅邊竹上也故依依，更逗入松梢伴鶴栖。茅屋下，明窗裡，初煨糯牯青烟細。商茗事，儘幽致。”

豔麗如吳石渠畫中人中圖嬌折的大勝樂：

“袖垂垂只待風飄。托香腮，思未了。苔痕一徑青如掃。誰點小紅么？新粧照影回生俏，雜彩翻霞裡襯嬌。風流絕倒。遮莫巫山露鬢，洛浦通潮。”

又如蔣心餘四絃秋中的折桂令：

“住平康十字南街。下馬陵邊，貼翠門開。十三齡五色衣裁。試舞宜春，掌上飛來。第一所煙花錦寨，第一面風月牙牌。颺鴉鬢紫燕橫釵，蹴羅裙金縷兜鞋。這朵雲不借風行，這枝花不倩人栽。”

壯麗的如尤西堂鈞天樂中哭廟折的四門子：

“你入秦關燒破咸陽道，救邯鄲受六國朝，彭城鏖戰兵非弱。誰料得走烏江沒下稍！楚軍盡逃，漢軍又挑。悔不向鴻門把玉玦了！離兮正驍，虞兮尙嬌。怎重見江東父老！”

又如稽留山續離騷中杜默哭廟的得勝令：

“似這般本色大英雄，煞強如謾罵假牢籠。寧可將三分業輕拋送。怎學那一杯羹造擊種？破百二秦封，秉烈炬咸陽慟，噪金鼓關中，嚇得衆諸侯拜風。”

哀麗的如吳梅村秣陵春中的泣顏回：

“薜壁畫南朝，淚盡湘江遺廟！江山餘恨，長空黯淡芳草！鶯花似舊，識與亡斷碣先臣表。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洛陸機年少。”

又如他通天臺首折的煞尾：

“則想那山繞故宮寒，潮向空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鴉。向誰江上問荻花？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淚呵，灑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聽悲笳！”

無論高曠的，纏綿的，雄偉的，哀悲的，種種感情，都能用精緻，優美的藝術手段，由選擇研練過的文字，表現出來，使這此感情，更顯得真切，高尚，與動人。這又是明，清戲曲特色的一種。

以上已將明，清戲曲的特色，逐一說過。這種成績可說是明，清曲家與元人競勝的結果。吾們須知道戲曲是元人惟一的文學，是元人聚精會神，鉤心鬥角，努力所成的獨有千古的作品。後人要在這範圍內與他們並駕齊驅，已不容易。何況再要出一頭地？而明，清兩代的文人，竟能不苟安，不畏難，奮勵無前的猛晉，實是極可佩服的。他們進行的方法，從上文看來，可綜合為四個運動：第一是變化體裁，第二是研練詞章，第三是注意音律，第四是講究搬演。

這四個運動，又很自然地依次分四個時期進行。第一時期，是由體裁的解放而產生傳奇。但是祇改變外形，而不講究內容，尙難立于不敗之地。於是第二期的曲家，接着更努力于第二，第三，兩種運動。他們同時分為兩派。一派是講究文字，以湯玉茗為領袖。一派是考訂譜律，以沈寧庵為領袖。可惜他們過于各執一見，不肯互相借鏡。以致文字優美的戲曲，湯派的作品，多格格難唱；而音律諧協的戲曲，沈派的作品，又平淡庸劣；都成為畸形的文學，這種畸形的戲曲，自然不能盡滿人意。所以到第三時期，便有吳石渠，阮圓海等起而主張文字音律並重，把兩者融于一鑪，造成一種詞采繽紛，聲調宛轉，兩全其美的戲曲。到第四時期，李笠翁更進而注意排場搬演等實際問題，以求適合舞臺上面的運用。戲曲改進到這個地步，既耐讀，又耐歌，更耐演，在舊劇的範圍以內，可謂矣至盡矣，無以加矣！回視元人，可以無愧了。

民國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北京。

容 庚

十年前，余始治彝器文字，欲補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乃讀各家箸錄金文之書，同器異名，同名異器，苦於檢索。讀先生宋代金文箸錄表國朝金文箸錄表二書，大喜，家貧不能得，乃假友人盧貫藏本手錄之。並得讀其他關於金石之作，未嘗不愜於心。民國十二年夏，先生來京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歡迎會，余得趨謁焉。冬，金文編寫定，就正於先生，先生為舉正四五十事，自是過從日密。死之前數日，先生率僕攜所借書還余，語及時事，狀頗沈鬱，或具必死之志。時人多欲勸先生剪髮，余未敢請。死之日（十六年六月二日），其僕來覓，驚訝先生果何去者。翌辰，其僕來告先生自沈昆明湖。輟食往視，於魚藻軒內，見尸陳地上，蔽以破席，悲痛櫻心，不知涕之何從也。

先生沈默寡言笑，問非所知，每不置答。喜吸紙煙，可盡數支；當賓主默對時，惟見煙鼻鼻出口鼻間。其治學甚劬，而所學甚博。初治西洋哲學，醉心於叔本華尼采之說。繼治宋元以來戲曲。清亡後，與羅振玉先生東渡日本，治古文字及聲韻之學。民國五六年，為廣倉學窘編學術叢書，著作乃益富。比來京師，轉治西北地理及遼金元三史。讀先生書者，皆服其精識，然其方法之縝密，實有以成之。其治宋元戲曲也，則先為曲錄；其治金文也，則先為金文箸錄表；其治甲骨文也，則先釋殷虛書契前後編；其治元史也，則先為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故其對於百餘種書籍之批校，大抵為觀堂集林中之文所從出。

自先生之死，海內悼失經師，頗有以無稽之言，妄相推測者；

而於先生學術之大，願少所論列。以余之孤陋，雅不足以盡知先生；願述先生於古器物文字上之貢獻，寸莛之叩，或不為大雅所呵乎。

先生於考證古文字，首重闕疑，曰：

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叔重撰說文解字，竊取此義，於文字之形，聲，義有所不知者，皆註云闕。至晉荀勗等寫定穆天子傳，於古文之不可識者，但如其字以隸寫之，猶此志也。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侁薛尚功之書出，每器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釋者亦必附會穿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疑之旨。（金文編序）

故於逞臆之徒，深所痛詆，曰：

古文之學，萌芽於乾嘉之際。其時大師宿儒，或殂謝，或薦老，未遑從事斯業。儀徵（指阮元）一書，亦第祖述宋人，略加銓次而已。而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習舊執者，輒以古文所託者高，知之者鮮，利荆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畫，遂乃肆其私臆，無所忌憚，至莊葆琛龔定庵陳頤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極矣。（殷虛書契考釋後序）

其述治古文字之法曰：

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

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毛公鼎考釋序）

先生目光敏銳，治學之方面雖多，於得失流變，洞若觀火。吾讀莊子所記庖丁解牛，竊以為有似於先生之治學也。觀其評論諸家金文之書可以見之：

趙宋以後，古器愈出。秘閣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劉原父歐陽永叔輩亦復蒐羅古器，徵求墨本。復有楊南仲輩為之考釋，古文之學，勃焉中興。伯時與叔復圖而釋之。政宣之間，流風益熾。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餘家。南渡後諸家之書，猶多不與焉，可謂盛矣。今就諸書之存者論之，其別有三：與叔考古之圖，宣和博古之錄，既寫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集錄，薛氏法帖，但以錄文為主，不以圖譜自名，此二類也。歐趙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評，長睿東觀之論，彥遠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此三類也。國朝乾嘉以後，古文之學復興，輒鄙薄宋人之書以為不屑道。竊謂考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用力頗鉅，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無不畢記。後世著

錄家當奉為準則。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議者，然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宋代金文著錄表序）先生關於考古學之著作，茲分金石，甲骨，著錄三類論之。

(一)金石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 二書載於民國三年國學叢刊中，又收入雪堂叢刻。吾國於索引之書，素不重視，故書籍不盡有目錄。欲檢一文，往往徧索全書。說文解字一書，其不易檢查人皆知之，故有用韻改編者。至清末而始有黎永椿說文通檢。先生治金文，故先編此二書。然尚恨有闕者，則書名之下不記卷葉，名稱之誤不加改易也。亦有同器異名而分列，異器同名而合列者。宋表疵戾尤多。余嘗告先生欲為之補正。先生頗聽余言。乃吾書未成，而先生死矣。二書序文，載觀堂集林中。

不期敦蓋銘考釋 此篇載於民國四年國學叢刊中，又收入雪堂叢刻。

毛公鼎銘考釋 此篇序云民國五年四月作，載於廣倉學窘學術叢書第一集中。序文收入觀堂集林。

孟鼎銘考釋

克鼎銘考釋

散氏盤銘考釋 此三篇民國十五年清華學校油印本。以上五器銘考釋，信如毛公鼎銘序所云考之史事，本之詩書，考之古音，參之彝器，足為後之釋彝器銘者之矩矱。

莽量考 載民國十五年十月學衡第五十八期。西清古鑑箸錄此器釋文有誤，此爲正之；徵引諸書亦富，且正高僧傳及李淳風九章算術注之失。

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與羅振玉先生同輯。民國二年影印本。先生於自序中，證官制地理，謂封泥：“足以存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其於史學，裨補非鮮。”後自序改訂載觀堂集林中。又集林有書後一篇，爲原書所無。先生釋封泥文字，亦有一二訛誤者，如“句莫鄉印”作“郇莫鄉印”，“鄗鄉之印”作“味鄉之印”，“弁戾”作“弁疾”是。

流沙墜簡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其小學術數方技書一卷，簡牘遺文一卷，乃羅振玉先生所著；屯戍叢殘一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乃先生所箸。民國三年影印本。先生考證史地甚精密。續有所得，爲流沙墜簡考釋補正刊於學術叢書第一集中。又訂正其前後序及漢簡跋十四首，晉簡跋三首載於觀堂集林。余假得其手校本過錄，於每簡釋文下注出某敦，所改正者又數十事。余觀簡牘遺文第十三簡云：“久不相見，萃然相黨，以驩道故，以請語，當此之時，臣竊樂之，飲至四五斗。若耐口”頗訝其爲史記滑稽列傳之一段，此爲史記最古本之殘存者也。後友人唐蘭亦言之。

古禮器略說一卷 載民國四年國學叢刊，又收入雪堂叢刻。所說禮器，凡鐘，句鑼，欒，卣，罍，兕觥，盃，彝，俎上，俎下十篇。見於觀堂集林者，爲罍，觥，盃，彝，俎上，俎下六篇。集林有釋鱣鮪扈麟一篇，亦說禮器者。合罍與散而爲一，分匱與觥而爲二，謂盃爲和水之器，皆確當不易。余箸殷周禮樂器考略謂句鑼非鑼，甫人匱銘非偽刻，敦彝爲簋，先生亦不遽以爲非也。先生

告余略說中說罍一節有誤。原云：“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罍，輝胞翟闇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詁詩爲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作罍，轉譌爲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故改爲爵。實則散乃罍之誤字，赭罍爲韻，不與上文簋翟韻也。”按詩虎，組，赭爲韻；簋，翟，爵爲韻。故余考略中引此篇時，將此節刪去之。

魏石經考二卷 載學術叢編第一集。上卷分漢石經經數石數考，魏石經經數石數考，漢魏石經經本考，魏石經古拓本考，魏石經經文考，魏石經篇題考六篇，下卷分魏石經古文考，魏石經書法考二篇，後附隸續魏石經圖五。從來言石經者甚多，未有若此之明晰者。民國十一年秋，洛陽新出石經，以校此書所考，不無遺失。觀堂集林刪去經文考，篇題考，古文考三篇。

續魏石經考一卷 未定稿，且無標題。其名乃余錄手稿時所假定。書分三章：一碑圖，二經文同異，三古文，蓋數年來，殘石陸續出土，故未能寫定。春間，余以多士殘石影本示先生，先生以朱筆補書古文勤澤二字于稿上，而未有考證。此稿今寄羅振玉先生，甚冀其能爲補正而刊之也。附隸續魏石經圖，可正魏石經考所附之失。

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 載學術叢編第二集。序云作於民國六年八月。序文收入觀堂集林。古韻之學，至王念孫、江有誥諸人而極密，顧未有及于金石文字者，故先生以此補之。凡金識三十有七，石文一。尚有遺漏者，如姬鬻鼎是。亦有新出土而未能收入者，如秦公敦是。

隋唐兵符圖錄附說 載宣統三年國學叢刊第三冊。學國叢刊第一冊隋唐兵符圖錄，羅振玉先生輯。所載隋虎符

拓本十一,唐龜符一,唐魚符一;附錄唐魚符五,龜符三。此篇述兵符之制,並考訂附錄八符中有兵符,有交魚符,有隨身符。其文字與唐六典唐書長安志唐會要所載頗有同異。而龍武軍,應揚衛左紫輝二龜符則定為贗作。後羅先生改編歷代符牌圖錄,先生為寫序目,上及於秦而終於有明。此篇亦刪定為隋銅虎符跋偽周二龜符跋載觀堂集林中。此為先生金石學上最初之著作。

先生取自宣統三年至民國六年間所作序跋五十七篇為永觀堂海內外雜文刊於學術叢編第二集中。後刪定入觀堂集林者十居其八。其金石序跋,除上已舉外,散見於各書者:有宣和博古圖跋商三句兵跋楚公鐘跋鑄公簠跋秦陽陵虎符跋新莽四虎符跋元銅虎符跋新莽一斤十二兩銅權跋一貫背合同印跋裴岑紀功刻石跋劉平國治口谷關誦跋毋邱儉丸都山紀功刻石跋(以上載永觀堂雜文,其未收入觀堂集林者,為博古圖跋新莽銅權跋裴岑刻石跋三篇。)北伯鼎跋散氏盤跋克鼎跋卽鐘跋匈奴相邦印跋南粵黃腸木刻字跋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字碑跋九姓回鶻可汗碑跋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劉氏金石苑稿本跋隨庵吉金圖序(以上載觀堂集林)葦京考(學術第四十一期)播敦跋(同上第四十三期)庚嬴貞跋邾公鈞鐘跋(同上第四十四期)齊國差鐘跋王子嬰次盧跋(同上第四十六期)攻吳王大差鑑跋漢王保卿買地券跋(同上第四十七期)西吳徐氏印譜跋(實學第六期)金文編序蜀石經殘拓本跋(載原書中)其餘所見尚有數篇,皆非經意之作,故從略焉。

(二)甲骨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續考一卷 載學術叢編第二集。又收入觀堂集林。再改編為古史新證,清華學校油印本。新證分五章:一總論,二禹,三殷之先公先王,四商諸臣,五商之都邑及諸侯。金石足以證史傳,固矣。卜辭文字簡略,不易了解,而先生乃能於殷之先公先王一一鉤稽而出,故羅振玉先生覆書謂:“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貫通。往者寫定考釋,尙未能自慊,固知繼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謂捷悟遂至此也。”先生作考時,先釋鐵雲藏龜第一冊殷虛書契前二卷。復釋鐵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殷虛書契後編上卷而作續考。於考定先公先王外,殷以前之制度典禮有可徵實及推論者:一商於虞夏時已稱王,一般人兄弟無貴賤之別,一商時無分封子弟之制,一般人無女姓之制,一般人祭祀之禮與周大異。此書及先生之殷周制度論,凡言古史者,所當取資也。

鐵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卷 民國六年廣倉學窘石印本。鐵雲藏龜殷虛書契諸書皆無釋文,人每苦其難讀。至此書而始有考釋。余嘗校讀一過,間有小誤,附正于下:

頁數	行數	正誤
二	二四	亥下奪貞字。
七	一七	口乃甲字。
一二	七	精釋跋非。金文父丙貞之類,父戊貞之類,即此字。
一八	一三	父乃七字,即妣也。
二十	十	即下奪貞字。
二四	二二	宮下奪田字。
二五	一四	奪釋“貞囟方不亦出”一片。

二六	四	代乃伐之誤。
	一五	其弗乃弗其之誤。
二八	一七	申乃子之誤。
三三	八	奪釋“壬辰貞雨”一片。
三五		二十行與二十一行之間奪一六字。
四三	一	寅乃既之誤。
四五		二十五與二十六行之間奪一五字。
四八	九	申上奪壬字。
五十	一	一乃二之誤。
五三	六	酉下奪卜字。
五八	一九	子當釋巳。
六七	二二	亥當釋卯。
六八	二三	纛下奪用字。
六九	一一	其乃卩之誤。
七十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乃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之誤。
	九	敵先乃先敵之誤。
七五	一四	奪釋“癸卯卜王 癸卯卜王 口卯王”一片。

此書拓印多模糊,所舉疑未能盡也。其關於甲骨文序跋,有殷虛書契考釋序及後序(載永觀堂雜文及觀堂集林),殷虛文字類編序(載原書)二篇。

(三)雜著

明堂寢廟通考一卷 載民國三年國學叢刊,後收入雲堂叢刻,又訂正登觀堂集林。明堂寢廟,古多異說。此就殷商卜文字證之,謂明堂之制,為古代宮室之通制,四堂四室,兩

兩對峙,其中有廣庭焉,宗廟如是,燕寢亦如是。

簡牘檢署考一卷 雲窗叢刻袖珍本。于簡牘之名稱,大小,行數,字數,書體,刻法,編法,及應用與起原,考據至詳;而並及於封緘之法,題署之式。故沈曾植謂“即此寥寥小冊,亦豈今世學者所能為”也。

鬼方昆夷獫狁考一卷 載民國三年國學叢刊,後收入雲堂叢刻,又訂正登觀堂集林。鬼方之地,或以為在北,或以為在西,或以為在南,世莫能定。-小孟鼎及梁伯戈皆有鬼方字。小孟鼎出陝西郿縣。梁伯之國,在今陝西韓城縣。此篇據此二器,而知鬼方乃在宗周之西而包其東北。且小孟鼎紀伐鬼方,俘人之數,至萬三千,則其種族甚強大。並謂鬼方昆夷薰育獫狁乃一語之變,亦即一族之稱;而攻幽王滅宗周之犬戎,亦當即宣王時獫狁。余意當時西北諸戎,部落聚居,更迭雄長,不必抹擦一切,以為古書不可泥而混而一之。史記秦本紀:“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斯戎也,寧即獫狁。必如其說,宗周以西之地,不容有二國共存,則越又稱於越,以音韻地理證之,將可以與吳為一家乎。

生霸死霸考一卷 載民國四年國學叢刊中,又收入雲堂叢刻復訂正登觀堂集林。劉歆三統歷說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後人多承其失。俞樾作生霸死霸考援許慎馬融之說以正之;然於諸日名除哉生魄外尚用歆說。先生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

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于晦也。若更欲明定其日，于是有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諸名。以此讀武成所記諸日月，不待改月置閏而可通。此足爲拊掌稱快者也。

漢代古文考一卷 民國五年廣倉學窘學術叢編第一集本，復訂正載觀堂集林。(1)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2)史記所謂古文說(3)漢書所謂古文說(4)說文所謂古文說(5)說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說(6)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7)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8)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9)科斗文字說。所考皆翔實，惟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有可商者。余去年編文字學講義頗獻所疑，以示先生。先生復余書曰：

此段議論，前見古史辨中錢君玄同致顧頡剛書實如此說。然鄙意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乃指戰國時說。錢君據春秋時東方諸國文字以駁鄙說，似未合論旨。兄所舉田陳諸器(唯陳逆二器在春秋末)誠爲戰國時器。然最後之陳侯午敦陳侯因咨敦亦作於秦并天下前百二三十年。且此二器係宗廟重器，其制作及文字自格外鄭重。此外如燕齊之陶器，各國兵器，貨幣，鈔印不下數千百品。其文字並訛變草率，不合殷周古文，且難以六書求之。今日傳世古文中，最難識者，即此一類文字也。許書古文，正與此類文字爲一家眷屬。今若以六國兵器與大良造鞅戰呂不韋戈校，子禾子釜與重泉量校，齊國諸節與新鄴虎符校，可知東方諸國文字與秦文決非大同。鄙人當日發此議論，實以此種事實爲根據，

決非欲辨護許書古文如錢君及兄所云云也。至對許書古文，弟亦有一種意見：許書古文出壁中書，乃六國末文字，自不能與殷周古文合。其誤謬無理，亦如後世隸楷，乃自然演變之結果。而正誤與真僞，自係兩事。如二十四史，其抵牾誤謬，何處無之。然除史記一部分外，雖錢君與兄決不謂二十四史爲某某所僞作也。因許書古文之誤謬，或與殷周古文不合，而謂爲僞字；與因二十四史之誤謬抵牾，或與近世之碑志不合，而謂之僞史何異。今人勇于疑古，與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弟之文字，須待改正之處甚多。至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雖不敢自謂確實，然不失爲解釋六國時各種材料(秦文如大良造鞅戰重泉量新鄴虎符詛楚文等；六國文字如匏器鈔印貨幣及壁中書等)之一方法。錢君及兄所言，似未注意于戰國時代多量之事實；且於演變之迹，亦未嘗注意也。至兄所引陳許二例，亦不能成立：如邾器多作龜，然亦爲邾莒器或爲筥，或爲籒；紀器或爲己，或爲異；吳器或爲攻獻，或爲攻吳，皆真物也。然則彝器作𡗗，魏石經作𡗗，固自不妨，何足以證其僞乎。兄言古器，宛邱之陳作𡗗，田陳作𡗗固已。然春秋末之陳逆敦作𡗗，而陳逆簋固作陳字(按案陳乃𡗗之勑，拓本尙依稀可辨)。其後乃用𡗗字。其由𡗗而陳而𡗗，乃文字變演之問題。若如兄言，不如言春秋時作𡗗，戰國作𡗗之爲妥也。不獨田陳之陳可作𡗗，即宛邱之陳戰國末亦作𡗗。今壽州所出印子金，乃楚徙壽春以後之物，其上有“郢爰”或“𡗗爰”字。壽春者，楚

之新都。郢與陳皆楚之故都。則墜爰必謂宛邱之陳，與田陳毫無關係也。可知戰國時，宛邱之陳與田陳並作墜字。而此墜字，實陳之繁文。戰國時从隹之字，大抵从皇作：如陰爲墜，防爲墜皆是。魏石經作墜，乃戰國通用字。兄乃據此以證其僞，毋乃先入錢君之說而不公平考之乎。

余即作覆書，討論此事。第念此爲事實問題，非口舌所能強爭。意欲搜集陶器，兵器，貨幣，鈔印文字與古文爲異同之比較。忽忽經年，書終未發。後先生復作西吳徐氏印譜序舉正約五十字以明四者之爲一系。余謂先生於此但求證其同而不求證其異，未足以爲定讞。先生卒後，無意中檢出余之書稿，私恨當時何竟不寄去。茲將討論之點，略加修正，記載於下，而先生不及見爲可悲也。

(一)戰國時東西土文字之異同 文字之變遷，漸而非頓。

戰國以前，各國文字相差不遠，可於彝器上證之。若謂戰國以後，起急遽之變化，分爲二派，一東土，一西土，西土指秦，東土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及秦并兼天下，十五年間，文字復歸於一。按之事實，豈盡如是乎。齊器紀年，皆云唯王某月（如齊侯鐘“隹王五月辰在戊寅”，齊子中姜鐘“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歸父盤“隹王八月丁亥”，陳逆簋“隹王正月初吉丁亥”）；至陳侯午敦則云“隹十又四年”，陳侯因胥敦則云“隹正六月癸未”，不冠以王字；至子禾子釜陳猷釜則云某某立事歲，某月，某某。二釜固先生所認爲晚周文字者。齊侯鐘云：“國差立事歲，咸，丁亥，”其紀年與二釜同，其時代當不相遠，而字體近於小篆。今若以末距悍（以有“國差”字與齊侯鐘同，故定爲晚周器。）與大良造鞅戟呂不韋戈校，寧鏹（藏古物陳

列所，有“二十七年”字與大梁鼎同，故定爲魏器）與重泉量校，齊大夫牛節與新鄭虎符校，可知東方諸國與秦文決非大異。貨布，璽印，多出關中，何盡屬之東土。而東土之稱，包括齊楚燕趙韓魏，恐亦有不合論理者矣。秦之傳世權量，字體尙多訛變，統一之效可知。與其謂十五年間將戰國以來通行之古文完全剷滅，無寧謂列國文字本自相近之爲愈也。然則貨幣，璽印，兵器，銅器與彝器文字不同也，將奈何。曰疑當時普通文字，其體不一，猶秦書之有八體也。秦所謂八體，是否足以包舉當時文字；而某類屬於某體，今雖不可強分，然草率訛變之中，觀其字而知其意，若今之觀真，草行書者，當爲人民所共能之。通行之字體非一，則廢置甚易。故秦十五年間而能收統一之效者以此。然則同一類器也，而字體有不同者，將奈何。曰當時雖有各種文字，以書各種器物；然非整齊畫一，有法令以規之也。故“宗廟重器，其制作及文字自格外鄭重，”如先生所言。亦即如今用真書，用行草書，皆可隨人之意；而官曹文書，多用真書，世間尺牘，多用行草，恍若有規定者焉。至秦乃因其類別，定爲八體。使秦只遵用籀文，則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爰書種種從何而起。此余所未敢以爲然者也。

(二)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是否與古文爲一家眷屬 四者流傳，雖不下數千品，然分析觀之，兵器之載於周金文存者，凡二百餘品；除僞器，同銘器，秦器及銘之泐蝕不可辨者，不足五十品，此五十品中，屬於戰國前或後，不易區別。銅器種復至多。鐵雲藏銅五百餘品，去其種復及不可辨識者，不過百品。璽印以十鐘山房印舉所收萬印爲最富。其中古鈔凡五百品。古人專名，多製專字，故可識者不及半，種復之字亦多。其中周秦鈔

多近於小篆。三者字體，可證古文者極少。貨幣紀列國地名，其爲戰國後物無疑。古泉匯所載，以較古文，如一，二，三，工，卯，馬，皮，丹，古，己，示，南諸字，皆不相合。三體石經从邑之字數見，字皆作邑。貨幣邑字或从邑之字亦數見，字皆作邑，𠄎，𠄏，𠄐，𠄑，無作邑者。即此一字，已足證其非一系。先生於魏石經考下，輯字下云“濰縣陳氏藏梧陽都左司馬璽都作𠄎，从邑，邑字近之。”邑亦非近也。要之此時所出戰國器物尙少，不能爲深切之證明，姑懸此以待他日之論定可耳。

(三)說文古文及魏三字石經古文之真僞。說文“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者，”先生蓋嘗言之。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尙書之僞，固矣。壁中古文，昔人亦有疑之者：共王卒於武帝十一年，末年安得有共王。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何乃越四十餘年而始獻。安國蚤卒，安得獻書於巫蠱禍作之年。凡此種種，姑不具論。余所疑者，魏三字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同出於壁中書。今石經經本乃伏生今文二十九篇本，而非孔壁古文五十七篇本，則當時掇拾周末譌變之體，假託爲之，如宋薛季宣以傳世古文僞造尙書隸古定本，殆爲可能之事實。壁中古文，不得而見；而說文及石經古文，衛恆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之非姬周之舊，固可質言也。

史籀篇疏證一卷，叙錄一卷 學術叢編第一集本。序文訂正載觀堂集林。史籀篇始見稱於漢書藝文志。說文據所存九篇錄其異文。隋書經籍志以後，皆不箸錄。清道光間，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始有輯本。其書採取說文重文中之籀文二百十九字，及玉篇所引籀文而爲說文所遺者十三字，共二百三十二字，爲史籀篇一卷。先生以馬氏輯本

頗多遺失，就說文重文中之籀文，與解說中所引史籀篇，𠄎，姚，易四字，共二百二十三字，重文二字，參驗以甲骨文，金文，疏通證明之。說文艸部末大篆五十三字，以爲非取自史籀篇，不復收入。論其最要於篇首，可疑者二：一史籀爲人名，一史籀篇之時代；可斷者三：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一史籀字數，一史籀文體，爲史籀篇叙錄。

王復齋歎識中晉前尺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六唐尺摹本跋

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以上四篇載觀堂集林。晉前尺據宋史律歷志定爲宋高若訥所造隋志十五種尺之一，可正沈彤程瑤田阮元諸人之失。唐宋尺制，考證甚詳。後復箸

中國歷代之尺度 載民國十五年九月出版之學衡第五十七期。據劉歆銅斛尺後漢建初銅尺無歆識銅尺唐鏤牙尺唐紅牙尺甲，乙，唐綠牙尺甲，乙，唐白牙尺甲，乙，無歆銅尺宋木尺甲，乙，丙，明嘉靖牙尺工部營造尺凡十六種，以考歷代尺度由短而長，殆成定例。其增率之速，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幾增十分之三；自唐訖今，所增甚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謂：“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爲調；而絹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爲幅，四丈爲匹。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其說於釋幣已言之。吾國尺度，至不統一：以北京與廣東較，相差少至百分之十五以上。而權量製造所之標準尺有數種，吾人將何所適從。余爲古物陳列所量度彝器，幾欲取外國尺而代之。先生此文，用營造尺而附記英寸。昔王莽篡位，猶能同律度量，

衡,何今不古若也。噫。

釋史釋由上,下,釋薛上,下,釋昱釋旬釋西釋物釋
牡,釋弼釋肸釋睽釋禮 釋史載學術叢書第一集,釋薛釋
弼見於毛公鼎考釋,釋昱釋旬釋西釋物釋牡見於殷虛文字考
釋皆訂正入觀堂集林。雖所釋寥寥十二字,無一不可人意,所
謂獅子搏兔用全力也。憶余謁先生於織染局寓廬,先生指釋
由一篇以相示。余問先生書君爽“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
立改“古之人迪惟有夏,”兩迪字,證以毛公鼎“迺唯是爽我國,”
是否迺字之誤。先生首肯。今余索居海甸,誰復可質疑者乎。

女字說 載觀堂集林。此就葬器銘所載而得周之女字。
如蘇冶妊鼎曰:“蘇冶妊作毓改魚母贖鼎,”改者,蘇國之姓,魚
母其字。曰某母,猶男子之曰某父。此亦周代制度之一端也。

余之所知者止此,庸詎知所謂知者之非不知耶。請述蔣
汝藻之序觀堂集林者以終吾篇:

竊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
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
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
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
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
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

“年未艾而學日新,”(亦序中語)嗚呼先生,竟止於是耶。

燕京學報簡章

- (一)本報以發表研究中國學術之譯著為主旨,由燕京大學同人擔任撰述。校外學者投稿,亦所歡迎。惟已經登載之稿,請勿見寄。
- (二)本報年出兩期,並得隨時增刊專號。
- (三)本報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格式一律橫行,並用新式標點。稿紙函索即寄。
- (四)登載之稿,本報酌酬稿費,或書券與單行本,得由撰稿者自定之。
- (五)來稿請交北京海甸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編輯室。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編輯者 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北京海甸燕京大學圖書館

總代售處 北京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燕京學報價目表(連郵費)

	國外	國內
全年兩冊	美金一圓	大洋一圓
零售每冊	美金五角	大洋五角

廣告價目表

全 面	二十圓	兩 期 九 折
半 面	十一圓	
四分之一面	六 圓	

THE YENCHING JOURNAL

Edited by an Editorial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JUNG KENG, *Chairman.*

CHAO TSU-CH'EN HSU TI-SHAN
FUNG YU-LAN HWANG TSE-TUNG
HSIEH WAN-YING HUNG WEI-LIEN
WU LEI-CHUAN

~~~~~  
**No. 2. DECEMBER, 1927.**  
~~~~~

CONTENTS

	Page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Western Peopl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Ch'en Yuan.....	171
Confuciu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Fung Yu-ian.....	233
Taoistic Thought and Taoistic Religion.....Hsu Ti-shan.....	249
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Hwang Tse-tung.....	283
Mathematics in the Earlier and the Later Han Dynasty and of the Book <i>Chiu Chang</i>Chang Yin-ling.....	301
The Drama of the Ming and the Ch'ing Dynasty.....Ku Tun-jou.....	313
Professor Wang Kuo-wei's Contribution to Archeology.....Jung Keng.....	326

Published semi-annually

Annual subscription: \$1.00 gold; postage free.

Single number: \$0.50; postage free.

新
京
學
報

第
二
卷

第
二
期